中国古医籍整理丛书

本草 02

国家中医药管理局
中医药古籍保护与利用能力建设项目

本草汇笺

清·顾元交 撰
刘更生 郭栋 张蕾
李正亮 毛逸斐 满雪 校注



中国中医药出版社
全国百佳图书出版单位

中国古医籍整理丛书

本草汇笺

清·顾元交　撰

刘更生　郭　栋　张　蕾　李正亮　毛逸斐　满　雪　校注

中国中医药出版社

·北　京·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本草汇笺/（清）顾元交撰；刘更生等校注．—北京：中国中医药出版社，2015.1

（中国古医籍整理丛书）

ISBN 978－7－5132－2004－0

Ⅰ.①本…　Ⅱ.①顾…②刘…　Ⅲ.①本草－中国－清代　Ⅳ.①R281.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4）第 198440 号

中 国 中 医 药 出 版 社 出 版
北京市朝阳区北三环东路 28 号易亨大厦 16 层
邮政编码　100013
传真　010 64405750
三河鑫金马印刷有限公司印刷
各地新华书店经销

*

开本 710×1000　1/16　印张 25.75　字数 175 千字
2015 年 1 月第 1 版　2015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132－2004－0

*

定价　69.00 元
网址　www.cptcm.com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请与本社出版部调换

社长热线　010 64405720
购书热线　010 64065415　010 64065413
微信服务号　zgzyycbs
书店网址　csln.net/qksd/
官方微博　http：//e.weibo.com/cptcm
淘宝天猫网址　http：//zgzyycbs.tmall.com

国家中医药管理局
中医药古籍保护与利用能力建设项目
组织工作委员会

主　任　委　员： 王国强

副 主 任 委 员： 王志勇　李大宁

执行主任委员： 曹洪欣　苏钢强　王国辰　欧阳兵

执行副主任委员： 李　昱　武　东　李秀明　张成博

委　　　　员：

各省市项目组分管领导和主要专家

（山东）武继彪　欧阳兵　张成博　贾清顺

（南京）吴勉华　周仲瑛　段金廒　胡　烈

（上海）张怀琼　季　光　严世芸　段逸山

（福建）阮诗玮　陈立典　李灿东　纪立金

（浙江）徐伟伟　范永升　柴可群　盛增秀

（陕西）黄立勋　呼　燕　魏少阳

（河南）夏祖昌　刘文第　韩新峰　许敬生

（辽宁）杨关林　康廷国　石　岩　李德新

（四川）杨殿兴　梁繁荣　余曙光　张　毅

各项目组负责人

王振国（山东）　王旭东（南京）　张如青（上海）

李灿东（福建）　陈勇毅（浙江）　焦振廉（陕西）

蔡永敏（河南）　鞠宝兆（辽宁）　和中浚（成都）

项目专家组

顾　问： 马继兴　张灿玾　李经纬

组　长： 余瀛鳌

成　员： 李致忠　钱超尘　段逸山　严世芸　鲁兆麟
郑金生　林端宜　欧阳兵　高文柱　柳长华
王振国　王旭东　崔　蒙　严季澜　黄龙祥
陈勇毅　张志清

项目办公室（组织工作委员会办公室）

主　任： 王振国　王思成

副主任： 王振宇　刘群峰　杨振宁
朱毓梅　刘更生　华中健

成　员： 陈榕虎　陈丽娜　邱　岳　王　庆　王　鹏
王春燕　宋咏梅　周　扬　范　磊　张永泰
罗海鹰　王　爽　王　捷

秘　书： 张丰聪

前 言

中医药古籍是传承中华优秀文化的重要载体，也是中医学传承数千年的知识宝库，凝聚着中华民族特有的精神价值、思维方法、生命理论和医疗经验，不仅对于传承中医药学术具有不可替代的历史价值，更是现代中医药科技创新和学术进步的源头和根基。保护和利用好中医药古籍，是弘扬中国优秀传统文化、传承中医学术的必由之路，事关中医事业发展全局。

新中国成立以来，在政府的大力支持和推动下，开展了系统的中医药古籍整理研究。1958 年，国务院科学规划委员会古籍整理出版规划小组在北京成立，负责指导全国的古籍整理出版工作。1982 年，国务院古籍整理出版规划小组召开全国古籍整理出版规划会议，讨论、制订了《1982～1990 年古籍整理出版的九年规划》，卫生部先后下达了两批 200 余种中医古籍整理任务，掀起了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医古籍整理研究的高潮，对中医文化与学术的弘扬、传承和发展，发挥了极其重要的作用，产生了不可估量的深远影响。

在 2007 年《国务院办公厅关于进一步加强古籍保护工作的

意见》中，明确提出进一步加强古籍整理、出版和研究利用以及“保护为主、抢救第一、合理利用、加强管理”的方针。2009年《国务院关于扶持和促进中医药事业发展的若干意见》指出，要“开展中医药古籍普查登记，建立综合信息数据库和珍贵古籍名录，加强整理、出版、研究和利用”。《中医药创新发展规划纲要（2006～2020年）》强调继承与创新并重，推动中医药传承与创新发展。

2003～2010年，国家财政多次立项支持中国中医科学院开展针对性中医药古籍抢救保护工作，在中国中医科学院图书馆设立全国唯一的行业古籍保护中心，先后投入经费3000余万元。影印抢救濒危珍、善、孤本中医古籍1640余种；整理发布《中国中医古籍总目》；遴选351种孤本收入《中医古籍孤本大全》影印出版；开展了海外中医古籍目录调研和孤本回归工作，收集了11个国家和2个地区137个图书馆的240余种书目，基本摸清流失海外的中医古籍现状，确定国内失传的中医药古籍共有220种，复制出版海外所藏中医药古籍133种。2010年，国家财政部、国家中医药管理局设立“中医药古籍保护与利用能力建设项目”，资助整理400余种中医药古籍，并着眼于加强中医药古籍保护和研究机构建设，培养中医古籍整理研究的后备人才，提高中医药古籍保护与利用能力。

国家中医药管理局成立了中医药古籍保护与利用专家组和项目办公室，负责项目咨询、技术指导以及实施过程的统筹协调。项目承担单位山东中医药大学、南京中医药大学、上海中医药大学、福建中医药大学、浙江省中医药研究院、陕西省中医药研究院、河南省中医药研究院、辽宁中医药大学、成都中医药大学及所在省市中医药管理部门精心组织，充分发挥区域

间互补协作的优势，并得到承担项目出版工作的中国中医药出版社大力配合，全面推进中医药古籍保护与利用网络体系的构建和人才队伍建设，使一批有志于中医药学术传承与古籍整理工作的人才凝聚在一起，研究队伍日益壮大，研究水平逐步提高。

本着“抢救、保护、传承、发展”的理念，该项目重点选择近 60 年未曾出版的重要古医籍，综合考虑所选古籍的保护价值、学术价值和实用价值。400 余种中医药古籍涵盖了医经、基础理论、诊法、伤寒金匮、温病、本草、方书、内科、外科、妇科、儿科、伤科、眼科、咽喉口齿、针灸推拿、养生、医案医话、医史、临证综合等门类，跨越唐、宋、金元、明以迄清末。全部古医籍均按照项目办公室组织完成的行业标准《中医古籍整理规范》及《中医药古籍整理细则》进行整理校注，使一批中医药孤本、稿本、抄本能首次整理面世。

本项目的实施与《新刊中国医籍 400 种》的整理出版，对于加强中医药古籍文献研究队伍、建立古籍研究平台，提高古籍整理水平均具有积极作用，对弘扬我国优秀传统文化，推进继承创新，进一步发挥中医药服务民众养生保健与防病治病作用将产生深远影响。

王 序

中医学是中华民族在长期生产、生活中，在与疾病作斗争的长期实践中逐步形成并不断丰富发展的医学科学。在数千年的发展历程中，中医学为中华民族的繁衍昌盛作出了巨大贡献。时至今日，中医作为我国医学的特色和重要医药卫生资源，与西医药相互补充、相互促进、协调发展，共同担负着维护和促进人民健康的任务，已成为我国医药卫生事业的重要特征和显著优势。

中医药古籍在存世的中华古籍中占有相当的比重，不仅是中医学术传承数千年最为重要的知识载体，也是中医为中华民族繁衍发展发挥重要作用的历史见证。中医药古籍不仅承载着中医的学术和实践经验，而且承载着丰厚的历史和文化内涵，蕴含着中华民族优秀的思想文化，凝聚着中华民族的聪明智慧，是祖先留给我们的宝贵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加强对中医药古籍的保护与利用，既是中医学发展的需要，也是历史赋予我们

的责任。

2010年，国家中医药管理局启动了中医药古籍保护与利用能力建设项目。这既是弘扬优秀民族文化的重要举措，也是发扬中医学术的重要工程。通过这项工作，不仅能够进一步加深对中医学术内涵的全面了解和有效继承，全面推进中医学术创新发展，而且能够为维护人民健康、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作出新的更大的贡献。

相信这项工作能造福当今，嘉惠后世，福泽绵长。

国家卫生计生委副主任 国家中医药管理局局长　王国强

许 序

人类的历史与文明，有赖典籍的记载，得以保存至今。中华民族拥有丰富而灿烂的传统文化，且长期传承而未曾间断，典籍所发挥的作用是至关重要的。

在中国古代典籍中，中医药古籍是与生命科学关系最为密切的一部分，据统计约有一万多种。对中医药古籍的编纂、刊刻、整理、保护，一向被视为维护健康、造福人类的善举，故历代政府均非常注重医籍的编修和校正刊行。如宋代官方组织成立的校正医书局，集国家之力整理刊行中医经典文献，不仅促进了中医学术的发展，而且彰显了政府普惠民众的愿望与力行。

新中国成立以后，国家把古代文化典籍的保护和传承作为一项造福子孙万代的重要工程来实施，用力之大，覆盖之广，投入之高，是以往任何历史时期都难以比拟的，集中展现了党和国家对民族优秀文化的高度重视。这次中医药古籍保护与利

用能力建设项目，以400余种医籍的整理出版为基本目标，规模宏大，内容广博，是之前的中医古籍整理所没有的。

本次中医药古籍的整理出版，充分借鉴了新中国成立以来几次大的古籍整理项目的成功经验，从书目确立、版本选择、整理细则与规范的制定，到具体工作的开展，标准高，要求严，质量好，集中展现了新时期中医药古籍整理水平。

相信通过这次中医药古籍的整理出版，在推动中医药学术发展的同时，必将进一步提升中医药古籍整理的整体水平，促进中医药古籍整理队伍的壮大以及中医临床服务能力的提高，也必定会为我们国家古代文化典籍保护与利用增添浓墨重彩的一笔。

原全国人大副委员长　许嘉璐

马 序

中医学是人类共有的财富和宝藏，其继承和发扬主要是通过中医药古籍的流传而实现的。中医药古籍是中医学术的根基所在，通过研读中医药古籍来探寻理论发生之源，总结前人的临证经验，提升自身的临证水平，乃至形成新的学说理论，是历代医家的共识和必由之路。

新中国成立以来，党和国家高度重视中医药事业发展，重视古籍的保护、整理和研究工作。早在1958年，国务院成立了首届古籍整理出版规划小组，齐燕铭任组长并主持制订了《整理和出版古籍十年规划（1962—1972）》。考虑到中医药古籍的特殊性和专业性，古籍整理出版工作由卫生部另行制订规划，并着手进行重点中医古籍整理工作。后来，该项工作因“文革”而中断。1981年，根据陈云同志提出要恢复和重视古籍整理出版工作的建议，中共中央发布了《关于整理我国古籍的指示》，国务院恢复成立第二届古籍整理出版规划小组，李一氓任组长，拟定了《古籍整理出版九年规划（1982—1990）》。规划依然侧重于文史哲古籍的整理出版，中医药古籍整理未列入其中。

1982年7月，李一氓邀请卫生部中医司相关人员进行座谈，听取了关于中医药古籍整理出版情况的汇报，对中医药古籍整理出版工作提出了建议，强调了中医药古籍整理出版的重要性和迫切性。同年9月，卫生部将《1982—1990年中医古籍整理出版规划》发至各省、市、自治区卫生厅（局），发动全国中医学术力量参加这项工作。1983年1月，中医古籍整理出版办公室正式成立。同年，先后召开会议下达两批中医古籍整理任务，落实中医古籍整理出版规划。1991年7月，国务院任命匡亚明为新一届古籍整理出版规划小组组长，着手编制古籍整理出版的第三个规划，即1991—2000年的十年规划和1991—1995年的“八五”计划。与以往的两个规划相比，该规划扩大了古籍整理出版的范围，将中医药等科技类古籍列入其中。2002年2月，《国家古籍整理出版“十五”（2001—2005）重点规划》经新闻出版署和全国古籍整理出版规划领导小组批准，颁布实施。其后，又陆续制定了国家古籍整理出版“十一五”和“十二五”重点规划。中医药古籍文献的整理与出版，得到了更为广泛的关注和重视。2003～2010年期间，国家财政多次立项支持中国中医科学院开展针对性中医药古籍抢救保护工作，文化部在中国中医科学院图书馆专门设立全国唯一的行业古籍保护中心，国家先后投入中医药古籍保护专项经费超过3000万元，资助影印抢救濒危珍、善、孤本中医古籍1640余种，整理发布《中国中医古籍总目》，影印出版《中医古籍孤本大全》，推进了海外中医古籍目录调研和孤本回归工作。

2010年，国家财政部、国家中医药管理局安排国家公共卫生专项资金，设立了“中医药古籍保护与利用能力建设项目”。本项目是继1982～1986年第一批、第二批重要中医药古籍整理

之后的又一次大规模古籍整理工程，重点整理新中国成立后未曾出版的重要古籍，目标是形成规范的通行本、传世本。

为保证项目的顺利实施，项目办特别成立了专家组，聘请了古籍整理方面的资深专家承担咨询、技术指导，以及古籍出版之前的审定工作。专家组中的许多成员虽已逾古稀之年，但老骥伏枥，孜孜不倦，这不仅仅是为了对项目进行宏观指导和质量把关，更重要的是想通过古籍整理项目，以老带新，言传身教，争取以项目促进人才建设，培养一批中医药古籍整理研究的后备人才，建设中医药古籍保护和研究机构，全面提升我国中医药古籍保护与利用能力。十年树木，百年树人，从中医药学的传承发展而言，这远比具体的整理工作要意义深远。

作为项目组顾问之一，我深感中医药古籍保护、抢救与整理工作的重要和紧迫，也同样深知传承中医药古籍整理经验任重而道远。令人高兴的是，在项目的实施过程中，我看到了老中青三代的紧密衔接，看到了大家的坚持和努力，看到了年轻一代的好学敏求。相信中医药古籍整理工作的将来会越来越好，中医药学的发展会越来越好。

欣喜之余，是为之序。

中国中医科学院　马继兴

校注说明

《本草汇笺》，清代顾元交撰。成书于清康熙五年（1666），为清代早期的本草著作。

顾元交，字焉文，一字敷尹（一作旉尹）。毗陵（今江苏常州）人。约生于明万历甲辰、乙巳间(1604～1605)，卒年不详。早年习举业，曾“往来燕邸二十年”，但未能取得功名。壮年随同里医僧胡慎柔习医，并施术活人。医余著书立说，意在“传之后贤，为功甚博，为泽甚长”。作者强调“医者识脉、辨症、设方，三者不可缺一”，其中尤要“辨药物”。然《本草纲目》卷帙浩繁，而《本草经疏》多凭其才臆引申，学习者莫可适从。于是，“纵稽古之力，揽众书之长，详其本义，略其旁及，权于众理，以要其指归，汇先后贤诸家之旨，行以一人之笔，而自成一笺”，编撰成《本草汇笺》一书。

本书大抵取材于《本草纲目》，又根据个人理解进行了重新编写，较《本草纲目》简明。原书各药分顶格书写与低一格书写两部分，不设条目。其顶格部分为该药“主文”，重点论述该药药性与主要特点；“主文”之后低一格者为“辅文”，主要记述该药应用，如炮制、附方、禁忌等。

据《中国中医古籍总目》著录，该书版本有五：即清顺治刻本、清康熙五年丙午（1666）龙耕堂刻本、清康熙五年丙午（1666）友石居刻本、清古吴振秀堂刻本、清刻本。经考察，以上版本实际上只有一个，即康熙五年（1666）龙耕堂本（考证详见校注后记）。

本次校注，以康熙五年（1666）龙耕堂本为底本加以整理。依据《中医古籍整理规范》和“中医药古籍保护与利用能力建设

项目”《中医药古籍整理工作细则》确立校注原则与体例。现将有关问题说明如下：

1. 对底本中的内容不加增删。

2. 凡底本错误，改正并出校记。

3. 底本中繁体字、异体字、俗写字径改为规范简体字，古字以今字律齐。对难字、生僻字词加以注释。

4. 药名用字前后不一者，一般以该药在本书中的正名或当今通行写法律齐，于首见处出注说明，如“兔丝子”改“菟丝子”，“充蔚子”改“茺蔚子”，“紫苑”改“紫菀”；若文中释义涉及者，保持原貌，如“栝楼”与“瓜蒌”。原书中脏腑之“脏”有“藏”“臓”“脏”等不同写法，今以“脏”律齐。

5. 底本“主文”与“辅文”以字低一格相区别，今以字体加以区别，其中“主文”为宋体，“辅文”为楷体。

6. 底本有简明总目，并有各卷目次。目次与正文略有出入，如卷一目录草部下有“山草四十五种”，而正文无。又如“甘草一”，正文作“甘草山草之一”。今依据正文重新整理目录，置于正文前，原书总目及各卷目次并删。

7. 底本药图集中于正文之前，今据底本重新绘制，分别置于各药之下。原书着重号今删。各序末原刻印章，计有本草汇笺叙“李模之印”“灌溪”“徐树丕印”“字武子”四印，自序“焉文”“顾元交”二印，自弁“焉文”“顾元交”二印，汇笺引略“钱溁之印”“字文尹”二印，共十枚，今删。

8. 底本“辅文”附方中药物炮制文字均作大字，为方便阅读，免生歧义，今以“（　）”标出。

9. 因书改横排，原“右”“左”表示前后者，径改为“上”“下”。

10. 底本各卷下“毗陵顾元交述”及卷末“汇笺卷某终”，今一并删之。

叙

治病猷[①]治敌，然治敌之道多端，而利器为尚；治病之法非一，而辨药为先。《易》卦之《师》曰圣人“以此毒天下”，知其毒，然后获至顺于至险。卦之《无妄》曰“勿药有喜”，震震乎惧夫毒之也。神农以赭鞭鞭百草，一日而尝七十二毒。《世纪》[②] 载宓牺[③]亦尝百草以制疾。制之为言，猷以兵法治之云尔。或曰黄帝时使十巫升降灵山[④]，采百药，始立文字，是为本草。厥后，伊尹作《汤液本草》，明轻重清浊、阴阳升降及十二经表里之宜，为制方之祖。然则神圣王佐，首慎辨于药物，诚虑以生人之道毒之也。昔沈存中[⑤]论治病五难，而详及别药。举夫殊形异禀，采藏时宜，且引《素问》称阳明在天，则花实戕气；少阳在泉，则金石失理。噫！何微渺[⑥]也，将非神明其

① 猷：如，若。《尔雅·释言》：“猷，若也。”

② 世纪：即《帝王世纪》，晋·皇甫谧撰，为专述帝王世系、年代及事迹的史书。

③ 宓（fú 扶）牺：同“伏羲”。伏羲，古代传说中的三皇之一。历代文献中有多种写法，如“伏戏”“包牺”等。

④ 十巫升降灵山：语本《山海经·大荒西经》：“大荒之中有山……有灵山，巫咸、巫即、巫肦、巫彭、巫姑、巫真、巫礼、巫抵、巫谢、巫罗，十巫从此升降，百药爰在。”

⑤ 沈存中：即沈括，北宋科学家、政治家，著有《梦溪笔谈》。在医学方面，著有《良方》十卷。

⑥ 微渺：同“微眇”，精微幽妙。《广雅·释训》“眇眇，远也”王念孙疏证：“渺与眇同。”清·恽敬《五宗语录删存序》：“其精博之说，微渺汪洋，神生智出，道藏视之，盖瞠乎复矣。”

道，孰能与于斯乎！俗医粗习方书，亦知本草，而摸象勺蠡[①]，网窥[②]玄浩。但徇用药之利，不识用药之害，是猷五兵不饬而辄称应敌，岂理也哉！毗陵焉文顾公，痛恻时弊，先出本草一编，云以救世，大意在核是非，审偏全，辟迷惑，通胶滞，龂龂[③]乎诤论无少辟。公固曰：予非过激，盖虑以生人之道毒之也。予笑谓公曰：公其以毒攻时之不知毒者乎？然公非易为立言者，少怀奇颖，壮益稽古，受知于嘉鱼熊公[④]，欲从科目发舒其所欲为，会屡踬[⑤]，渐旁及《灵兰》《金匮》《玉函》诸书，复涉淮泗，游燕冀，纵览土风物宜，益博通古今名家论著而得其指归，曰道在是矣。自松陵来吴门，寓予邻庵，日与诸门人探抉理奥，予时过从，谭[⑥]天人性命之际，服其疏通简远。至岐黄家言，超然玄悟，咸本枢要，特研精本草，每发昔人所未发。应病谒者，则就古方裁易一二味，试辄神效。恒谓予不著书立言，无以大吾生人之用，而塞毒吾人之害。今览其书，如昆吾赤刀[⑦]，割玉如泥，又如楚王太阿[⑧]，登城一挥，无所不

---

① 摸象勺蠡：比喻见识浅薄，对事物了解不够全面。摸象，犹“盲人摸象”；勺蠡，犹“以蠡（勺）测海”。

② 网窥（kuì 愧）：犹管窥。窥，同“窥”，字见隋《龙藏寺碑》。

③ 龂（yǐn 引）龂：争辩貌。《汉书·公孙刘田王杨蔡陈郑传赞》“辩者聘其辞，龂龂焉”颜师古注：“龂龂，辩争之貌。”

④ 熊公：即熊开元，字鱼山，嘉鱼（今属湖北）人，明天启五年进士，曾为吴江令。《明史》有传。

⑤ 踬：不顺利，受挫折。《说文·履部》朱骏声通训定声：“踬，《通俗文》事不利曰踬。”

⑥ 谭：同“谈”。《资治通鉴·汉纪》“与善谭”胡三省注：“谭，与谈同。”

⑦ 昆吾赤刀：即昆吾刀。相传刻玉须用昆吾刀，有切玉如泥之说。

⑧ 太阿：宝剑，欧冶子、干将所铸，相传楚王曾用其破晋军。

快。抑予闻之内典[1]云：无想羯南，精神化为土木金石[2]。末也逆行，圣贤现为药草，或作灵药，舒光照耀。夫屈挠物理，不可也；枉折灵寓[3]，以戕生命，其可乎？故平毒寒温，药之体也；能杀能活，药之用也。得之则撮土可以成金，失之则醍醐尽为毒药，神而明之者之事也。是书也，练神渊识，宜自立一家言，而题之曰《汇笺》，其殆击涂毒鼓[4]，震动大地之聋惑者与！

吴郡密庵李模[5]撰

墙东徐树丕[6]书

---

① 内典：佛教徒对佛经的称谓。

② 无想……金石：语出《楞严经》："如是故有无想羯南，流转国土；精神化为土木金石，其类充塞。"

③ 灵寓：犹言"含灵"，指人类。

④ 涂毒鼓：佛经谓以毒药涂于鼓上，击之使人闻声而死。比喻令学人警醒之机言。

⑤ 李模：字子木，号灌溪。吴县人，明天启乙丑（1625）进士，崇祯中，由东莞知县入为御史，巡按真定诸府。明将亡，请告归里。

⑥ 徐树丕：字武子，号石农，晚号埋庵，别号墙东居士。吴县人，明末秀才，善书法。著有《识小录》《活埋庵集》等。

自　序

士君子生多数奇①，自甘隐退，其精神智虑无所寄泊，迋迋②攻于艺术③。然而仁人用心，不欲销靡无益之地。庶惟辕岐之学，匪徒④卫生，兼可及物。虽位处独善，而有众善之理。不佞交年已向迈，生平竟为三截。人壮时，藉鱼山⑤老师延医衲慎柔⑥于松陵，予酷嗜其术，与之共晨夕者阅二年所。自谓终身之业已定于是，乃复牵系浮名，往来燕邸⑦二十年，精力半耗于帖括⑧，半耗于尘韁⑨。甲申、乙酉之间，予年望四十矣，时事既乖，买山⑩无力，则前此慎柔所授，已早筮末路，苟全活计。戊戌春，偶再访松陵，逗留良久，凡两易裘葛，刀

---

① 数奇（shùjī 树机）：命运不佳。数，命运，命数。奇，不偶，不好。古代占法以偶为吉，奇为凶。

② 迋（wǎng 网）迋：即“往往”。《玉篇·辵部》：“迋，古文往。”

③ 艺术：泛指各种技术技能。

④ 匪徒：不仅，不但。匪，同“非”。《诗经·小雅·采菽》“彼交匪舒”陈奂传疏：“匪与非同。非，不也。”

⑤ 鱼山：即熊鱼山，名开元，嘉鱼（今属湖北）人，曾为吴江令，《明史》有传。

⑥ 慎柔：即胡慎柔，明末僧人，医家，法名释住想。毗陵（今江苏常州）人。临终前将手札及生平著述授予石震，由石氏订正刊刻，名《慎柔五书》。

⑦ 燕邸：燕京（今北京）的旅舍。

⑧ 帖括：通过科举进仕。

⑨ 尘韁：尘事束缚。韁，同“缰”。《集韵·阳韵》：“韁，同缰。”

⑩ 买山：据《世说新语·排调》载：“支道林因人就深公买印山，深公答曰：未闻巢由买山而隐。”后以“买山”比喻贤士的归隐。

圭所施，活人数百。而予固不欲久淹[①]此地，乃暂移吴门，僦居[②]李灌溪先生园亭之侧，得奉教于先生无虚日，所闻皆圣人之言，所励皆贤人之行，方窃私心厚幸。客曰：子既怀溥济之术，乃不于通衢之肆，而深栖曲巷，且近来方士，毋论伎[③]之精粗，而唯以工于逢世，巧于炫俗，即翕然响从，如子之守璞抱拙而昧于投时，徒自背耳。予曰：不然。夫医者，圣贤之道也。枉其圣贤之道，以求合于人，本先失矣。且凡事穷达俱由义命，而况医之于人，在彼有生死之关，在我有司命之责，其间遇合，各有定数，安能学卖菜佣沿门求市耶？且医亦匪徒为谋食也，将著书立说以公之天下，传之后贤，为功甚博，为泽甚长。此予有《本草汇笺》之刻，特先出以问世耳。夫医者识脉、辨症、设方，三者不可缺一。庸流暗于症脉、不辨药物者，毋论矣；即有高明之士，稍知脉法，揣度病机，亦多偶中，而三坟之书束之高阁，方剂之投仍然乖舛。每治一方，攻补良毒多品杂陈，辛苦温寒互相拘制，如病自愈则药之功，不愈则以为病中膏肓，非药可疗，可不痛哉！古之至人，尝药别味；后来宗匠，代有发明。甄权、萧炳、苏恭、孟诜之徒，各阐奥义。至蕲阳李东璧先生《纲目》一书，始辑大成。缪仲淳[④]《经疏》继出，而国门纸贵。大抵《纲目》则人畏其浩繁，《经疏》则凭其才臆触类引伸，不无推原附会之说，似一药而百病皆治，一病而百药皆可治，使胸无专主者，莫可适从。毋怪乎无师之辈，

---

① 久淹：久留，久住。

② 僦（jiù 就）居：租房而居。僦，租赁。

③ 伎：同“技”。《说文·人部》“伎”段玉裁注：“伎，俗用为技巧之技。”

④ 缪仲淳：即缪希雍，字仲淳，号慕台。明代医家，著有《神农本草经疏》《先醒斋医学广笔记》等。

视药物为可混施，而漫涉《蒙筌》《歌诀》诸书，遂以为药性在是也。予用是纵稽古之力，揽众书之长，详其本义，略其旁及，权于众理，以要其指归，汇先后贤诸家之旨，行以一人之笔而自成一笺。务使观者悦心，读之爽口，初无开卷之苦，渐登啖蔗之境。举凡轻视本草为不必深求，或披览全书而恶其繁瀚者，则此书不无少裨焉。然而古人之书夥矣，古人之论详矣，予又安用役役焉复为之赘？盖搜罗既广，则理出专家；烟楮[1]一新，则移人视听。第著述之家，讪诽所集。海内之大，百世之远，蒙其藻识者固多，受其讥弹者当亦不少。余愧且惧，用敢自弁本末，亟付枣梨。其立言命意，已悉于总论二十余条，兹不冗列。

顺治庚子秋毗陵顾元交书于能仁古院

① 烟楮：指墨与纸。墨由松烟、桐烟等制成，故亦用烟代称墨；楮皮白，可造纸，亦用楮代称纸。

自弁

《周礼》隶医师于《天官》，诚以医道通天，古圣王所甚重也。夫医者人也，其道则天也，以天合人，不爽纤末。《素问》一书，言天道者居半，五运六气其大端也。其说详琐，其义奥繁，时工望之，茫无涘畔。即近代缪希雍著《本草经疏》，业以生化之理为全书之则，乃复罔言运气之说为非。噫嘻！诚畏之也。畏其难而反讥其谬，则悖之甚也。春秋战国时，如和、缓、秦越人辈，尚未能捃拾半字，奚况寻常方伎者流，安能望其创制立法、穷理尽性如是之精密乎！观其文义，亦非秦汉人所能依效，然非不可学而知也。圣人以天地万物为师，贤人以圣人为师。又因圣人以知天地万物，理其绪则繁者简，比其类则离者合，穷其路则奥者通。余不敏，当甲申、乙酉间，正余四十无闻之日，禁绝人事，杜门一编，寝食坐卧，唯手岐黄书不置。至《天元纪》《五运行》《六微旨》《气交变》《六元正纪》《至真要》等篇读之多碍，则静而思之，毕三夏之力，殚精竭虑，务彻本原，不揣寡昧，妄加诠释，更为错综其论，以曲畅厥旨，颇多昔人未发。然则循斯道也，民未病测其将病，已病识其转病，所中何脏，所变何化，遂可握券以俟乎？曰：不然。人气通天，寒暑相荡，沴盭[①]相干，此天人感应之常也。然而脏腑各有厚薄，禀赋各有坚脆，喜怒交攻，饥饱相困，劳欲致伤，

---

① 沴盭（lìlì 力力）：因时气不和而发生的灾害。沴，天地之气不和。《说文·水部》徐锴系传："气不利乃为沴。"盭，乖违。《说文·玄部》"盭"段玉裁注："盭，乖戾正字。今则戾行而盭废矣。"

起居失节，病咸人所自致，天亦无如之何。但其虚实传变，进退盛衰，亢承制复之理，则万象人身，脉法经络，呼吸运动，举莫之能外。病者于一日之间，而即寓六十年之变；医者通六十年之变，以定机于一日之间。唯张子和深契此义，其云看与何年气运同，即向某年求治法，可谓开千古眼。考亭[①]未谙医学本贯天人，乃视为资身贱术，后人习其业者，卒多卤莽从事。间有深究斯理者，又多怀胶柱之见，至疑圣人之书不可尽信。呜呼！此道之所以日晦也。

丙午长夏顾元交书

① 考亭：指朱熹。因朱熹定居建阳考亭，故其弟子常尊其为“考亭先生”。

汇笺引略

六艺[①]之外，其最益于民者莫如医。医之为道，固圣王拯元元[②]，悯夭折，而以天地阴阳之理，体之草木金石，以其得气之偏胜，合脏腑经络之盛衰，犹必仰观天时，俯察世运。病随运生，药从运转，故或主辛热，或主寒凉，各得其当。而本草家胪列五千余种，良毒温平，靡所不具，以俟达时知变者采而用之。自炎皇[③]有熊[④]以及唐宋农经[⑤]、《大观》《开宝》等编，灿然昭著，而蕲阳李东璧先生《纲目》，集成本草之学大备。今人多简忽不加讨究，处剂措方漫无张主，更安望其因时通变，为一代医林乔楚[⑥]哉？此吾师有《本草汇笺》之刻。其立言命意，该博渊微，固不能赞一辞。然而用药之枢，合时之理，濆虽不敏，朝夕侍诲有年矣，故得稍知用药之机。如张机治寒，完素疗热，震亨滋阴，李杲温补，皆以运气之变，时会之宜，故得专主其说，各命一家，经称运气、天时、方土、人事详矣。师之言曰：予以三十年前治症药法施之于今，鲜有济者，往往常致决裂，譬如以今法施之三十年前，其相背亦犹是矣。生今反古，哲人所戒，奚况负司命之责者，安得胶守管见而昧昧于

① 六艺：此指儒家的"六经"，即《礼》《乐》《书》《诗》《易》《春秋》。

② 元元：平民百姓。《后汉书·光武帝纪上》："上当天地之心，下为元元所归。"李贤注："元元，谓黎庶也。"

③ 炎皇：即炎帝神农氏。

④ 有熊：即黄帝。因黄帝建国于有熊，故亦称有熊氏。

⑤ 农经：此指本草著作。

⑥ 乔楚：同"翘楚"。翘楚原指秀美的林木，后喻杰出人士。

乘时也哉？善读《汇笺》者，知于辨析药理之外，时寓微旨，可谓贯天人而彻古今，非区区著述者流也。潆早年多疾，留心医典，既壮寻有得师之庆。师固先叔祖旧金华守疑庵公畏友①，因得收置门墙。师云：医家不辨本草，犹农人不辩②菽粟，将何以处方调治？潆逡巡③惶悚，以为农经本草，固医之宗也，其后黄帝命六臣论医，而岐伯最称职，医道乃章④。后世称医，皆以神农为祖。而洪武间，遂祀神农于德寿宫，而列诸贤于两庑。何则？以神农为开物造医之始也。吾师乃能远述神农之业，近接蕲阳之统，可谓删繁就简，使学者了然于胸臆而不为群书所障矣。潆用是弃帖括，坠先邦伯公之遗绪，早夜克勤医理，思有以继述师传，故敢附骥尾而为之引略云。

梁溪门人钱潆文尹父拜述

---

① 畏友：能够在道义、学问上相砥砺，令人敬重的朋友。

② 辩：辨别。《庄子·秋水》“不辩牛马”陆德明释文：“辩，别也。”

③ 逡（qūn 囷）巡：因有所顾虑而徘徊。

④ 章：通“彰”。《说文·音部》朱骏声通训定声：“章，假借为彰。”

目 录

卷之二

卷之三

卷之四

卷之五

卷之六

卷之七

卷之八

卷之九

卷之十

总　略

天元芥说

五 运 说

五运非五行也，言五行之化运也。五行，土运为尊，故首甲配土；土生金，而乙属之；金生水，而丙属之；水生木，而丁属之；木生火，而戊属之；火生土，而己又属之。自甲至癸，环数轮会，故甲己合而成土化，乙庚合而成金化，丙辛合而成水化，丁壬合而成木化，戊癸合而成火化。原夫天地初分之候，五气分流，黅气横于甲己，素气横于乙庚，玄气横于丙辛，苍气横于丁壬，丹气横于戊癸，天干星野，运度恰符。盖化者，生化之谓，犹夫夫妇阴阳合而化生也。故甲克己，庚克乙，丙克辛，壬克丁，戊克癸，皆有夫妇之义。而所生之子，各有不齐。土生象母，金生象父，皆禀同属之气以生。水生于天一地六，为嫡父嫡母。木生于本生之水，而又母居父位。火生既非嫡父母，又非同属，而以癸水为之祖，发源独长，试详言之。己化土为同属，而反兼胜己之化者，制生化也。建中汤建化脾土而以芍药为甲木，以甘草为己土，即其义也。庚化金为同属，而又兼己胜之化者，木无克制，即土气受凌，而金失其化源，且木无制则火炽烁金，而金气亦死，故乙木受制于庚金，而反为金之化源，木沉金浮，即其义也。水生于金，金寒则水不生，必火金合而水生，与河洛[1]之义相侔。故凡水不足者，宜补肺

① 河洛：河图、洛书之省称。中国古代流传下来的两幅图案，被认为是阴阳术数之源。

金，古人用干姜一分，象天一也。木生于水，寒水木亦不生，故合丁火之化，所以木钻之得火，而绞之得水也。且丁壬合化火，得水制又不至于祸发自焚，而我生者反为生我之源矣。乃若火为阳气，统领一身，乃化于水者，水为万物之元，而火生其中，坎中之一阳是也。故海中常见火而海水浑浊，土气兼之，土为万物之母，故水土合而火化。盖凡虚则补母之义，但有肾不足则补肺，肝不足则滋肾，肺虚则益脾，脾虚补命门，火虽寄体于木，从无火衰补肝之说。大凡阳虚不足者，惟有温暖中气，或用八味等丸补龙雷之火，所谓益火之源是也。中气者，土气也。

六 气 说

六气者，三阴三阳之气也。地以五为制，故运统一岁于四时之表。天以六为节，故气分六位于一岁之中。六位以少阴君火为尊，故子属少阴。火生土而丑属太阴，主气相火司运。少阳次于少阴，而太阴反居少阳之次。客气依序流转，太阴次于少阴，故丑属太阴，而少阳居太阴之次，则寅属之。故于长夏五六月间，谓之火土混杂，民多脾病。由是土生金而卯属阳明，金生水而辰属太阳，水生木而巳属厥阴，木又生火而午属少阴。如是环数，故子午年则少阴司天，丑未太阴司天，寅申少阳司天，卯酉阳明司天，辰戌太阳司天，巳亥厥阴司天。而少阴与阳明相上下，太阴与太阳相上下，少阳与厥阴相上下。内唯少阳、厥阴，上下无克制之异。若少阴、阳明，火金受克，太阳、太阴，水土相制，则气化异同而病机多变矣。夫三阳三阴，亦五行耳。而气有六者，水居一，火居二也。且不特如是，厥阴风木，风亦火也。阳明燥金，燥亦火也。太阴湿土，热成湿也。

故凡民病，火症居多，中寒者十之一二耳。河间[1]发明六气为病，历引《素问》病机以实之，未可为僻见也。

一气中有五运一运中有六气说

一气中有五运者，如子午少阴司天，而有甲丙戊庚壬十年分运之类是也。一运中有六气者，如甲己土运，而有甲运六年，己运六年，遍十二支之气是也。二者相配并行，或相背驰，或相化解，或相偏胜，或各有余、不足。倘非穷理达变，将执司天之说而运气不验，执运气之说而司天不验，毋怪乎人皆视为可已之书，而弃焉不讲也。《内经·气交变》详言岁运，《六元正纪》详言司天，至于合变之理，则未之多及。惟天符岁会，则稍为合说，止举其偏胜之一端，而余可类推也。盖司天与运气相符者，曰天符，如木运之岁上见厥阴之类是也。运气与年辰相会，曰岁会，如木运临卯之类是也。司天、运气、年辰三合者，曰太乙，如火运上见少阴，年辰临午之类是也。中天符者，其病速而危；中岁会者，其病徐而持；中太乙者，其病暴而死。正以岁会者，时与年辰相会。尚有司气为之主，故犹曰气之平，中其病者徐缓。天符者，奉天司令，恣行邪虐，故中其病者速危。太乙三合，则其气偏胜之极，而为暴死无疑矣。然大抵论其义如此，或如戊子日，戊为火运，子为火气，亦称天符，此日得病者困半。戊午日，戊为火运，午为火支，又为火气，即太乙也。诸可类推，岂曰太乙年即一年之病皆速死而无生理者乎。

---

① 河间：原作“河涧”，下“亢害承制之义”篇作“河间”，据改。河间，本为河北地名，此代指刘完素。刘完素，字守真，金元著名医家，因生于河间，故后世尊称刘河间。下“河涧”均改作“河间”。

主 气 说

主气者，言六节之常纪，所谓静而守位者也。水位乎北，则火应位于南，故少阳退处少阴之后，以主南方之位，盖以五行之生数为序，非如司天之气以三阳三阴为序，而太阴与太阳为上下也。由是君火位于东南，土位于西南，木位于东北，金位于西北。木为生气之始，故以十二月中大寒日交木令，为初之气；二月中春分日交君火，为二之气；四月中小满日交相火，为三之气；六月中大暑日交土令，为四之气；八月中秋分日交金令，为五之气；十月中小雪日交水令，为终之气。夫天地之数五，而火增一气者，阳常有余，阴常不足也。又可见天地之气，热多于寒，火倍于水，而人之病化可推也。且以人身而言，则五气者为五脏之本气也，虽有他气加临，而必以本气为之主。譬如主当寒令，虽有二火加临，不过曰寒热时至；主当暑政，虽有寒令为客，不过曰凉气间发。岂暑竟变为寒，而寒竟变为热乎？是故脾病者，死于春；肺病者，死于夏；肾病者，死于季夏[①]；肝病者，死于秋；心病者，死于冬。盖专言主气之胜克也，亦可稍救专任司天之惑矣。

客 气 说

客气者，言逐岁之司气，轮行而居于主气之上，所谓运而不息者也。客承天命，统部其方，主为之下。譬如直指[②]巡

---

① 季夏：原作“夏季”，据上下文义乙转。季夏即长夏。
② 直指：朝廷直接派往地方检查吏治及司法的官员。

方[①]，臬藩[②]郡守皆为之下也。是故客胜其主，顺行天命，为从；主胜于客，天命不行，为逆。然谓之曰胜，从与逆，皆病也。必同气相得，乃曰和平。且如客为水，主为木，为顺。客为木，主为水，子居母上，犹为小逆。惟君相二火，虽云一气，又君位臣则顺，臣位君则逆。如少阴司天，其三之气，为君位臣，但云火令大行。阳明司天，其二之气，为臣位君，即云民病厉大至善暴死也。至如太阳司天，其三之气，客为寒水，火应无焰，而民病反为热中等症。厥阴司天，其二之气，亦逢寒水，君火受抑，民故病热于中，可见火不宜遏。凡用寒凉降火者，火反内炽，厥有以夫。然又按，凡主气一位，即六气轮居，如厥阴初气，自为风木；少阳居之，为温疫至；阳明居之，为清风雾露蒙昧；太阳居之，为寒风切冽；厥阴居之，为大风发荣，雨生毛虫；少阴居之，为热风伤人，时气流行；太阴居之，为风雨凝阴不散。如是类推，予所为有三十六气之变幻也。是六气皆足为一气之病，其在人身则五脏而皆足为一脏之病也。譬如太阴湿土，自病为湿，而有时受木侮之，或为飧泄；受火蒸之，或为郁热；受水凌之，或为满胀；受金虚之，或为不化。五脏类推，凡病之所传，寻常胜复之理，举不足以尽之也。业金篦[③]者，可漫云测人脏腑哉？

四间气说

六气分司六步，盖合司天、在泉、左右四气而为六也。司天位南，则面北而命其左右。如上见厥阴，左少阴，右太阳之

① 巡方：朝廷官员巡行地方考察。

② 臬藩：臬司和藩司。明清时布政使和按察使的并称。

③ 金篦：即“金錍”。古代治疗眼病的工具，此代指医术。

类是也。在泉位北，则面南而命其左右。如厥阴在上，则少阳在下，左阳明，右太阴之类是也。其上下二节，则统盛一年，左右四节，则专盛于一步者，何也？盖司天在泉，正当天地之中，其升降常在中国相持，故为一年之统盛。余四节各居四方，虽治令一方所居之气，随春令西行，夏令北行，秋令东行，冬令南行，入归中国盛之，故四节各随四时之令独盛于一步。若夫胜复作而出位变常，虽不居治令之列，亦入中国往复。且间气之设，逐岁轮行，原为客气言之，若主气之上下左右一定不迁，唯客气临之，乃生舛错耳。予又窃谓有如厥阴居上，初之客气为阳明燥金，临于主气之风木，在风木则为春令之西行，而在燥金则为西方之气，东行而预泄于中国。其随春令西行者，语其常；燥金之东行，乃加临之变。诸气皆然。且如金气预泄，至秋时主气必亦减薄，此理从无发者。如是类推，则三十六气之变幻义难悉举，自在吹毛之智，尽其奥焉。

运气有有余不及司气有正对化说

唯其甲克己为土运，庚克乙为金运，丙克辛为水运，壬克丁为木运，戊克癸为火运。所以甲庚丙壬戊，为化气之有余，己乙辛丁癸，为化气之不足。经云：气有余，则制己所胜而侮所不胜。其不及，则己所不胜侮而乘之；己所胜，轻而侮之。如岁木治政之气有余，则克制土气而湿化减少，侮金气而风化大行；如不及，则金气侮而乘之，燥化乃行，土气亦轻而侮之，湿气反布也。诸可类推。至于六气之轮属，虽有子午寅申卯酉巳亥，亦相克制。又以正化、对化为虚实，而非以受克者为不及等例矣。如厥阴，木也，木生于水，故正化于亥，对化于巳。虽有卯为正木之分，乃为阳明之对化，故从生而顺数于巳也。

少阴为君火之尊，正位于离，故正化于午，对化于子。太阴，土也，土属中宫，寄于坤位西南，居未之分，故正化于未，对化于丑。少阳，相火，位卑于君火，虽有午位，君火居之。火生于寅，故正化于寅，对化于申。阳明，金也，位居西方，故正化于酉，对化于卯。太阳，水也，其子位，巳为君火之对化，而辰戌为土。孟子云：水由地中行。水伏地中，戌近北方，故正化于戌，对化于辰。是寅午未酉戌亥之岁，为正化正司，化令之实；子丑申卯辰巳之岁，为对化对司，化令之虚。此言客气之分司也。若论主气，则又以少阴君火居于卯辰之地，少阳相火居于巳午之地。五行六气参错不齐，司气有虚实，运气有盛衰，主气有从逆，客气有胜复。得其道者，可以登轩辕之室，发鬼臾之蕴矣。

天地皆左旋说

地左旋，天右旋，此千古不刊之论，无可易矣。而予特创为皆左旋之说，非好为骇俗也。盖多方开凿，纵横尽变，以发其覆耳。夫所谓地左旋者，言金木水火各居方位，以待时令之流行，以静待动，往而不返。天右旋者，司天一动，六气交转，以动司静，往而辄返。夫天地之气，原无一往不返之理，故司天之气，一往辄留。天地之气，常赖司天之气以存，而客气所以常加于主气之上，然既谓之往而不返，往而辄返，均谓之往，则均谓之左旋。司天之气，虽每退行一步，以司南面，而支气所向，未尝不左行。譬犹水之逆流，有时过颡在山[①]，而其性

① 过颡在山：语本《孟子·告子上》："今夫水，搏而跃之，可使过颡；激而行之，可使在山。"过颡，即高过额头；在山，即流上山冈。

未尝不就下耳。予故云，六气而皆足为一气之病者。如以三之气言，今岁为少阴子，明岁为太阴丑，如是以至于亥，又转而为子，十二支总不离乎一位以轮居也。递而推之，左右间气，六位皆然。且司天一退步，运气亦随之。如今岁为甲子少阴，明岁即乙丑太阴，地常从天，理固然也。方来者进，成功者退，三阴三阳常退谢于右，故曰天右旋耳。凡此皆予所臆说，以为后进之先筏云。

君火之右退行一步说

此则言主气之方位也。主气五行相生，而火气延长，独司二位，木生火，火生土，是一定之序也。故少阳并于少阴为一气，而后生太阴之土，以其仍在火位，故曰退行。至曰君火不主运，其说不必太泥。其曰戊癸化火，岂尝曰专化少阳之火而不化少阴之火乎？但君德不宜酷政，故端拱东南，布宣温淑，相火行权，摄政南面，而火令大行，故曰代主火运耳。至经云显明之右，君火之位也，君火之右，退行一步，相火治之；复行一步，土气治之；复行一步，金气治之；复行一步，水气治之；复行一步，木气治之；复行一步，君火治之。此专言地道左旋，分为六步，主气之定位也。日出显明，卯地之右，在方属东南，在时属春分，若论少阴君火之位，在时巳，属谷雨。予意以司天面北为左右，似应云：显明之左，君火之位也，君火之左，退行一步，相火治之，序更豁然。其曰复行一步，君火治之，应云复行一步，二火治之。则相火主运、君火不主运之葛藤[①]，并为扫尽。

---

① 葛藤：葛与藤均为藤蔓之属，比喻事物纠缠不清。

各气皆成于土之义

土居中宫，寄旺于四季之末一十八日有奇，故《五运行论》中央湿土，乃云其性静兼。盖兼者，谓兼寒热温凉之气也。《白虎通》云：脾之为言并也。谓四气并之也。是故冬之寒，至丑之月，则阴结层冰于厚地。夏之暑，至未之月，则阳焰电掣于天陲。秋之清，至戌之月，则霜清肃杀而庶物坚。春之温，至辰之月，则风煽和舒而陈柯荣秀。洛书之数，天一地六，盖藏五于六。地二天七，藏五于七。天三地八，藏五于八。地四天九，藏五于九。天五地十，又藏五于十。五者，土数也。故经有肝之脾胃虚、肺之脾胃虚等例，又有春胃微弦曰平，但弦无胃曰死等例。而总之曰，有胃气则生，无胃气则死。此东垣之学所以独畅，一家之言而为百世师也。

未为正土之义

土无定位，寄旺于四维。此言其大概也。未在西南，其卦为坤，其时为长夏，以其处四时之中，《吕氏月令》谓之中央土。此岂非土之方位耶。春木生火，秋金生水，冬水生木，而夏火制金，生气绝矣。唯土旺于西南，然后以火生土，以土生金，四时之序，循环不已。故寄旺之义，止可加于辰戌丑三方之土，而未之一支当为正土，所以独居西南之坤位。而丑未之岁，上见太阴，又必以未为正化也。故凡病为胀、为疸、为渗泻、为霍乱，其病皆盛于夏季，而三时鲜有焉。

火土混杂之义

天气以风暑湿火燥寒为次，而湿居火前；地气以木火土金

水为次，而土居火后。盖在天为气，以三阴三阳少壮老为次，太阴毕而后始少阳，致湿居火前；在地成形，以五行之形相生为次，火运毕而后生土运，致土居火后。周天分野，戊火连申，夹未土于中，癸火连寅，夹丑土于中，所以土火势不能不混杂，而土旺则常在长夏，火热之候也。丹溪发明湿热、相火为病十居八九，及有湿郁生热、热久生湿之论，殆非无本。

六步时进有差说

土旺四时，其在人身五脏，皆以胃气为本。四时之脉，皆宜带缓，固矣。至如春宜带沉，夏宜带弦，秋宜带数，冬宜带涩，后世虽精于诊候者，曾未之究焉。夫阳之动，始于温，盛于暑；阴之动，始于清，盛于寒。春夏秋冬各差其分。故冬至四十五日，阳气微上，阴气微下；夏至四十五日，阴气微上，阳气微下。微之为言渐也，言其进必以渐。而脉气之应，亦与同法。故曰：春不沉，夏不弦，秋不数，冬不涩，是谓四塞。言五脏之气闭塞，而无所运行矣。况又有母气绝之理乎。

亢害承制之义

亢制之义，说者纷然，皆于经旨鲜合。盖章句不明，而主客常变之理未判也。本文先云君火之右相火治之等例，言生数之常；继云相火之下水气承之等例，言克数之常。而总结之曰：亢则害，承乃制，制则生化。言五行之气，生则必克，克则必生，不能以无亢，亦不能以无制。如火亢害金，水气承之，火反受制，如是相生相克相制，故五行不至于相过，而为生化之常。此特论五行之常气也，主气也。下文外列盛衰，害则败乱，生化大病，方论天之客气变气运列于外者，而有当位非位之别

也。盖前之所云乃论四时循环克制之常，后之所云方谓旦夕暴作非常之气。河间既以亢害承制之旨著书，而以旦夕暴作非常之气注六位下承之理，宜乎！专主气盛当泻之法，语其变而失其常，重于客而遗其主。后世拘方之士，不以为高远之论，则以为隐怪之书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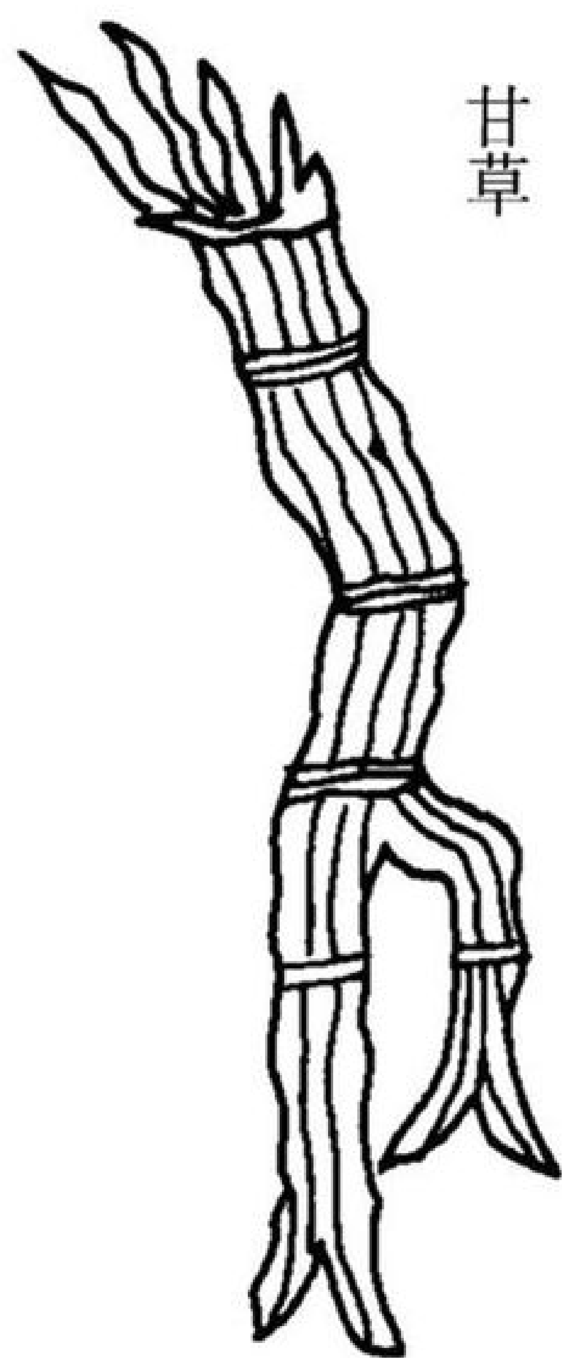
胜气有复有不复之义

胜气有二：有我胜者，有胜我者。其为胜我则多复，为我胜则不复也。盖运气有太过、不及之异，司气有淫胜、反胜、相胜之殊。淫胜者，本气内淫，反胜相胜者，言六位之左右乘虚而胜。其乘天地之虚而胜者，为反胜。左右自相乘虚而胜者，为相胜也。太过，淫胜为变之盛；不及，反胜相胜为变之虚。盛之变病，皆在己所胜之脏。如木盛则脾病，其胜乃本气有余而胜，故不为他气报复。虚之变病，皆己所不胜者乘虚胜之，而本脏病胜极，则己所生者报复其胜，而胜者之脏亦病。如木虚则金胜而肝病，胜则火复金仇而肺亦病也。其胜乃乘我之虚而胜，胜之根本不固，故辄为他气报复。至《气交变论》太过之气，亦云甚则必复，如木太过而病脾，甚则为摇落而木亦自病。盖所谓太过者，原邪盛太过，即自开受敌之地矣。其《至真要论》则又有复气反病之说。可见病化无穷，在察其常变以定生死，详其盛虚以施补泻，则圣贤千卷万籍，总一贯焉。

卷之一

草部依旧本分山、芳、隰、毒、蔓、水、石、苔、杂及有名未用共十类。

甘草山草之一



甘草兼火、土之性，而土德居多。土位中宫，可升可降，能缓能和，故称药中良相，为诸药领袖。生用气平，补脾胃之不足而大泻心火；炙用气温，补三焦元气而散表寒、除邪热。此生、熟之大较[①]也。先正[②]云：热甚多加甘草。又云：甘温除大热。盖阳不足者补之以甘，以甘补阳而虚邪自解，此大宜炙用。今人概生用之，以为和药解毒之通剂，而不知其为肩重荷大之主药也。大抵实热宜甘凉而生，虚热宜甘温而熟。古方升阳散火汤生熟兼用，具有至理，盖一助羌、防升发火邪，一助人参补益元气。至如嗜酒、恶甘及心肺火炽、痢疾初起、气郁呕吐、中满作胀者，咸忌甘草。而《本经》载甘草能治烦满短气，此专指劳伤内乏，阳气不足，因虚所致之烦满耳。虚实之辨，尤宜致详。

凡用须去头尾尖处，盖能令人吐。

---

① 大较：大概，大略。裴骃《史记集解序》“总其大较”司马贞索隐：“较，犹略也，则大较犹言大略也。”

② 先正：泛指前代的贤达之人。

稍[1]，生用治胸中积热，去茎中痛，宜合酒煮玄胡索、苦楝子[2]。丹溪云：欲达下焦，须用稍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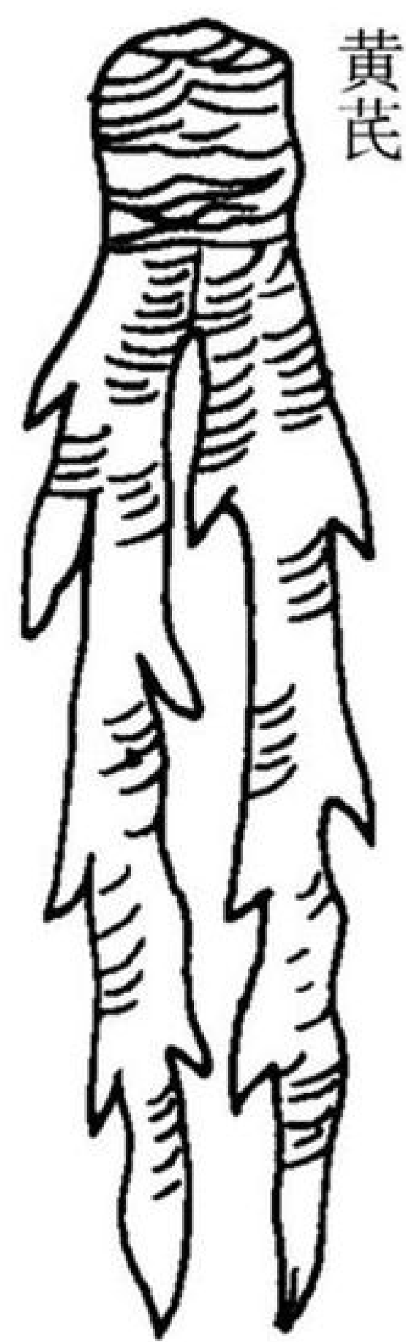
头，生用能行足厥阴、阳明二[3]经污浊之血，故消肿导毒者需之。

节，同忍冬花、归、芪能消诸毒。

古方治发背痈疽，用甘草三两（生，捣，筛末），大麦面九两。和匀，入好酥少许，下沸水搜如饼状，方圆大于疮一分，热傅[4]肿上，冷则易之。已成者脓水自出，未成即内消，仍多啜黄芪粥。

凡婴儿月内目闭不开，或肿、羞明，或出血者，此名慢肝风，用甘草一截，猪胆汁涂炙，为末，每用米泔调少许灌之。

黄芪山草之二



黄芪为手足太阴气分之药，肺主皮毛，脾主肌肉，故功专走表。凡病里气不足，人参为君，而黄芪佐之；表气不足，黄芪为君，而人参佐之。大凡脾胃一虚，肺气先绝，必用黄芪温分肉、益皮毛、实腠理，不令汗出，此要法也。若气有余，表邪旺，腠理实，三焦火动，法所宜禁。至于中风手足不遂，痰

---

① 稍：指甘草梢。稍，有末端、末梢之义。宋·欧阳修《生查子》：“月上柳稍头，人约黄昏后。”

② 苦楝子：原作“苦练子”。按本书“楝”“练”互见，今以“楝”字律齐。

③ 二：原作“三”，据《本草纲目》卷十二甘草条引“震亨”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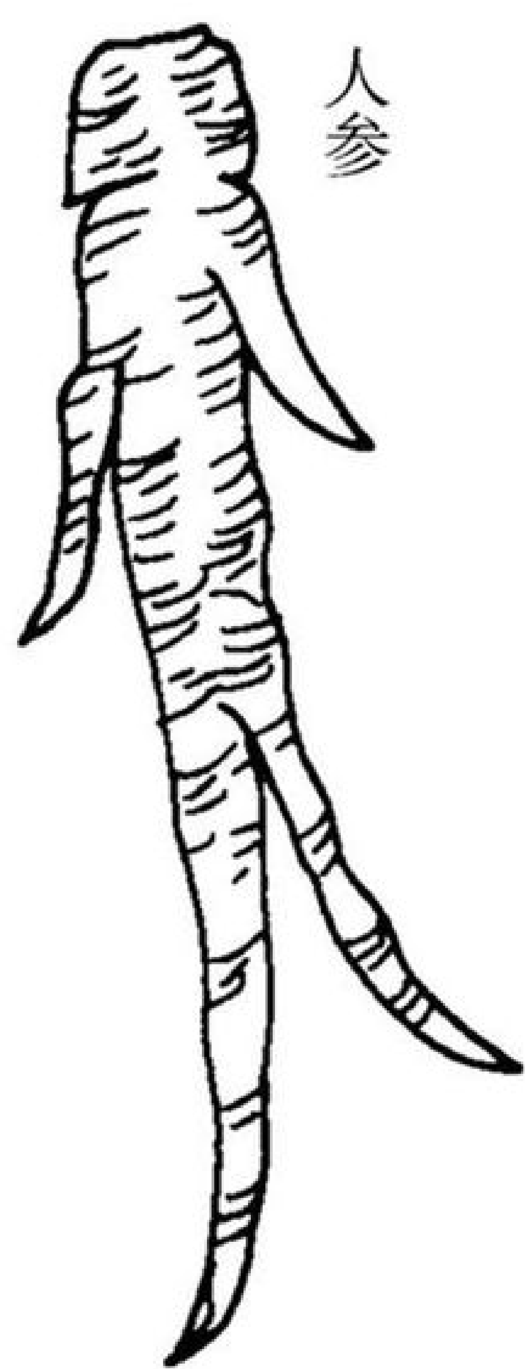
④ 傅：通“敷”。《广雅·释言》：“傅，敷也。”《说文·人部》段玉裁注：“傅，古假为敷字。”

壅气闭，始终不可加。痘疮血分热盛者，亦禁用。唯疮在阳分表虚气不足者，则生用之。

黄芪之制不一，有汗蜜炙，无汗煨用，表恶寒酒炒，胃虚米泔水炒，嘈杂乳制。外科用盐水炒，从骨托毒而出。入心生用之，亦能泻火。

李东垣立黄芪汤，治小儿慢惊，为泻火、补金、益土之剂。用黄芪二钱，人参一钱，炙甘草、白芍各五分。以甘寒泻火，酸凉补金，金旺火衰，风木自平。今痘家借以为痘科之药，去白芍，加生姜，名保元汤。

薛立斋用当归饮子治遍身疮疡，内重用黄芪，最为扼要，即四物汤加防风、荆芥穗、白蒺藜、黄芩，而黄芪倍之。



人参 山草之三

人参性温，又云微寒味甘，又云微苦。大抵生用则气凉，熟用则气温。味甘补阳，微苦补阴，有火土相生之义。向用熟参，市家多伪。三十年来一概用生，不知凡土虚火旺之症宜生参，凉薄之气以泻火而补土，是纯用其气；若脾虚肺怯之人，则宜熟参，甘温之味以补土而生金，是纯用其味。倘不分生熟，不辨温凉，漫以肺虚、肺热之说，淆乱于中，其术固已疏矣。而应用不应用，古人辨之最详。凡人面白或黄或青黧悴，乃脾肺肾家不足，可用也；若面赤面黑，气壮神强，不可用。脉之浮芤濡虚大迟缓无力，或沉而迟濡弱细结代无力者，皆虚而不足，可用也；若弦长紧实滑数有力，

皆火郁内热，不可用。洁古[1]谓喘嗽勿用者，乃痰实气壅之喘也，若肾虚气短喘促者必用。仲景谓肺寒而咳弗用者，乃寒乘邪热，壅郁在肺之咳。若自汗恶寒而咳，在所必用。东垣谓久病郁热在肺弗用者，乃火郁于内，宜发不宜补也。若肺虚火旺，气短自汗，焉可不用。丹溪言诸痛不可骤用者，乃邪气方锐，宜散不宜补也。若里虚吐利及久病胃弱虚痛喜按者，必用。王节斋[2]谓阴虚火旺弗用者，乃心虚火亢能食，脉弦而数，凉之则伤胃，温之则伤肺，不受补者也。若自汗气短、肢寒脉虚者必用。至古方治肺寒以温肺汤，肺热以清肺汤，中满以分消汤，血虚以养荣汤，并不遗人参，此专主乎养正邪自除，阳旺生阴血之理，务在配合得宜，则自然无弊。医人不能断决此理，狐疑两端，求免病家之怨；病家又以惑于俗论，甘受苦寒，虽至上呕下泄，死而无悔，可不痛哉！

生用宜㕮咀，熟用宜隔纸焙，或以醇酒润透㕮咀焙熟，并忌铁器。

一名神草，上应摇光[3]，人君废山渎之利，则摇光不明，人参不长。

芦，苦味可代瓜蒂，用以吐虚劳痰饮，及痰因怒郁气不得降，非吐不可者，用参芦汤加竹沥吐之。

---

① 洁古：即张元素，字洁古。金代著名医家，著有《医学启源》《珍珠囊》等。所创“药物归经”及“药性气味厚薄、升降浮沉”理论，对后世有一定影响。

② 王节斋：即王纶，字汝言，号节斋。明成化、正德间曾任湖广、广西布政使，以副都御史巡抚湖广，尝因父病而研究医学，学术上宗李东垣、朱丹溪之学，著有《明医杂著》《本草集要》等。

③ 摇光：北斗七星之一。《汉书·司马相如传下》：“悉徵灵圉而选之兮，部署众神于摇光。”颜师古注引张揖曰：“摇光，北斗杓头第一星。”

人参炼膏服，回元气于无何有之乡。凡病后气虚及肺虚嗽者，并宜之。若气虚有火者，合天门冬膏对服。

肺热声哑，宜人参二两，诃子一两，为末噙咽。

凡内伤暴吐血不止，或劳力过度致血妄行出如涌泉，口鼻皆流，须臾不救，急用人参一两或二两，为细末，入飞罗面[1]一钱，新汲水调如稀糊，不拘时啜服。一用人参（焙）、侧柏叶（蒸，焙）、荆芥穗（烧存性）各五钱。为末，每用二钱，入飞面二钱，新汲水调服，少顷再一服，立止。此失血益气之法。若有真阴失守，虚阳泛上，亦大吐血，又须八味地黄汤固其真阴，以引火归源耳。

伤寒坏症，不问阴阳、老幼、妊妇，误服药饵，困重垂死，脉沉伏，不省人事，七日以后皆可服之，百不失一。人参一两，水二钟，紧火[2]煎一钟，以井水浸冷服，少顷鼻梁有汗出，脉复立瘥。此名复脉汤，亦名夺命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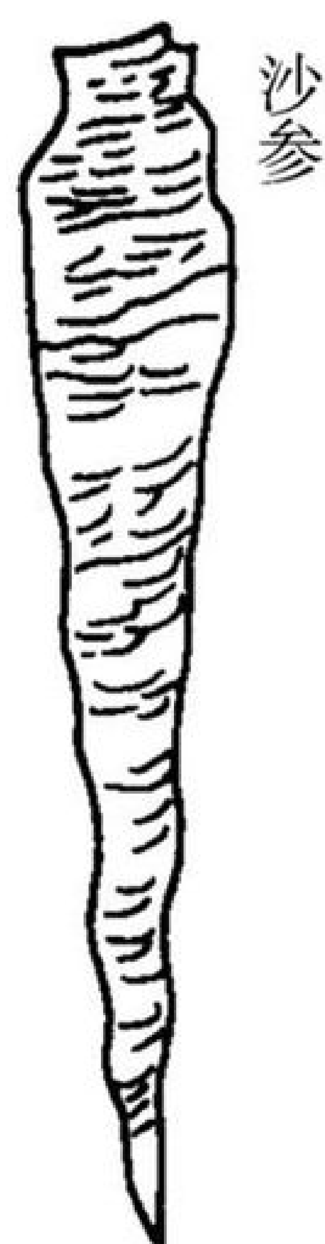
产后发喘，乃血入肺窍。用人参（末）一两；苏木二两，水二碗，煮一碗，调参末服。产后血晕者，用人参一两，紫苏五钱，以童便、酒、水三合煎服。产后秘塞因出血太过，以人参、麻子仁、枳壳共制末，炼蜜丸，梧子大，每服五十丸，米饮下。

沙参山草之四

沙参气轻力薄，非肩弘任大之品。与人参、玄参、丹参、苦参，是为五参。人参甘温体重，专益肺气，补阳而生阴；沙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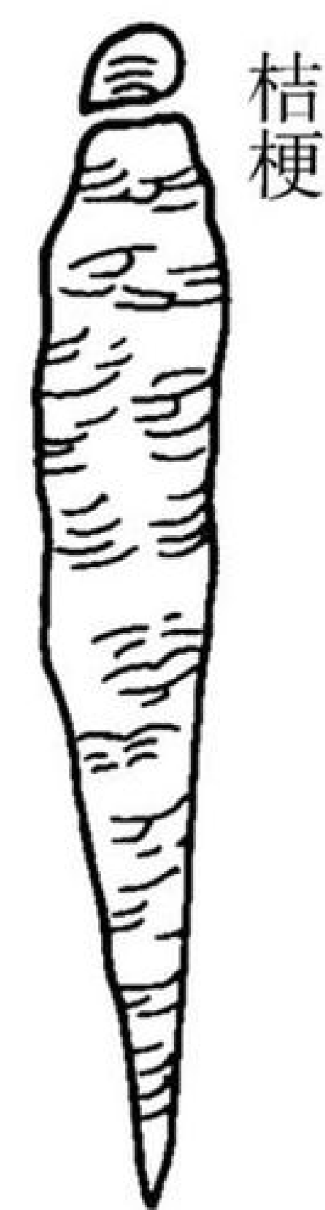
① 飞罗面：亦称飞面，指磨面时飞落而下混有尘土的面。
② 紧火：急火。

参甘寒体轻，能清肺热，补阴而制阳。看症虚实，与人参参用则可，以沙参代人参，则无是理也。



桔梗山草之五，附荠苨

桔梗非梗也，其根结实而梗直，故名。根主上行，气味轻薄、轻清者升，号曰舟楫，谓能载物上浮也。如入凉膈散，偕硝、黄诸品以导胸中，使不峻下；入四物汤，同归、芍等药以治咽嗌，居于上焦。若咳嗽喘急，火郁肺中，及痢疾初起，肺金之气郁于大肠，皆取其苦以开之，力能行表达窍，开提气血。倘下虚及怒气，并血病、火病、炎上之症，不得更用升提之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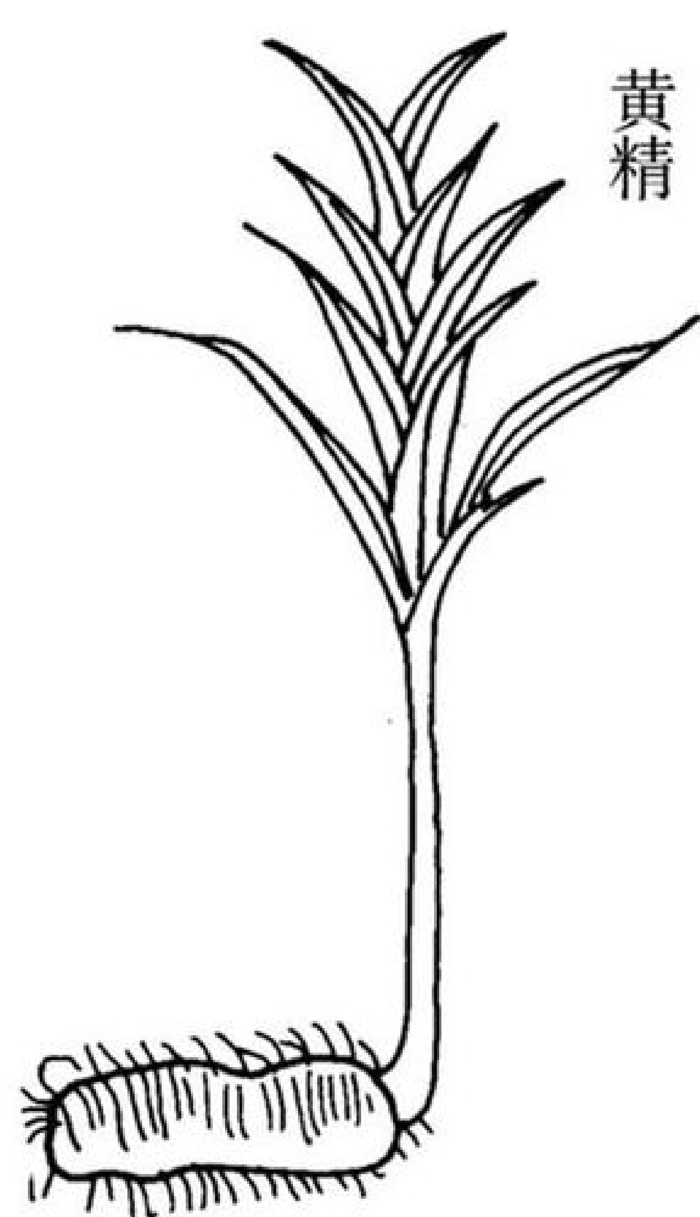
桔梗与荠苨，乃一类而甜、苦各别，桔梗根有心，若无心者为荠苨。

甘桔汤，通治咽喉口舌诸症。宋仁宗加荆芥、防风、连翘，名曰如圣汤，盖极言其验。甘、桔必兼用者，借甘味能提载，而桔梗之苦能开散耳。故桔梗贵南产者，以北产味甘，不能开散。

黄精山草之六

黄精非治病所需，而为服食之上品。其受气于戊己，专补黄宫①，令中气强，脾胃实，则风湿之邪不能干而五脏自安。

① 黄宫：道教称头顶为黄宫。此处似指脾或脾胃。



仲淳《经疏》列于卷首，仙经[1]著其驻颜、断谷，久服轻身。且其甘美易食，凶岁可以疗饥，谓之米铺也。《稽仙录》[2]载，临川士家一婢，逃入深山，久之，见野草枝叶可爱，取根食之，久久不饥。夜息大树下，闻草中动，以为虎攫，上树避之，及晓下地，其身欻然凌空而去，若飞鸟然。数岁，家人采薪见之，捕之不得，临绝壁网围之，俄而腾上山顶。或云此婢安有仙骨，不过灵药服食尔。遂以酒饵置行来之路，果来食讫，遂不能去，擒之，具述其故，指所食之草，即黄精也。

萎蕤山草之七，附女萎



萎蕤之用有四：主风淫四末，两目泪烂，男子湿注腰痛，女子面生黑䵟。李时珍云：萎蕤性味甘平，柔润可食。故朱肱《活人书》以之治风温，自汗身重，语言难出，用萎蕤汤，萎蕤为君。予每用治虚劳寒热痁

---

① 仙经：泛指道教著作。

② 稽仙录：此下内容，《证类本草》卷七引自《稽神录》。疑“仙”为“神”之误。

疟，及一切不足之症，以代参、芪，不寒不燥，大有殊功。李士材[①]云：萎蕤滋阴益精，与地黄同功；增长阳气，与人参并力。此或其誉之太过欤？

《本经》有女萎无萎蕤，《别录》有萎蕤无女萎，而功用正同，疑女萎即萎蕤也。《瑞应图》[②] 云：王者礼备，则葳蕤生于殿前。威仪之义取此。

知母山草之八



知母泻无根之肾火，疗有汗之骨蒸，止虚劳之热，滋化源之阴，乃其能事也。仲景用入白虎汤，治烦躁不得眠者。烦出于心[③]，躁出于肾。君以石膏，佐知母之苦寒，以清肾之源，缓以甘草、粳米，令无速下。又凡病小便秘塞而渴者，热在上焦气分，肺中伏热不能生水，膀胱绝其化源，宜用气味俱薄淡渗之品，以清肺金而滋水源。假令热在下焦而不渴，乃真水不足，膀胱失气化之司，法当兼用黄柏以滋肾与膀胱，使阴气行而阳自化，小便自通。盖知母入肺经气分，黄柏入肾家血分，二药必相附而行，以润肾燥而清肺逆。

陶节庵[④]云：知母得山栀则降。时珍云：知母得酒浸焙干

---

① 李士材：即李中梓，字士材。明代医家，著有《医宗必读》《内经知要》《诊家正眼》等。

② 瑞应图：《本草纲目》卷十二萎蕤条作"张氏瑞应图"。

③ 心：《本草纲目》卷十二知母条引李杲作"肺"。

④ 陶节庵：即陶华，字尚文，号节庵、节庵道人。明代医家，于伤寒尤有研究。著《伤寒六书》，又名《陶氏伤寒全书》。

则上行，用盐水润焙则下行。又节庵云：参、芪得附子则补阳，知母得当归则补阴，制知母不宜犯铁。

多服令人泄者，性寒味苦，有伤脾胃生发之气而作泄也。若肺家寒嗽，及肾家虚脱无火者，禁用。

肉苁蓉山草之九，附锁阳



肉苁蓉以其温补肾气而不热不骤，故有苁蓉之名，相传为热者误。味咸厚浊，入肾滋肾，为补精血之要药。凡男子精寒，阳道不举，女人绝阴，久不怀妊，缘少阴经火衰也，用此峻补肾元，最为神妙。周慎斋[①]云：菟丝子[②]补肾家之阳，苁蓉补肾家之阴，其非大热愈明矣。然惟尺脉弱者宜之，相火旺者忌服，服之反令精不固也。

制法：酒浸一宿，去浮甲及中心白膜，先蒸，后酥炙用。如白膜不去，令人心气不散，上气不出。好古[③]云凡服苁蓉，治肾必妨心，即此谓也。

老人枯秘，用苁蓉数两，如上制过，白酒煮烂，顿服，效。

锁阳润肠补精，与苁蓉同功，亦治老人枯秘。慎斋云：菟丝子添精，锁阳固[④]精。锁有固之之义。

---

① 周慎斋：即周子干（一作之干），明代医家，著有《慎斋医案》《慎斋三书》等，另有门人整理之《慎斋遗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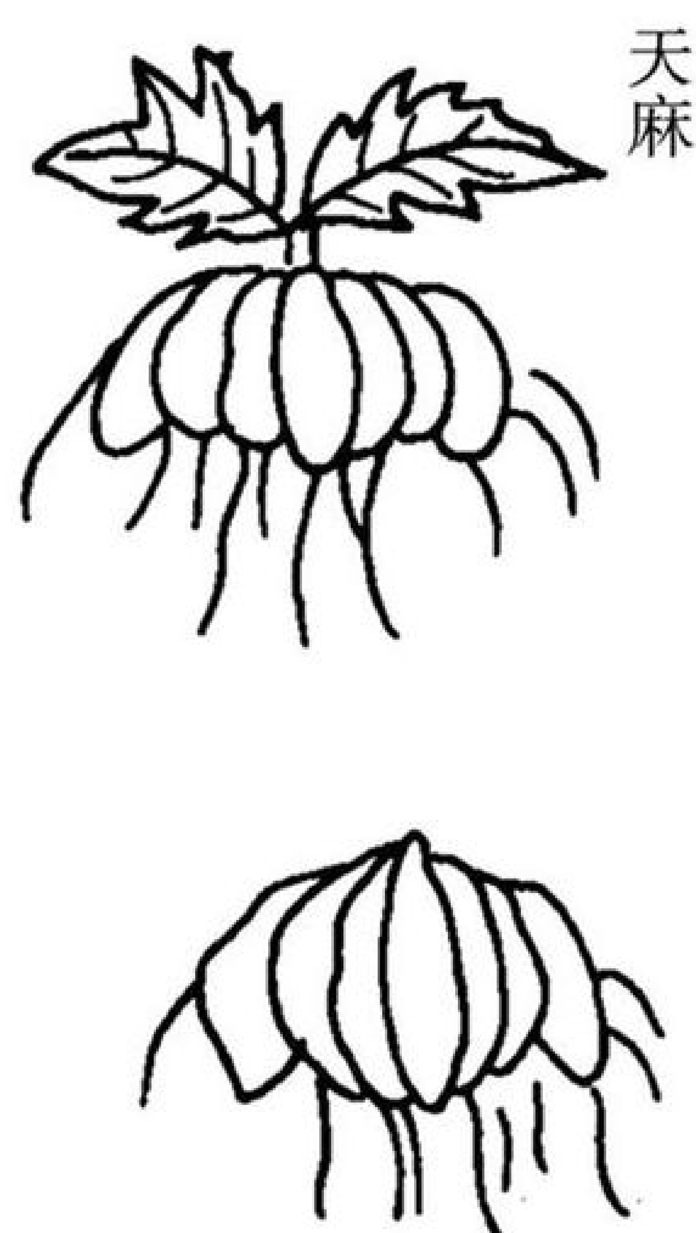
② 菟丝子：原作“兔丝子”。今以卷四蔓草“菟丝子”律之，下同。

③ 好古：即王好古，字进之，号海藏。元代医家，从学于张元素，著有《阴证略例》《医垒元戎》《此事难知》《瘢论萃英》《汤液本草》等书。

④ 固：原作“同”，形近致误，据文义改。

天麻山草之十，附赤箭

天麻性气和缓，《经》云肝苦急，以甘缓之，用此以缓肝气。盖肝属木，胆属风，肝虚不足则急而坚劲，不能养胆，胆腑之风，随之而动，此肝胆性气之风，非外感天气之风也。天麻之甘和，能缓坚劲，乃补肝养胆定风之胜药，凡眼黑头旋，风虚内作，非天麻不能治。今有久服天麻遍身发出红丹者，是其祛风之验。



又按：天麻理风木之脏，虽不甚燥，血虚亦畏其助火。

赤箭，即其苗也，主用略同。但用苗自表而入里，用根自内而达外。根则抽苗，径直而上；苗则结子，成熟而落，返从竿中而下，至上而生。此粗可识其外内主治之理矣，二者不得同剂。

白术山草之十一

白术禀初夏之气，味苦气温，从火化也，正得土之冲气，故《别录》又云味甘，表土德也。其气芳烈，味甘浓，性纯阳，为除风湿之上药，安脾胃之神品。大凡湿热盛则自汗，湿邪客则发热，倘湿去而脾实，汗自止，热自除。且土能生金，又藉其甘温，而无汗亦能发。其能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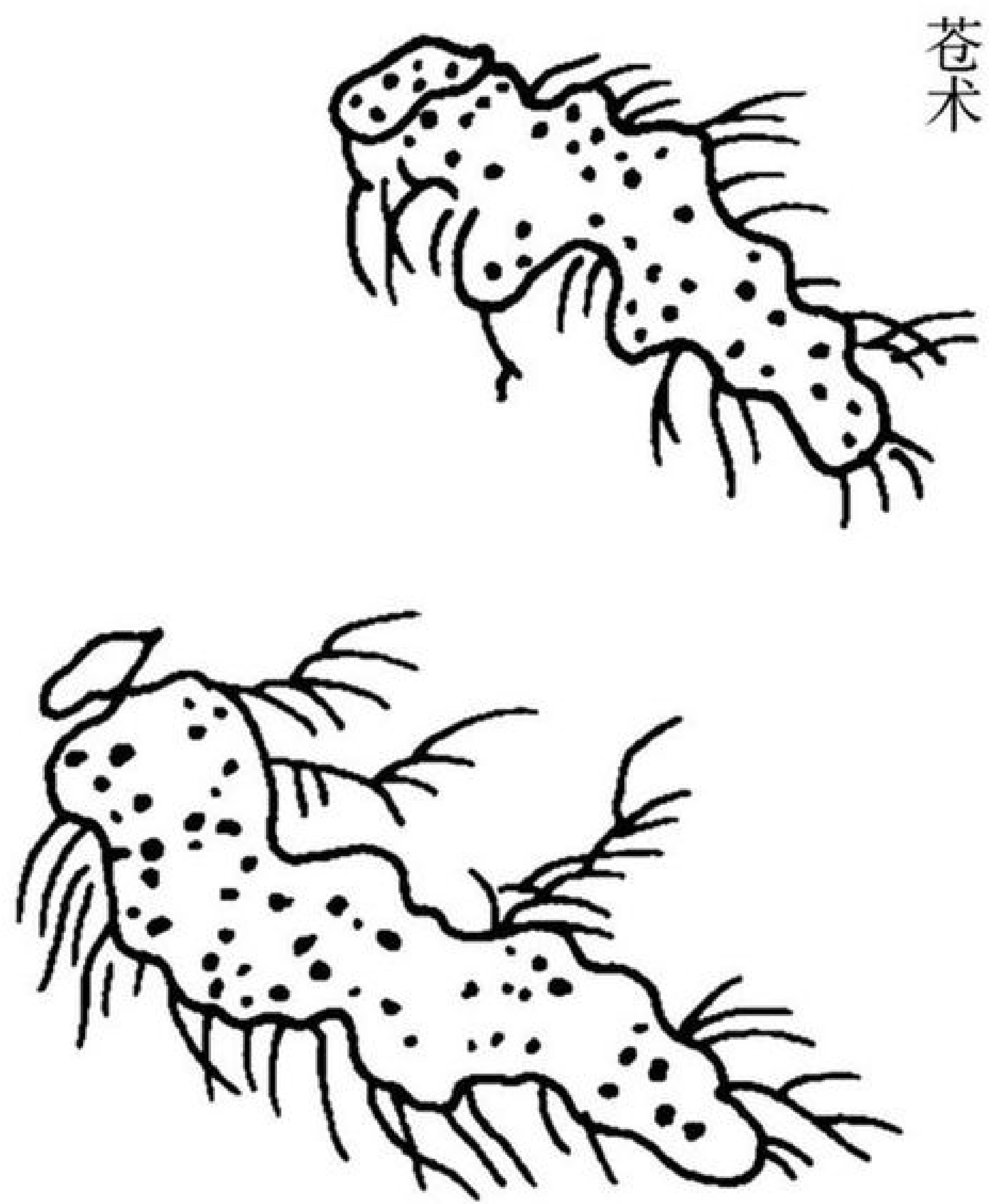
身面之风者，以术气芳烈而悍，风为邪阳，发于阳部，故主之也。其消痰、逐水、祛肿、平满者，以湿客于胃则滞而生痰；客于脾则生水，脾虚湿胜而为水肿；湿客中焦则心下急满；脾胃俱虚，中焦不治，而湿邪客之，故或为霍乱，吐下不止也。其利腰脐间血者，血属阴，湿为阴邪下流，客之使腰脐血滞，而不得通利，故湿去而前症自除。其能佐黄芩以安胎者，盖补脾以统血，且术能束胎，胎瘦则易产也。然有不可用者数条：如肾虚水涸者不宜用。尺脉洪大，嫌于水泛而无所制，故用白术以堤防之；若尺脉细，则无水，不宜用燥肾之药矣。脾虚无湿邪者不宜用。凡脏皆属阴，世人但知术能健脾，盖指脾为湿邪所干，湿燥而脾健则补矣，若脾虚无湿邪者用之，反致燥竭脾家津液，是损脾阴也，何补之有？盖土者，苦湿而更苦燥，燥则万物槁，久燥成顽土，润则万物生，惟太润则泥泞耳。虽曰白术微苦，苦则能润，毕竟燥性居多，脾无湿邪，混加燥剂，渐成坼裂，反不能滋养万物，而金气亦从之而绝矣。腹中嘈杂者不宜用，以脾虚起火故也。周慎斋先生治嘈杂用四圣丸，盖与黄连合用耳。怒气伤肝者不宜用。凡病在肝，用白术则引肝邪入脾。慎斋云：病在肝用白术则引肝邪入脾，病在脾用当归则引脾邪入肺，白术走脾，当归走肺也。发散药内不宜用，恐白术入脾，邪气滞而不散也。溃疡不宜用，以其燥肾而闭气，故反生脓作痛也。大抵白术之补脾，以燥而补，非正补也。气厚成燥，味厚成壅，以其为日所常用之品，概用以为补脾之药，阴受其害而不知，故特为详疏。诸药皆然，毋容苟也。

制法：以水煮烂成饼，晒干用，亦能补脾阴之不足，盖先去其燥气耳。补中、十全俱生用。惟脾胃作胀，阳气不足等症，然后炒用之。或以苍术煮白术，去苍术用。脾病以陈壁土炒者，

假土气以助脾也。今人每以云术味厚，不知粪力所培，不如台术得土气之全。

枳术丸，消痞强胃，久服令人食自不停。然亦有加减法：如气滞则加橘皮，有火加黄连，有痰加半夏，有寒加干姜，少加木香，有食加神曲、麦蘖。其或饮食胃寒，或饮茶过多，致成五饮诸疾：一留饮，水停心下；二癖饮，水在两胁下；三痰饮，水在胃中；四溢饮，水在五脏间；五流饮，水在肠间。俱用白术一斤，干姜（炮）、桂心各半斤，为末，蜜丸，温水服。

苍术山草之十二



苍术与白术功用相似，补中逊之，燥性过之，无湿者便不宜用，况燥症乎？然古方及《本经》止言术，自陶隐居言有两种，人始多贵白者，不知古方平胃散之类苍术为要药。李杲云：苍术别有雄壮上行之气，能除湿，下安太阴，使邪气不得入。以其经泔浸、火炒，故兼能出汗，与白术止汗特异，用者不可以此代彼，盖有止、发之别。

取细实南产者佳，服饵家呼为仙术，山岚瘴气能辟除之，亦为邪魅所畏。《类编》载越民高氏妻，病恍惚谵语，亡夫之鬼凭之，其家烧苍术烟，鬼遽求去。《夷坚志》载江西一士人为女妖所染，其鬼将别曰：君为阴气所浸，必当暴泄，但多服平胃散为良。中有苍术，能去邪也。



狗脊山草之十三

狗脊甘能益血，温能养气，又苦能燥湿，是补而能走之药也。入足少阴，肾主骨，故凡腰背强而机关不利者，此药主之。经云：腰者，肾之府，动摇不能，肾将惫矣。此腰痛亦指肾虚而为湿邪所乘者言也，除湿益肾，则脊坚而俯仰利矣。若肾虚有热及小水短涩者，温燥不宜混用。

贯众山草之十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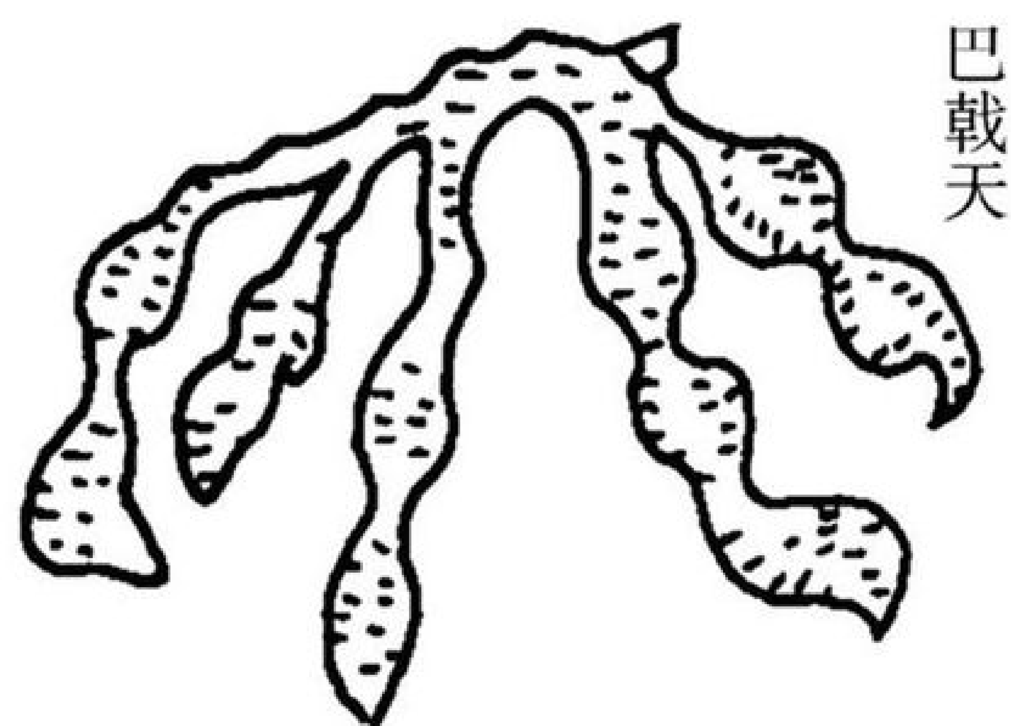
贯众有微毒，而能解腹中邪热之毒，盖其性味苦寒，而形质坚锐，故有攻伐之能，杀虫破瘕，皆其本事也。

凡痘疮不快者，用贯众、赤芍各一钱，升麻、甘草各五分，淡竹叶三片，是名快斑散。

凡鸡鱼骨梗，用贯众、砂仁、甘草等分，为粗末，绵裹噙咽汁，久则随痰自出。古称贯众能软坚，信矣。

治乳痈，以贯众烧存性，研末，酒调，每服三钱，并治便毒肿痛。

巴戟天山草之十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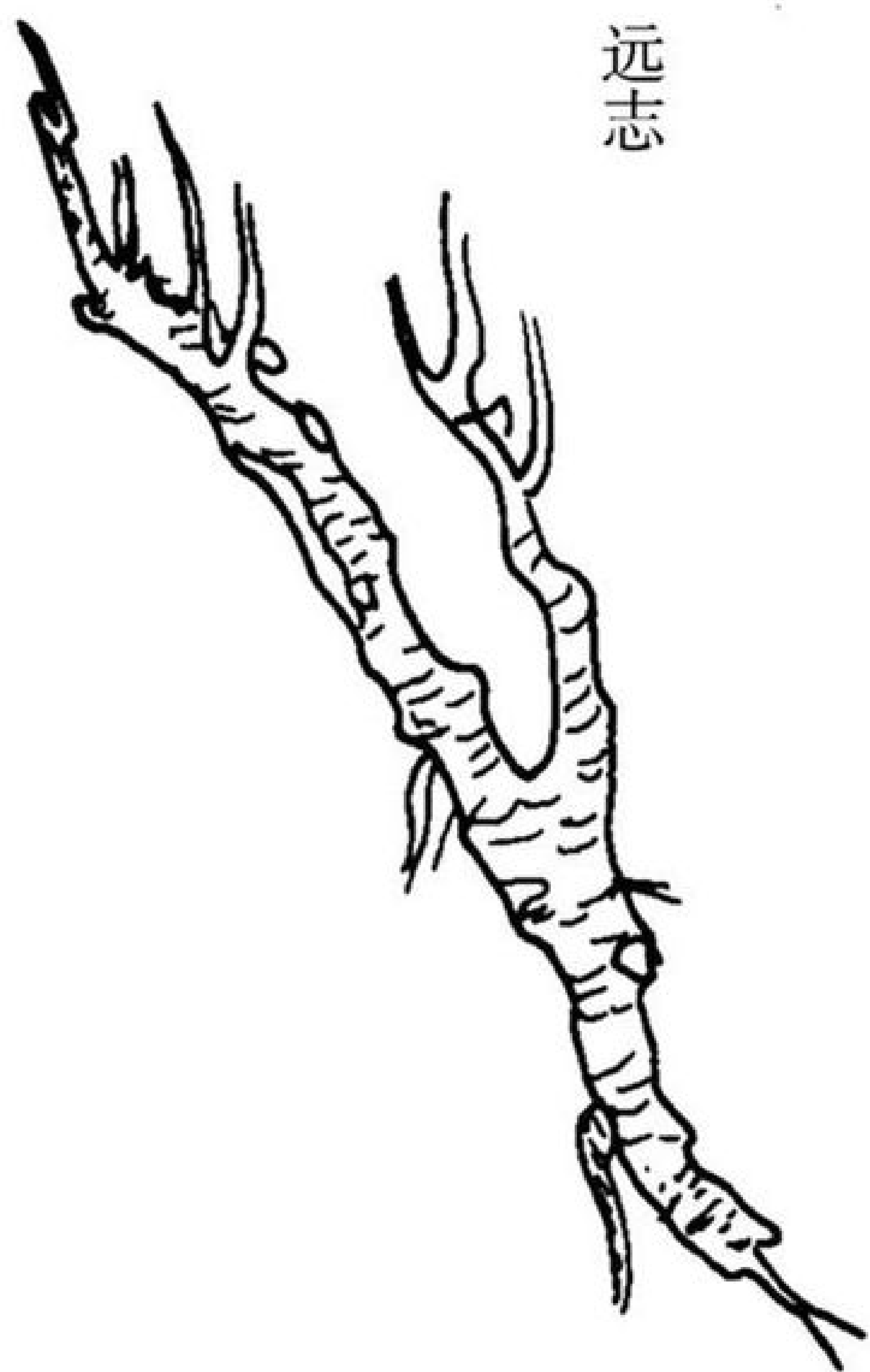


巴戟天，肾经血分药也，故能强筋骨，而治阴痿及小腹相引阴中作痛。其主大风

邪气及头面游风者，风为阳邪，势多走上，巴戟天甘温而辛，辛能发散。且其苗叶经冬不枯，得土德之真阳，阳主发，亦主升，以阳补阳。故元阳不足者宜用，相火炽盛者禁之。

远志山草之十六

远志，诸本皆云益精强志，为足少阴肾经药。仲淳《经疏》始正为手少阴。慎斋先生云：茯神、远志开胸膈而使邪火下行。读贾九如《化义》①，而其说益畅。盖远志味辛重大雄，入心开窍，宣散之药。凡痰涎沃心，壅塞心窍，致心气实热，为昏愦神呆，语言蹇涩，为睡卧不宁，为恍惚惊怖，为健忘，为梦魇，为小儿客忤，暂以此豁痰利窍，使心气开通，则神魂自宁。又取其辛能醒发脾气，治脾虚久困，思虑郁结，故归脾汤中用之。



及精神短少，竟有虚痰作孽，亦须量用。假若心血不足，以致神气虚怯，无痰涎可祛，即芎、归味辛，尚宜忌用，况此大辛者乎？诸本谓其味辛润肾，用之益精强志，不知辛重暴悍，戟喉刺舌，与南星、半夏相类，经云肾恶燥，乌能入肾耶？但谓心气开通，则阳不妄举，肾精坚固可也。若谓因益其精，令志气强，得以上通于心，则误矣。故特汇慎斋、仲淳、九如诸家之论，以正自来之讹。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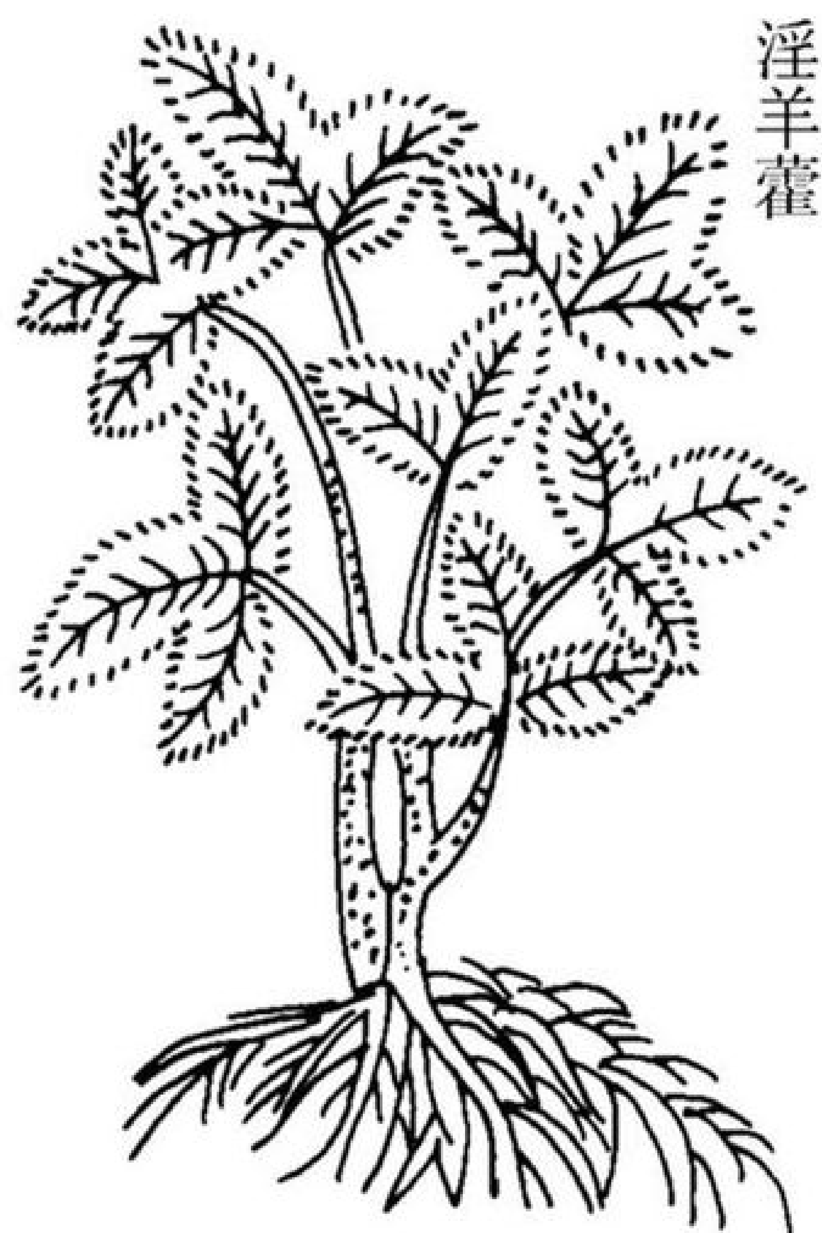
① 化义：即《药品化义》，明贾所学（字九如）撰。本书提出“药母”理论，对后世影响较著。

凡用须甘草汤浸，去梗，即以此汤煮熟，晒干用。生则戟人之咽，梗不去则令人烦闷。

《抱朴子》称，陵阳子仲服远志二十年，有子三十七人。亦各有禀气之不同耳，乌可引以为据。其云久服轻身，亦谓心清则坎离交济。若凡人心虚血少，暂服且不可，何况久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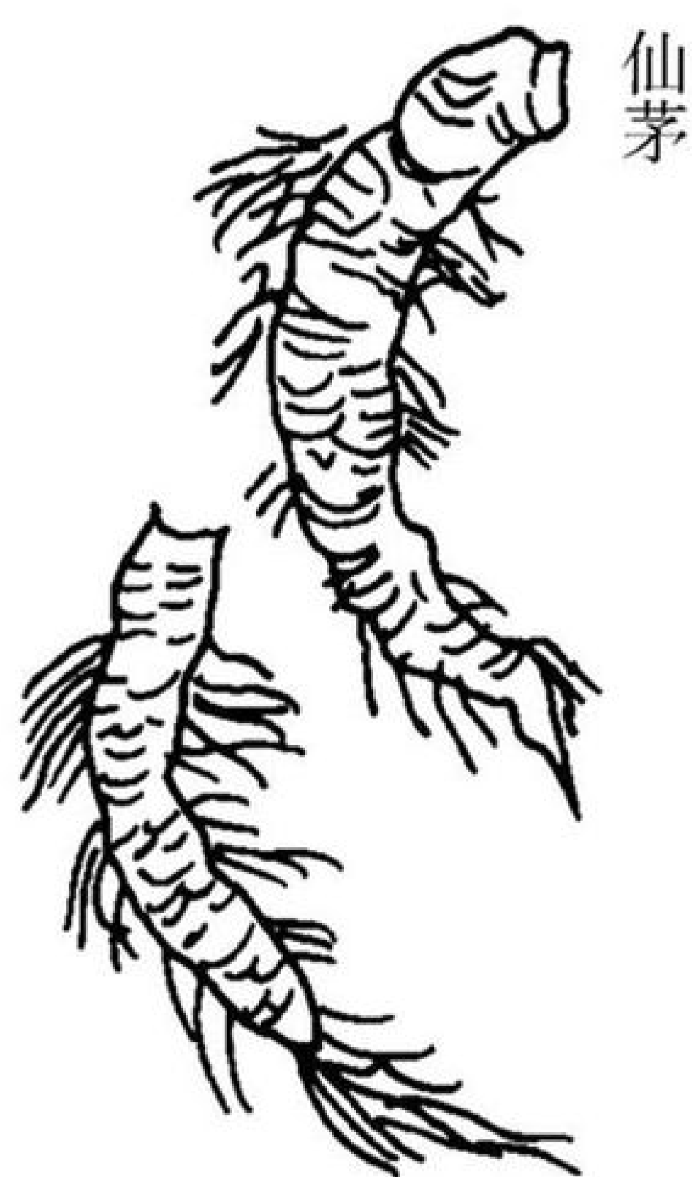
陈言《三因方》远志酒，治痈疽，云有奇功。而李东壁乃云：此亦补肾之功，大误。仲淳始云：凡毒从七情、忧郁、恼怒而得者，服之其方，用远志不拘多寡，米泔水浸洗，捶去心，为末，每服三钱，温酒一盏调，澄少顷，饮其清，以滓敷患处，治一切痈疽、发背恶候浸大，有死血阴毒在中，则不痛，傅之即痛；有忧怒等气积怒攻则痛不可忍，傅之即不痛；或蕴热在内，热逼人手不可近，傅之即清凉；或气虚冷，溃而不敛，傅之即敛。盖其味苦温兼辛，苦能泄热，辛能散郁，温又能壮气也。凡吹乳肿痛者，多属痰郁，亦用前方甚效。喉痹作痛，亦属痰火，以远志肉为末吹之，涎出为度。

淫羊藿山草之十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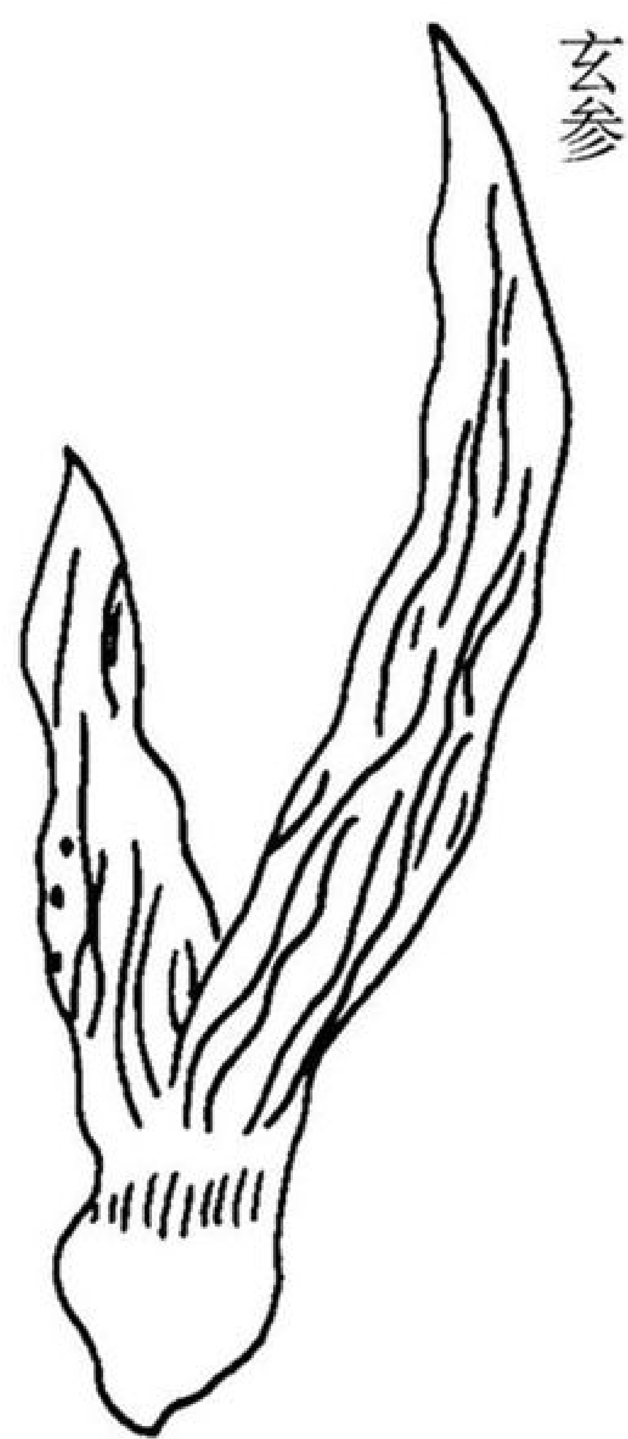
淫羊藿即仙灵脾。豆叶曰藿，此叶似之，故亦名藿。羊食之而淫，故名淫羊。性温不寒，能益精气，主阴痿绝阳，益气强志。茎中痛者，亦肝肾虚也，故用此补益而痛自除。丈夫久服令人无子者，阳旺则阳道数举，频御女而精耗，故无子也。今人动以为种子常服之剂，惑哉。

仙茅山草之十八



仙茅则辛热而有毒矣，盖凡味之毒者必辛，气之毒者必热也。其功力仿佛淫羊藿。王颜、许真君、范成大、沈括皆历记其效。今人则藉以恣欲助淫，速其毙矣。

玄参山草之十九



玄参得玄水之象，故入肾脏。戴人[①]谓：肾本寒，虚则热。如纵欲耗精，真阴亏损，致虚火上炎，以此滋阴抑火。及头疼、热毒、耳鸣、咽痛、喉风、瘰疬、伤寒、阳毒、心下懊侬，皆无根之火为患也。李士材云：玄参气轻清而苦，能入心肺，以清上焦之火。体重浊而咸，能入肾部，以滋少阴之水，故称其有清上彻下之功。凡治肾虚，大有分别：肾之经虚则寒而湿，宜温补之；肾之脏虚则热而燥，宜凉补之。玄参特为肾脏君药。

制法：蒸，曝，勿犯铜器，犯之噎人喉，损人目。

---

① 戴人：即张从正，字子和，号戴人。金元著名医家，著有《儒门事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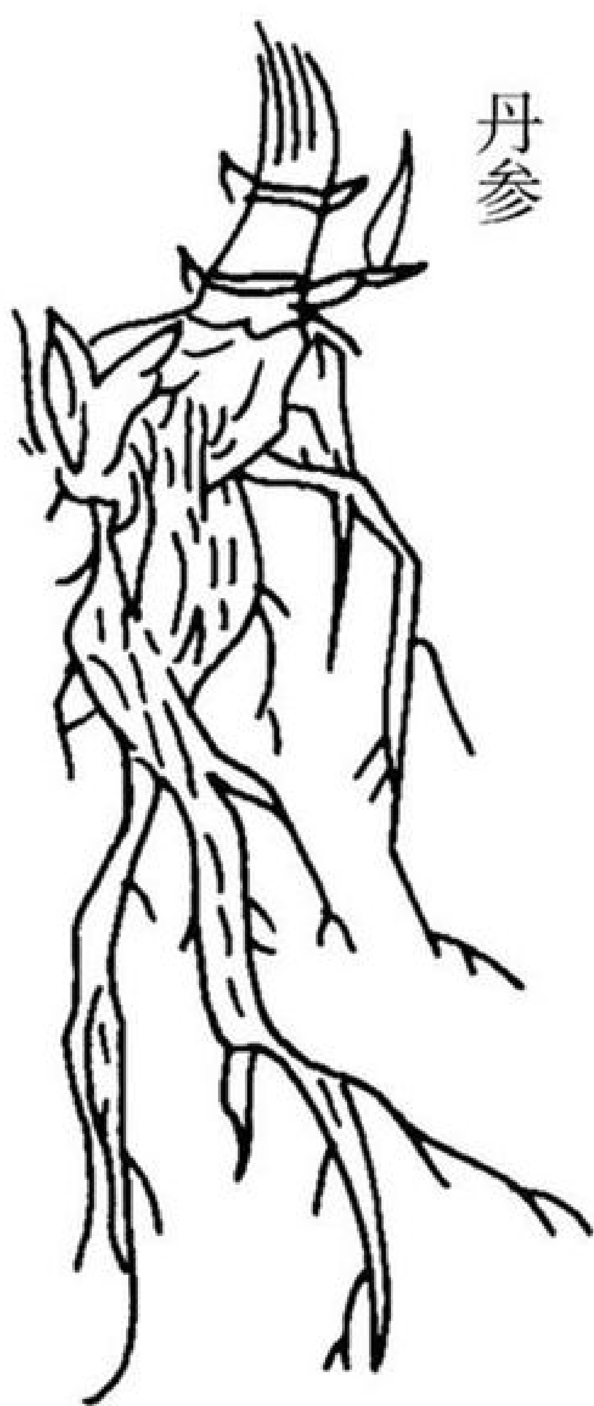
地榆山草之二十



地榆专主下焦血分，古人用之以断下。但性沉寒，热血痢则可用。合樗皮用之，然须取上截，切片炒用，其稍则能行血，不可不知。

杨士瀛①云：诸疮痒加黄芩，痛加地榆。盖火盛则痛，火微则痒。

治血痢，同地榆、金银花等分，佐以芍药、甘草、枳壳、黄连、乌梅。如热在心经，下痢纯鲜血，则加生犀角汁十五匙。



丹参山草之二十一

丹参色丹，入心无疑，并入心包与足厥阴经。心恶热，心有邪热则脉浊而不宁。丹参清润，使心神常清，心清则气顺血调。故心腹邪气、寒热痼疾、骨节肿痛、四肢不遂皆治。若经水不和、血崩胎动，以及丹毒凝聚、暴赤眼疼诸症，无非血热为患，得丹参以清之、养之，靡不疗矣。

紫参山草之二十二

紫参专走肝脏，故治诸血病，为除热、散结、逐血之要品。凡妇人血瘀则经闭不通，疟有血蓄则狂，阳明热则衄血，湿热

---

① 杨士瀛：瀛原作“嬴”，本卷“黄连”条作“瀛”，据改。杨士瀛，字登父，号仁斋。南宋医家，著有《仁斋直指方论》《仁斋直指小儿方论》等。

在肠胃则血瘀滞而成血痢，荣气热则留瘀而成痈肿。紫参味苦气寒，凉血活血，故亦主金疮，其功略同于紫草也。

紫草山草之二十三



紫草古方罕用，后人多用，治伤寒时疾，发疮疹不出者，使其发出。其功长于凉血活血，利大小肠，故痘疹欲出未出，血热毒盛，大便闭涩，及已出而紫黑便闭，用之甚效。然止宜取其嫩茸，去髭，以其初得阳气，触类相感，所以用发痘疹。今人一概全用之，非矣。

《别录》称紫草能疗面皶，故润肌散用以治白屑风。麻油四两，当归五钱，紫草一钱，同熬，药枯滤清，将油再熬，入黄蜡五钱化尽，倾入磁器，澄冷涂擦。



白头翁山草之二十四

白头翁，医家鲜用。仲景《金匮玉函方》治热毒下痢紫血鲜血者，白头翁汤主之。大抵亦散热、凉血、行瘀之药也。

白及山草之二十五

白及性涩而收，得秋金之气，故入肺，理伤有奇效，殆泄热逐腐之品欤。

凡吐血不止，宜加白及。



《夷坚志》载，台州狱吏悯一大囚，囚感之，因言：吾七犯死罪，遭讯拷，肺皆损伤，至于呕血。人传一方，止用白及为末，米饮日服，其效如神。后其囚凌迟，刽者刳视肺间，窍穴数十处，皆白及末填补，色犹不变。洪贯之闻其说，赴任洋州，一卒忽苦咯血，危甚，用此救之，立止。《摘玄》试血法：吐于水碗内，浮者肺血，沉者肝血，半浮半沉者心血。各随所脏，以羊肺、羊肝、羊心煮熟，蘸白及末服之。

跌扑折伤，亦以白及末酒调服之。刀斧伤者，白及同石膏掺①。山野人患手足皲折者，水调白及末塞之。磁器破碎，以鸡蛋清研白及粘之即牢。

三七山草之二十六

三七近时始出，军中用以疗金疮，亦止血、散血、定痛之要药也，方家用之以治一切血病。

本名山漆，言治金疮如漆粘物也。或云其叶左三右四，故有三七之名。根叶功同。

凡杖扑伤损，瘀血淋漓，嚼烂罨之即止，青肿即消。若受杖时，先服一二钱，亦令血不冲心。

凡产后恶血及大肠下血者，三七研末，淡白酒调服二钱，三服可愈。

黄连山草之二十七



黄连禀天地清寒之气，味苦而厚，治痢家以之为

① 掺：同“糁（sǎn 伞）”。撒布。

君。盖诸苦寒药多泄，惟连、柏[1]则性冷而燥，故降火，又能胜湿也。其曰久服令人不忘者，心家无火则清，清则明，故不忘。如人昏倦时饮苦茗，即此义耳。然以为久服断恐不宜。陶弘景言道家久服长生，《神仙传》载封君达、黑穴公并服黄连五十年得仙，此怪诞之不可信者。夫祛邪散热，荡涤肠胃，肃清神明，是其性之所长，即用以治痢，非有实热不宜尽剂，岂宜无端久服，常行肃杀之令，以伐其生发冲和之气耶？盖五味入胃，各归所喜，酸入肝为温，苦入心为热，辛入肺为清，咸入肾为寒，甘入脾为至阴。黄连大寒，味至苦，入胃则先归于心，久而不已，热从火化，心火偏胜，反令暴绝。香连丸之合木香，水火散之合干姜，左金丸之合吴茱萸，姜黄散之合生姜，治下血则合大蒜，治口疮则合细辛，治消渴之用酒蒸，治伏暑之用酒煮，皆寒热并用，以防其偏胜之害。周慎斋云：黄连能去心肝之火。引入心用一分，引入肝用三分，盖慎之也。由此言之，寒如黄连，热如附子，皆非常服之剂，而今人乃欲以一味附子而治百病，何哉？

时珍云：五脏六腑皆有火，平则治，动则病。黄连入手少阴心经，为治火之主药。治本脏之火则生用之，治肝胆之实火以猪胆汁浸炒，治肝胆之虚火以醋浸炒，治上焦之火以酒炒，治中焦之火以姜汁炒，治下焦之火以盐水或朴硝炒，治气分湿热之火以茱萸汤浸炒，治血分块中伏火以干漆水炒，治食积之火以黄土炒，不独为之向导，盖辛热能制其苦寒，咸寒能制其燥性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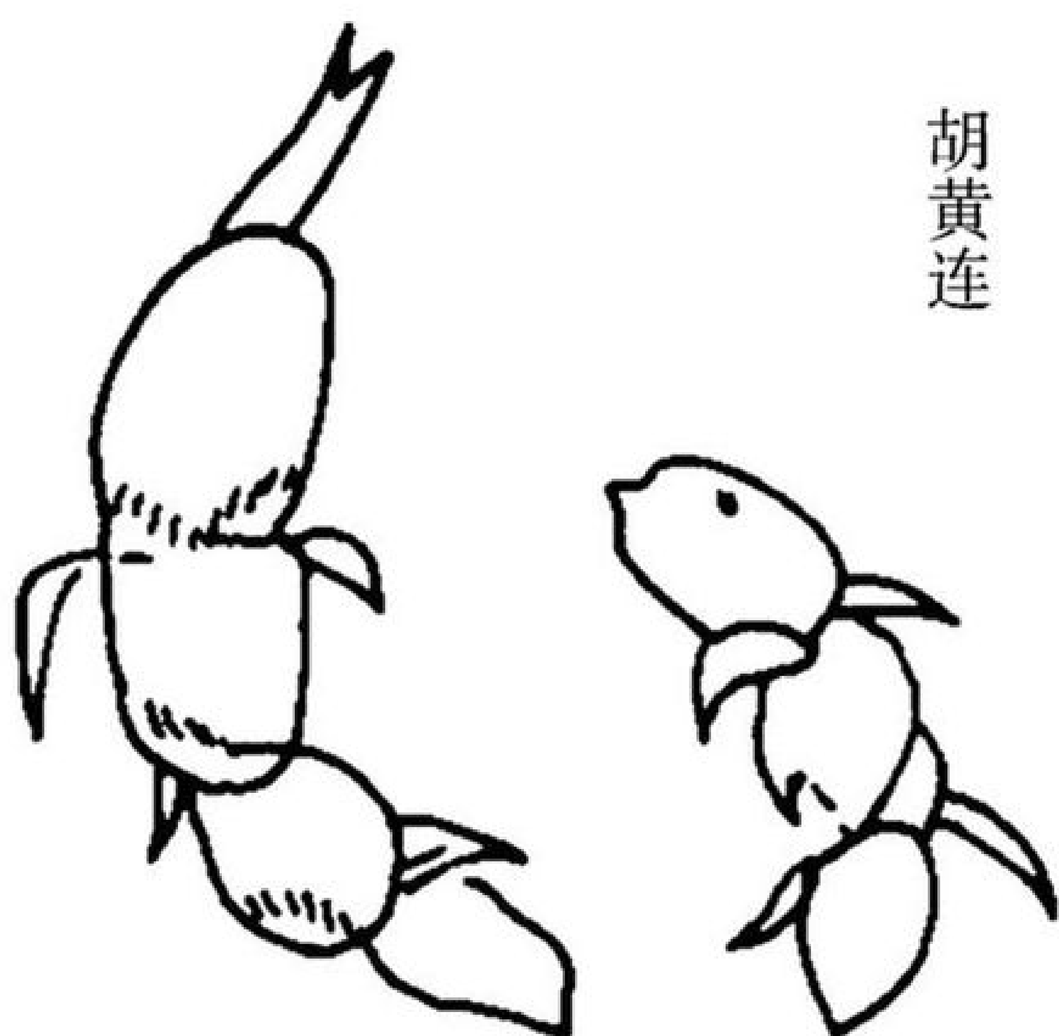
杨士瀛云：黄连能去心窍恶血。

---

① 柏：原作“蘗”。底本“黄柏”“黄檗”“黄蘗”互见，今以“黄柏”律之。

服黄连不得犯猪肉，盖令人泄泻。今人泥于下痢不忌口之说，黄连、猪肉常并日而食，方将益其泄矣，反咎药之无验，岂非通俗之缪。

胡黄连山草之二十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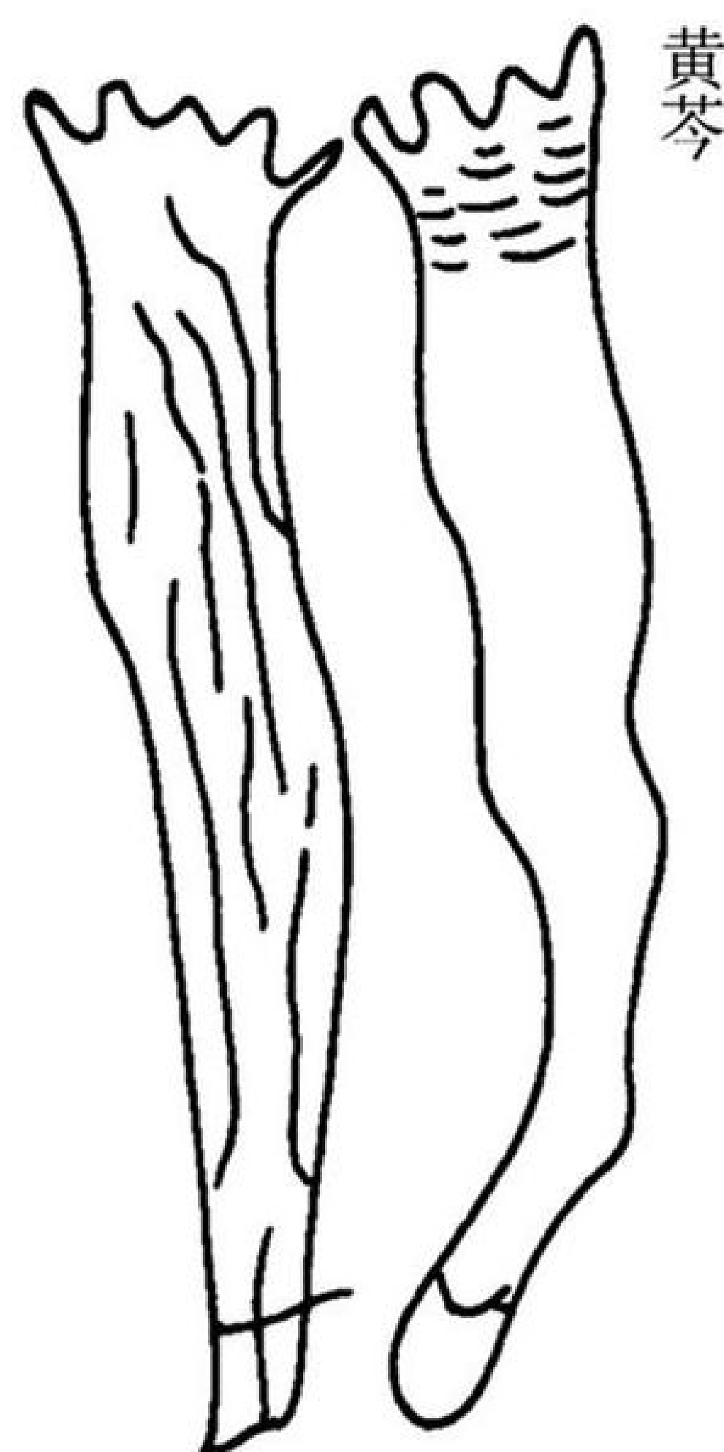


胡黄连色紫，味苦，独入血分而清热。凡血虚骨蒸，五心烦热，日晡肌热，皆热在血分也。脏毒痔漏，亦湿热在肠胃，火在五脏间也。小儿惊痫，热则生风也。疳积，热在胃口也。理腰肾，去阴汗者，热伏肾间也。胡连至苦极清，能清热，自肠胃以次于骨，一切湿热、邪热、阴分伏热所生诸症，莫不消除。

服胡连亦忌猪肉，令人漏精。

释名①割孤露泽，盖胡语也。

黄芩山草之二十九



黄芩中枯者名枯芩，体轻主浮，专泻肺胃上焦之火，主治胸中逆气，膈上热痰，咳嗽喘急，目赤齿痛，吐衄失血，发斑发黄，痘疹疮毒，大能凉膈。条细者名条芩，体重主降，专泻大肠下焦之火，主治大便闭结，小便淋浊，小腹急胀，肠红

① 释名：指《本草纲目》药物“释名”项。

痢疾，血热崩中，胎漏下血，挟热腹痛，谵语狂言，大能清肠。同枳、朴清谷，以邪热不杀谷也。同柴胡退热，柴胡散火之标，黄芩折火之本也。同白术安胎，以胎坐中宫，气不运行，易生郁热，以此清气，胎动自安也。其或用枯芩，或用条芩，总宜斟酌上下，而分别用之。

凡胎前疟，寒栗振动，多致堕胎，宜用猪胆汁拌制，入厥阴肝经以清抑郁之火。

眉眶作痛，系风热有痰，黄芩（酒浸）、白芷等分，为末，每服二钱，茶下。

崩中下血，黄芩为细末，每服一钱，霹雳酒下。以秤锤烧赤，淬酒中也。许学士[①]云，崩中多用止血及补血药。此方乃治阳乘于阴，所谓“天暑地热，经水沸溢”者也。

肺中有火用清金丸，只片芩一味，炒为末，水丸，白汤下。

李时珍自记年二十时，因感冒咳嗽既久，且犯戒，遂病骨蒸发热，肤如火燎，每日吐痰碗许，暑月烦渴，寝食几废，六脉浮洪，遍服柴胡、麦冬、荆沥诸药，月余益剧。其尊君偶思李东垣治肺热如火燎、烦躁引饮而昼盛者，气分热也，宜一味黄芩汤，以泻肺经气分之火。遍[②]按方用片芩一两，水二钟，煎一钟，顿服，次日身热尽退，而痰嗽皆愈。药中肯綮，如鼓应桴如此。

秦艽山草之三十

秦艽乃利阳明湿热之药。或以为治燥者，未必确也。且

---

① 许学士：即许叔微，字知可。宋代医家，著有《伤寒九十论》《普济本事方》等。因曾任翰林集贤院学士，故后世亦以“许学士”称之。

② 遍：《本草纲目》卷十三黄芩条作“遂”。



《本经》亦止言其下水利小便耳。若以治大便干结，盖或藉其推荡脏腑之力，非治燥也。凡阳明有湿则身体酸疼烦热，有热则日晡潮热骨蒸，此为要药。凡病手足不遂、黄疸、烦渴之症，在所必须。

产秦地，而根作罗纹交结，以左文者良，右文者即发脚气。

伤寒烦渴，心神燥热也，何以亦用秦艽？专取其去热耳，然必与牛乳合用，以润心家之燥。

秦艽治黄疸，而酒疸尤宜。用一大两，剉作两剂，每剂用酒半升浸，绞取汁，空腹服。或用秦艽三两，牛乳一大升，同煮，取七合温服。

柴胡山草之三十一，古称茈

柴胡为少阳胆经半表半里之药，病在太阳者服之太早，则引贼入门；病在阴经者复用之，则重伤其表。然方医遇伤寒传经未明，以柴胡汤为不吐、不汗、不下之剂，可以藏拙混用之，误人不浅。劳症惟在肝经者宜之，若气虚者，不过些小助参、芪，非用以退热也。然有阳气下陷发热者，用以引清气上升而顺阳道，热去即须急止。大抵劳在肝、胆、心及包络，或系脾胃下陷，俱不妨用柴胡，惟劳在肺肾者不用。



银产者胜，色白黄而大，用以治劳热

骨蒸。色微黑而细者力减，用以解表发散。仲景定汤方有大小之名，原无大小柴胡也。产处多有白鹤、绿鹤飞翔于上，盖其香气直达云际，过往闻者皆为气爽。

柴胡升气于左，属肝、胆二经；升麻升气于右，属肺、胃、脾、大肠四经。柴胡清胆火，山栀清肝火。

凡十二经疮疽等症，内用柴胡以散诸经血结气聚，功同连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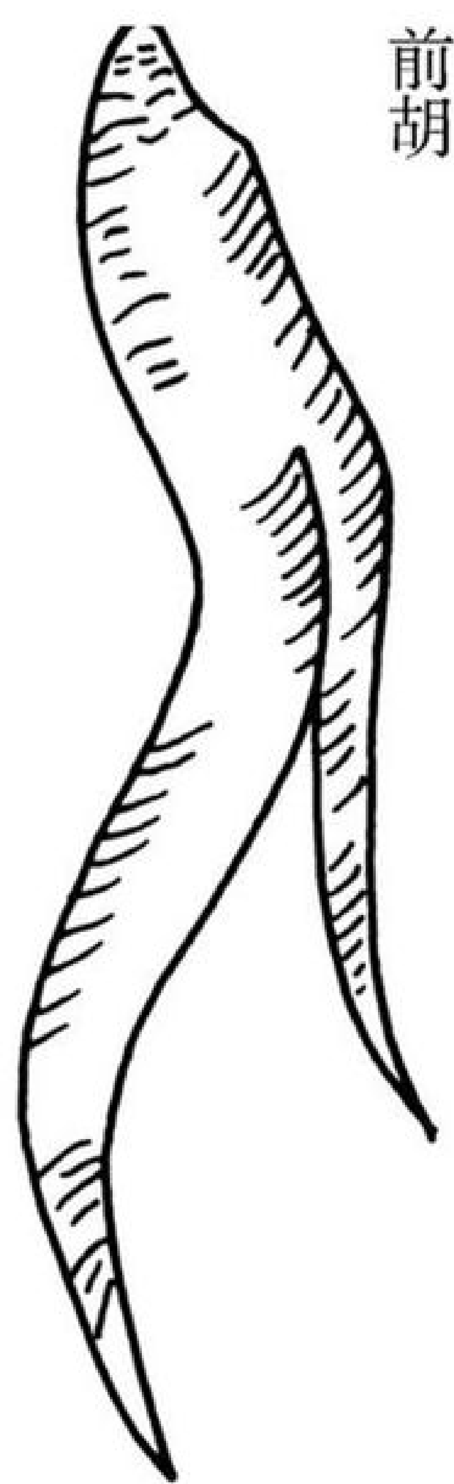
庞元英[①]《笔谈》载，张知阁久病疟，热时如火，年余骨立，医用茸、附诸药，热益甚，医官孙琳诊之，投小柴胡汤，一剂热减十九，三剂脱然。琳曰：此名劳疟，热从髓出，加以刚剂，气血愈亏，安得不瘦？盖热有在皮肤，在脏腑，在骨髓，非柴胡不可。若得银柴胡，只须一服，南方者力减，故三服乃效。观此则得古人用药之妙。

按伤寒小柴胡汤加减法：如伤寒胸烦痞满，按之实硬而痛，去人参，加瓜蒌仁、枳壳、桔梗、黄连，名柴胡陷胸汤。如伤寒胸中痞满或胸口痛，胁下痞满或胁下痛者，去人参，加枳壳、桔梗，名柴胡桔梗汤。如伤寒内外热盛，错语，心烦不得眠，加黄连、黄柏、栀子，名柴胡三黄汤。如伤寒脉弦长，少阳阳明合病，口燥渴，或目疼鼻干，加芍药、干葛，名柴胡葛根汤。如伤寒脉数，无表症，但恶热，而内热甚，自汗，或谵语呻吟，烦渴饮水，去半夏，加石膏、知母、麦冬、黄连，名柴胡石膏汤。如伤寒发热，烦渴，小便不利，大便泄泻纯赤水粪，脉来浮弦带数者，此为胁热下利，去半夏，倍黄芩，加芍药、干葛、

① 庞元英：字懋贤。约北宋神宗年间人，官朝散大夫。著有《文昌杂录》《谈薮》等。

泽泻、茯苓，名柴胡茯苓汤。如伤寒自汗恶风，腹痛发热，或寒多热少脉弱者，去黄芩，加芍、黄、桂枝，名柴胡建中汤。如伤寒血虚发热，至夜尤甚，加当归、芍药、生地、麦冬，舌干口燥去半夏，加天花粉、五味子，名柴胡养荣汤。如伤寒脉弦虚，两尺浮无力，必因房劳后感风邪，或曾梦遗走精，或病后气未固，致咳嗽吐痰，昼轻夜重，发热不止，加当归、芍药、知母、黄柏、麦冬，若口燥津液不足，去半夏，加贝母，痰盛加瓜蒌仁，大便溏者不用，名滋阴清热汤。如伤寒脉弦虚无力或浮散，发热烦躁，口渴不饮水者，此为虚热，去半夏、黄芩，加人参、麦冬、五味子，名清热生脉散。如伤寒热入血室，小腹痛，血热而结，昼明暮昏，妄有所见，或寒热不定似疟者，加当归、生地、芍药、川芎、丹皮，名柴胡四物汤。如伤寒十余日，腹痛，大便五六日不去，微有谵语，或睡中呢喃，热不退，去人参，加枳壳、大黄（怯弱者减之）及芒硝、黄连，名通解小柴胡汤。此可以见用药之变。

前胡山草之三十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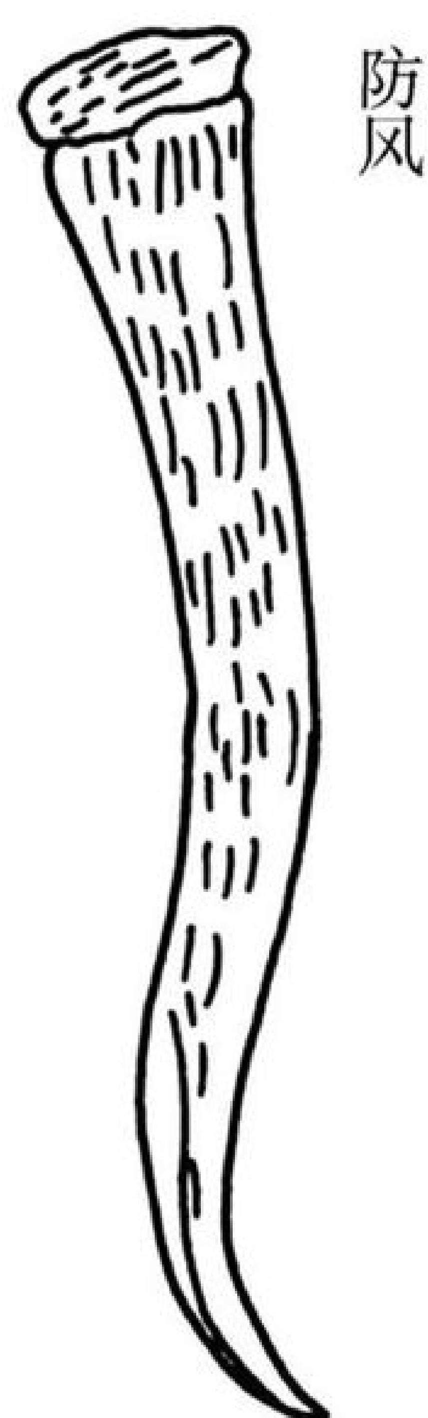


前胡主降，大异柴胡。气降则火亦降、痰亦降矣，故曰前胡治风痰，盖云外感之痰也。诸阴虚火发之痰及气虚不归元，以致逆满头疼者，不得混用。其曰安胎化食，亦取有下气之功耳。

防风山草之三十三

防风升浮走表，为风药之使。凡病脊痛项强，一身尽痛，乃手足太阳证，正当

用防风。唯疮家在胸膈以上者，虽无手足太阳证，亦当用之。凡风药俱燥，而防风体轻微润，故虚人亦不妨用也。若与黄芪、芍药同用，则又能实表止汗。泻黄散中倍用之，亦土中泻木之义。先正云：防风能祛肝家气分之风，白蒺藜能祛肝家血分之风。



又，头者令人发狂。又，尾者发痼疾。所宜简验。

子，似胡荽而大，调食用之香，而疗风更优。

羌活山草之三十四



羌独活虽云一种，而主用不同，故仍列为二条。羌活乃足太阳经药也，自头至踵，无所不通。若风寒湿气，恶寒发热，头疼体重者，宜多用之以发泄腠理。若风热瘓病，及中风瘫痪，手足不遂者，少用之以疏通气道。大都羌活气雄而清，善行气分之邪；独活气香而浊，善行血分之邪。

独活山草之三十五

独活治足少阴伏风，凡颈项难舒、臀腿疼痛、两足痿痹不能动移者，非此莫效，而不治太阳之证。以佐血药活血舒筋，亦有殊功。

羌活治周身骨节之疼，然非川芎不能透过关节，以关节枢



纽之地，少阳所司也。独活得细辛，则能治少阴经头运[①]、头痛、目眩。独活上至于项，有细辛方能领入颠顶。

羌活治太阳气分之风，蔓荆子治太阳血分之风。独活又能祛背部之风，则独活固又兼少阴、太阳之两经矣。

升麻山草之三十六

升麻发散阳明风邪，升举胃中清气，又引甘温之药上升，以补卫气之散，而实其表，故元气不足者，用此于阴中升阳。凡胃虚伤冷，郁遏阳气于脾土者，宜升麻葛根汤，以升散其火郁。但伤寒初病太阳，不宜即用升麻葛根发动其汗，致反传阳明也。其治小儿痘疹，亦未见点时可用，见标之后不可用。

周慎斋云：升麻用三分上至胸中，用四分能升颠顶。此其大略，当亦视人强弱而损益之。



阳明经齿痛用石膏，必加升麻引之方效。

升麻得葱白、白芷，能缓带脉之纵急。

缪仲淳治一切滞下要药，用黄连、红曲、滑石、白芍、莲肉、甘

① 头运：同“头晕”。运，通“晕”。《说文·辵部》朱骏声通训定声：“运，假借为晕。”

草，必用醋炒绿色升麻，以缓缓升提。

李时珍记一人素饮酒，因寒月哭母受冷，遂病寒中，食必佐以姜蒜，至夏酷暑，又多饮水，兼怀怫郁，因病右腰一点胀痛，牵引右胁，上至胸口，则必欲卧。发则大便里急后重，频欲登圊，小便长而数，或吞酸，或吐水，或作泻，或阳痿，或厥逆，或得酒少止，得热少止。但受寒食寒，或劳役，或入房，或怒，或饥，即发。止则诸症泯然，甚则日二三发，服温脾胜湿滋补消导药皆微止随发。时珍思之，此乃饥饱劳逸，内伤元气，清阳陷遏不能上升所致。遂用升麻葛根汤合四君子加柴胡、苍术、黄芪煎服，仍饮酒一二杯助之。其药入腹，则觉清气上行，胸膈爽快，手足和暖，头目精明，诸症如扫。每发一服即止，神验。若减升麻、葛根，或不饮酒，则效便迟。大抵人年五十以后，其气消者多，长者少，降者多，升者少，秋冬之令多，春夏之令少，若禀受弱而有前诸症者，并宜此药活法治之。

苦参山草之三十七



苦参味苦气沉，纯阴之品，能逐足少阴本经之湿，方家用之以治风热疮疹。沈存中谓其苦能伤肾，常致腰重不能行者。盖其峻[1]补阴气，降而不升，故致腰重，非伤肾之谓也。然大抵不宜久服。凡药不具五味，不备四气，而久服之，虽且获胜，久必暴绝。张从正云凡药皆毒也，虽甘草、苦参，不可不谓之毒，久服则五味各归其脏，必有偏胜气增之患。至于饮食亦然。

---

① 峻：原作“竣”，据《本草纲目》卷十三苦参条引“震亨”改。

白鲜山草之三十八

白鲜皮气寒性燥，为诸黄、风痹要药。世医止施之疮科，以清湿清热，未尽其材。但下部虚寒之人，虽有湿证弗用。



延胡索山草之三十九



延胡索能行血中气滞，气中血滞，管理一身上下诸痛。雷公云：心痛欲死，速觅玄胡。凡胃脘食积及下痢腹痛不可忍者，俱宜用之。而女科尤要，月事后期宜用也，腹中结块宜用也，产后血晕宜用也。惟月事先期系血热为病，辛走之药法所当禁。

本名玄胡索，避宋真宗讳，改玄为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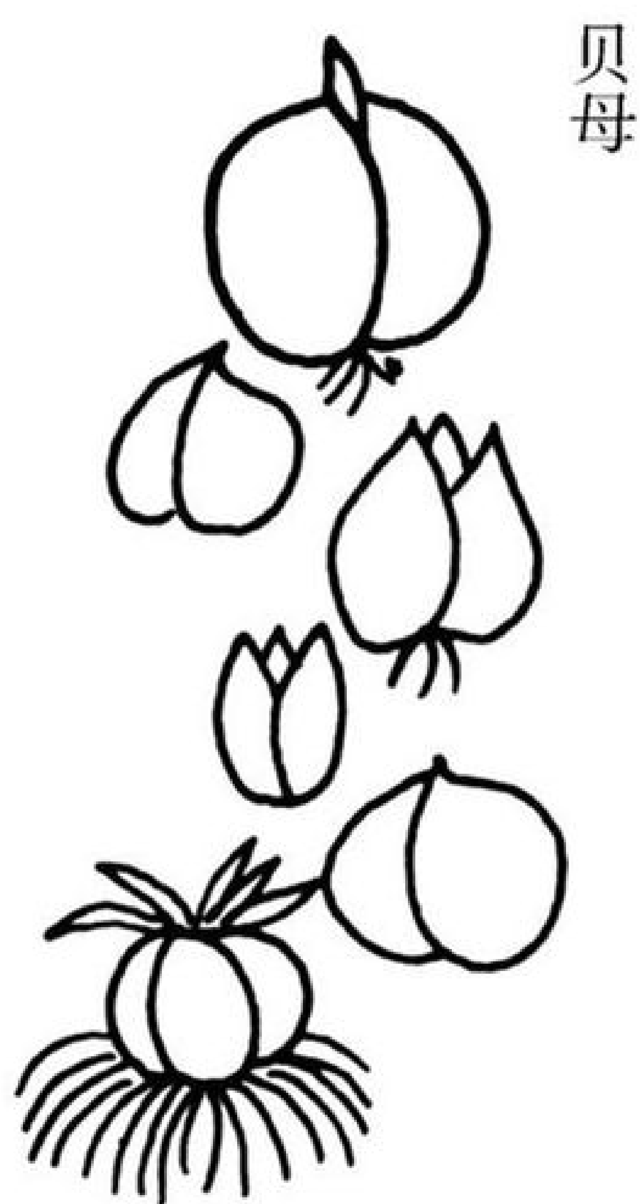
贝母山草之四十

贝母能散心胸郁结之气。《诗》云"言采其莔"，一作虻[①]，言根状如虻也。作《诗》者本以不得志而言，今用治心中气不快、多愁郁者殊有功，信矣。用入心肺一切痰症，以此导热下行，痰气自利。以其能散结解毒，故肺痿肺痈、瘿瘤痰核、痈疽疮毒，俱宜用之。但今人以半夏治痰，恶其有

---

① 虻：《本草纲目》卷十三贝母条作"蝱"。蝱，即"虻"。

毒，代以贝母，此悖谬之甚。贝母治肺家燥痰，半夏治脾家湿痰，性用相反，何可代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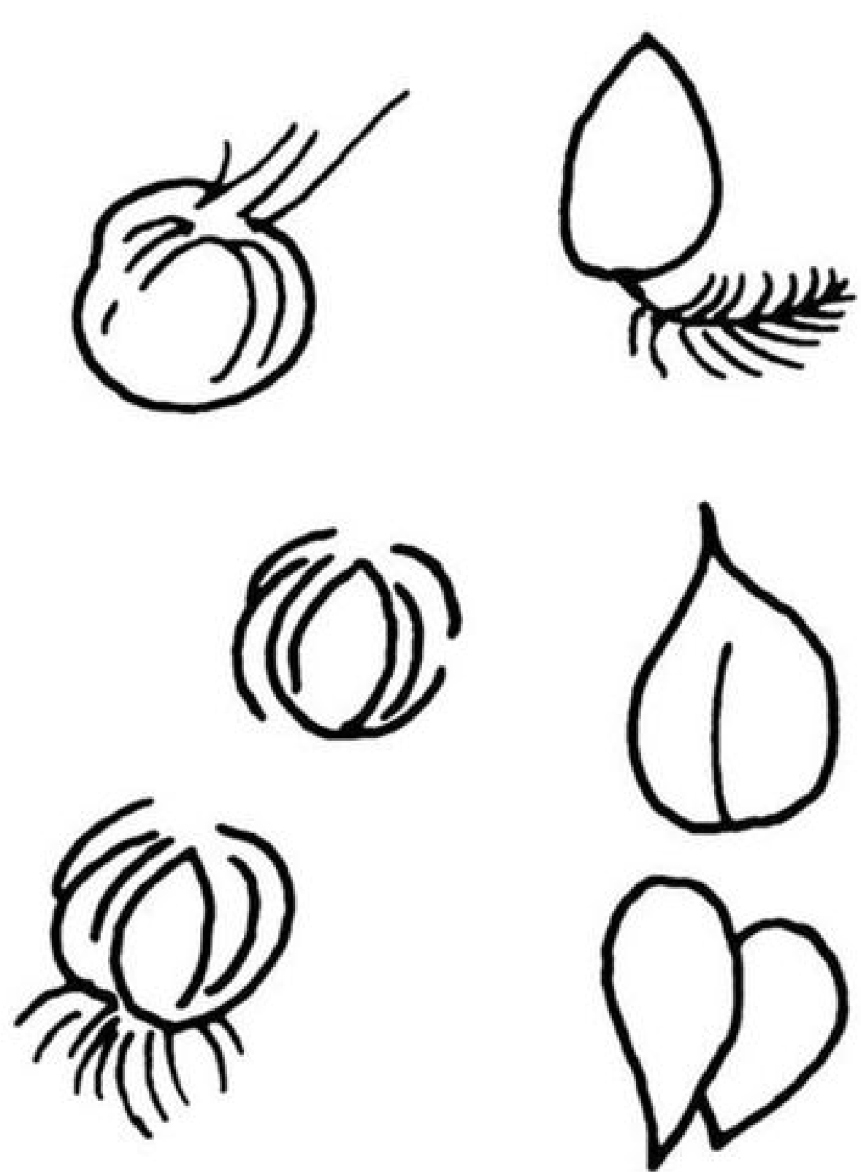


历考诸本，贝母产地甚多，而不及川，今人多尚川贝母。别有象山贝母，大如龙眼，诸本亦未见，而味加苦且厚，无川产清和之气，然用之亦效，疡科更宜。

凡用去心，糯米拌，炒米黄为度。中有独颗不作两片、无皱者，误服令人筋脉永不收，以黄精、小蓝汁解之。

贝母得瓜蒌则开结痰，与连翘同服，主项下瘿瘤疾。

唐人记有江左商人患人面疮，能饮食诸物，一名医教其历试诸药，草木金石之类悉无所苦，至贝母，其疮乃聚眉闭目，因以小筒毁其口灌之，数日成痂，遂愈。《本经》言治恶疮，岂是谓欤？



山慈菇[①] 山草之四十一，附石蒜

山慈菇散热消结，故主痈肿疮瘘、瘰疬结核等证。昔人用醋磨敷，今人服药中亦用之矣。

石蒜即一枝箭根，亦主敷贴肿毒，或疔疮恶核，可水煎服取汁及捣敷，然与山慈菇有异。山

① 山慈菇：原作“山慈姑”。底本山慈姑、山慈菇混用，今以“山慈菇”律之。

慈菇冬月生，叶如水仙而狭，二月中枯，一茎如箭竿，高尺许，茎端开花白色，亦有红色、黄色者，上有黑点，其花乃众花簇成一朵，如丝钮成，三月结子，有三棱，四月苗枯，即掘取其根，迟则苗腐难觅。以其花叶不相见，故名无义草。石蒜春初生叶，如蒜秧，背有剑脊，四散布地，七月苗枯，平地生出一茎，长尺许，茎端开花四五朵，六出色红如山丹花状，瓣长黄蕊长须，根状如蒜，皮色紫赤，肉白色。又一种叶如大韭，四五月抽茎开花，如小萱花，黄白色者，谓之铁色箭，功与一枝箭同。一枝箭根无毛，山慈菇有毛壳包裹为异耳。

玉枢丹即太乙紫金锭，用山慈菇（去皮，洗净，焙）、川五倍子（洗，刮，焙）各二两，千金子仁（白者，研，纸压去油）一两，红芽大戟（去芦，洗，焙）一两半，麝香三钱。以端午、七夕、重阳或天德、月德、黄道上吉日，预期斋戒，虔制为末。临期用糯米浓饮和之，木臼杵千下，作每锭重一钱。病甚者连服，取利一二行，用温粥补之。凡一切饮食药毒、蛊瘴、河豚、土菌等毒，并用凉水磨服一锭，或吐或利即愈。疔肿痈疽暨一切恶疮、风疹、赤游、痔疮，并用凉水或酒磨涂，日数次，立消。心气痛并诸气，用淡酒化下。霍乱、绞肠沙，薄荷汤下。小儿惊风，亦薄荷汤下。但方中有大戟，用此不得服甘草，误则杀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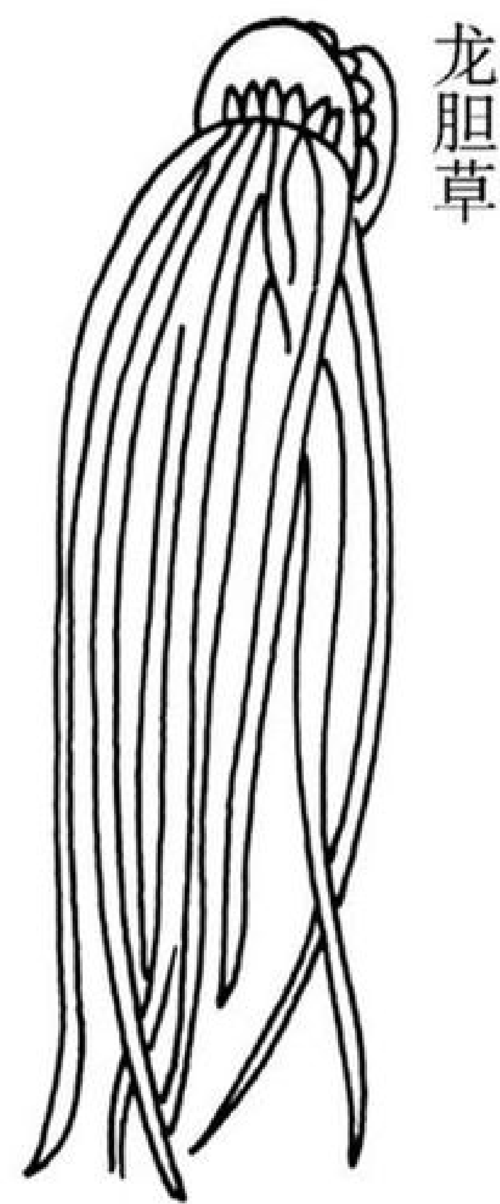
白茅根山草之四十二

茅根感春阳生生之气，味甘而气寒，其性入血下降，能除伏热，凡血热妄行，溢出上窍，为吐，为咯，为鼻衄、齿衄，以及哕逆、喘急、消渴、

黄疸、水肿诸症，又有止渴、利小便之功。

白茅以供祭祀、苞苴之用，盖至洁之物。其根干之夜视有光，故腐则变而为萤。茅花止血，茅针溃痈，每食一针即有一孔。屋上败茅，择洗焙干，为末，能干痘疮溃烂难靥，取其性寒解毒。又多受雨露霜雪之气，兼能燥湿也。

龙胆草山草之四十三



胆草得秋金之气，金能胜木，味苦如胆，故专泻肝胆二经之火，主治目痛、颈痛、两胁疼痛、惊痫邪气、小儿疳积，凡属肝经热邪为患，俱宜用之。其气味厚重沉下，善清下焦湿热，若囊痈、便毒、下疳及小便涩滞，男子阳挺肿胀或光亮出脓，或茎中痒痛，女人阴𧏾等症，以此入龙胆泻肝汤治之，皆苦寒胜湿之力也。亦能除胃热，止蛔逆，盖蛔得苦即安耳。

元素云：胆草下行之功与防己同，酒浸亦能上行，佐柴胡为眼疾必用之药。

空腹服龙胆，令人溺不禁，太苦则下泄耳。

细辛山草之四十四

细辛辛温，若寒邪入里而在阴经者，以此从内托出，佐九味羌活汤发散寒邪甚捷。仲景少阴症用麻黄附子细辛汤，得甘草疗伤寒少阴咽痛。又入芎辛汤疗目痛后羞明畏日、瘾涩难开，合通窍汤散肺气而通鼻窍，佐清胃汤祛胃热而止牙疼。其治少阴经之苦头痛，以独活为使，其效如神。



成无己曰：水停心下不行，则肾气燥，宜辛以润之。细辛之辛以行水气而润燥。

细辛治足少阴肾苦头痛，川芎治厥阴头痛在脑，白芷治阳明头痛在额，藁本治太阳头痛在颠，蔓荆子治头痛之连头目，辛夷治头痛之连鼻塞。今人一遇头痛，不问何经，一概风药混用之，殊可笑也。

伪者甚多，根直而色紫、味极辛者是，必辽产者佳。若单用末，不得过五分，多则气闷塞不通而死。

白前山草之四十五



白前保定肺气，喉间作水鸡声者，白前汤主之，白前、紫菀、半夏、大戟是也。然其辛温走散，性无补益，凡咳逆上气由于气虚气不归元而不由于肺气客邪壅实者，万不可用。

上山草四十五种。

卷之二

当归芳草之一

当归有导血归源之义，或止、或破、或补，皆归也。凡药体性，分根升、稍降、中守，此独一物而全备。如遇去血过多暨一切血脱证，宜用头以止血上行；遇经闭瘀蓄暨一切血聚证，宜用稍以破血下降；若一概血虚不足、精神困倦、腰痛腿酸、目痛牙疼、女人血淋等证，宜用身以养血中守。故全用之，则活血而能不走，凡气血昏乱者服之即定，盖兼升降而又能补养，使血各归于经络也。但诸家止言其入心、脾、肝三经，从无言入肺经者，不知其味辛气香，辛能入气，香能通气，肺先受之。《本经》首言主咳逆上气者，以其有散气之功也。周慎斋先生治久痢气血已虚，当归禁用，盖恐肺虚则大肠愈无敛束，此千古未发之秘。故凡肠胃薄弱，泄泻溏薄，及一切脾胃病，恶食、不思食及食不消，并宜禁用，皆恶其辛散耳。



川产者力刚善攻，秦产者力柔善补。皮黄、肉白者佳，体枯小、色黑、油者无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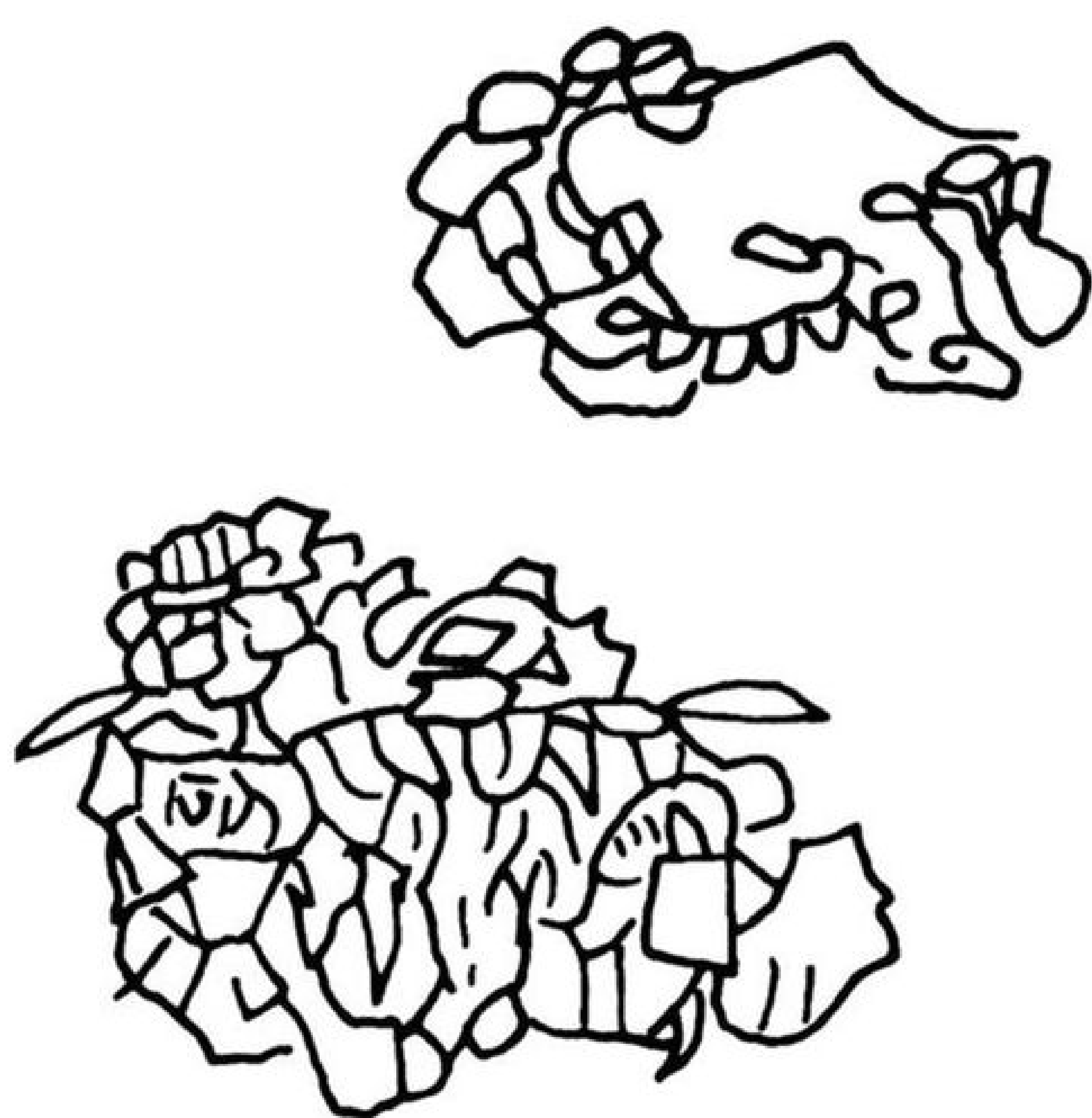
制凡用酒。唯吐血醋制。脾虚米拌炒，以防便滑。有痰姜制，以防黏腻。

凡妇人血分百病，总以当归、川芎、芍药同地黄四物主之。产后百病，以四物加炒黑干姜，炒黑豆、泽兰、牛膝、益母草、蒲黄加减用之。

治盗汗不止，用当归六黄汤。六黄乃黄芪、生熟地黄、黄芩、黄连、黄柏也。

手臂疼痛，用当归三两（切），酒浸三日，温服之。服尽，再以三两浸，以瘥为度。

芎䓖芳草之二，附抚芎



芎䓖，其性上行头目，引清阳之气而止痛；下行血海，养新生之血以调经。故头痛者必用，然非引使不效。如太阳羌活、阳明白芷、少阳柴胡、太阴苍术、厥阴吴茱萸、少阴细辛是也。血痢已通而痛不止者必用，令气行血调，其痛自已。感冒风寒遍身骨节疼者必用，盖周身关节乃少阳所司，川芎为少阳经药，故走关节。大抵川芎可用以治病，中病即止。今人用以为血家常服之剂，走散真气，死而不悟。且川芎既为肝经主药，以辛补之，以辛散之，医家固守其说。假令服之既久，辛喜归肺，肺气偏胜，肝反受刑，久之偏绝，岂不暴亡？慎斋云：四物汤治血之有余，不治血之不足。盖有余之血溢而不归于经，则用川芎上至颠顶、下至九泉，所以行血，当归引血归经，二味走而不守；故用芍药酸敛，地黄直达丹田，二味守而不走，使血安于其位。若血不足，则孤阴

不生，又必兼以四君令阴生阳长可也，岂四物所能独治哉？今人昧于药性，并昧于汤方，如慎斋先生可为开辟之贤圣矣。

关中产者为京芎，亦曰西芎，蜀产为川芎，出天台者为台芎，出江南为抚芎。蜀产者胜，体圆如雀脑，实大、色白者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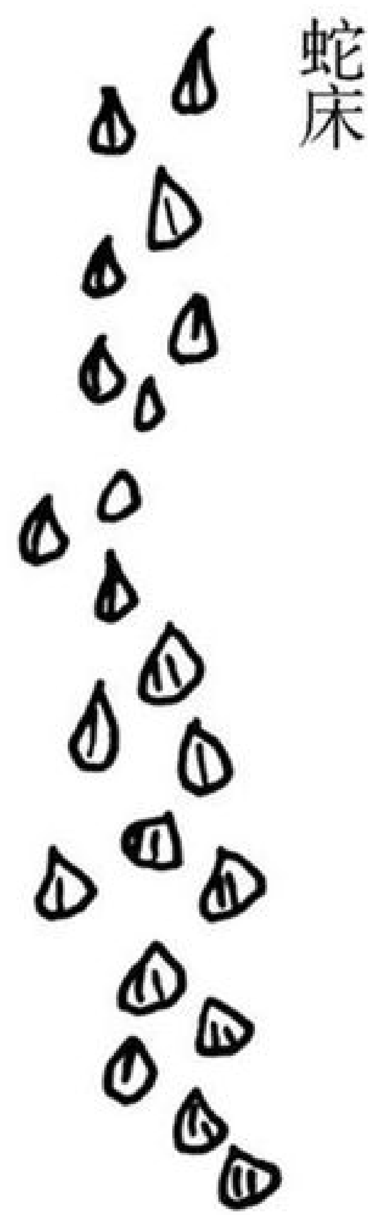
凡郁在中焦，须抚芎开提其气以升之，气升则郁自降。故抚芎专主解郁，直达三焦，为通阴阳气血之使，与川芎不宜混用。

凡经闭三四月验胎法：川芎生为末，空心煎艾汤服一匙，腹中微动者胎也，不动者非。

蛇床子芳草之三

蛇床子性温燥，神农[1]列之上品。不独有益男子，而又有益妇人。不独能益下部之阳，凡男妇一切虚寒湿所生病皆能却治。今人惟知为疮家消肿去湿之药，岂以其贱种而忽之耶？

蛇虺喜卧其下，食其子，故名蛇床。



阳事不起，以蛇床子、菟丝子、五味子等分，为末，蜜丸，温酒日二服。其蛇床子先挼去皮壳，取仁，用浓蓝汁、百部草根自然汁同浸一伏时，漉出日干，再用生地黄汁相拌蒸之，从巳至亥，晒干。若仅微炒，亦能杀毒，令不辣。

小儿癣疮，以蛇床子杵末，和猪脂涂。或小儿癣疮，头面耳边连引，流水作痒，久不愈者，以蛇床子一两，轻粉三钱，为细末，油调搽擦。

① 神农：此指《神农本草经》。

藁本芳草之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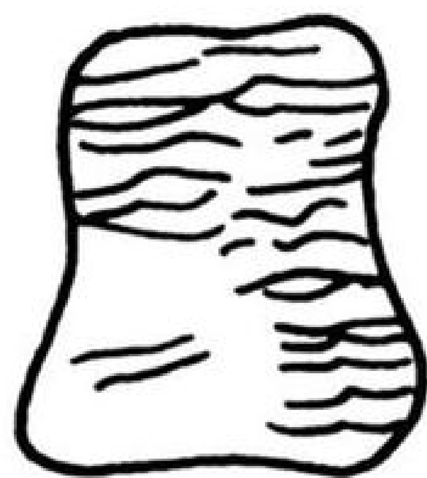


藁本味辛气雄，上行巅顶，入太阳膀胱，治本经寒邪郁结，头顶连齿痛。东垣主头面身体皮肤风湿，皆风邪湿气干犯太阳经所致也。好古主督脉为病脊强而厥者，督脉并足太阳经夹脊而上故也。乃若温病阳证之头痛，与产后血虚火炎而头痛者，非寒非湿，所宜禁之。

治妇人疝瘕，阴中寒，肿痛，腹中急，盖亦皆太阳经寒湿邪为病耳。

白芷芳草之五

白芷芬芳，与兰同德，故能升头面，通九窍，走肌肉，为疏风要品，风热者辛以散之，湿热者温以除之。阳明之主药也，故又能治血病、胎病。而排脓生肌止痛者，以能走肌达表而宣通毒气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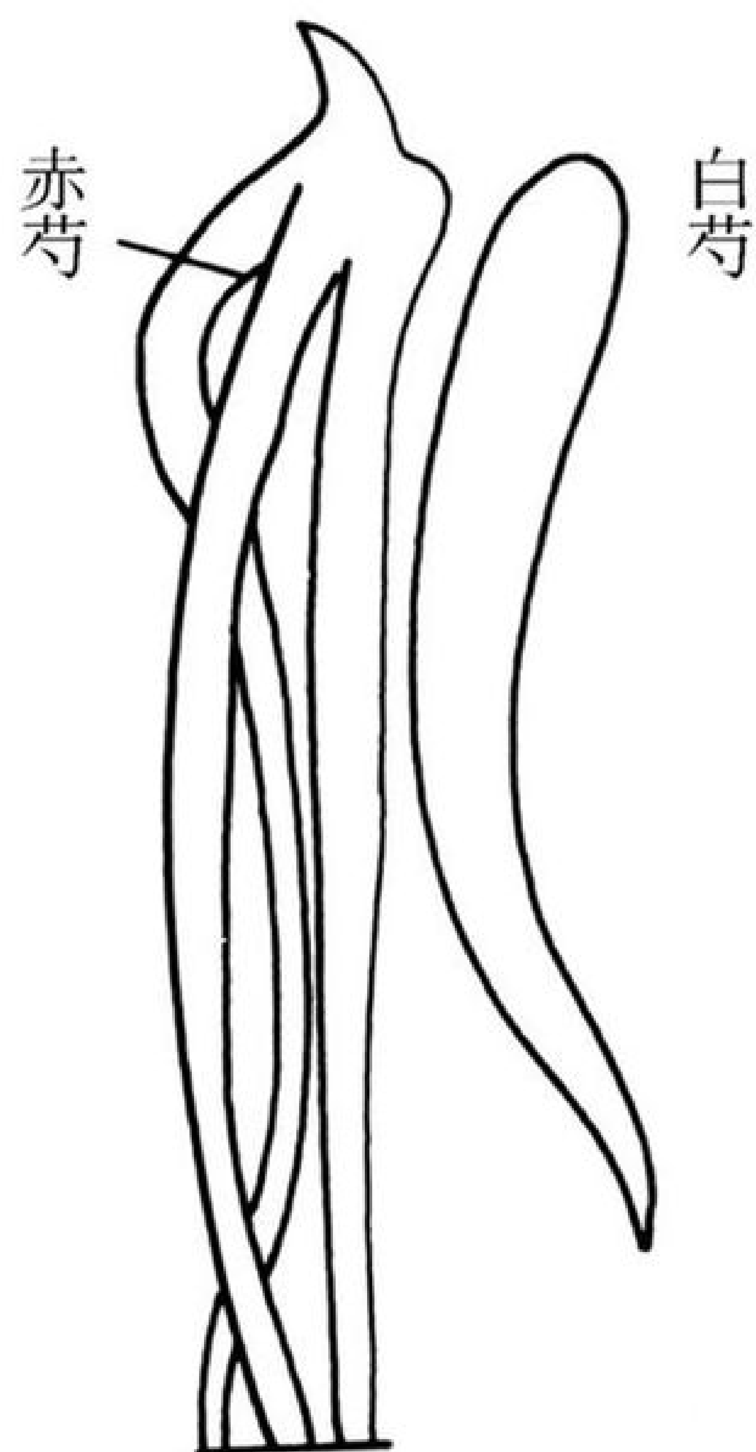


王定国病风头痛，用香白芷一味，洗晒为末，炼蜜丸弹子大，以茶清或荆芥汤化下，连进三丸，即时病失。命名都梁丸，盖都梁医者杨介所授方也。此药兼治头风眩运及女人胎前产后伤风头痛、血风头痛俱效。

妇人带下，肠有败脓，淋露不已，腥秽殊甚，遂致脐腹冷痛，皆由败脓血所致。用白芷一两，单叶红蜀葵根二两，白芍、枯矾各半两，为末，蜡化丸梧子大，空心米饮下十丸或十五丸。俟脓尽，乃以他药补之。其漏下赤白由于阴虚血热者，燥药亦所当禁。

芍药芳草之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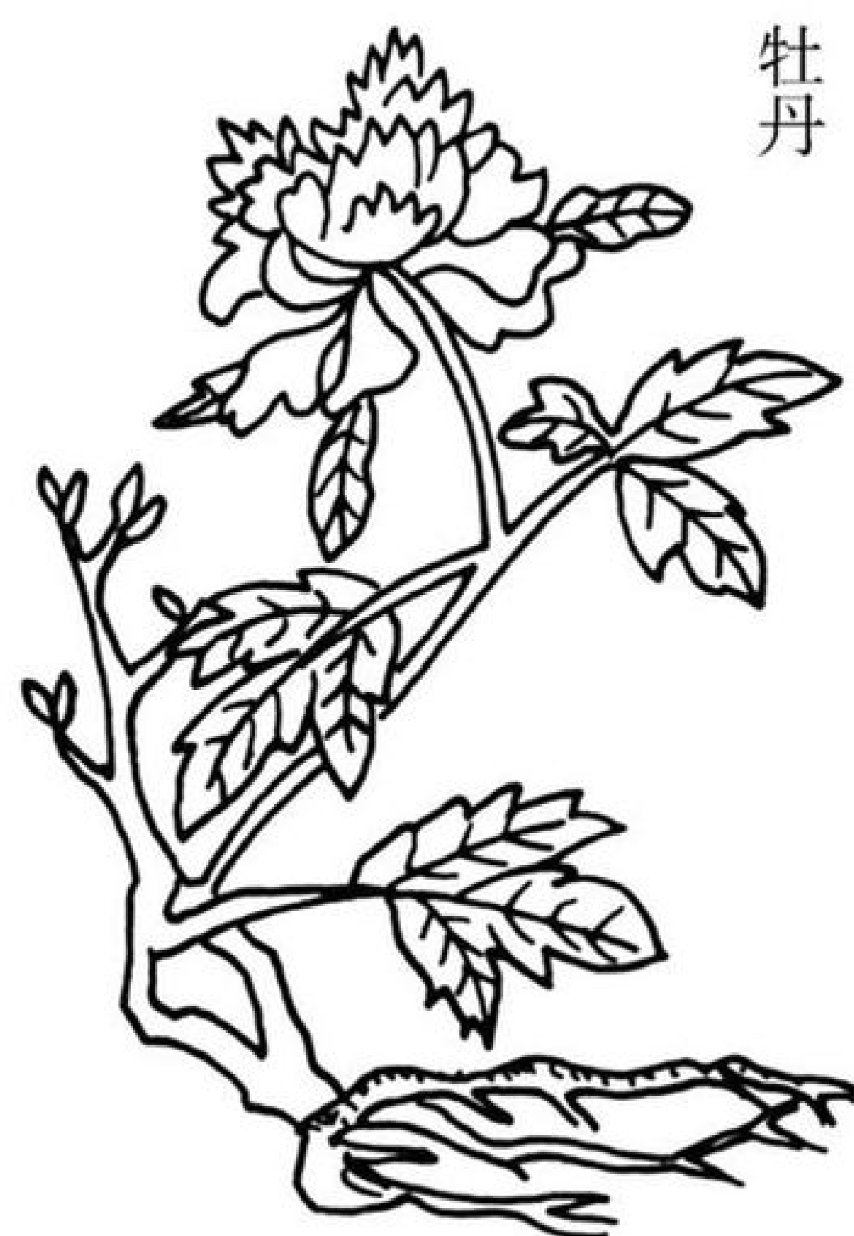
芍药有赤、白二种，而主用各别，白者敛气凉血，赤者专行恶血，其大概也。白芍味酸走肝，能泻木中之火，因怒受伤之症，得之皆愈。肝性欲散恶敛，若过于疏散，故用白芍之微酸者以抑之。其苦酸性寒，本非脾经药，炒用制去其性，脾气散能收之，胃气热能敛之。积聚腹痛，固脾病也，然往往亢而承制，土极似木，故用白芍能于土中泻木，凡木气乘脾者必需之。其血虚腹痛，多是血脉凝涩，用酒芍佐以炙甘草，为酸甘相合，成甲己化土之义，调补脾阴。其色白入肺，凡久嗽者亦用之敛肺。而下痢腹痛者，为肺金之气郁于大肠，酸以收缓，苦以去垢，故丹溪治痢，每用至三四钱，良有以也。惟纯下血痢者非宜耳，凡气虚寒人亦禁之。故古人云：减芍药以避中寒也。至于赤芍，既专破血，凡一切血虚病及泄泻，产后恶露已行，少腹痛已止，痈疽已溃者，并不宜服。



白芍用以伐肝则生用之，补肝行经以酒炒，入脾肺亦炒用，下痢腹痛炒用，后重者生用，女人血溢醋炒用之。

消渴引饮，白芍、甘草等分，为末，每用一钱，水煎，日三服。有人患此九年，服药止而复作，得此方服之，七日顿愈。古人处方殆不可晓，不可以平易忽之。

牡丹皮芳草之七



牡丹为群花之冠。皮色赤而味苦，故能泻心包之火，为心经正药。心主血，凉血则心不热，而阴气得宁。用之肾经药中者，阴阳之精互藏其宅，神志水火藏于心肾。神不足者手少阴，志不足者足少阴，仲景肾气丸用之，使神志交而阴阳和，百病自治。洁古云：叶为阳，发生也；花为阴，成实也。丹色，火也，故能泻阴胞之火。是故丹皮又入肝肾二经，治无汗之骨蒸；地骨皮则入心肾二经，治有汗之骨蒸。而青蒿子、天麦二冬、沙参、地黄、五味子、枸杞子、牛膝乃其属也。夫肝为血舍，丹皮为血剂，故宜入之。血患火燥则枯，患气郁结则新者不生。此剂苦能泻心火，辛能疏结气，故为血分要药。古方惟以此治相火，相火即伏火，阴火也。后人唯以黄柏治相火，不知牡丹之功更胜。其治肠胃积血及吐衄等症，亦为其独入心家，专理血脏，然亦以其长于行血。凡妇人血崩及经行过期不净，并忌与行血药同用。

川丹皮内外俱紫，气香甚，味厚，治肝之有余。亳[1]州丹皮外紫内白，气和味轻，治肝之不足。通取皮厚实而粗大者佳。去心，酒洗用。

丹皮、紫参体色性味相同，世用丹皮，遂弃紫参矣。

木香芳草之八



木香乃三焦气分之药，能升降诸气。经云：诸气膹郁，皆属于肺。故上焦气滞者用之，金郁则泄之也。中气不运，皆属于脾，故中焦气滞者用之，乃脾胃喜芳香也。大肠气滞则后重，膀胱气不化则癃淋，肝气郁而为痛，故下焦气滞者用之，乃塞者通之也。但辛香属阳，阳则升浮，如中下二焦结滞，须佐槟榔坠之下行。性香则燥，治痢同芩、连，治脚气同黄柏、防己，皆得寒药而制其燥矣。周慎斋云：木香破上焦之气而下达，砂仁醒脾气而上升，参苓白术散之用砂仁、木香，盖取其交通上下之气，归脾汤用木香亦此意也。盖火郁气滞，脾气不醒，不能上通于心，下达于肝，失其统属之令。木香破上焦之滞，醒动脾气，而后脾气能淫气于心，心始生血，散精于肝，肝始藏血，心肝归依于脾，而后脾得以统血。且参、芪、术之补脾，当归补肝，茯苓、枣仁、远志补心，各守一经，性皆窒碍，得木香之流畅则药气活动，三经流通而无捍格之患。今之用归脾汤者，反欲去木香，其意何哉？又云：四君子之用木香，治滞气之在胸中；四物之

---

① 亳：原作“毫”，形近致误，据文义改。

用沉香，治动气之在脐下。此伊尹十全大补汤也。上古气血皆厚，故用二香补而兼之以疏通。若近世之人，气血单薄，故东垣以黄芪代木香更益上焦之气，以肉桂代沉香温暖阴血使之发生也。盖沉香、木香去滞则可，水脏衰微，相火炎盛者，多用沉香则反能燥血，水益枯火益烈矣。肺虚用木香，恐益耗其气，阴火冲上反助火邪。今人用木香为行气之剂，不论气虚，用沉香为化气之品，不论血虚，甚可惧也。

凡用木香化痰导气，宜磨服。消食积，亦磨服。入温补药，则煎服大效。若实大肠，则面煨熟用。或云多用能损肺气，亦指肺虚而言。

此即所谓青木香也。后人因呼马兜铃根为青木香，乃呼此为南木香、广木香以别之。今人又呼一种蔷薇为木香，愈乱真矣。

体重实如枯骨而坚，嚼之粘牙者良。

高良姜芳草之九

良姜辛温，脾胃所快，故胃中冷逆，及心脾冷痛者用之。若有热症，误投愈剧。



子名红豆蔻，东垣脾胃药中多用之，亦取其辛热芳香，醒脾温肺，散寒燥湿消食之功耳。

周慎斋云：良姜温丹田，细辛散痰饮。

秽迹佛有治心口痛方云：凡男女心口一点痛者，乃胃脘有滞或有虫也。多因怒或受寒而起，

遂致终身。俗言心气痛者，非也。用高良姜以酒洗七次焙研，附子以醋洗七次焙研，各记收之。病因寒得，用姜末二钱，附末一钱；因怒得，用附末二钱，姜末一钱；寒怒兼有，各一钱半。以米饮加入生姜汁一匙，盐一捻，服之立止。亦有胃火作痛者，宜辨之。

草豆蔻芳草之十，附草果



草豆蔻辛温发散，入脾胃而主风寒。但其性燥急，不及白豆蔻有清高之气。若明知身受寒邪，口食寒物，胃脘作疼，乃可温散用之。或湿痰郁结成病者亦效，热郁者不可用，必用栀子等剂。

豆蔻与草果，盖一物而稍异。草豆蔻大如龙眼，形微长，皮黄白，薄而棱峭，仁大如缩砂仁，而辛香气和。草果长大如诃子，皮黑厚，而棱密子粗，而辛臭如斑蝥之气。草豆蔻产闽之建宁，草果产滇贵南粤。草果破瘴疟，今人遇疟辄用草果，皆未知本草者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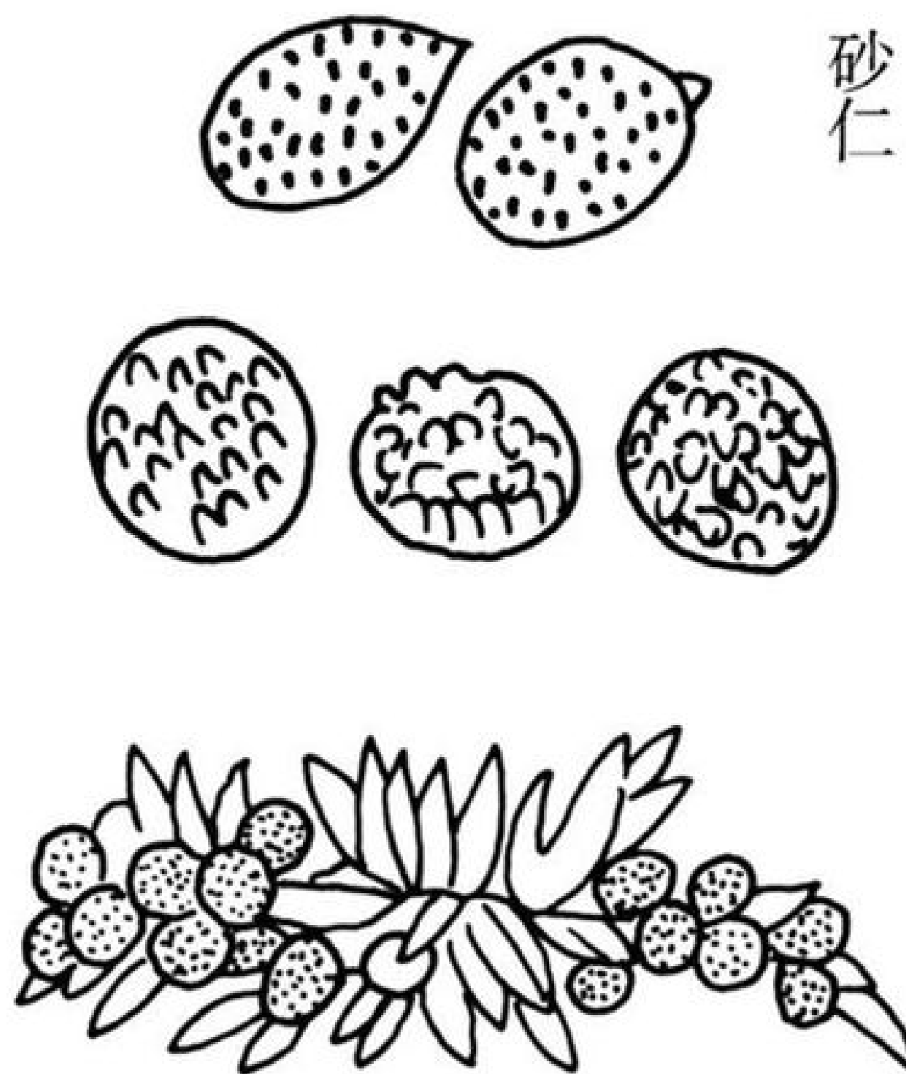


白豆蔻芳草之十一

白豆蔻暖能消物，主伤冷吐逆，因寒反胃，脾虚疟疾等症。睛白生翳，亦属肺寒，白豆蔻能散肺家之凝滞，故兼主之。然暂用之药也，久用即损真元，渐成痼疾。

去壳，炒香，捣碎用，不宜久宿。

缩砂仁芳草之十二



缩砂仁为开脾胃之要药，和中气之上品。性温而不伤于热，行气而不伤于克，随所引药通行诸经。其色黑味辛，黑入肾，肾恶燥，辛以润之。若肾虚气不归元，用之向导，入补肾药同地黄蒸用，取其达下，殆胜桂附毒烈之害多矣。其能化铜铁骨梗，何况水谷之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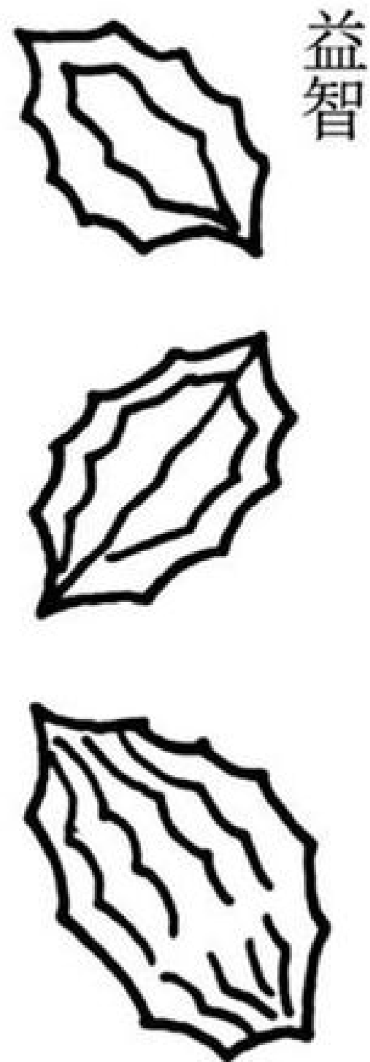
本名缩砂蔤，取密藏之义。此物实在根下，仁藏壳内，故也。

凡遍身肿满，阴亦肿者，用缩砂仁，土狗一个，等分，研和，老酒服之。

痰气膈胀，用砂仁捣碎，以萝卜汁浸透，焙干，为末。每服二钱，食远，沸汤下。

子痫昏冒，用砂仁连壳炒黑，热酒调下二钱。不饮者，米饮下。此方安胎止痛，其效不可殚述。即或因有所触，或跌堕伤损致胎不安、痛不可忍者，用砂仁熨斗炒热，去皮捣碎，酒下二钱，须臾觉腹中胎动极热，即胎已安矣。

口吻生疮，砂仁壳煅研，抹之即愈。此虽小疾，而人所常有。



益智子芳草之十三

益智仁能于土中益火，宣郁扶脾。肾藏智，故又有益肾之功。周慎斋云：益智治下焦

虚寒，与山药同用，则不起火而专补脾胃。

小便频数，脬气不足也。雷州益智子（盐炒，去盐）、天台乌药等分，为末，酒煮山药粉为糊，丸如梧子大。每服七十丸，空心盐汤下，是为缩泉丸。丹溪治遗精不止，用山药为君，加乌药、益智仁，立效。

腹胀忽泻，日夜不止，诸药不效，此气脱也，用益智子仁二两，浓煎饮之，立愈。



荜拨芳草之十四，附荜澄茄

荜拨走肠胃，冷气呕吐、心腹满痛者宜之。然辛热耗散，能动脾肺之火，多用令人目昏。其治头痛、鼻渊、牙疼等症，亦取其辛温，能入阳明经，散浮热也。周慎斋云：荜拨温肺而发表，荜澄茄温胃而去湿。

肉豆蔻芳草之十五

肉豆蔻温中消食与诸豆蔻同。兼入大肠经，痢家用为涩剂，为小儿伤乳泄泻之要药。其云善下气者，以脾得补而健，运气自下也，非若陈皮、香附之驶泄。胡慎柔云：凡虚泻久痢肠胃寒者，用此固之，非涩也。慎斋云：肉豆蔻温胃。微去油，亦治胃寒作泻。若久泻，胃有郁火者，须去油尽服之。



以枣肉和丸或为末，缩砂汤下，是名公子登筵散，言服之即可赴席，其开胃进食消导之功烈矣。

补骨脂芳草之十六

补骨脂温暖水脏，阴中生阳，壮火益水之要药也。凡肾气虚弱，则阳气衰劣，不能熏蒸脾胃，脾胃气寒，令人胸膈痞塞，饮食迟于运化，或腹胁虚胀，或呕吐痰涎，或肠鸣泄泻。此二神丸，以故纸补肾，肉豆蔻补脾，加木香以转运之，是为三神丸也。凡虚劳症，多起于脾肾两伤，以故纸补火生土，则肾中真阳之气得补，上升则能腐熟水谷，蒸糟粕而化精微，于是脾气散精，上归于肺，以荣养乎五脏也。丹溪云：久患气症，气不归元，服药无效者，以破故纸为君则效。若今人，则动欲以附子归元矣。

补骨脂

破故纸，俗称也，胡人又呼为婆固脂。此物本外番，随海舶而来，非中华所有。

唐郑相国①自叙云：予为南海节度年七十五，粤地卑湿，伤于内外，众疾俱作，阳气衰绝，服乳石补药百端不应。元和七年，有诃陵国②舶主李摩诃，知予病状，遂授一方并药服之。经七八日觉有验，自尔常服，其功日臻。用破故纸十两，净去皮洗曝，酒浸蒸再曝，捣筛令细，胡桃瓤二十两，汤浸去皮，细研如泥，更以好蜜和令如饴糖，瓷器盛之。旦日以暖酒二合，调药十匙服之，便以饭压。如不饮

---

① 郑相国：即郑姻，字文明。唐宪宗时，曾任中书门下平章事（宰相），故称相国。

② 诃陵国：古南海国名。唐·白居易《送客春游岭南二十韵》：“诃陵国分界，交趾郡为邻。”

酒，以暖熟水代耳。久则延年益气，悦心明目，补添筋骨。但禁芸台、羊肉，余无所忌。时珍云：此方亦可作丸，温酒服之。按：破故纸属火，收敛神明，能使心包之火与命门之火相通，故元阳坚固，骨髓充实，涩以治脱也。胡桃属木，润燥养血，血属阴，恶燥，故油以润之，佐破故纸有木火相生之义。

凡肾气虚弱，风冷乘之，或血气相搏，腰痛如折，俯仰不利，或因劳役伤肾，或湿痹伤腰，或堕跌损伤，或风寒客抟，或气滞不散，皆令腰痛或腰间如物重坠。用破故纸（酒浸，炒）一斤，杜仲（去皮，切，姜汁炒）一斤，胡桃肉（去皮）二十个，为末，以蒜捣膏一两，和丸梧子大，空心温酒服二十丸，妇人淡醋汤下，是为青娥丸。又方治打坠腰痛，瘀血凝滞，用破故纸（炒）、茴香（炒）、辣桂等分，为末，每热酒服二钱。慎斋云：破故纸温肾且行气，同小茴香治腰痛及小腹涩痛，可以行阴中之气滞。其性温气燥，若命门火炽及津枯者未可混用。

小儿遗溺，膀胱冷也，夜属阴，故小便不禁。用破故纸炒为末，每夜热汤服五分。凡小便无度，总属肾气虚寒。用破故纸十两（酒蒸），茴香十两（盐炒），为末，酒糊丸梧子大，每服百丸，盐酒下，或以末糁①猪肾煨食之。

姜黄芳草之十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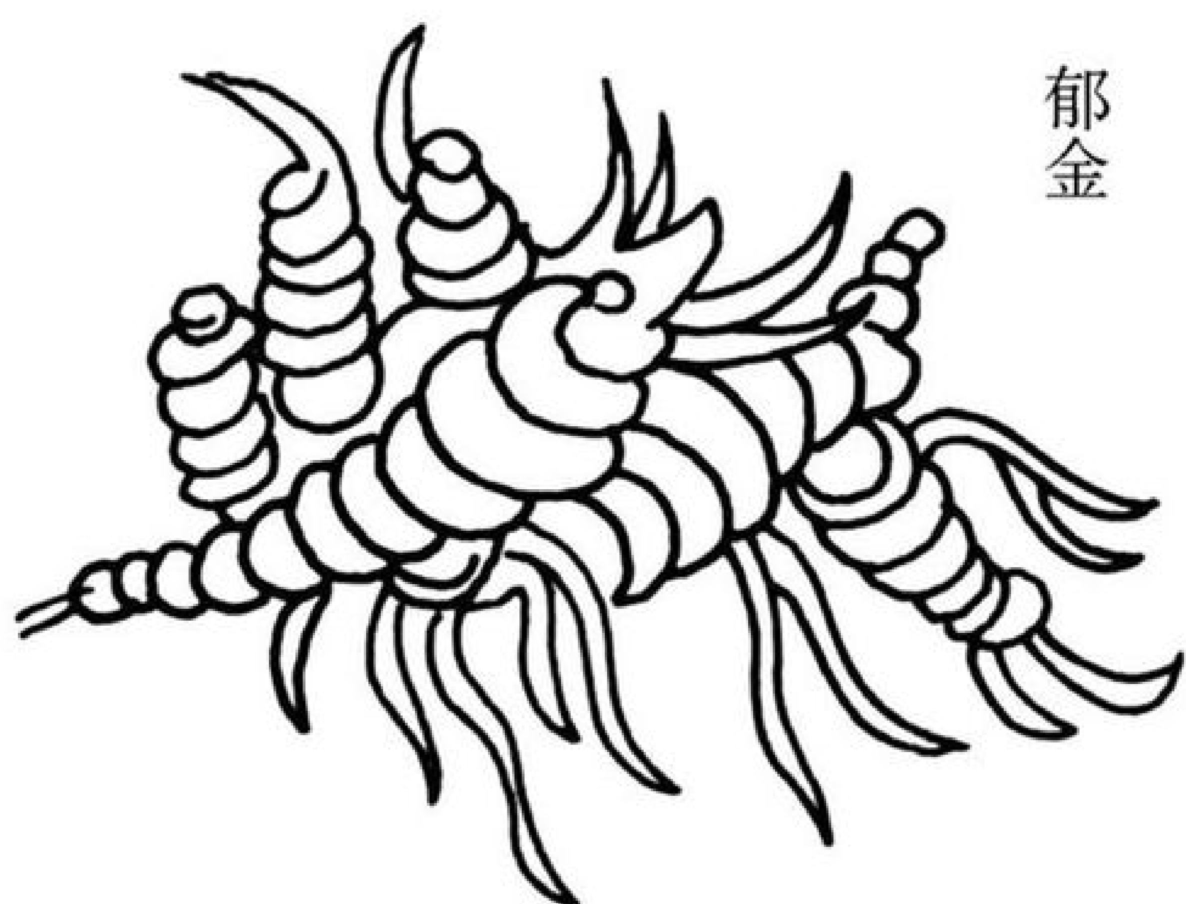
姜黄专主破血，下气其旁及者耳。别有一种片姜黄，如干姜形者，治风痹臂痛。若病人血虚臂痛、血虚腹中痛而非瘀血凝滞

① 糁（sǎn 伞）：撒布。

者，不宜误用，致更伤血分。

姜黄、郁金、莪药三物，形状功用皆相近。但郁金入心治血，而姜黄兼入脾兼治气，莪药则入肝兼治气中之血耳。郁金味苦寒色赤，姜黄味辛温色黄，莪药味苦色青为异。

郁金芳草之十八



郁金禀天令清凉之气，其性轻扬，能开郁滞，故为调气行瘀血之要药。产蜀地及西戎，彼人用以医马，或浸水染衣，盖非罕物也。而此地奉为珍异，肆多伪者，因其不可多得，遂惑其有起死之功。如附子，昔当腾贵时，共相张皇，谓非此不生也，今遍杀人矣。

酒和郁鬯①，令黄如金，故谓黄流，然用花也，此是用根。其苗如姜黄，花白质红，末秋出茎心而无实。其根黄赤，取四畔子根，去皮火干，大小如指头，长者寸许，体圆有横纹如蝉腹状，外黄内赤，折之光明脆彻，苦中带甘。

凡血上行，皆属内热火炎。郁金降气，气降即是火降。而其性又入血分，故能降下火气，使血不妄行。如怒气伤肝吐血及鼻衄唾血，喉中血腥气，或经脉逆行，用郁金同韭菜、番降香、当归、生地黄、童便，有痰方加竹沥。若系真阴虚极，阴分火炎，薄血妄行，溢出上窍，而非气分拂逆、肝气不平者，不在此例。

---

① 郁鬯（chàng 畅）：用鬯酒调和郁金汁而成的香酒，古代多用于祭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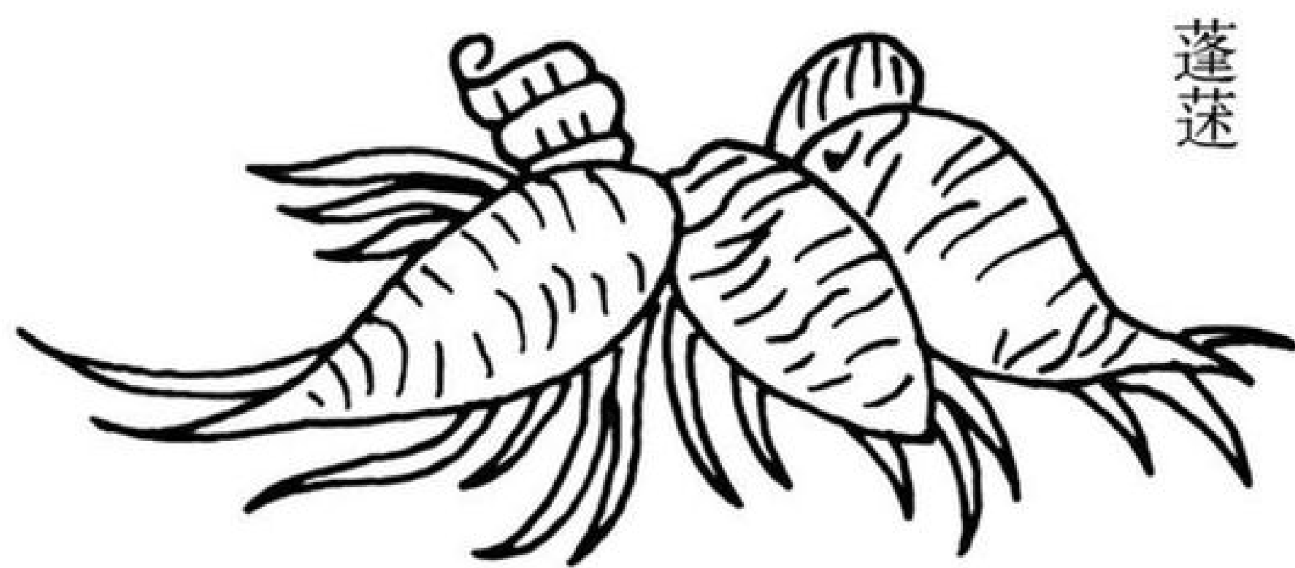
治失心颠①症，用郁金七两，明矾三两，为细末，薄米糊丸梧子大，每服五十丸，白汤下。昔人曾治一妇人，颠狂十年不愈。初服此药，觉心胸间有物脱去，即神气洒然，再服而苏。此惊忧痰血络聚心窍所致，此药入心去恶血，明矾化顽痰故也。

岭南有采生之害，其术于饮食中行厌胜法，致鱼肉能反生于人腹中，而人已死则阴役其家。初得觉胸腹痛，次日刺入，十日则生在腹中。凡胸膈痛，即用升麻或胆矾吐之。若膈下痛，急以米汤调郁金末二钱服，即泻出恶物。或合升麻、郁金服之，不吐则下。此郁金能治蛊毒之一证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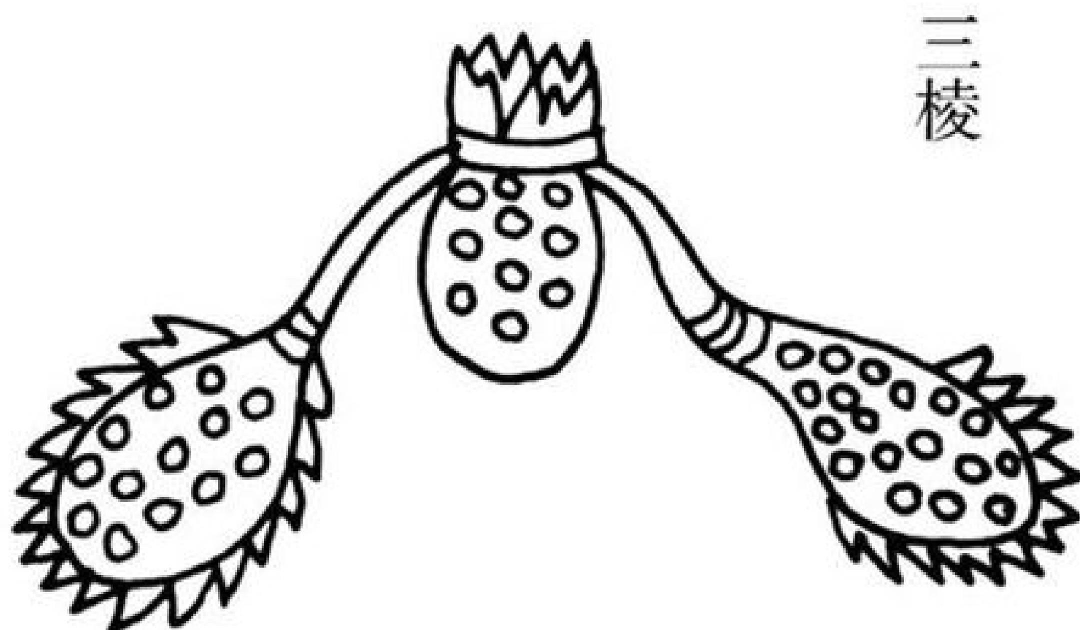
蓬莪茂芳草之十九

蓬莪茂利气达窍，故为磨积之药。脾虚所禁。

茂，即蒁也。此物极坚，治时于热灰火中煨透，乘热捣之，即碎如粉。今人多以醋炒，或煮熟入药，取其引入血分。



荆三棱芳草之二十



荆三棱下气化坚，固为削真之品。三棱色白入肺，属气分，以其味苦体重，专破血中之气。蓬术色

① 颠：通“癫”。《书·盘庚中》“颠越不恭”孙星衍疏：“颠，与癫通。《广雅·释诂》：狂也。”

紫入肝，属血分，以其味辛性烈，专攻气中之血。二物欲其先入气则火炮，欲其先入血则醋炒。

缪仲淳云：凡用消导，必资人参、芍药、地黄之力，而后可以无弊。观东垣五积方皆有人参，意可知已。盖积聚癥瘕，必由元气不足，不能运化流行致之。欲其消也，必藉脾胃气旺，能渐渐消磨开散，以收平复之功。如专用克削，则脾胃之气愈弱，后天之气益亏，故者不去，新者复至矣。戒之哉！



莎草根芳草之二十一

莎草根辛主散，苦主降，用以疏气开郁，不独为女人之药也。但女性偏滞，多气多郁，血因气滞，则不能生，故用此为疏散。要惟气实而不大虚者为宜，若气虚甚，恐益损其气也。因其性燥，故便制以润之，横行胸臆间，解散痞闷。凡气郁客热，藉以降下而舒鬯[①]。因其性散，故醋制以敛之，佐入肝经，以理两胁及小腹痛。凡血瘀经阻，藉以行气而快滞。若炒黑用，治淋沥及崩漏。盖因气郁以此疏之，又黑能止血也。方家言于老人有益者，盖气之于人，健运不息，所以生生无穷，小儿气日充，则形乃日固，老人精枯血闭，惟气是资，凡病则气滞而馁。故香附于气分为君药，臣以参、芪，佐以甘草，治虚怯有神功，即予前所论归脾汤必用木香之意。

又，生用则上行胸膈，外达皮肤；熟用则下走肝肾，外彻腰足。

---

① 鬯：古同“畅”。《汉书·礼乐志》“清明鬯矣”颜师古注：“鬯，古畅字。”

莎草根名香附子者，其根相附，连续而生，其草即为笠及雨衣者，亦作蓑，其为衣垂绥如孝子哀衣之状耳。

韩悉云：悉游方外时，悬壶轻赍治百病黄鹤丹、治妇人青囊丸，随宜用引，辄有小效，人索不已。用者当思法外意可也。黄鹤丹，每香附一斤，黄连半斤，洗晒为末，水糊丸梧子大，外感葱姜汤下，内伤米饮下，气病香汤下，血病酒下，痰病姜汤下，火病白汤下，以此类推。青囊丸，每香附（略炒）一斤，乌药（略炮）五两三钱，为末，水醋煮，面糊丸。随证引用，如头痛茶下，痰气姜汤下之类。

血崩秘方：用香附一斤（童便浸透，砂器中炒，炒时不住手洒童便，火勿过猛，炒三昼夜为度），川木耳四两（纸包裹，以新瓦两片夹定，绳缚泥固，火煅存性，觉烟起良久，急去火，置冷地候冷取出，同香附研细如面）。每五七分，淡醋汤调，空心服。

凡治妇人崩漏带下、月经不调，无有不用香附，皆取其降气调气、散结理血之功也。惟月事先期乃系血热，法当凉血，再用香附，则愈先期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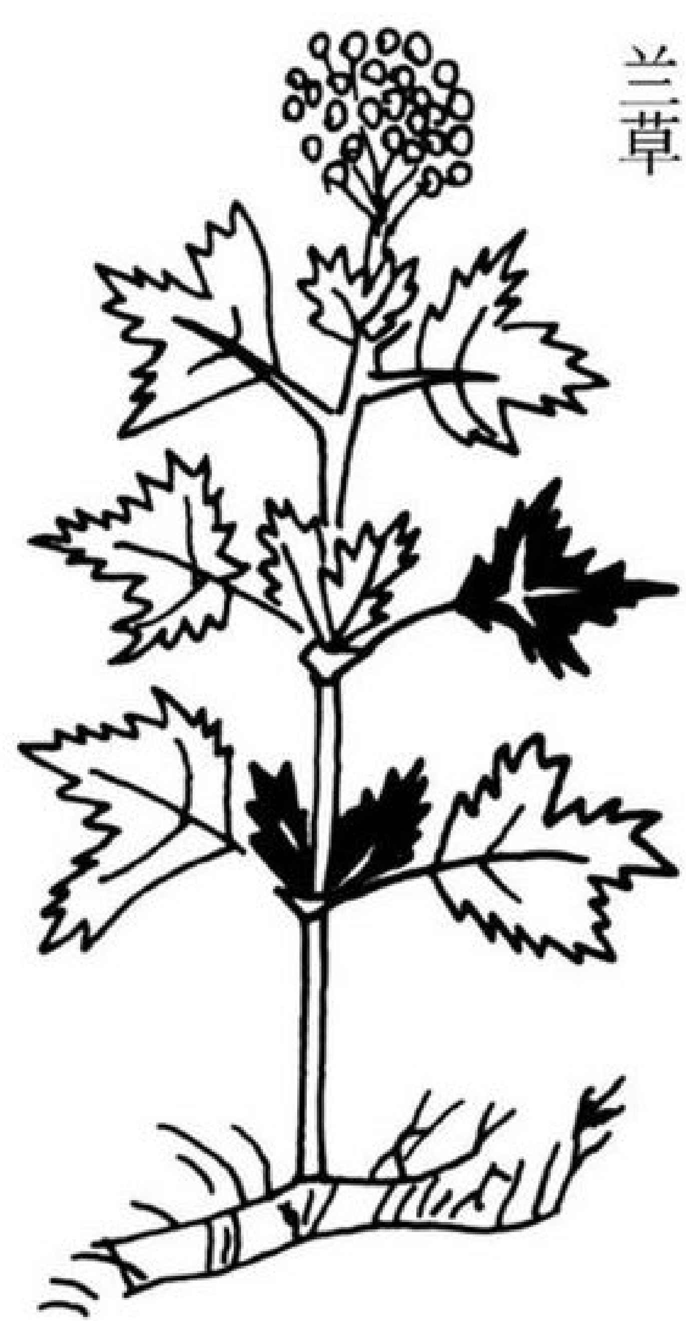


藿香芳草之二十二

藿香禀清和芳烈之性，能止诸邪，驱不正之气，霍[①]乱吐逆者必需。但叶属阳，主发生，其性锐而香散，不宜多服。其茎方，有节，中虚，今人恐叶多伪，连枝梗用之，不知叶主散，茎主通，各有不同耳。

① 霍：原作“藿”，据文义改。

兰草芳草之二十三



兰草，即《素问》所云治之以兰是也。按：《素问》云，五味入口，藏于脾胃，以行其精气。津液在脾，令人口甘，此肥美所发也。其气上溢，转为消渴。治之以兰，除陈气也。李东垣治消渴生津饮用兰叶，盖本于此。大都开胃除恶、清肺消痰、散郁结之药。

缪仲淳云：兰草同栝楼根、麦冬、黄连、竹叶、芦根汁，则治消渴。同藿香、枇杷叶、石斛、竹茹、橘红，为开胃气之神品。加入沉香、郁金、白豆蔻、真苏子、芦根汁，下气开郁，治噎膈之将成者。

泽兰芳草之二十四



泽兰行血而无推荡之患，养血而无滞腻之虞，故妇人方中最为急用。兰草走气分，故能利水道，除痰癖，杀蛊辟恶，为消渴良剂。泽兰走血分，故能治水肿，涂痈毒，破瘀血，消癥瘕，为妇人要药。一类而功用稍殊。

兰草、泽兰俱生水旁下湿处，二月宿根生苗成丛。紫茎素枝，赤节绿叶，叶对节生有细齿，但以茎圆节长叶光有歧者为兰草，茎微方节短叶有毛者为泽兰。嫩时并可挼而佩之。八九

月后渐老，高者三四尺，开花成穗如鸡苏花，红白色，中有细子。旧说多以山兰混之，山兰有叶无枝。一干一花为兰，一干数花为蕙，皆可玩而不可纫者也。

马兰芳草之二十五

马兰辛平，入阳明血分，故治血与泽兰同功。

此即今泽旁田畔所生之马兰也。南人多采沟晒为蔬及为馒馅。

近人用以治痔漏有效。春夏取生，秋冬取干者，不用盐醋，白水煮食并饮其汁，或以酒煮焙干糊丸，米饮日服之，仍用煎水入盐少许熏洗。《医学集成》云：治痔用马兰根捣，傅片时，看肉平即去之，稍迟恐肉反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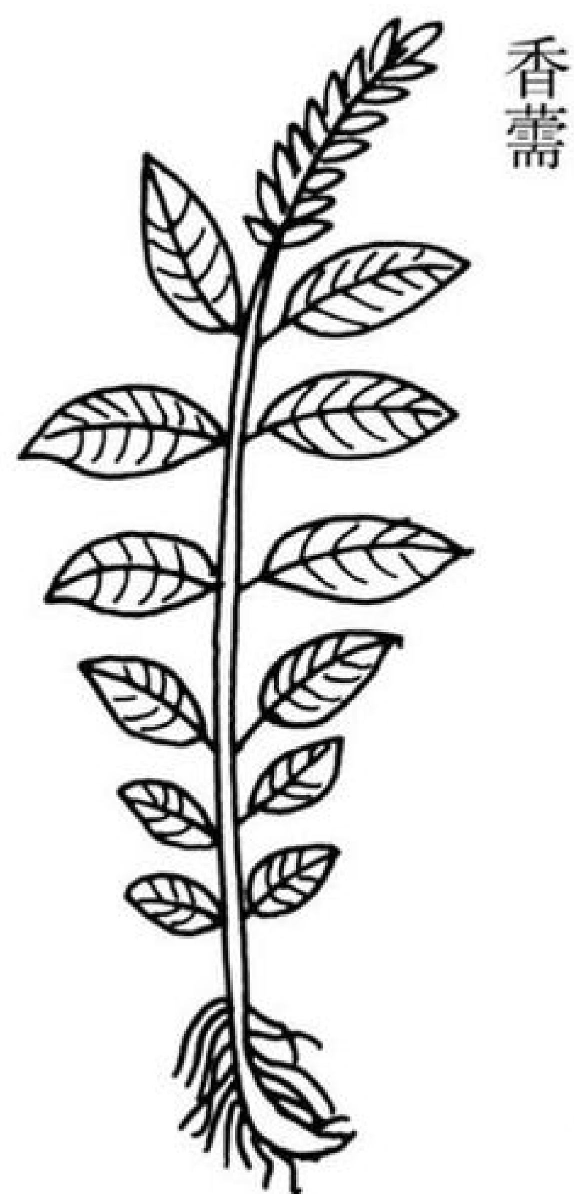
绞肠沙痛，马兰根叶细嚼，咽汁立安。

喉痹口紧，用马兰根或叶捣汁，入米醋少许，滴鼻孔中，或灌喉中，取痰自开。此急救之神方也，予数用之，无不验。

缠蛇丹毒，马兰丹草擂醋搽之。

香薷芳草之二十六

香薷为治暑之主药。暑者，阳气也。阳邪内侵，谓之伏暑。暑伤心肺，则引饮口燥，烦闷，咽干，恶心。暑伤脾胃，则腹痛，霍乱吐利。以此消解，使心肺得之，清化之气行；脾胃得之，郁热之火降。而香薷饮，必澄冷服者，以香薷性温热，服反致吐逆，须冷服之，方免拒格耳。经云：治温以清冷而行之，火令炎蒸，流金烁石。入井水



沉冷饮之，取冷而行之之义也。但伤热、中暑，固宜有辨。伤热者，为热所伤症也，故沃之以清凉，而中寓解散之意。中暑者，为寒所中伤也，如夏月乘凉饮冷，寒暑相搏，以致阴邪遏抑阳气。头痛，发热恶寒，烦躁口渴，或吐或泻，或霍乱者，宜香薷饮以发越阳气，散水和脾。然使脾胃俱虚，无肺热咳嗽病，又宜十味香薷饮，不宜专用六味。若夫饮食不节、劳役斫丧之人伤暑，大热大渴，汗泄如雨，烦躁喘促，或泻或吐，乃劳倦内伤之症，宜从东垣人参白虎汤、清暑益气汤、桂苓甘露饮之类，以泻火益元可也。其中热不吐泻者，宜人参白虎；中热吐泻，宜清暑益气、桂苓甘露。此又有微辨，如前等证设用香薷，是重虚其表而又济之以热矣。夫香薷为夏月解表之剂，如冬月之用麻黄，气虚者，断不宜多服。今人不知暑伤元气，不拘有病无病，概作茶饮，谓能辟暑，岂不惑哉？

香薷属金与水，有彻上彻下之功。解暑，利小便，治水甚捷，故除水肿有奇效。李时珍记一士妻，自腰以下胕肿，面目俱肿，喘急欲死，不能伏枕，大便溏泻，小便短少，脉沉而大。沉主水，大主虚，乃病后冒风所致，是名风水。用千金神秘汤加麻黄，一服喘定十之五。再以胃苓汤吞深师薷术丸，二日小便长，肿消十之七，调理数日全安。薷术丸，用香薷叶一斤熬成膏，加白术末七两，和丸梧子大。每服十丸，米饮下，日五夜一服。凡暴水、风水、气水通身皆肿，服至小便利为度。

香薷一把，煎汁含漱，能除口臭，亦取其清彻胃家郁热。

荆芥芳草之二十七

荆芥得春升之气，而能上行头目，入肝木之脏，而能通肝气，以行血分。又入太阴，能疗皮里膜外之风。若生用，解

散风邪，清利头目，发散壅滞，疗头风眩晕，目痛齿痛咽痛，口疮颐肿，疮疡痛痒，痘疮不起，皆取疏散之意。若炒黑用，须炒极黑存性，治肠红下血，女经崩漏，产后血晕，取其凉血及血遇黑则止之义也。但其性主升主散，不能降，亦不能收，病人表虚有汗，自宜禁用。



本名假苏，其穗专治妇人产后中风，口噤，手足瘛疭，或产后血晕，不省人事，四肢强直，或心眼倒筑，吐泻欲死。以荆芥穗微焙，研末，用豆淋酒调服二三钱，或童便服之。口噤则挑齿灌，龈噤则灌入鼻中，立可回生。盖产后虚甚则汗出而腠理疏，风气乘虚直中血分，故荆芥穗能去血中之风也。

凡用以陈久者良。最忌鱼蟹河豚之属，本草医方并未言及，而稗官小说往往载之，极言其祸。此乃日用之药，不可不谨，志之以为警戒。

大便下血，以荆芥茎穗二两，槐花一两，同炒研末，每清茶送下三钱效。



薄荷芳草之二十八，附地钱草

薄荷亦日用之药，其应用不应用尤宜辨之。以其感杪春初夏之气，而得火金之味，金胜火劣，故辛多于苦。辛走肺，主皮毛，苦合心，从火化而主血脉。贼风伤寒，其邪在表，故发汗而解。风药性升，又兼辛温，故能散邪辟恶。

辛香通窍，故治腹胀满、霍乱等症。以其能主心家之热，故为小儿惊风、风热家引经之药。气味俱薄，浮而上升，故能去高颠及皮肤间风热。辛能畅气，故能破血止痢，而结滞为之自释。其有不宜泛用者。本非脾胃药，安能主宿食不消？小儿身热之由于伤食及因于疳积者，自不宜混用。上升之性亦难主下部之虚乏，而脚气类伤寒者，不宜服，以其病在下而属脾也。咳嗽若因肺虚寒客之而无热证者，勿服，以其当补而愈也。阴虚人发热勿服，以出汗则愈竭其津液也。所以甄权云：瘦弱人久食之则动消渴病，亦为耗散津液耳。江浙人夏秋间多以作茶饮，固自不宜。

苏产者佳，为龙脑薄荷，其茎细而气芳也。另有一种胡薄荷，本名积雪草，其性寒凉可知。俗呼地钱草，叶圆如钱，叶叶各生，茎细而劲，蔓生于溪涧阴处及宫院寺庙砖砌间。主捣敷热肿丹毒，及煎洗风疹疥癣，盖亦非无用之物也。

瘰疬结核，或破①未破者，以龙脑薄荷二斤（取汁），皂荚一挺（水浸，去皮，捣取汁），同于银石器熬膏，入连翘末半两，连白青皮、陈皮、黑牵牛（半生半炒）各一两，皂荚仁一两半，同捣，和丸梧子大。每服三十丸，煎连翘汤下。

戴元礼治猫咬，取其汁涂之，以其性相制也。陆农元云：猫以薄荷为酒，虎以犬为酒，鸠以桑椹为酒，鱼以莔草为酒。

紫苏芳草之二十九

苏，阳草也，叶、梗、子各分功用。叶主发生，辛温主散，气薄主通，味薄发泄，专解肌发表，疗伤风伤寒及疟之初起、

① 破：此下似当有“或”字。

外感霍乱、温热脚气。凡属表症，放邪气出路之要药也。丹溪治春分后温热病，头疼身热，脊强目痛，鼻干口渴，以此同葛根、白芷入六神通解散，发汗解肌，取其辛香。以治抑郁之气停滞胸膈，入心气饮，开胸解郁。如寒滞腹痛，火滞痢疾，湿滞泄泻，少佐二三分，从中略为疏解，以开其滞。乃若虚人感冒风寒，用参苏饮一补一散。如减去人参，或服之不应，或邪气未散而正气先虚。所以用药之法，全在佐使得宜。



苏子亦气药也，气药而以之治痰，盖气结即痰结耳。子主降，味辛气香主散，故专利郁痰。咳逆则气升，喘急则肺胀，以此下气定喘。膈热则痰壅，痰结则闷痛，以此豁痰散结。经云膻中为上气海，如气郁不舒及风寒客犯，肺经久遏不散，则邪气与正气相持，致饮食不通，痰嗽发热，似弱非弱，故必用苏子以开通郁气。

苏梗体质中通，通主去滞，能使郁滞上下宣通。凡顺气诸品，唯此纯良。其性微温，比枳壳为缓，故病之虚者，宽胸利膈疏气而不迅下。

苏叶背面皆紫而气甚香，一面紫者为野苏，不堪用。苏有舒畅之义。

苏子拣净略炒研用，不宜隔宿。野苏子不香者少效。

苏梗，宜去节用。

紫苏终是散气之品，今人朝暮常食甚无益。医家谓芳草致豪贵之疾者，此其一焉。脾胃虚人多致滑泄，往往不觉。

苏子油能柔五金八石，其为销铄之物可知。

周慎斋云：白芥子治结痰，萝卜子下结血，紫苏子下结气。

中鱼蟹毒者，紫苏子煮汁饮之，用叶亦可。

安胎饮用苏茎，取其顺气以养阴也，不宜用叶。

上芳草二十九种。

卷之三

甘菊花隰草之一

菊历四气，得天地之清，冒霜吐颖，早植晚发，德类坚贞，乃秋深应候，方始舒荣，殆受金气之正。秋金本白，故取白花者，体轻味清，肺气虚者宜之。主眼昏及翳膜，肝虚掉眩诸症。若黄色者，气香味重，肺热者宜之，主头风眩晕、鼻塞热壅、暴赤眼肿、肌肤湿痹、四肢游风、肩背疼痛等证。此论近见于贾书①，前人但云黄者入金水阴分，白者入金水阳分。分阴阳，故不如分虚实之说为当。贾子因其气味之轻重清浊以定能力，可谓方家之指南矣。



其紫茎气香，叶厚至柔，花微大，单瓣味甘者真。其茎青而大，叶细，气烈似蒿艾，花小味苦者，名苦薏，不入药。

菊本作蘜，穷也，言花事至此而穷也。别名傅延年，取久服耐老延年之义。服食家根茎花叶俱按月采用之。

双美丸，治眼目昏花。用甘菊花一斤，红椒（去目）六两，为末，新地黄汁和丸梧子大。每服五十丸，卧时茶清下。

与枸杞子等分，蜜丸，久服则终身无目疾，兼不中风及生疔疽。

---

① 贾书：即贾所学著《药品化义》。

连根生用为君，加紫花地丁、益母草、金银花、半枝莲、贝母、连翘、生地黄、栝楼根、白芷、白及、苍耳子、夏枯草，可治疔疮。凡疔毒甚者，以蟾酥发汗。大便闭者，汗后以玉枢丹下之。或以大戟，加蚤休，枣肉丸，三钱，亦下矣。忌甘草，避大戟也。治疔之法，不外乎此。并记。

庵蕳子隰草之二



庵蕳子，《本经》列之上品，大抵破血逐瘀及瘀血腹胀、风寒湿痹之用，以为久服轻身则未必也。瘀血腹胀，俗呼单腹胀，四肢不肿者是。

庵蕳叶似菊叶而薄，多细丫，面背皆青，高者四五尺，茎白色，如艾茎而粗，八九月开细花，淡黄色，结实如艾实，中有细子，极易繁衍。艺花者以之接菊。人家种此辟蛇，蛇着之即烂。

今人治打扑伤及踠折瘀血，惟单用庵蕳煮汁服，亦可末服，其效最速。

蓍草隰草之三



蓍，神草也，药中罕用，以其为灵异之品，故录存之。叶专治痞，其实有益气充饥、明目聪慧之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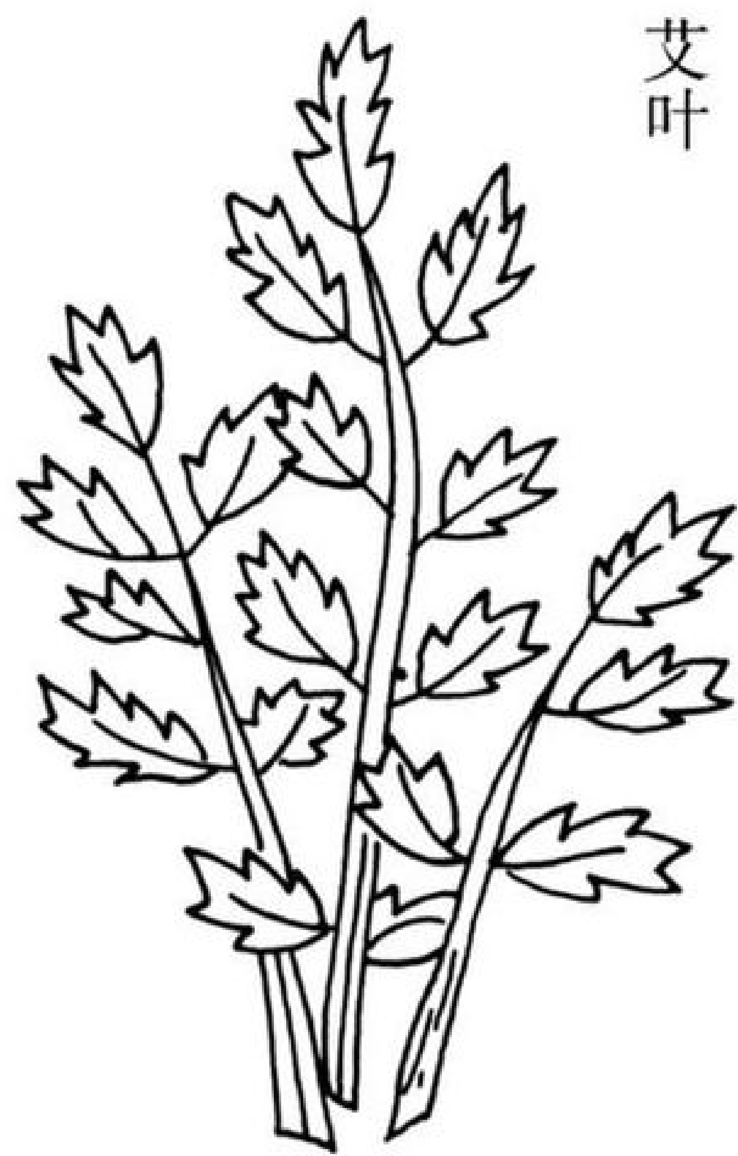
《博物志》言蓍千岁而三百茎，其本已老，故知吉凶。褚先生云蓍满百茎，其下即有灵龟守之，常有青云覆其上。传云天下和平，蓍茎长丈。

治腹中痞块，蓍叶、独蒜、穿山甲末、食盐，同以好醋捣成饼，量痞大小贴之，两炷香为度，其痞化为脓血从大便排出。

艾叶隰草之四

艾叶生则微苦大辛，熟则微辛大苦，生温熟热，可以取太阳真火，可以回垂绝元阳。服之则走三阴而逐寒湿，转肃杀之气为融和；灸之则透诸经而祛病邪，起沉病之人为康泰。但今人不辨药性，每用入妇人方中，为调经种子之要品，不知月事不调，惟后期血少、无热症者乃可用，若先期用之，反增沸热。云使人有子者，指气血两虚之人，风寒乘虚入子宫不孕者设也。不知妇人无子，多由血少不能摄精。俗医谓子宫虚冷，投以辛热。艾性至热，入火灸则气下行，入药服则气上行。本草止言其温，不言其热，世人喜温，率多服之，久久毒发，何尝归咎于艾哉？

用艾必取陈久者，所谓七年之病求三年之艾。须拣取净叶，扬去尘屑，入石臼木杵捣罗去滓，取白者再捣至柔烂如绵，用时焙燥，则灸火得力。入妇人丸散，须以熟艾，醋煮干，捣成饼，烘干，再捣成末。或以糯糊和作饼，及酒炒者，皆不佳。盖醋者制其性，酒则更益其焰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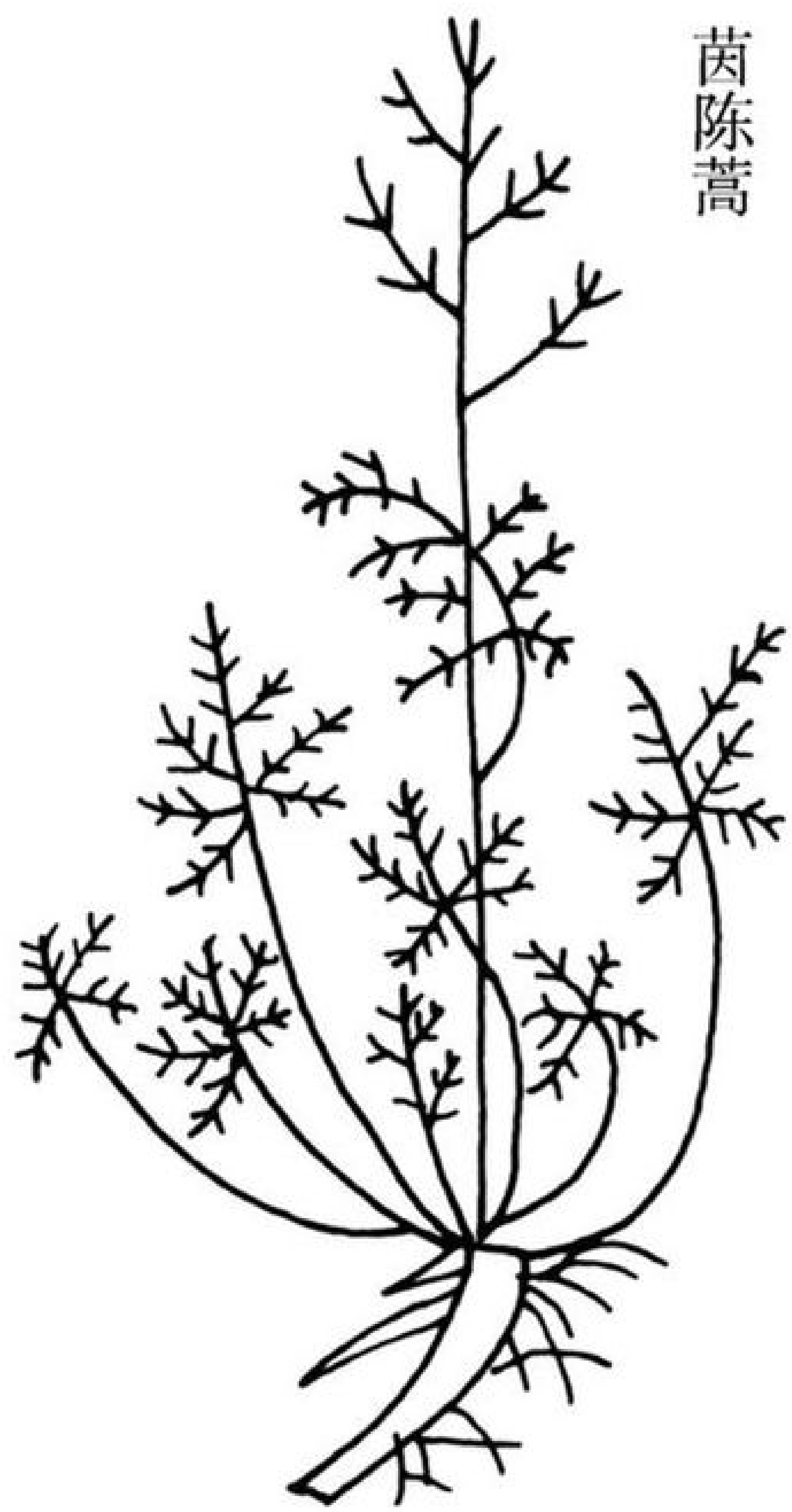


前此不著土产，自成化以来，则以蕲州为胜，用充方物。相传他处艾灸酒坛不能透，蕲艾则直透彻为异。

凡人患内伤虚痨等症，一概于三伏时灸，不计壮数。不知肺俞、风门二穴，切近华盖，本因火乘金位而咳，再以艾火燔灼，金欲不伤，

得乎？又况三伏正火旺金衰之候也。此论发于汪石山，可以开千古之迷。乃愚人又有无病而灸者，谓防生病于未然，此又惑之甚者也。夫一穴受灸，则一处肌肉为之坚硬，血气至此，则涩滞不能行。昔有病跛者，邪在足少阳分，自外踝以上循经灸者数穴。一医为针临泣，将欲接气，过其病所，才至灸瘢止而不行，始知灸火之坏人经络也。或有急症，欲通其气则无及矣。邪客经络，为其所苦，灸之不得已也，无病而灸，何益于事。此亦汪石山论。

凡灸肿毒，以蒜捣烂铺患上，艾火灸之，以知痛甚为效。盖知痛处方为好肉，方能拔毒通窍，使内毒有路而外达也。然有禁灸数种，不可不知。如头为诸阳之首，纯阳无阴，凡生疮毒，俱属元阳热极所致，再加艾灸，使毒气炽甚，反加大肿，难治，面生疔疮亦然。又肾俞一穴，在内腰脊傍，为内肾命根，此穴发疮，多因房劳素亏，肾水枯竭而成，再以火烁其源，必致内外干涸，多成黑陷昏闷而死。又有元气素虚，疮不掀肿，其人必体倦神昏，脉必浮散空虚，数而不鼓，此内无真气抵当火气，如再灸之，必致昏愦不救。俗云艾火不伤人，此语误人不浅。



茵陈蒿隰草之五

茵陈利水清热，从上导下，为疸病之主药。疸有湿疸、酒疸、谷疸、女劳疸及瘀血发黄，所因不同，唯各从其义类之药，君茵陈以治之。唯伤寒热甚发黄，又有湿燥之别，如苗之涝则湿黄，旱则燥黄也。湿则泻之，茵陈栀子大黄

汤；燥则润之，则用栀子柏皮汤。此二者，又皆治阳黄也。更有阴黄，则用茵陈附子汤。大抵以茵陈为君，佐以大黄、附子，各随其寒热也。

茵陈虽蒿类，经冬不死，更因旧苗而生，故名茵陈。

青蒿隰草之六

青蒿芬芳袭脾，其去骨间伏热，宜于血虚之人，取其不犯冲和之气。较之他品苦寒之药，多与胃家不利者差胜也。《诗云》“呦呦鹿鸣，食野之蒿”，即此物也。其得春木少阳之气最早，故所主之症皆少阳、厥阴血分之病。

青蒿茎叶色并深青，叶背面皆青。所以异于诸蒿，至深秋诸蒿并黄，此蒿犹青也。童便浸三日，漉出晒干，用子弗用叶，用根勿用茎，子叶根茎不宜同用。

茺蔚隰草之七

茺蔚俗称益母，入肝经，清热疏散，为胎产要药。凡胎前气易滞，故恶阻而胎不安，产后血易凝，故血晕而腹痛，以此活血行气而不推荡，使血气流通，以除凝滞。李时珍谓：白花者入气分，紫花者入血分。治妇女经脉不调，胎产一切血气诸病之神品，而医方鲜知用。予常以之同四物、香附诸药治人，获效甚多。又主明目，释名益明者，如血滞病目，或热血欲贯瞳人，与凉血药同用也。唯瞳人散大，属血不足，不宜再行血矣。血症中崩漏亦禁用。其根茎花叶专于行



血，唯子则行中带补。

茺蔚春生夏枯，茎方，叶如艾叶而背青，一梗三叶，叶有尖岐，节节生穗，丛簇抱茎，穗开小花，红紫色，亦有微白色者，每萼内有细子四粒。凡用子，微炒香，亦或蒸熟烈日曝干，舂簸去壳。

凡于端午、小暑，或六月六日，花正开时，连根收采，阴干。用叶及花子，以石器碾为细末，炼蜜丸如弹子大，随症用汤使嚼服。亦可丸如梧子大，每服五七十丸，是名济阴返魂丹。亦可捣汁，滤净，熬膏服之。其根烧存性，为末，酒服，功与黑神散不相上下。

夏枯草隰草之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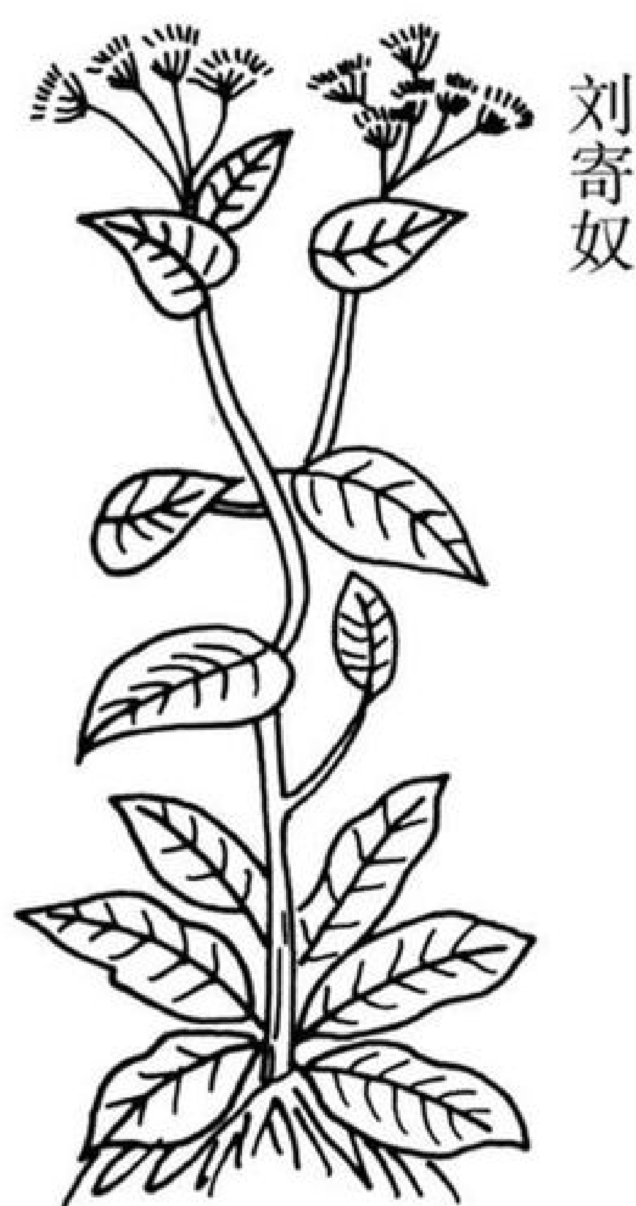


夏枯草入足厥阴、少阴二经，为瘰疬、鼠瘘之要药。取其辛能散结，苦寒能下泄除热也。谓其有补养厥阴血脉之功，《本经》未之言及。

又名铁色草。单取数两，水煮浓汁，入生甘菊、紫花地丁、忍冬藤、连翘、白芷、白及、白敛、甘草、生地黄、半枝莲，消一切痈疽肿毒，止痛神效。

凡目珠疼，至夜则甚者，用夏枯草，砂糖水浸一宿用。正以目珠连目本，即为目系，属厥阴肝经。夏枯草禀金水之气，以解内热而缓肝火。

刘寄奴草隰草之九



刘寄奴为金疮圣药，则知其有通妇人经脉与散癥瘕之功。然辛温走散之性，专入血分，多服则令人泄痢。

图说不一，姑准于李时珍。其云春生一茎直上，叶似苍术，尖长糙涩，面深背淡，九月茎端分开数枝，一枝攒簇十朵小花，白瓣黄蕊，如小菊花状，花罢有白絮，如苦买花之絮，其子细长，亦如苦买子。江东人呼为乌藤菜。

《南史》载：宋高祖刘裕，小字寄奴，微时伐荻新州，遇一大蛇，射之。明日往，闻杵臼声，觅之，见童子数人皆青衣，于榛林中捣药。问故，答曰：我主为刘寄奴所伤，今合药敷之。裕曰：神何不杀之？曰：寄奴，王者，不可杀也。裕叱之，童子皆散，乃收药而返，每傅金疮则愈，因呼为刘寄奴草。

旋覆花隰草之十



旋覆花味咸软坚，能消胸上结痰，唾如胶漆，心胁痰水，膀胱留饮，并去五脏间寒热，而长于逐散。主惊悸者，心脾伏饮则病惊悸也。大肠冷利虚寒者忌之。

一名金沸草，俗呼滴滴金。《尔雅》谓盗庚，谓其夏开黄花，盗窃金气，故所主治，只在手太阴、阳明二经。

青箱子[①]隰草之十一



青箱子治眼，与决明子、苋实同功。然《本经》未言治眼，而日华子[②]始言治肝明目，今人用之往往有验。亦名草决明。主唇口青，则其明目之功可以类推。盖目为肝窍，唇口青为足厥阴经证。古方除热亦多用之，其为厥阴经药无疑。

其花、叶似鸡冠，非鸡冠子也。

红花隰草之十二

红花功能活血润燥，止痛散肿通经。而震亨乃云多用则破血，少用则养血，岂以其得流行各安其位，故谓之养血耶。然其治血晕，解留滞，血行即已，过用能使血行不止而毙。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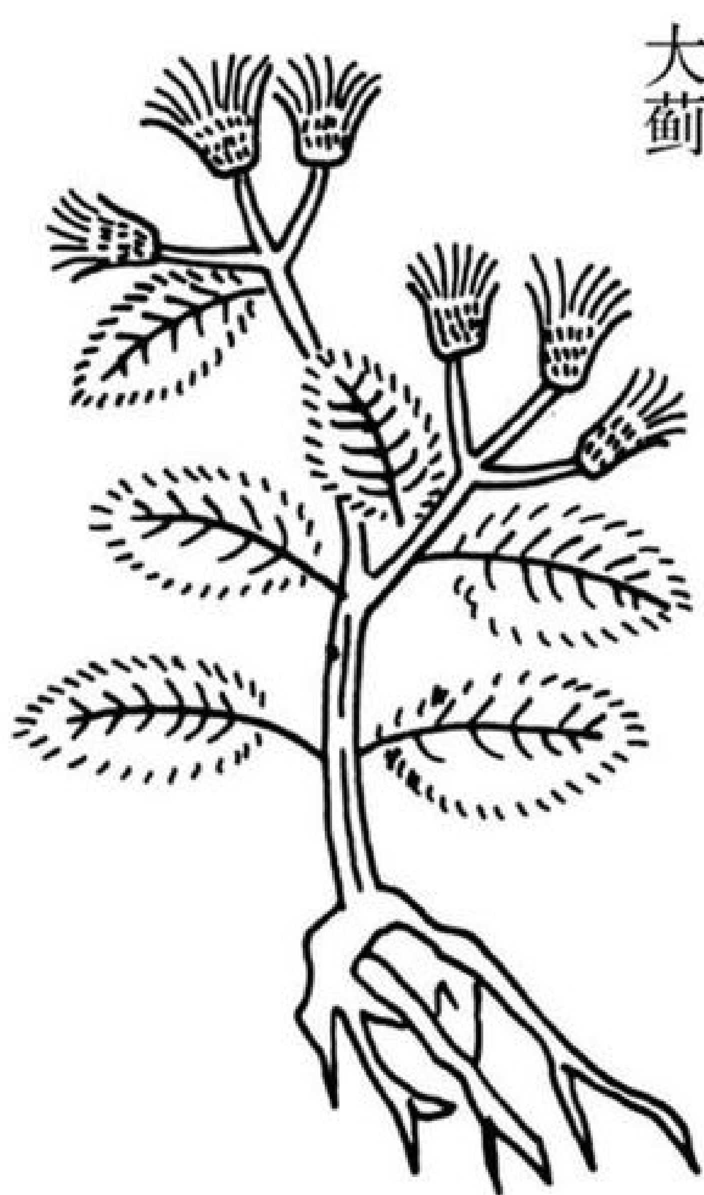
本名红蓝花，燕脂其汁所造。《古今注》燕脂起自纣，以红蓝花汁染粉而成，饰女面者，产燕地，故曰燕脂。痘疮初发时，以抹眼眶及眼角，可免疮入眼。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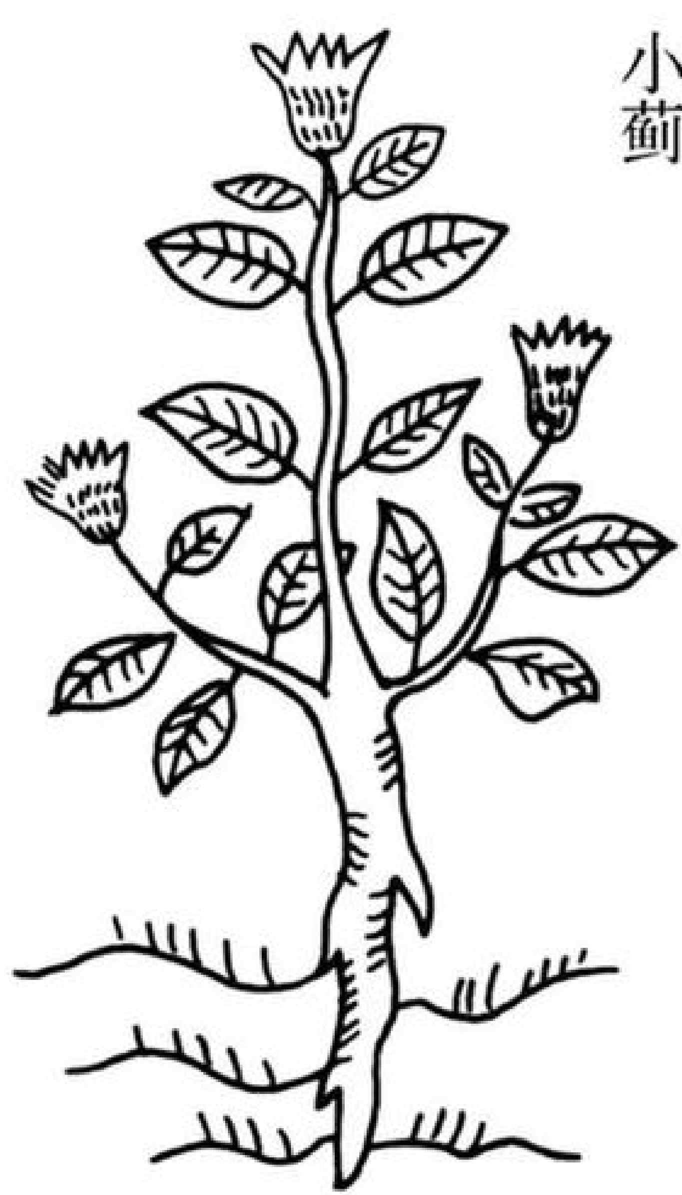
① 青箱子：即“青葙子”。

② 日华子：唐代本草学家。原名大明，以号行。著有《诸家本草》，已佚，佚文散见后世本草著作。

大蓟　小蓟隰草之十三

二蓟之功，皆能凉血破血。但大蓟兼疗痈肿，小蓟专主行血，不能消肿。大蓟根叶同用，小蓟根苗同用。





二蓟叶并多刺相似，花如髻，青紫色，北人呼为千针草。大蓟高三四尺，叶皱。小蓟高尺许，叶不皱。

续断隰草之十四



续断续筋骨而利关节，止梦泄而缩小便，乃肝肾二经之药。

出蜀中者良，色赤而瘦，折之有烟尘者是。酒浸一宿，晒干用。草茆根似续断，误服令人筋软。

漏芦隰草之十五

漏芦苦寒之品，其功能下乳汁，消热毒，排脓止血，生肌杀虫。古方治痈疽发背，以漏芦汤为首剂。盖苦主下泄，寒主

除热。又其味带咸，能软坚也。



凡解时行痘疹热，用漏芦叶。如无，以山栀子代之。今药中用根苗乃枯黑如漆者。

苎根隰草之十六

苎根解热凉血，而藏器谓能破血，震亨谓能行滞血，盖不止于凉血矣。其主治心膈热、漏胎下血、产前后心烦、天行热疾、小儿赤丹等症，皆取其凉血也。其治金疮、折伤及扑殴将毙，则全用其破血行滞之功能矣。



叶主散，故出痧更捷。以五月五日收取，和石灰捣作团，晒干收贮。以傅金疮折伤，即时血止，且易痂也。如瘀血在腹内，顺流水绞汁服之，血皆化水，以生猪血试之可验。秋冬用干叶亦可。

肛门肿痛，以生苎根捣烂，坐之良。若以煎汤熏洗，亦治脱肛。

渍苎汁，可以疗渴。

大青隰草之十七

大青大寒兼苦，能解心胃热毒。凡伤寒、黄汗、黄疸及伤寒阳毒狂斑烦乱者需之。



胡卢巴[①]隰草之十八

胡卢巴，右肾命门药也，元阳不足，冷气潜伏者宜之。



① 胡卢巴：即“胡芦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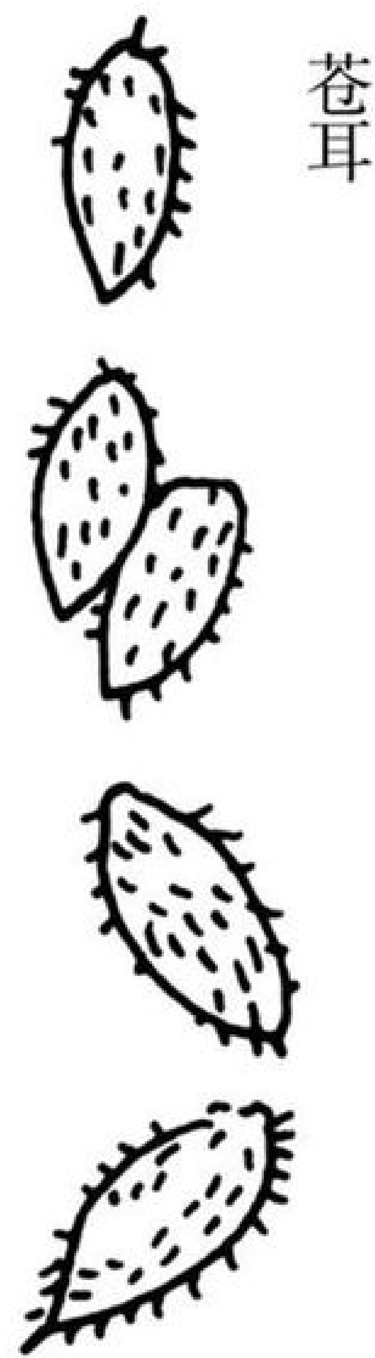
鼠粘子隰草之十九



鼠粘子亦除热散风解毒之要药，故主润肺，散结气，利咽膈，去风毒，通十二经，痘疮家唯宜。血热便闭之症，痧疹不忌，泄泻故用之，无妨。痈疽已溃，非便闭者，亦不宜服。

鼠粘子犹云羊负来也。本名恶实，别名牛蒡子。

苍耳子隰草之二十



苍耳甘温走表，故风寒湿痹者主之。根、苗、叶、实皆可用。

此即羊负来也，本名葈耳，《诗》云卷耳。伧人[1]食之，谓之常思菜，故《诗》人思夫赋《卷耳》之章。相传洛中人驱羊入蜀胡，葈子多刺缀粘羊毛，遂至中国。今处处有之。

《斗门方》治妇人血风上攻，头旋闷绝，不知人事者。用喝起草嫩心阴干，为末，酒服一二钱。此物善通顶门连脑，即苍耳也。凡诸风头运者，俱以其叶晒干为末，每酒调服一钱，日三服。若吐，则以蜜丸梧子大，每服二十丸，十日全瘳矣。

---

① 伧（cāng 仓）人：粗野之人。

一切疔肿①，用苍耳根叶捣和，童便绞汁，冷服一升，日三服，拔根甚验。或用根三两半，和醋淀涂之，干再上，不十次即拔根出。或用根三两半，乌梅肉五枚，连须葱三根，酒二钟，煎一钟，热服取汗。又或用茎叶烧灰，和腊猪脂封疔肿，出根。

凡服苍耳，最忌猪肉，犯之则通身发出赤丹。

天名精隰草之二十一

天名精禀清阴之气，甘辛而寒。阴入血，甘亦入血，故主瘀血、血瘕诸症，而辛以破之。虫者湿热所生，辛以散湿，寒以除热，故杀虫也。除痹逐水，皆其去湿之能耳。



实名鹤虱，为杀虫要药，故名鹤虱草。状如蓝，而虾蟇好居其下，故又有虾蟇蓝、蟾蜍兰之名。其谓之活鹿草者，相传宋元嘉中青州刘㦤②射一獐，剖五脏，以此草塞之，蹶然而起，㦤怪而拔草，更③倒，如是三度。㦤因以此草治金疮有验。活鹿之名，雅与獐事相合，故又有刘㦤草之名。根名杜牛膝。

---

① 疔肿：原作“丁肿”。底本丁、疔互见，今以“疔”律之。

② 刘㦤（huà 画）：今传南朝宋刘敬叔《异苑》卷三有“刘幡射獐”，文曰：“元嘉初，青州刘幡射得一獐，剖腹脏，以草塞之，蹶然起走。幡从而拔塞，须臾复还倒。如此三焉。幡密求此种类，治伤痍多愈。”可参。

③ 更：《本草纲目》卷十五天名精条引《异苑》作“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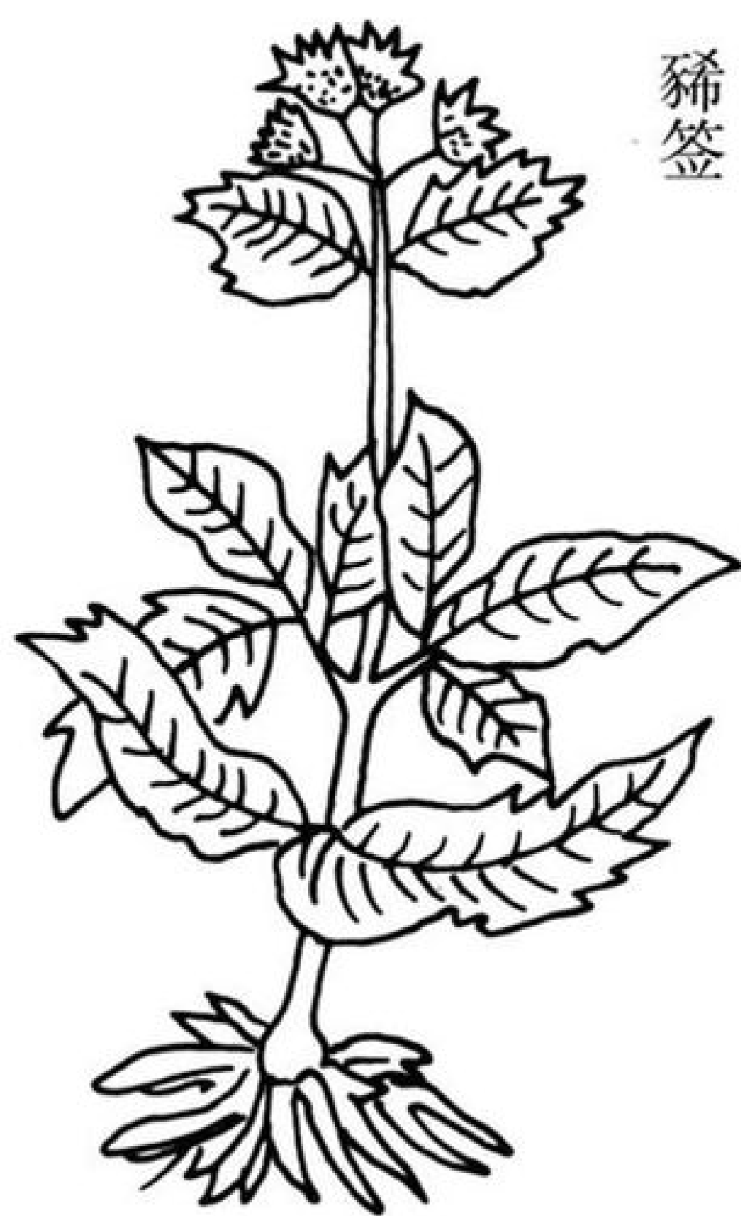
凡男妇乳蛾喉肿及小儿急慢惊风，牙关紧闭，不省人事者，以鹤虱草根洗净捣烂，入好酒绞汁灌之，良久即苏。仍以渣傅项下，或醋调搽亦可。

取根叶擂汁服，能止痰疟，漱之止牙疼，挼之傅蛇咬。

凡小儿虫啮心腹痛，惟用鹤虱一味，研末，以肥猪肉臛汁服方寸匕，虫出即止。亦入丸散用。

诸骨哽咽，以皱面草、马鞭草各一握去根，白梅肉一枚，白矾一钱，捣作弹丸，绵裹含咽，其骨自软而下。皱面草即天名精。

豨签[1]隰草之二十二



豨签入血分，祛风除湿，兼活血之药也。服食久之，能治肝肾风气，四肢麻痹，骨间疼痛，腰膝无力诸症。要非急效之剂，前人张诩过当耳。况仲缪简误[2]谓，如前诸症不因风湿，而由于脾胃两虚、阴血不足者，不宜过服，则所谓走而不泄者，亦未确也。

芦根隰草之二十三，附箬叶

芦根味甘，得土之冲气，气寒，得水之阴气。凡中焦有热，则脾胃干燥，津液不生，而有消渴之症。甘以益胃，寒以抑火，

---

① 豨签：即“豨莶”。

② 仲缪简误：即缪希雍（仲淳）《神农本草经疏》“简误”项。

热解胃和，则津液流通而渴除矣。肺为水之上源，脾土散精，上归于肺，始能通调水道，气化及于州都。肾为水脏，主二窍。小便频数，肺肾膀胱三家有热也，以甘寒之品除其客热，而小便自复其常矣。火升胃热，而有反胃、呕逆、噎哕等症。伤寒时疾，热甚烦闷，下多亡阴，致有泻利之症，而人多渴。孕妇血不足，则亦成心热之病。甘寒除热安胃，亦能下气，故悉主之。



芦笋亦治膈间客热，止渴利小便，解河鲀鱼蟹之毒，其箨亦治金疮，生肉灭瘢。

芦有数种，长丈许，中空皮厚，色白者，葭也，芦也，苇也。短小于苇，中空皮厚，色青苍者，菼也，薍也，荻也，萑也。最短小，中实者，兼①也，簾也。其身皆如竹叶，皆长如箬，其根入药，性味皆同。须取水底甘辛，又须逆水生，并黄泡肥厚者，去须节，并赤黄皮用。其露出及浮水中者，并不堪用。

古方煎药，多用劳水及陈芦火，取其水不强，火不盛也。芦中空虚，故能入心肺，治上焦虚热。

因热呕吐者，用逆水芦根，同竹茹、枇杷叶、麦冬、乌梅、木瓜煎服。

吐血不止，用芦荻外皮烧灰，勿令白，为末，入蚌粉少许，研匀，麦冬煎汤服一二钱，三服，可救一人。

① 兼：据文义似当作“蒹”。

另有一种名箬，似芦荻而叶面青背淡，柔而韧，即南人取叶作笠及裹茶裹粽之用者。其性亦甘寒，无毒，利肺气，通小便。及凡男女吐、衄、呕、咯血症并下血，并烧存性，温汤服一二匕，大效。

古方肠风下血，用茶篓内箬叶烧存性，每服三匙，空心糯米汤下，或入麝香少许。尿白如注，小腹气痛者，亦用前方。近有患便血者，以前方三服全愈，竟不复发。但箬灰先用沙糖调稠，或酒或滚水冲服，不入麝香。

男妇血淋，以多年煮酒瓶头箬叶，三五年至十年者尤佳。每用七叶，烧存性，入麝少许，陈米饮下，日三服。有人患此，二服愈。亦治五淋。

吹奶乳痈，以五月五日稷箬烧灰，酒服二钱即散，累效。但今南方裹粽箬与作笠作茶篓者稍别，而所产亦有山泽之异，想其性固不殊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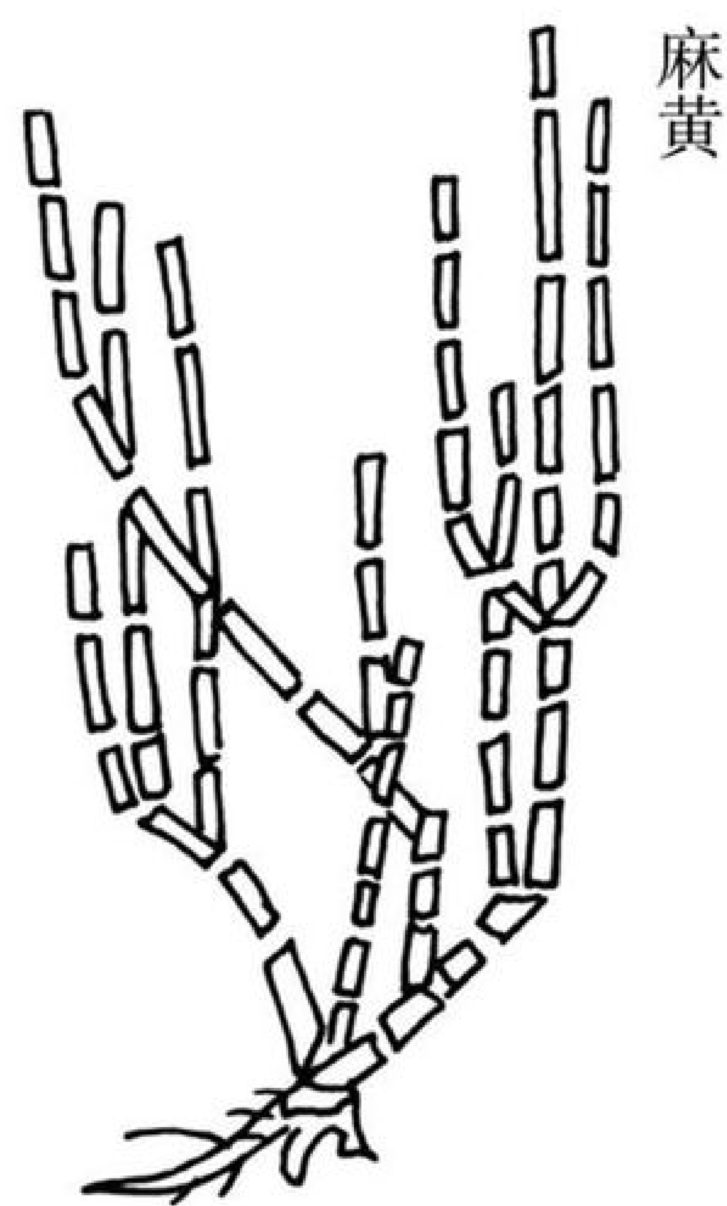
甘蔗隰草之二十四



甘蕉禀至阴之气，味甘，入足阳明，而气大寒。膏粱之变，发为痈肿，甘寒解阳明之结热，故用蕉根捣傅热毒。捣汁服之，亦治产后血胀及天行热狂躁闷、消渴等症。凡疮口不合，系血热太甚者，亦以蕉根取汁，抹之。

蕉叶亦治肿毒初发，研末和姜汁涂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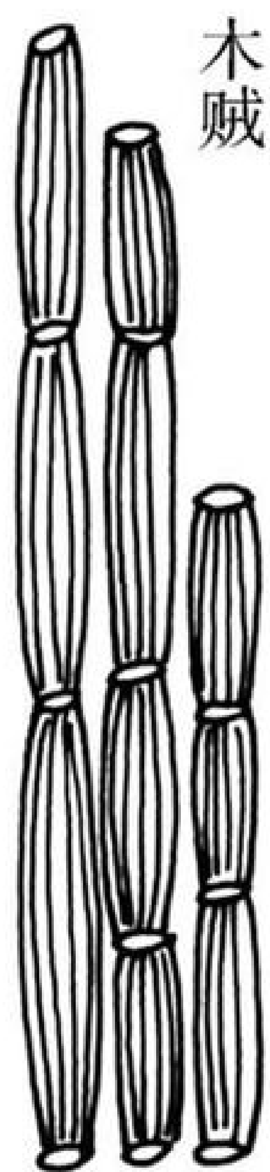
麻黄隰草之二十五



麻黄枝条繁细，细主性锐；形体中空，空通腠理；微苦而辛，性热而轻扬。入足太阳寒水之经，其经循背下行。本寒而又外受寒邪，腠理闭拒，营卫不行，故宜发汗以泄皮毛气分之表实。麻黄禀清阳刚烈之气，故能去壅塞而行津液也。大抵有汗不得用麻黄，此为定法。

中牟有麻黄之地，冬不积雪，为泄内阳也，故过用则泄真气，惟伤寒无汗者乃用之。

根节止汗，研成粉和牡蛎粉扑之。当归六黄汤加麻黄根治盗汗尤捷。其性能行周身肌表，引诸药外至卫分而固腠理也。《本草》但知扑法，不知兼有服饵之功。故用麻黄必去根节。又水煮去沫者，沫令人烦，根节性又相及也。



木贼草隰草之二十六

木贼草为磨擦之需，入肝伐木，故首主目疾，退翳膜，为肝经之本治。其疗肠风，止痢，及妇人月水不断，则消之中又有止之义。盖其体干则涩，涩主去脱也。茎似麻黄，去节亦能发汗。中空而轻，有升发之道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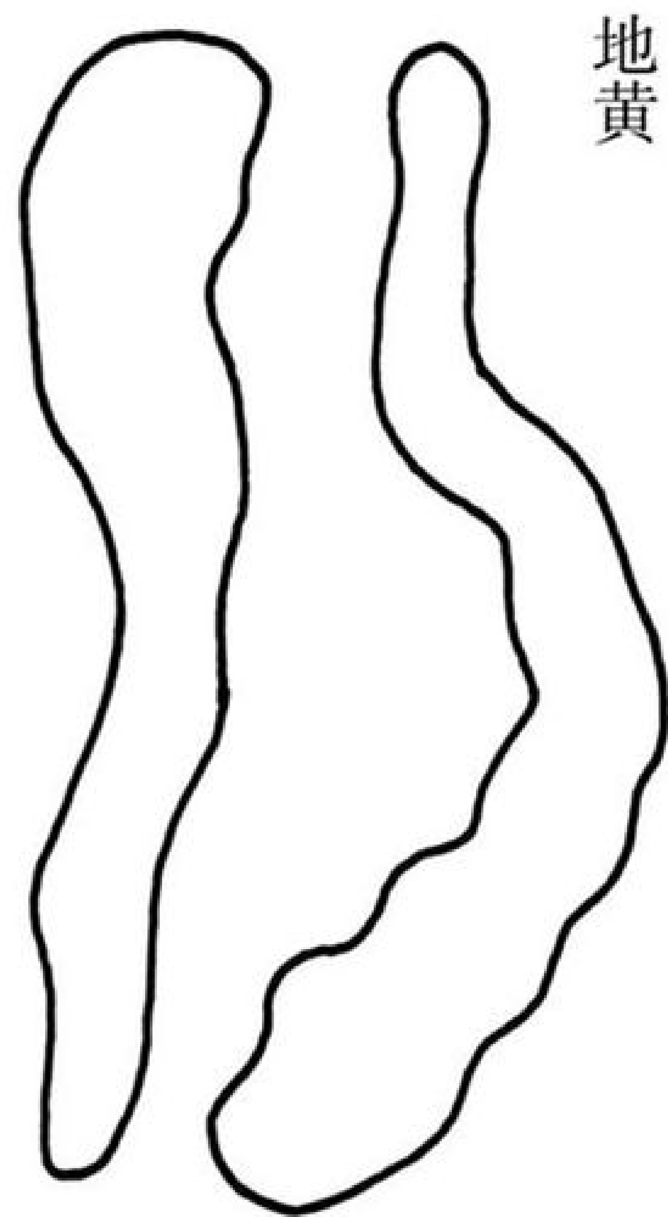
灯心草隰草之二十七

灯心草质轻，味淡。五脏无归，专入小肠，利水，导上渗下，其力独胜。小肠受盛，与心应，故又入心经，为清心降火之品。周慎斋云：麦门冬引甘草泻心经之火，有灯草取其清空，而麦冬、甘草得以降火下行也。故又云：麦冬得灯心则大泻心火，如咳嗽咽痛、眼赤目昏、淋闭水肿、小水不利、暑热便浊、小儿夜啼诸症，俱不可废。而性专通利，固不宜于虚脱之人。今人不辨虚实，动加灯草，以为故套，殊为可鄙。

此即蓑草心，而可以燃灯者。云灯心者，盖以为灯之心也。或云应作灯薪，薪即草薪之薪，亦通。

地黄隰草之二十八

地黄为血分中醇和凝重之品，生凉熟补，各有攸宜。生者味甘凉血，带苦益阴，色紫入肝，通彻诸经之血热。一切吐衄、便溺、崩漏诸血症，及疮疡诸毒、跌扑折伤，皆属血热，以此清热而凉血。若骨蒸劳怯、目痛头痃、五心烦热、大小肠燥、腰腿酸软，皆属阴虚，则以此凉而带补。如忧患焦思、文章苦志、为政劳神，三者未有不动心火，火动则耗血，以致心虚惊悸、头晕目昏、舌干口燥，宜取滋润清凉，同麦冬养神而生血。盖肝气热则胆虚，此独使肝清而胆受其阴，故有益胆之功。肝平而土无所畏，更有助脾之效。至若藉酒蒸熟制



黑而为纯阴，味苦化甘，性凉变温。专入肝脏补血，因肝苦急，用甘缓之；兼主温胆；心为肝子，能益心血；色黑走肾，故兼补肾。凡内伤不足，苦志劳神，忧患伤血，纵欲耗精，调经胎产，皆宜用之。安五脏，和血，滋润肌肤，养心神，宁魂魄，滋补真阴，封填骨髓，为圣药也。取其气味浓厚，为浊中浊品，为补肝肾之主药。故凡生熟地黄、天麦门冬、炙龟板、当归身、山茱萸、枸杞、牛膝，皆黏腻濡润之剂，用滋阴血，所谓阴不足者补之以味也。

生地生血，而胃弱者服之则妨食；熟地补血，而痰饮多者服之则泥膈。故生宜酒炒，熟宜姜制。入丸剂，生者酒浸三日，捣烂，酒蒸三次，即为熟地也。犯铜铁器，令人肾消。

制熟地必入缩砂仁末，以地黄性泥，得砂仁之香而窜，合和五脏冲和之气，归宿丹田。

江浙壤地种者，受南方阳气，质虽光润而力微。怀庆山产者，禀北方纯阴，皮有疙瘩而力大。

古方琼[①]玉膏，用生地黄四斤（取汁），人参（末）六两，白茯苓（末）十二两，白沙蜜二斤半，滤净拌匀，入瓶内箬封，置砂锅内，桑柴火煮三日夜，再换蜡纸重封，浸井底一夜，取起再煮一伏时，每以白汤或酒点服一匙。丹溪云：好色虚人咳嗽唾血者，服之得效殊捷。

睡起目赤，良久如常者，血热也，卧则归于肝，故热则目赤肿良久，血散故如常。用生地黄汁浸粳米半升晒干，三浸三晒，每夜以米煮粥，食一盏，数日即愈。

① 璚（qióng 穷）：古同“琼”，赤色美玉。

牛膝隰草之二十九，附土牛膝



牛膝味厚气薄，走而能补，性善下行，故为足厥阴、少阴之药。大抵酒蒸则补肝肾，生用则去恶血。凡腰膝骨痛、足痿阴消、失溺久疟、伤中少气诸症，则取其补肾之力。其癃闭管涩、白浊茎痛、瘀血阻滞、癥瘕凝结、女人经闭、产后恶阻，则取其活血行下。周慎斋云：用川芎不得用牛膝，以其升降异宜。又云：用枸杞子、破故纸，不得用牛膝，亦以枸杞、故纸主升而牛膝主降故耳。又云：牛膝能引诸药至膝盖。

土牛膝岂即天名精耶？所载形象及性味功用殆相同也，但专主破血，不似川牛膝兼补精血。用土牛膝，春夏用叶，秋冬用根，唯叶汁效尤速。凡服牛膝，忌牛肉。

凡小便不利，茎中痛，或淋，或尿血，或砂石胀痛，用牛膝并叶浓煎汁，日饮五服，名地髓汤。土牛膝亦可，或入麝香、乳香尤良。

金疮作痛，生牛膝捣傅立止。眼生珠管，牛膝连叶捣汁，日点三四次，皆取其散血也。

紫菀[①]隰草之三十

紫菀苦能入心，而泄上炎之火；辛能入肺，而散结滞之气。主治肺焦叶举，久嗽痰中见血，及肺痿痰喘，消渴，使肺窍有

① 紫菀：原作“紫苑”。底本“紫菀”“紫苑”互见，今以“紫菀”律之。

清凉润泽之功。其色紫同乎肝，用入肝经。凡劳热不足，肝之表病也；蓄热结气，肝之里病也；吐血衄血，肝之逆上也；便血溺血，肝之妄下也。无不奏效。其体润滋于肾，肾主二便，故主润大便燥结，利小便短赤，开发阴阳，宣通壅涩，大有神功。同生地、麦冬入心，以宁神而养血。同丹皮、赤芍入胃，以清热而凉血。然则紫菀之为用博矣，此论独畅于贾九如。



桑皮色白，为肺中气药。紫菀色紫，为肺中血药，故肺痨痰血为专治。李时珍云：肺本自亡津液，又服走津之剂，为害更滋，亦宜酌用。

凡缠喉风喉闭，饮食不通欲死者，返魂草根一茎，洗净，纳入喉中，取恶涎出即瘥。更以马牙硝津咽之，即全瘳。返魂草即紫菀，南人呼为夜牵牛。由此观之，则紫菀辛散之功烈矣。而其性温，凡肺病咳逆喘嗽之由于阴虚肺热者，自宜酌用，亦须与天门冬、百部、麦冬、桑皮苦寒之药参用则无害。

久嗽不瘥者，以紫菀、款冬花各一两，百部半两，捣罗为末。每服三钱，姜三片，乌梅一枚，煎汤调下，食后、临卧各一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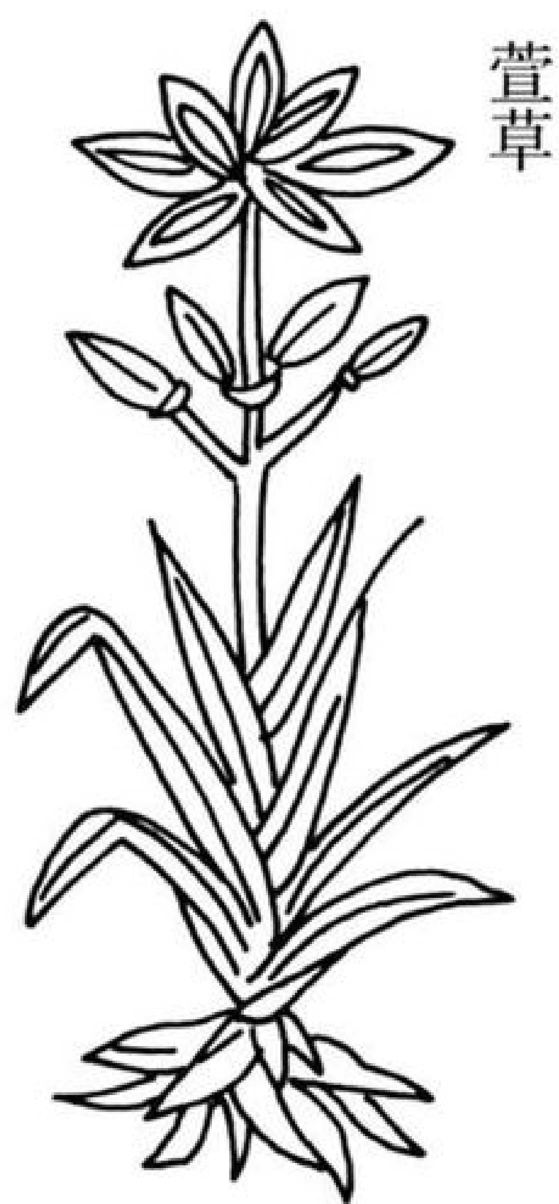
麦门冬隰草之三十一

麦门冬入肺兼入心，缪仲淳乃以为足阳明之正药，贾九如又以为兼养胆腑，其理固相通，毕竟为色白入肺之本药。盖麦冬禀秋令之微寒，功专清肺。正如盛暑，秋风一至，炎蒸若失。

凡心肺虚热及虚劳者，与地黄、阿胶、麻仁同为润经益血复脉通心之剂。元素云：麦冬治肺中伏火。肺气欲绝者，加五味子、人参为生脉之品，以补肺中元气之不足。六七月间，湿热方旺，人病骨乏无力，身重气短，头旋眼黑，甚则痿软，故宜生脉散，以人参之甘寒，泻热火而益元气，麦冬之苦寒，滋燥金而清水源，五味子之酸温，泻丙火而补庚金，兼补五脏之气。其曰兼养胆腑者，以其四时叶青，凌冬不凋，长生之物。同小荷钱清养胆腑，以佐少阳生气。又入固本丸，使心火下降，肾水上升，成坎离既济心肾相交之义。

周慎斋云：麦冬退肺中伏火，青蒿去骨间伏热，白茯苓渗脾中伏水，白芍药能于土中泻木，益智仁能于土中益火。物理之奥，宜细心求之。

萱草隰草之三十二



萱性下走阴分，最利胸膈。其曰宜男，具有微意。《本经》言苗花煮食，治小便赤涩，蠲烦热而除酒疸。其根亦主沙淋疸黄。其为通利之物无疑。

衄血，用萱草根研汁一大盏，和生姜汁半盏，呷之可止。

吹乳乳痈，以萱草根擂酒服，以滓封之。

酸酱隰草之三十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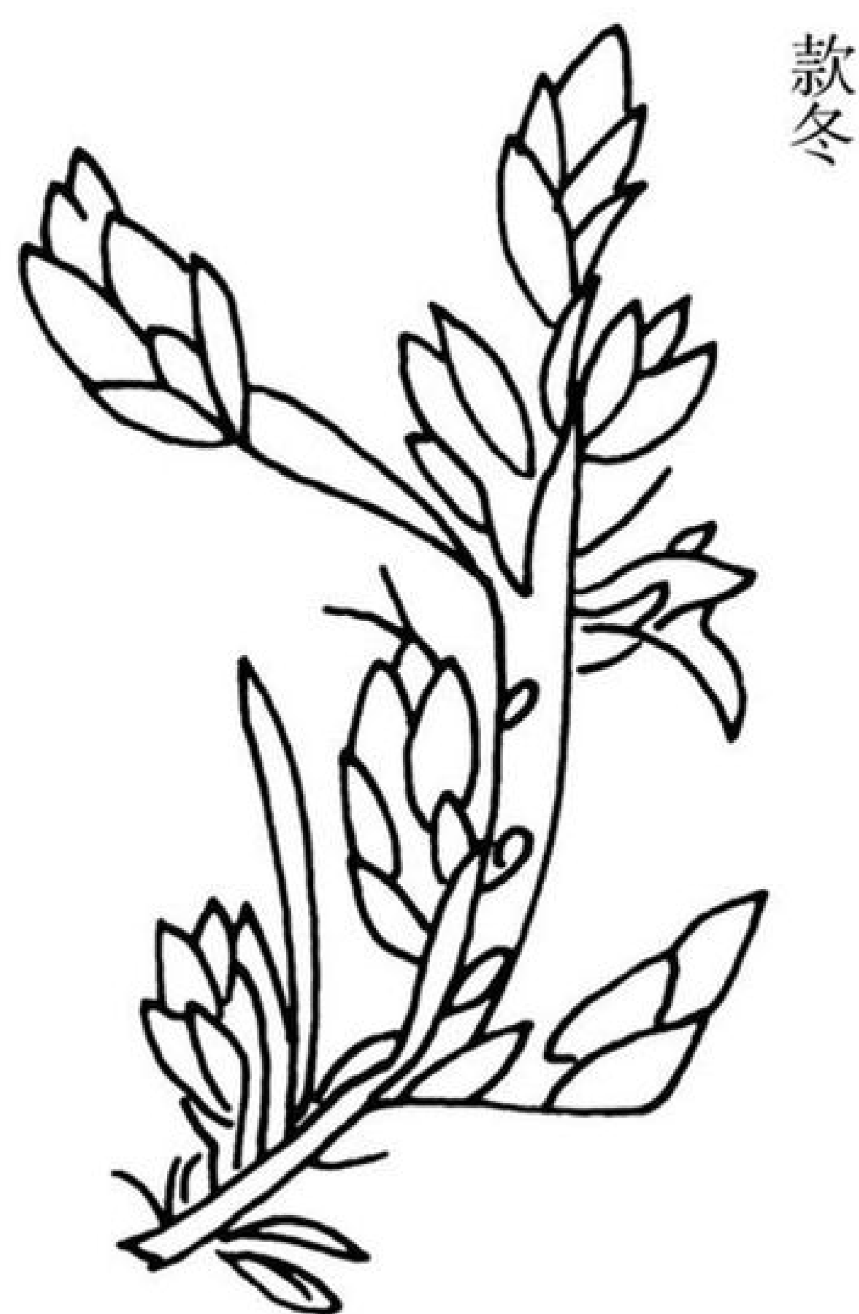
酸酱苗、叶、根、实皆可用，主上焦热咳、咽痛，兼有利湿之功，故捣汁服治黄疸有效。

此即灯笼草，花如杯状，无瓣，但有五尖。壳凡五棱，一枝一颗下悬如灯笼，壳中一子，生青熟赤。所谓“外垂绛囊，中含赤珠，盈盈绕砌，与翠草同芳”者也。



款冬花隰草之三十四

款冬花偏艳于雪消冰坚之候，想见其纯阳之性。故用辛温开豁，化痰清肺也。且不助火，可以久任。



此须用蕊，蕊乃发生之品，含蓄未放，得一阳初动之气，开发生机。或微见花，亦犹可用。如已芬芳，则都无气氲。须去蒂、梗、外壳及向里实如粟零壳，甘草水浸晒用。傅咸赋序云：予曾逐禽，登于此山。于时仲冬之月，冰凌盈谷，积雪被崖，顾见款冬炜然，始敷华艳。然则俗讹以枇杷花为款冬，固非矣。

款冬花畏贝母、黄芩，嗽家往往同用，想亦无碍。

古方疗久咳熏法：每旦取款冬花拣净，少蜜拌润，纳铛中，留一小孔，勿令漏气，下着炭火，以筒含吸其烟。如胸中少闷，须举头将指按住孔，勿使漏，烟尽乃止。如是数次即瘥。



决明子隰草之三十五

决明子专入厥阴经，以除风热，故为眼科正药。凡青盲赤白、翳膜流泪皆治，兼疗唇口青，盖亦肝经病也。

《相感志》① 言：圃中种决明，蛇不敢入。丹溪谓决明解蛇毒，本乎此。又有草决明、石决明，皆同明目。草决明即青葙子。

地肤子隰草之三十六

地肤子去皮肤间热气。凡病皆起于虚，虚而多热者，加地肤子、甘草。



即今落帚子。炒香用。神仙七精散云：地肤子乃星之精。

苗叶捣汁服，亦治久淋及小便闭。此物能益阴气而通小肠，盖无阴则阳无以化，亦东垣治小便不通，用黄柏、知母滋肾之意。

① 相感志：即《物类相感志》，作者未详，一说苏轼，一说僧赞宁。

瞿麦隰草之三十七

瞿麦为通心经、利小肠之药。盖小肠与心为传送，故用此入小肠，即所以治心热，实非心经药。其苦寒兼辛，猛利下逐，一切虚人，不宜擅用。

凡用蕊壳，不宜用茎叶。若一时同使，令人气噎，而小便至于不禁。

此即今洛阳花，田野生者为野洛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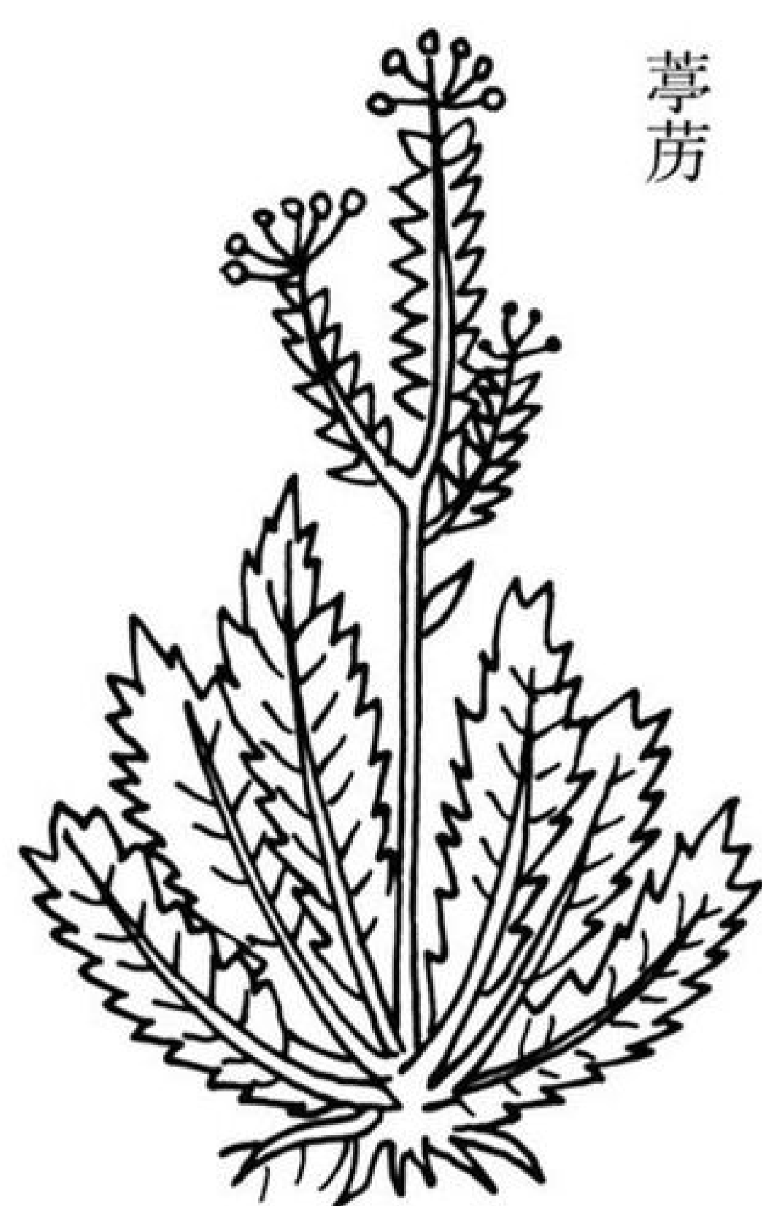
王不留行隰草之三十八

王不留行，下乳引导用之，取其能走血分而利血脉。其治金疮，止血逐痛，出刺，痈疽、瘘乳、风痹等症，亦稍资其活血之用。其性走而不住，孕妇忌之。

多生麦地中，俗呼剪金花，一名禁宫花。苗、子并用。

葶苈隰草之三十九

葶苈子疏气定喘，消痰理胀。有甜苦二种，甜者下泄之性缓，虽泄肺而不伤胃；苦者下泄之性急，胃气易伤，故或以大枣辅之。肺中水气膹急者，非此不除。病去即止，不宜过用。其能下膀胱水者，盖肺气壅塞则膀胱为之不利。譬之上窍闭则下窍不通，下窍不通则水湿泛溢，为喘满，为肿胀，为积聚，



诸病生矣。故十剂云：泄可去闭，葶苈之属是也。

凡用以糯米相合，微炒者，亦取其谷气，保留胃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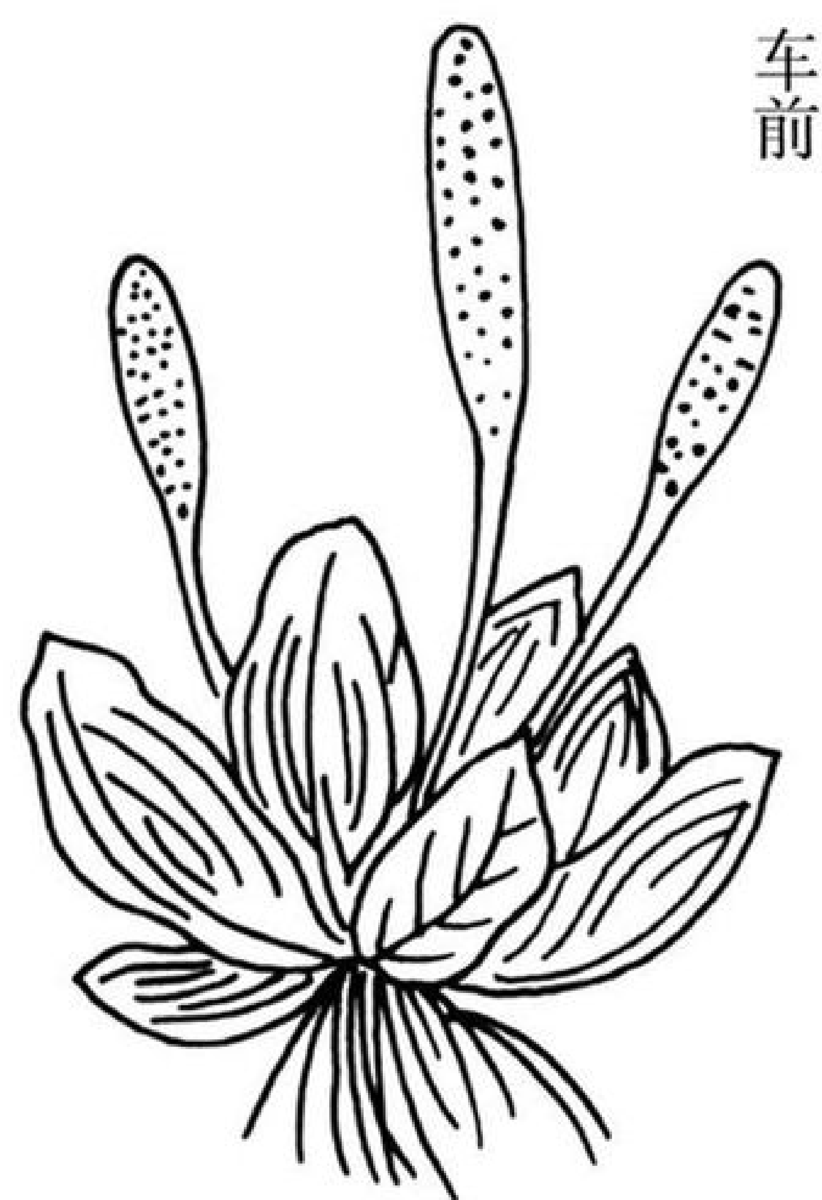
又云得酒良，为其大寒。

通身肿满者，以苦葶苈（炒）四两，为末，枣肉和丸，梧子大，每服十五丸，桑白皮汤下，日二服。此方大验，然必脾气壮盛者乃可用。《梅师方》治水肿尿涩，亦以甜葶苈二两（炒），为末，以大枣二十枚，水一大升，煎一升，去枣，入葶苈末，煎至可丸，如梧子大。每饮服六十丸，渐加，以微利为度。

痰饮咳嗽噙化丸，用曹州葶苈子一两（纸衬，炒令黑），知母、贝母各一两（为末），枣肉半两，砂糖一两半，和丸弹子大。每以新绵裹一丸，含之咽津，甚者不过三丸。

车前子隰草之四十

车前子专利水道而不走气，与茯苓同功。凡淋沥癃闭，茎肿或痛，湿肿泄泻，赤白带浊，血闭产难，微炒研服皆效。然古称车前利水又能益精者，男女阴中俱有二窍，一窍通精，一窍通水。命门真阳之火，系先天元气，道家谓之君火是也，后天之精气，亦与之合而系焉。膀胱者，湿热浊阴之水渗出下窍为小便，道家谓之



民火。二窍不并开。故水窍常开，则小便利而湿热外泄，不致鼓动真阳之火，则精窍常闭而无漏泄之患，故令精足也。精足故又有明目之功，其治暴赤眼痛者，又取其导热下行而肝自清也。仙经以此药为雷之精，雷主震木，故并入肝。

此即芣苡，多生道傍，故名车轮菜。

古方驻景丸，治肝肾俱虚，眼昏黑花或生障翳，迎风有泪，久服补肝肾增目力。车前子、熟地黄（酒蒸，焙）三两[①]，菟丝子（酒浸）五两，为末，炼蜜丸梧子大，每温酒下三十丸，日二服。

龙牙草隰草之四十一



龙牙草为凉血破血之药。凡下部䘌疮及一切血热疮症，取苗叶绞汁和酒服之，亦可捣敷金疮痈肿。

穗类鞭鞘，故名马鞭草。茎方叶似益母对生，夏秋开细紫花，作穗如车前穗者是。

鳢肠草隰草之四十二

鳢肠禀北方坎水之气，其汁玄黑，其味甘酸，纯阴之草也。入肾入肝亦入胃与大小肠，善凉血。须发白者，血热也。齿不固者，肾虚有热也。凉血益血，则白者变黑，而齿得坚矣。故《唐本草》云，汁涂眉发，生速而繁。其主血痢及针灸疮发洪血

① 三两：此前疑脱“各”字。



不止者，血痢由于血分为湿热所伤，针灸由病人素有血热，加艾火而益炽也。主排脓及通小肠者，荣血热壅则生脓。小肠属丙火，有热则不通也。膏点鼻中添脑者，脑为髓海，热则消，火能消物也。之数者，固皆赖其凉血之功。但凡脾胃虚弱及易溏薄作泄者，不宜轻服。故孙真人乌髭方，佐姜汁以防其冷。

鳢，乌鱼也，其肠亦乌。此草柔茎，断之有墨汁出，故名鳢肠，亦名墨菜。细实颇似莲房状，故俗呼旱莲草。又名金陵草，故真人方名金陵煎。

痔漏疮疾，用旱莲草一握，连根须洗净，石臼擂如泥，以极热酒一盏冲入，取汁饮之，滓傅患处。重者不过三服。予师蘖庵，患内痔肠血脱肛，服此得愈。其位下高座[1]离钩亦患前症，服之辄效。又古方肠风脏毒，下血不止者，用此瓦上焙，研末，每服二钱，米饮下。又小便溺血者，用此合车前草等分，杵取自然汁，每空心服三杯，愈乃止。

连翘 隰草之四十三

连翘气味轻清，体浮性凉。浮可去实，凉可去热，总治三焦诸经之火。心肺居上，脾居中州，肝胆居下，一切血结气聚，无不调达而通畅也。但连翘治血分功多，柴胡治气分功多。同

---

① 高座：本指讲席，借指精通佛理的高僧。南朝梁·慧皎《高僧传·译经上·帛尸黎蜜多罗》："西域人，时人呼为高座。"

牛蒡子，善疗疮疡，解痘毒，尤不可缺。



凡瘰疬结核、项边马刀之必用连翘者，以症正属少阳经，而此药正清胆经之热，其轻扬芬芳之气，足以解热而散郁也。

青黛隰草之四十四，附蓝靛

青黛凉肝，故除郁火，小儿惊痫症用之。其色青属木，味甘属土。震亨云青黛消食积，则兼入太阴无疑矣。乃时珍又云青黛杀恶虫，虫固湿热所成也。其谓能去上膈稠痰，疗伤寒赤斑，无非为热病所须耳。

蓝属水，能使败血分归经络。蓝种虽不同，而性味不远，解毒除热，其能事也。青黛乃蓝靛之英华。

蓝实服之，令发不白，亦凉血之验。

靛乃蓝与石灰作成，其气味与蓝有不同，而其止血、拔毒、杀虫之功似胜于蓝。

腹中鳖瘕，用蓝叶一斤，捣，水和绞汁服之。相传唐永徽中，有绛州僧病噎，不下食数年，临终命其徒于死后解其胸，得一物似龟，有两头，体悉肉鳞，置钵中跳跃不已。一僧方作蓝靛，偶以少靛投之，即怖走，须臾化成水。世传靛水治噎疾，盖本诸此，然必有虫积者为宜耳。予有一痞方，以青黛二两，硬石灰二钱，和研，面糊丸，如梧子大。每沸汤下二钱，服后即食炒米并生荸荠数枚，晚服六味地黄丸三钱。已屡试效。

唇边生疮，四八月蓝叶捣汁涂之，不过三度瘥。耳疳出汁，以青黛、黄柏末干糁。

小儿夜啼，青黛水研服之，以凉肝也。



萹蓄隰草之四十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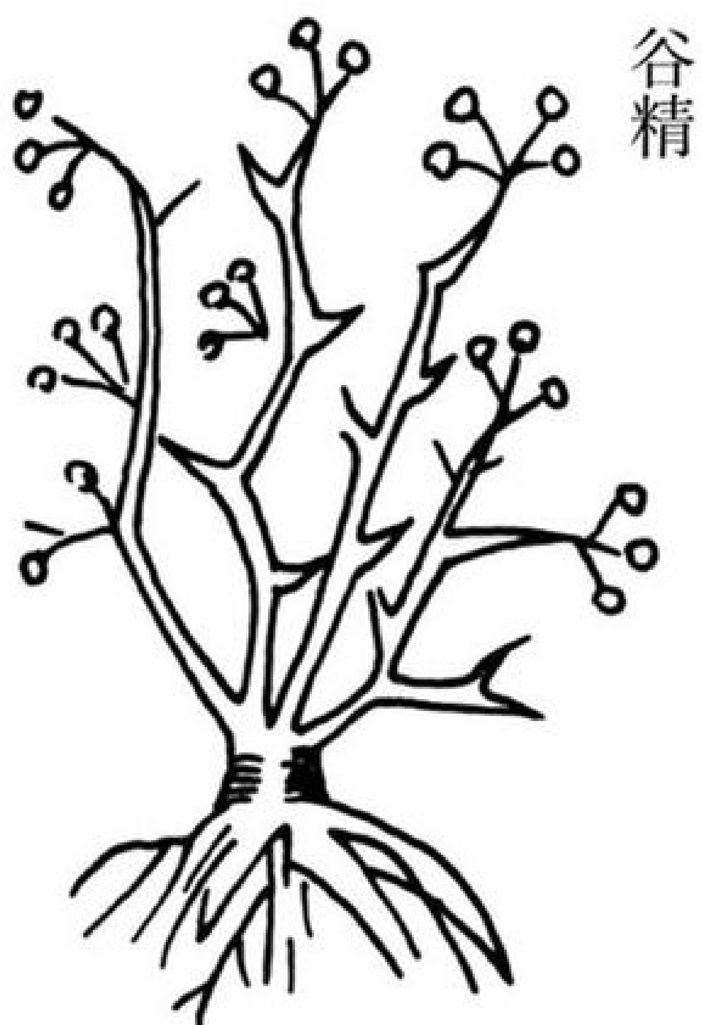
萹蓄利膀胱湿热，其性直遂，不宜恒用。周慎斋云：萹蓄能破血，赤淋用之。

蒺藜隰草之四十六

蒺藜有二种：沙蒺藜，肾家之补药也；刺蒺藜，肝家之风药也。谓其功不甚相远，自不可解。

沙蒺藜大如脂麻，状如羊肾，带绿色，嚼之生豆气者为真。纸上焙用。刺蒺藜如菱角，白色者，炒，去刺用，眼疾必需。墙有茨不可扫也，即此物。





谷精草隰草之四十七

谷精草体轻性浮，能上行阳明分野，故治目中诸病。加而用之，明目退翳之功似在菊花之上。

上隰草四十七种。

卷之四

大黄毒草之一



大黄苦重能沉，带辛散结，气味重浊，入胃、大肠、肝、脾四经。其性猛利善下，所至荡平。味厚则入阴分，血者阴也，故主瘀血、血闭、寒热、癥瘕、积聚、留饮、宿食，用此荡涤肠胃，宣通涩滞，奏功独胜。如积热结久，便坚闭固，必藉芒硝咸软之功，两者相须而用。大抵生用则速达下部，酒蒸熟则性味俱减，仅能缓以润肠。又若邪气在上，非酒不至，必用酒浸，引上至高之分，驱热而下。如物在高颠，则射以取之。若用生者，则遗至高之邪气，是以愈后或目赤，或喉痹，或头肿，或膈上热痰生也。贵在验证施剂，生熟异用，多寡适宜，斯为无弊。

仲景治二衄①用泻心汤，大黄、黄芩、黄连是也。本因少阴不足，本经之阳亢甚，以致阴血妄行飞越，故用大黄泻去亢甚之火，使之平和，则血归经而自安。夫心之阴气不足，肺与肝俱各受火邪而病作，以黄芩救肺，黄连救肝。肺者阴之主，肝者心之母，血之合也。肝肺之火既退，则阴血复其旧矣。李时珍云：大黄乃血分药，病在气分者不宜用。泻心汤治心气不足，而肝胆脾胃之邪火有余，虽曰泻心，实泻四经血中之伏火。

---

① 二衄：指吐血与衄血。《金匮要略·惊悸吐衄下血胸满瘀血病脉证治》："心气不足，吐血、衄血，泻心汤主之。"

至仲景治心下痞满按之软者，用大黄黄连泻心汤，此亦泻脾胃之湿热，非泻心也。病发于阴而反下之，则作痞满，乃寒伤营血，邪气乘虚结于上焦。胃之上脘在于心，故曰泻心，实泻脾耳。经云太阴所至为痞满，又云浊气在上则生填胀[①]，是矣。病发于阳而反下之，则成结胸，乃邪热陷入阴分，亦在上脘之分。仲景用大陷胸汤[②]皆用大黄，亦泻脾胃血分之邪，而降其浊气也。倘结胸在气分者，只用小陷胸汤；痞满在气分者，只用半夏泻心汤矣。

滚痰丸：大黄（酒浸，蒸熟）八两，生黄芩八两，沉香五钱，青礞石（二两，以焰硝二两同入砂罐固济，煅红，研末净）二两，水和丸梧子大。小病五六十丸，缓病八十丸，急病一百二十丸，温水吞下，即卧勿动。俟药力到，先下糟粕，次下痰涎。未下再服。唯水泻及胎前产后勿犯之。又坠痰丸，只大黄一味，皂荚熬膏丸，殊为径捷。

凡风热积壅，一切牙痛，用锦纹大黄，瓶内烧存性，为末，早晚揩牙漱去。都中有专货此药者，其门如市。是名紫金散，亦去口气。

汤火灼伤，以大黄生研，蜜调涂，不惟止痛，又且灭瘢[③]。

近地所出羊蹄根者，亦名土大黄，擦癣甚效，余无所用。

商陆毒草之二

商陆苦寒沉降之品，专于行水，与甘遂、大戟异性同功。

---

① 填胀：《素问·阴阳应象大论》及《本草纲目》卷十七大黄条均作“䐜胀”。义胜。

② 汤：此下《本草纲目》卷十七大黄条有“丸”字。

③ 灭瘢：原作“减瘢”，“减”与“灭”之繁体（滅）形近致误，据文义改。

以能逐荡水气，故名蓫薚。有赤白二种，以花别之，白者入药，赤者令人痢血不止而见鬼神，然外贴则赤者尤利。凡肿满小便不利者，以赤根捣烂，入麝香三分，贴脐上，以帛束之，得利即肿消。



大戟毒草之三

大戟与甘遂同为泄水之剂，凡水肿不由于脾虚土坚，而由于受湿停水者需之。水湿者，痰之本，得气与火则凝滞而为痰、为饮、为涕、为澼。古方并以控涎丹主之，以治水湿。大戟泄脏腑之水湿，甘遂行经隧之水湿，白芥子散皮里膜外之痰，惟在善用者能收奇效。夫痰涎之为物，随气上下，无处不到。入心则迷窍，而成痫癫，妄言妄见；入肺则塞窍，而成咳唾稠黏，喘急背冷；入肝则留伏积聚，而成胁痛，干呕，寒热往来；入于经络则麻痹疼痛；入于筋骨则颈项、胸背、腰胁、手足牵引隐痛。凡犯此症，不可认作风气、风毒及疮疽施治。大戟苦寒下走，辛则横行，亦无所不到，所以为控涎之品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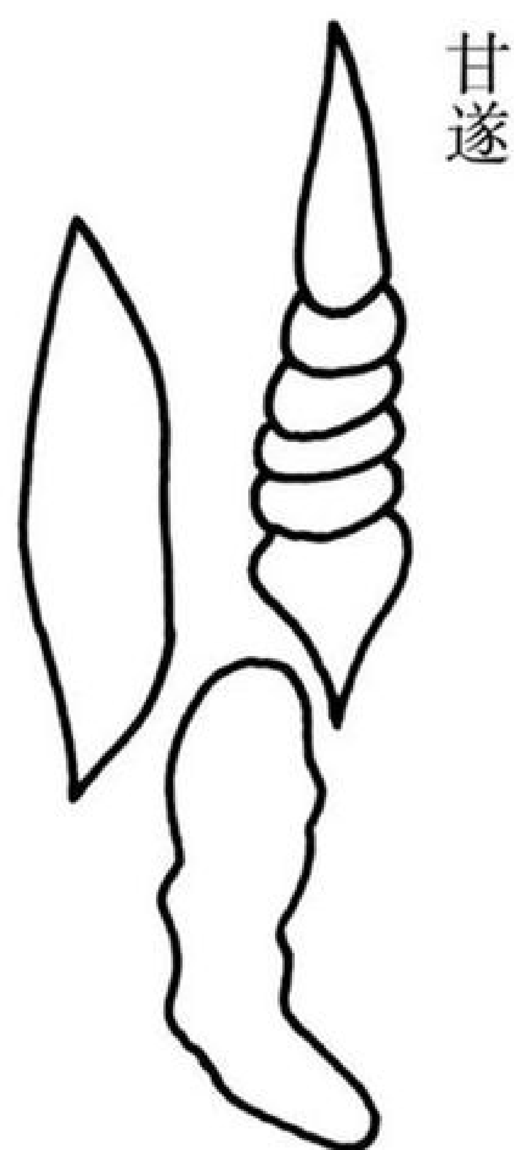


控涎丹：以大戟、甘遂、白芥子等分，姜汁面糊丸梧子大。每服七丸或二十丸，以津液咽下。若取利，则服五六十丸。土虚人勿服。

大戟味苦涩，浸水色青绿，亦肝胆之药也，故百祥膏又治嗽而吐青绿色者。仲景亦云：

心下痞满引胁下痛，干呕短气者，十枣汤主之。其中亦有大戟。夫干呕胁痛，非肝胆之病乎？大戟得枣即不损脾。

甘遂毒草之四



甘遂行水，能达水气所结之处。水结胸症，非此不除，故仲景大陷胸汤用之。肾主水，凝则为痰饮，溢则为肿胀。甘遂能泄肾经湿气，治痰之本。仲景治心下留饮，与甘草同用，取其相反立功。

刘河间《保命集》云：凡水肿服药未全消者，以甘遂末涂腹，绕脐令满，内服甘草汤，其肿立去。又古方，脚气上攻，结成肿核及一切肿毒，用甘遂末水调敷，内服甘草汤，其肿即消。又缩瘤方，以甘草一两煎膏，甘遂、大戟、芫花等分为末，先将甘草膏敷四围三次，以甘遂等末红醋调敷中间，不可逼近甘草膏，自然缩小枯焦。此皆取相反为用耳。

耳卒聋闭，用甘遂半寸，绵裹插入耳中，口嚼少甘草，耳卒然自通。

十枣丸：甘遂、大戟、芫花等分为末，枣肉和丸梧子大。每服四十丸，侵晨热汤下，利去黄水为度，否则次午再服。水肿喘急，大小便不通者用之，然必果系湿热，元气尚强，乃可一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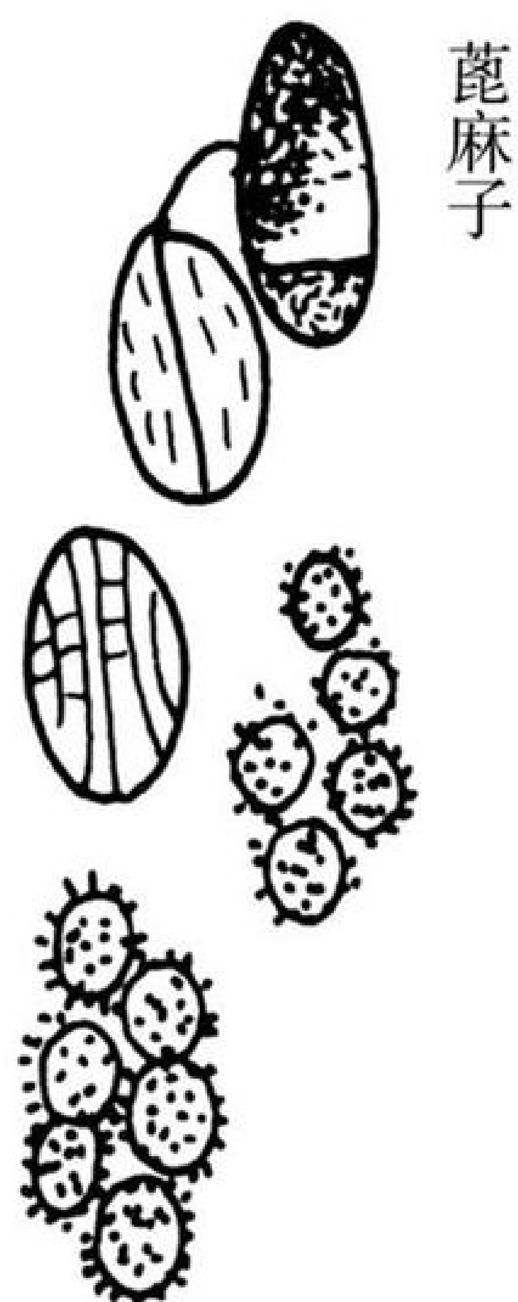
续随子毒草之五

续随子亦长于利水，惟在用之得法，

亦皆要药。更长于解蛊毒鬼疰以致腹痛胀满，攻积聚，下恶滞物，及散痰饮。然其为用，乃以毒攻毒之功耳。

一名千金草。

蓖麻子毒草之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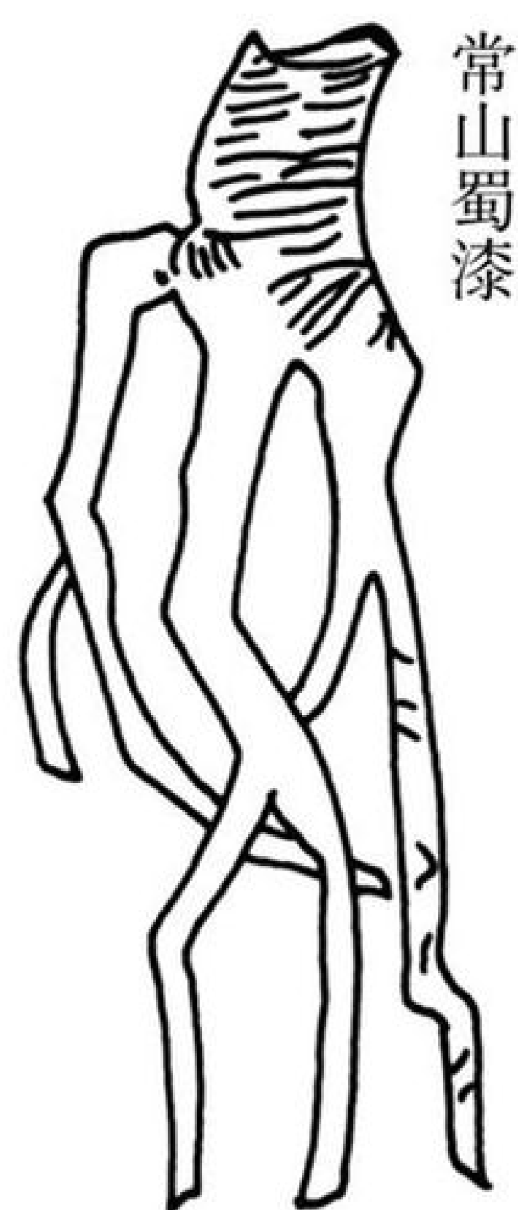


蓖麻子，其力长于收吸，故能拔病气出外，追脓取血，出有形之滞物。胎产胞衣、刺骨胶血者俱用之。气味甘辛毒热，颇近巴豆，亦能利人，故下水气。其性善走，能开通诸窍经络，能治口眼㖞斜、失音口噤、头风耳聋、舌胀喉痹七窍诸病，不止于出有形之物而已。然大抵宜于外治，内服不可轻率。

鹈鹕油能引药气入内，蓖麻油能拔病气出外，故诸膏多用之。

凡服蓖麻者，一生不得食炒豆，犯之必胀死。凡使，勿用黑天赤利子。

常山毒草之七



常山，其性暴悍，入口即吐。岭南西粤鬼方，咸多山岚瘴疠之气，邪气充于荣卫皮肤之间，常山善祛逐老痰积饮，驱除瘴疠。今疟家往往用之，大伤真气。

疟疾不拘远近，并间日、三日者，用常山一钱半，知母（忌铁）、香附（忌铁）、白芷、陈皮、甘草各一钱，好酒浸三日夜，多日更好。临发日早空心略温

服之，暑天凉服亦可。只须服一钟，余下尚可治第二人。累效。

附子毒草之八，合乌头、天雄、侧子及草乌

附子禀雄壮之质，具悍烈之性，大辛大热，兼甘苦而有大毒。譬如骁勇暴戾之夫，用之稍失其当，未有不偾事者。唯大寒直中阴经及真阳衰竭者，可暂用之。若不问何病，辄用附子，甚不可解。

周慎斋云：附子面煨则走而不守，其势上行，可以壮阳于表；童便制则守而不走，其势下达，可以回阳于里。



李东垣治冯翰林侄阴盛格阳，伤寒面赤目赤，烦渴引饮，脉来七八至，但按之则散，用姜附汤加人参，投半斤，服之得汗愈。此则神圣之工妙也。若认之不真，祸亦反掌。

王好古云：乌附非身凉而四肢厥者，不可僭用。服附子以补火，必防涸水。

李时珍云：乌附毒药，非危症不用，而补药中少加引导，其功甚捷。有人才服钱匕，即发躁不堪。且此所谓危症者，亦看何等危症耳。

缪仲淳云：附子既禀地二之火气，兼得乎天之热气以生，是阴阳凑合，无非火热为性，气味皆然，毒可知已。论其性质之所能，乃是退阴寒，益阳火，兼除寒湿之要药，引补气补血药入命门，益相火之上剂。若非阴寒寒湿，阳虚气弱之病，而

误用之于阴虚内热，血液衰少，伤寒温病，热病阳厥等症，靡不立毙。谨列其害如下，医师司命，宜详审而深鉴之，为生人之大幸。伤寒阳厥，其外症虽与阴厥相类，而实不相侔。阳厥之病，若系伤寒温疫，其先必发热头疼口渴，其后虽头不疼而表热已除，然必面赤颧红，二便不利，小水必赤或短少，是其候也。此当下之病也。产后血虚，角弓反张，病名曰痉，痉者劲也，是去血过多，阴气暴虚，阴虚生内热，热则生风，故外现风症，实乃阴血不足无以荣养于筋所致，足厥阴肝家大虚之候[①]。此宜益阴补血清热则愈也。故凡病人一见内热口干，咽干口渴，渴欲引饮，咳嗽多痰，烦躁，五心烦热，骨蒸劳热恶寒，阴虚内热外寒，虚火上攻齿痛，脾阴不足以致饮食无味，小便黄赤短涩及不利，大便不通或燥结，腹内觉热闷，喜饮冷浆及鲜果，畏火及日光，兼畏人声木声；虚阳易兴，梦泄不止；产后发热，产后血行不止，及恶疮臭秽，小产增寒壮热，中暑厥晕，阴虚头晕，中暑暴泄，利下如火，赤白滞下；小儿中暑伤食作泄，小便短赤，口渴思饮，血虚腹痛按之即止；火炎欲呕外类反胃，而恶热焦烦得寒暂止；中热腹中绞痛，中暑霍乱吐泻，或干霍乱，或久疟寒热并盛；或赤白浊、赤白淋，尿血、便血、血崩、吐衄、齿衄、舌上出血；目昏神短，耳鸣盗汗，汗血，多汗恶热；老人精绝阳痿，少年纵欲伤精，以致阴精不守，精滑脑漏；妇人血枯无子，血枯经闭，肾虚小便余沥，血虚大便燥结，阴虚口苦舌干；心经有热，梦寐纷纭，下部湿热，行履重滞，湿热痿痹，湿热作泄，湿热脚气；小儿急惊内热，痘疮干焦黑陷，痘疮火闭不出，痘疮皮薄娇红，痘疮因热咬牙，

---

① 候：原作“侯”，形近致误，据文义改。

痘疮挟热下利，痘疮余毒生痈；中风僵仆不语，中风口眼歪斜，中风语言蹇涩，中风半身不遂，中风痰多神昏；一切痈疽未溃，金疮失血发痉；血虚头痛，偏头风痛。以上内、外、男、妇、小儿共七十余症，病属阴虚及诸火热，无关阳弱，亦非阴寒，法所均忌。倘误犯之，轻变为重，重者必死，枉杀人命，此药居多。世徒见其投之阳虚之候，肺肾本无热证者，服之有起死之殊功，而不知其用之阴虚诸种病，亦复下咽莫救。故特深著其害，以表其非尝试轻用之药也。业医君子，可不慎诸！

天雄、乌头、侧子，本是同生，第其形质有异，老嫩或殊，大热大毒则未始有别也。

元种者为乌头，附乌头而生者为附子。乌头如芋魁，附子乃根旁如芋散生者。以长二三寸者为天雄，割削附子旁尖角为侧子。附子之绝小者亦名侧子。又正者为乌头，两岐者为乌喙，天雄大而长，少角刺，附子大而短，有角平稳。乌喙似天雄，乌头次于附子，侧子小于乌头，连聚生者名虎掌。

附子入药，去皮脐。若熟用者，以水浸过，炮令发拆①，去皮脐，乘热切片，再炒令内外俱黄，去火毒入药。又法，每一枚用甘草二钱，盐水、姜汁、童便各半盏，同煮熟，出火毒一夜用之。

天雄风家用之，附子虚寒用之，以天雄气壮有敷散之功。亦有他处草乌似天雄。入药须用蜀产重一两半，有象眼者佳。制如附子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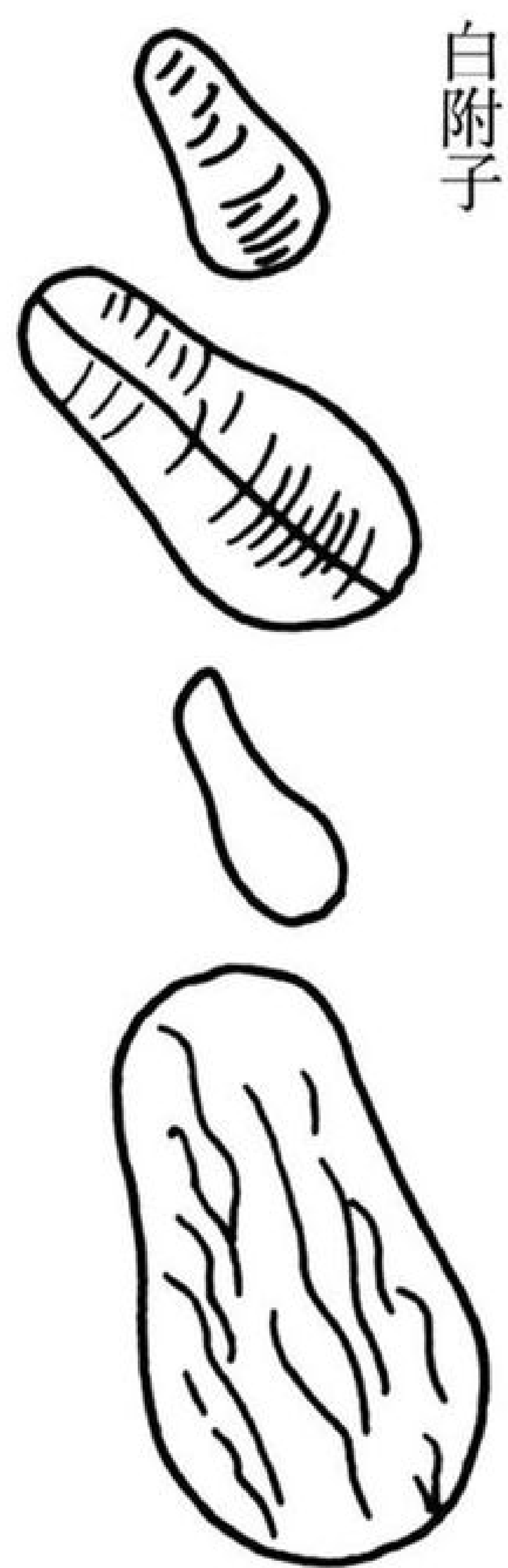
侧子主发散四肢，为风疹药。盖乌头为原生之本，守而不移；侧子散生旁侧，体无定在，其气轻扬，宜其发散四肢，充

① 拆（chè 彻）：同“坼”。裂开。《集韵·陌韵》：“㽹，《说文》：裂也。或从手，亦作坼、拆。”

达皮毛，为治风药。制亦同附子。

乌头助阳退阴，功同附子而稍缓，此名川乌。

草乌即乌头之野生于他处者。其性搜风胜湿，开顽痰，治顽癣，以毒攻毒，未可轻试。取其汁晒为毒药，名为射罔，以射禽兽。



白附子毒草之九

白附子形似附子，故得此名。功能逐风，又主消瘢，他无所用。

天南星毒草之十

南星味辛烈，能散复能燥；气雄猛，能通复能开。故力豁风痰湿痰，主治暴中风不省。古来论中风者不一，曰湿、曰火、曰风，总之湿郁生火，火盛生痰，痰火相搏，而成风象，有痰涎壅盛、口眼㖞斜、手足瘫痪、半身不遂诸症。以此开痰破结，则风摇火焰之势自然而息。若湿痰横行，经络壅滞不通，致语言费力，呵欠喷嚏，头目眩晕，颈项痰核，肩背酸疼，双臂作痛，两手软痹，为患多端。以此合诸药导痰燥湿，其症悉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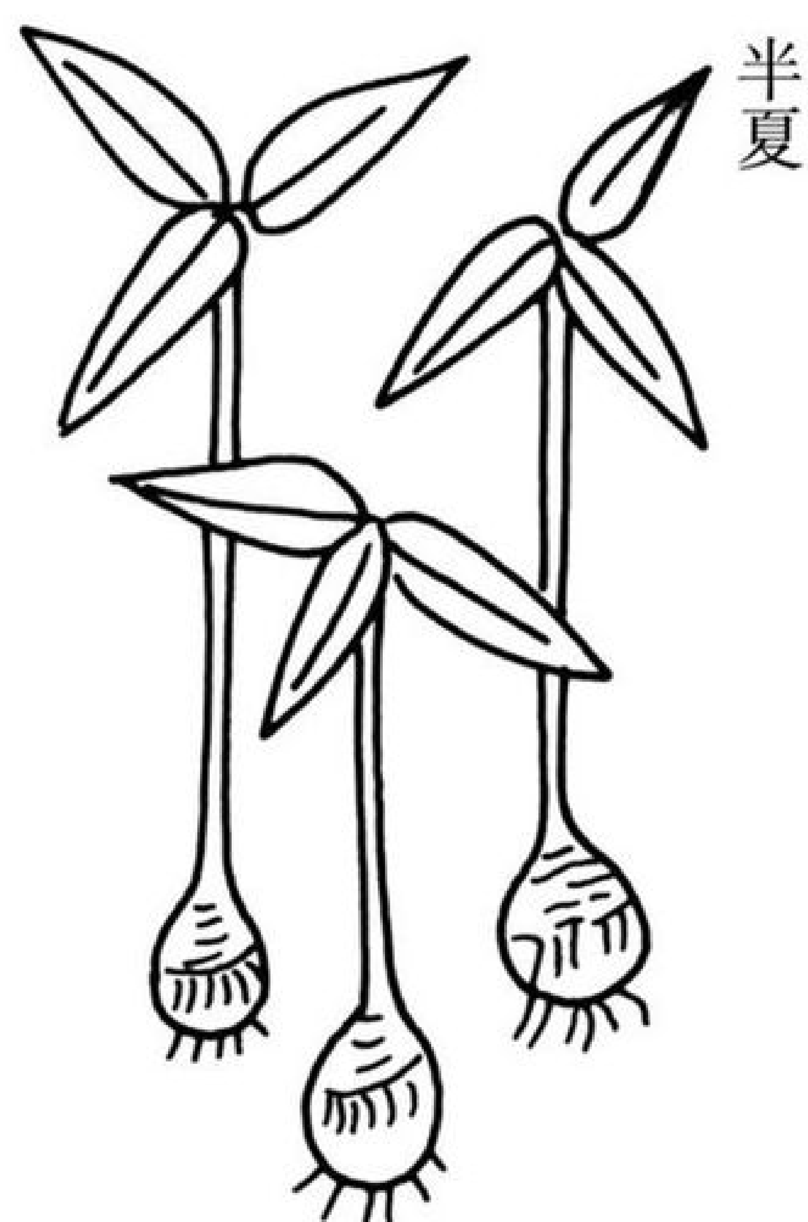


南星本名虎掌，古方多用虎掌，不言南星。其燥性甚于半夏，半夏辛而能守，南星辛而不守。

丹溪云：南星欲其下行，以黄柏引之。又南星得防风则不麻。

胆星者，非徒欲减其燥气，盖意不重南星而重胆汁，非如他药监制之比，故必九制，则纯是汁色染为黄，味变为苦，性化为凉，专入肝胆。经云肝为将军之官，凡十一脏取决于胆。是以肝胆之气一发，周身无处不到。假胆以清胆气，星以豁结气，大能益肝镇惊。主治一切中风，风痫惊风，头风眩晕，老年神呆，小儿发搐，产后怔忡。为肝胆性气之风，调和之神剂也。本草言其功如牛黄者，即胆汁之精华耳。

风痰头晕，或至吐逆烦懑者，用生南星、生半夏各一两，天麻半两，白面三两，共末，水丸梧子大。每服三十丸，姜汤下。是名玉壶丸。气痰咳嗽者，用玉粉丸，南星曲、半夏曲、陈橘皮等分为末，姜汁打糊，丸梧子大。每服四十丸，姜汤下。寒痰去橘皮加官桂。又三仙丸，治中脘气滞，痰涎烦闷，头目不清。南星曲、半夏曲、香附末等分，糊丸梧子大。每服四十丸，食后姜汤下。制南星、半夏曲，并汤泡七次为末，姜汁和作饼，铺竹筛内，以楮叶包覆，待生黄成曲，晒干用。小儿风痰用抱龙丸，用胆星一两，薄荷十片，丹砂一钱半，龙脑、麝香各一字，研末，蜜丸芡子大，每服一丸，竹叶汤化下。



半夏毒草之十一

半夏辛温性燥而有毒，力能祛湿、分水、实脾，开寒湿痰与气郁之结痰。而其所大忌者，乃在阴虚血少、津液不足诸病，故古人有血家、渴家、汗家之三禁也。其与贝母燥润不同，俗以半夏性燥有毒，

多以贝母代之，不知贝母乃手太阴肺经药，半夏乃足太阴脾经、阳明胃经药。如咳嗽、虚劳、吐血，或痰中见血，诸郁，咽痛喉痹，肺痈肺痿等证，此皆贝母为向导，半夏宜禁用。若涎为脾液，美味膏粱炙煿，能生脾胃湿热，涎化为痰，久则痰火上攻，令人昏愦口噤、偏废僵仆、蹇涩不语等症，自非半夏、南星，曷可治乎？若以贝母代之，有翘首待毙耳。故半夏之入二陈，止宜风寒湿热之痰。若阴虚劳损，非湿热之邪，而用利窍行湿之剂，乃重竭其津液也。呕家必用，为能去水。眉棱骨痛用之，为能除风。热痰，温胆用之，以痰聚经络则心惊胆怯，用此豁痰，则心气宁而胆气自平。

痰病半夏为主，造而为曲尤佳。治湿痰，以姜汁白矾汤和之；风痰，以姜汁及皂荚煮汁和之；火痰，以姜汁竹沥或荆沥和之；寒痰，以姜汁矾汤入白芥子末和之。此皆造曲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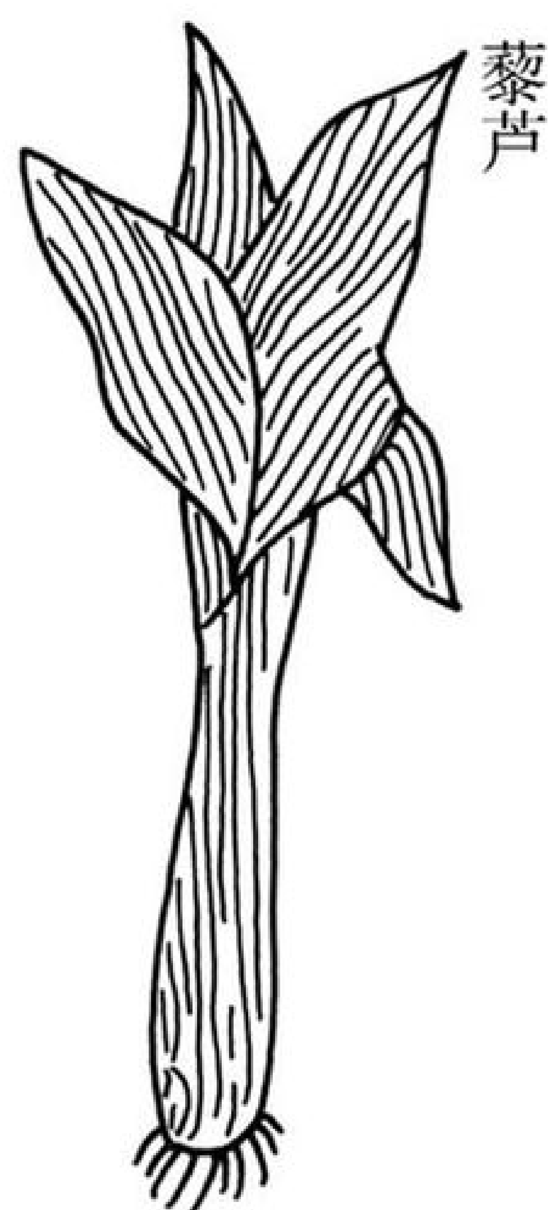
半夏生于夏半，得一阴之气，故《甲乙经》以之治夜不眠。岐伯云：卫气行于阳，阳气满，不得入于阴，阴气虚，故目不得瞑，治法饮以半夏汤。阴阳既通，其卧立至。方用水千里者八升，扬之万遍，取清五升，炊以苇薪，大沸入秫米一升，半夏五合，煮一升半，饮汁一杯，日三为度。病新者覆杯则卧，汗出则已，久者不过三饮。

支饮作呕者，用小半夏汤。呕家本渴，不渴者，心下有支饮也，或似喘不喘，似呕不呕，似哕不哕，心下愦愦，并宜小半夏汤。用半夏（泡七次）一升，生姜半升，水七升，煮一升五合，分温服。

玉液丸，治中焦痰涎，利咽，清头目，进饮食。半夏（泡七次）四两，枯矾一两，为末，姜汁打糊或煮枣肉，和丸梧子大，每姜汤下十五丸。寒痰，加丁香五钱；热痰，加寒水石

（煅）四两。

藜芦毒草之十二



藜芦亦主吐，凡胸中有痰饮或中蛊毒恶气者，止可借其上涌宣吐之力获效一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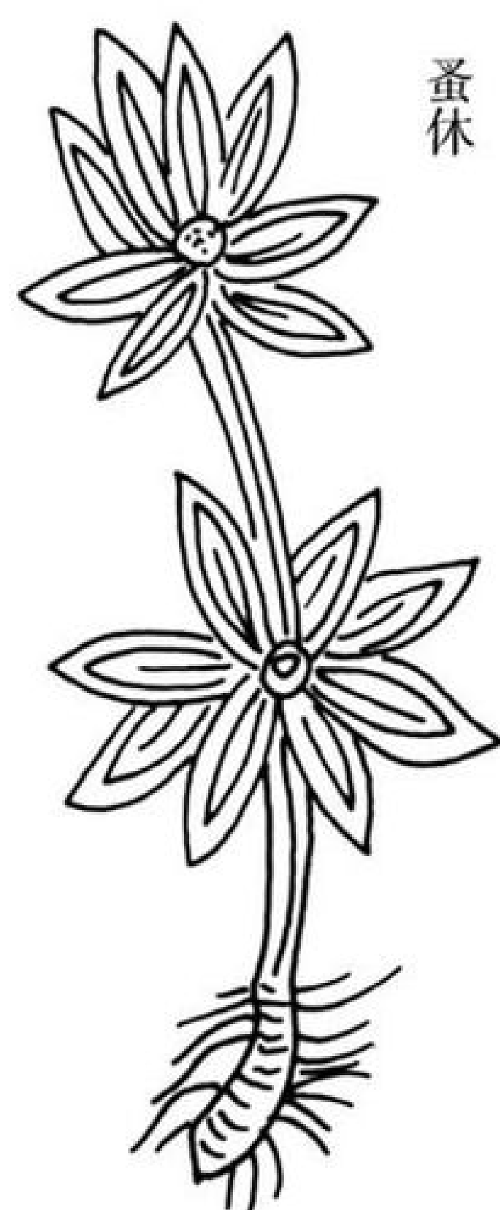
味至苦，入口即吐，故不入汤。

吐药不一，藜芦吐风痰，常山吐气痰，瓜丁吐热痰，乌附尖吐湿痰，各有所属。服藜芦吐不止者，饮葱汤即止。

蚤休毒草之十三

蚤休味苦气微寒，疡科之神品也，外敷、内服俱效。

外敷用醋摩，频涂患上。内服，蚤休（切片）、山甲（煅）、土木鳖（麻油煮枯）、僵蚕（炒）四物等分，各制末，和匀，每服三钱，砂糖调湿，好酒送下。恶毒痈肿至重者，不过二服，立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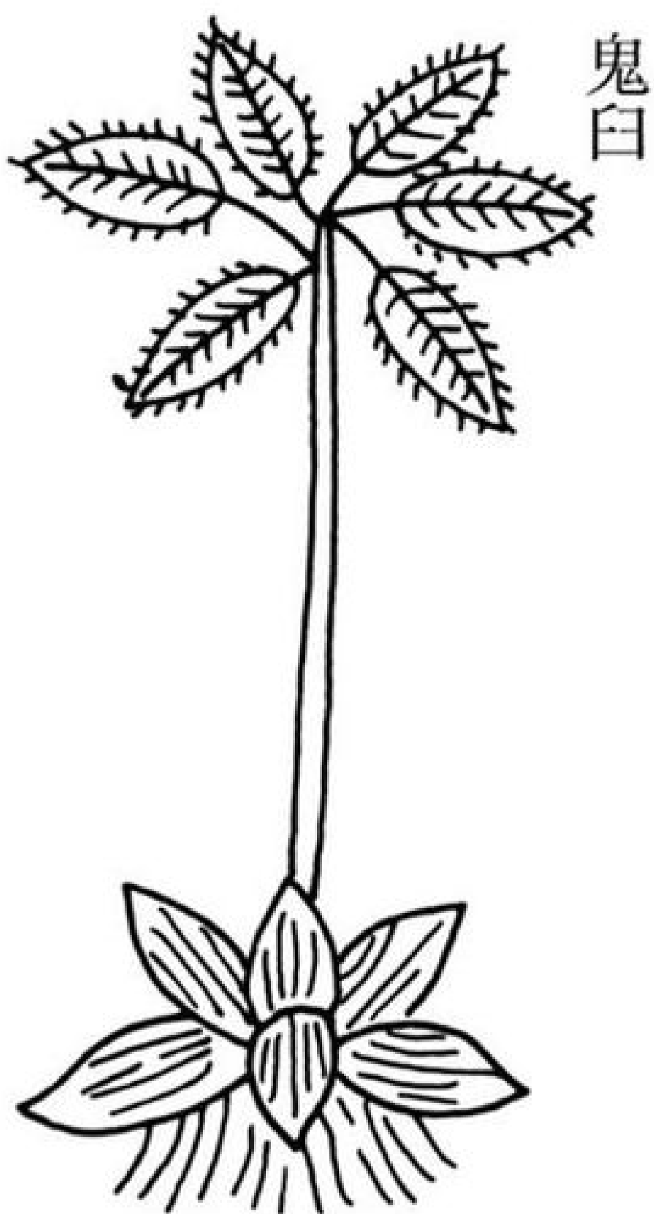
蚤休生于深山阴湿之地，一茎独上，茎当叶心，叶绿色似芍药，凡二三层，一层七叶。茎头夏月开花，一花七瓣，有金丝叶，长三四寸。根如鬼臼苍术状，外紫中白。谚云“七叶一枝花，深山是我家，痈疽如遇着，一似手拈拿”是也。名蚤休者，虫蛇之毒得此治之即休也。名重苔[1]、名

---

① 重苔：同“重台”。

三层草者，因其叶状。名金线重楼者，因其花状。名草甘遂，因其根状。其名草河车，则因其功用。而道家用为服食，不知果有益否也？

鬼臼毒草之十四



鬼臼乃阴草中之散结辟邪者也，故能入阴分以辟不祥，及诸蛊毒、鬼疰精物、尸疰传尸、烦惑、失魂妄见，何莫非阴邪尸鬼之所为？故惟阴草之异品，乃能治乎阴鬼之贼害也。亦有阳盛热极，有似鬼魅为祟，及烦惑失魂妄见者，不可混用。

射干毒草之十五



射干苦辛，能降能散，为喉痹咽痛之要药。丹溪主行太阴、厥阴之积痰，使结核自消甚捷。《金匮》方治咳而上气喉中作水鸡声者，用射干麻黄汤。《别录》又主老血在心脾间，咳唾言语气臭者用之。然无益阴之功，非久服之剂。

喉痹不通，浆水不入，用射干一片含咽汁良。《医方大成》[1] 用扁

① 医方大成：医方著作，又名《新编医方大成》《类编经验医方大成》，十卷，元·孙允贤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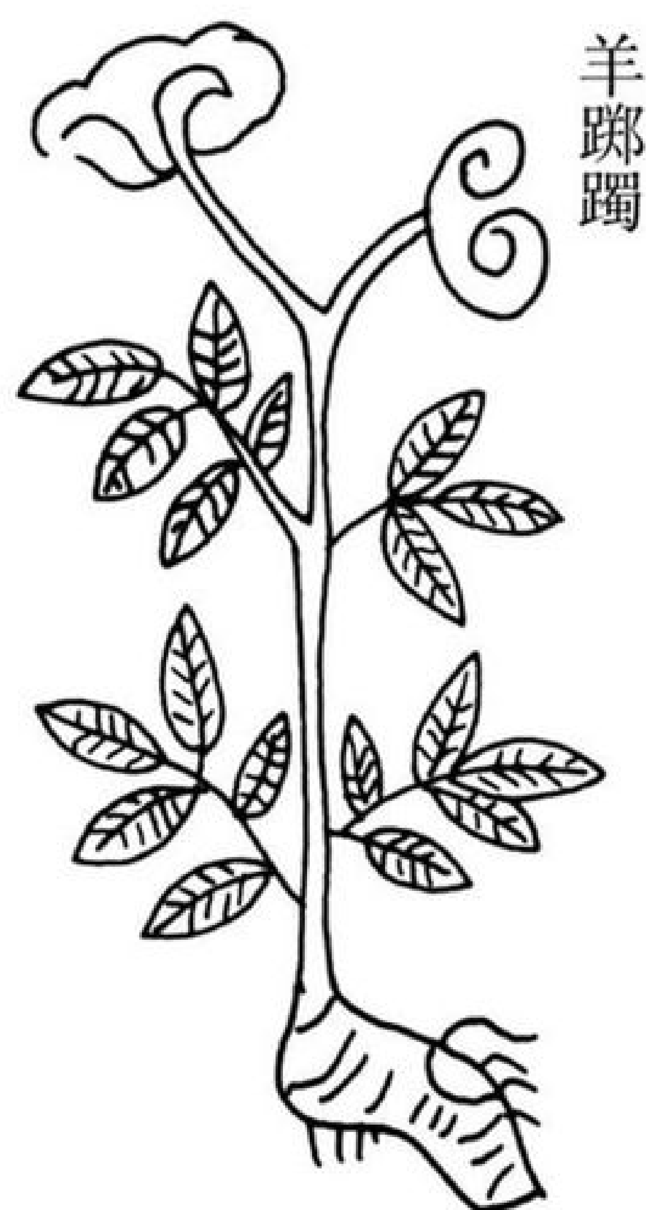
竹新根擂汁咽之，大腑动即解。或醋研汁噙，引涎出亦妙。扁竹即射干也。

水蛊腹大，动摇水声，皮肤黑者，用鬼扇根捣汁服一杯，水即下。射干一名鬼扇。

乳痈初肿，用扁竹根如僵蚕者，同萱草根为末，蜜调傅。

羊踯躅毒草之十六

羊踯躅，毒药也。古方多用之以治恶痹，然曾有以其根入酒饮而毙者，今人但以为肿毒外治之用。



一笔消真方：羊踯躅花五十斤（捣烂绞汁），荞麦秸（烧灰）、桑柴灰各五升，当归、白芷、皂刺、南星、驴蹄跟、真阿魏、大黄各三钱，羌活、穿山甲（煅）、海藻、昆布、半夏、白丁香、真蟾酥、没药、乳香、狼毒、麝香、明碱、番硇各二钱。上二十味俱为末，先将二灰共淋汤煎汁，至味辣为度，入前花汁煎至如沙糖样，须砂锅内煎。离火乘热渐糁前末，用箸不住搅，勿令凝底。调匀，再糁一层，糁尽后搅千转，令极和，坐冷水中一宿。次日再搅千转，将大磁盆多面，每盆摊药一薄层，烈日中晒干，入磁瓶封固。临用以新汲水调如半干糊，围法以旧笔蘸，从红肿外围起，逐渐逐层围进，空头如豆大，以出毒气，如干以水润之。大毒用一钱，小毒不过三五分。

芫花毒草之十七，附荛花

芫花、大戟、甘遂之属，逐水泄湿，能直达水饮窠囊隐僻之处。但可徐徐用之，取效甚捷。不宜过剂，损人真元。



张仲景治太阳证，表未解，心下有水气，干呕发热而咳，或喘或利者，小青龙汤主之。若表已解，有时头痛出汗，恶寒[1]，心下有水气，干呕，痛引两胁，或喘或咳者，十枣汤主之。盖小青龙治未发散表邪，使水气自毛窍而出，《内经》所谓“开鬼门”也。十枣汤驱逐里邪，使水气自大小便而泄，《内经》所谓“洁净府、去陈莝”也。

凡饮有五，皆因内啜水浆，外受湿气，蓄郁而为留饮。流于肺，则为支饮，令人喘咳寒热，吐沫背寒。流于肝，则为悬饮[2]，令人咳唾，痛引缺盆、两胁。流于心下，则为伏饮，令人胸满呕吐，寒热眩运。流于肠胃，则为痰饮，令人腹鸣吐水，胸胁支满，或作泄泻。流于经络，则为溢饮，令人沉重注痛，或作水气胕肿是也。

荛花亦芫花之类，气味主治大略相近。

上毒草一十七种。

---

① 恶寒：《伤寒论》十枣汤主治作“不恶寒”。

② 流于肝则为悬饮：《金匮要略·痰饮咳嗽病脉证并治》悬饮为“水流在胁下”。

菟丝子蔓草之一

菟丝子

菟丝子，子主于降，故用之入肾，善补而不峻，益阴而固阳。主治滑精便浊、尿血余沥、虚损劳伤、腰膝积冷、顽麻无力等症。味甘助脾，疗脾虚久泻，饮食不化，四肢困倦，令脾气渐旺则卫气自冲。又凡藤蔓之属，象人之筋，所以多治筋病，能令筋骨相着。筋者肝之合也，故善补肝脏风虚，为明目之圣药。又以其性锐而滑，兼能行血，故防堕胎及血崩不止者忌之。乃慎斋先生又谓：夫妇同食，令人有子。岂血行则月水自调，盖指血闭者言之耳。

焦弱侯《笔乘》[①] 云：一人年二十四五，血气失调，体中多不快，因服菟丝，遂健啖耐劳。其法，以菟丝子淘净焙干，每九两用好酒一斤，浸三日许，日中晒，时时翻令沥尽，摊晒干，磁器贮之。每日空心服一匙，酒下。久服三两月，其啖物如汤沃雪，半岁则大肥息矣。往岁尝传此法与京西李大夫，服之不辍，昨任秘书少监，与同省啖物作劳如少年人，时已七十四五矣。《抱朴子》仙方单服法：取实一斗，酒一斗浸，暴干，再浸又暴，令酒尽，捣筛。每酒服二钱，日二服。此药治腰膝去风，兼能明目，久服令人光泽，老变为少也。三十年前，吴江周安期尊人，年七十余，行动扶壁植杖，予时同胡慎柔正在吴江，令服菟丝丸，以菟丝如前法制末，用陈米锅焦磨末，入酒打糊丸，年至八十余，终不用杖。予近日以此药济人，因名

---

① 焦弱侯笔乘：焦弱侯即焦竑，明代著名思想家、文学家、史学家。著有《焦氏笔乘》，内容涉及经学、史学、文学、医学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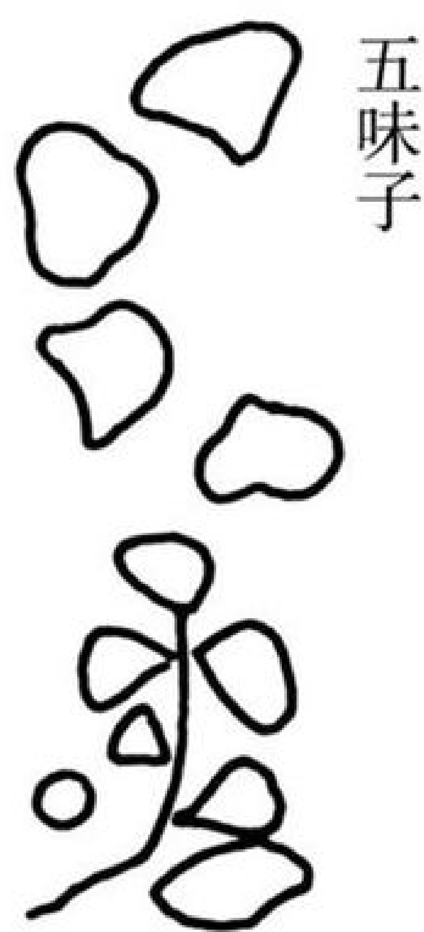
弃杖丸。

凡使，勿用天碧草子，形相似而味酸涩并粘，菟丝子则辛甘平无毒。此物无根，假气而生，人之元精亏丧，而假药力以补之。所谓以假治假，其功甚捷。

五味子蔓草之二

五味子，五味咸备而酸独盛，主收逆，故肺寒气逆者需之。若久嗽则肺焦叶举，津液不生，虚劳则肺困气乏，烦渴不止，以此敛之润之，遂其脏性，使咳嗽自宁。凡黄昏嗽甚者，乃火气浮入肺中，不宜用凉药，宜五味子敛而降之。有外邪者，必先发散而后用之。一切初嗽，总不宜收补太骤。因其色黑味厚，故又为肾经药，仲景入八味丸以代附子。肾藏精，精盛则阴强，收摄则真气归元而丹田暖，腐熟水谷，蒸糟粕而化精微也。

周慎斋云：五味子少用敛肺，多用滋阴，整用则益肾，捶碎用则止泻。又云：五味虽酸多，若滋参、芪、甘草，则入脾经补上焦之元，此又宜捶碎少用。若滋当归、麦冬，则助下焦之真阴，宜整用而多。



又五味子分南北产，南者色红，北者色黑。生津止渴，润肺补肾，宜北者；风寒在肺，宜南者。

《千金月令》[1] 言，五月常服五味，以补五脏之气，遇夏月季夏之间，困乏无力，无气以动，与黄芪、麦冬（少减）、生黄

[1] 千金月令：古代方书。《宋以前医籍考》："此书采辑十九首，方三百二十一首，与《千金方》实出一手。"

柏煎服，使人精神顿加，两足筋力涌出。其辅人参能泻丙火而益庚金，收敛耗散之气。

五更肾泄者，系阴盛而然，脾恶湿，湿则濡而困，困则不能治水，水性下流，则肾经受邪。用五味子以强肾水、养五脏，吴茱萸以除脾湿，则泄自止。五味子（去梗）二两，吴茱萸（汤泡七次）五钱，同[①]炒香，为末。每旦陈米饮服二钱。

覆盆子蔓草之三，附蓬藟



覆盆子主小便多者，服之当覆其溺器，以此得名。与蓬藟一物二种，功用相类。男子肾精虚竭及阴痿者服之，能令强阳。女子食之，亦令有子。

阳痿，只覆盆子一味，酒浸焙，研为末，每旦酒服三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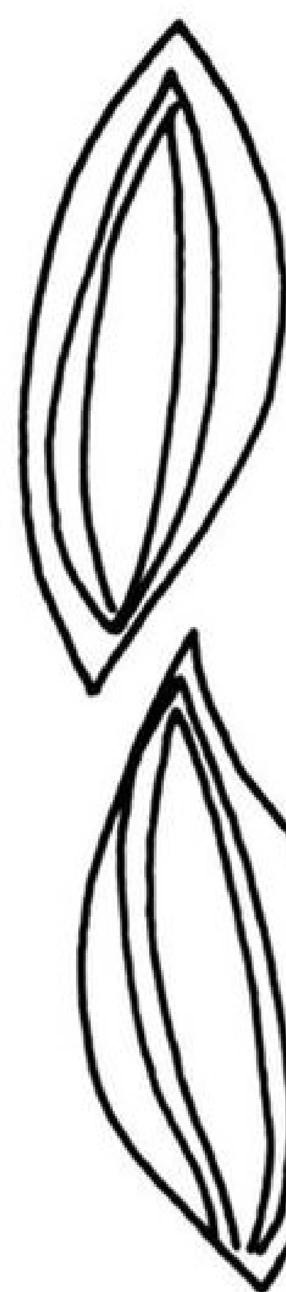
其叶治目暗不明、冷泪浸淫及青盲、天行目暗等疾。曝干，捣极细，薄绵裹之，用饮男乳汁浸如人行八九里许。用点目中，即仰卧，不过三四日，视物如旧。戒酒面、油腻诸物。

使君子蔓草之四

使君子不苦不辛而能杀疳蛔，所以为小儿上药。盖凡五疳便浊、泻利及腹虫，莫不皆由脾虚胃弱，因而乳食停滞，湿热

① 同：原作“用”，据《本草纲目》卷十八五味子条引许叔微《本事方》改。

瘀塞。此药味甘气温，令胃气开，脾气健，而兼有杀虫之功，故与疳症相宜。



相传潘州郭使君疗小儿独用此物，医家因号为使君子。本名留求子。

主用杀虫。宜于月之上旬，侵晨空腹食数枚，即以其壳煎汤咽下，次日虫皆死而出。或云七生七煨同食。忌食热物及饮热茶，犯之即泻。

小儿脾疳，使君子、芦荟等分，为末，米饮服一钱。

小儿痞块腹大，肌瘦面黄，渐成疳疾，使君子仁三钱，木鳖子仁五钱，为末，水丸龙眼大。每以一丸，用鸡子一个，破顶，入药在内，饭上蒸熟，空心食之。

木鳖子蔓草之五

木鳖子方家不轻用，至谓昔蓟门有人二子俱患痞，或授方以木鳖子煮猪肉食之，二子俱毙。时珍云：南人取其苗及嫩实食之无恙，则其毒未应至此，或与猪肉不相得，或犯他物而然，不可尽咎木鳖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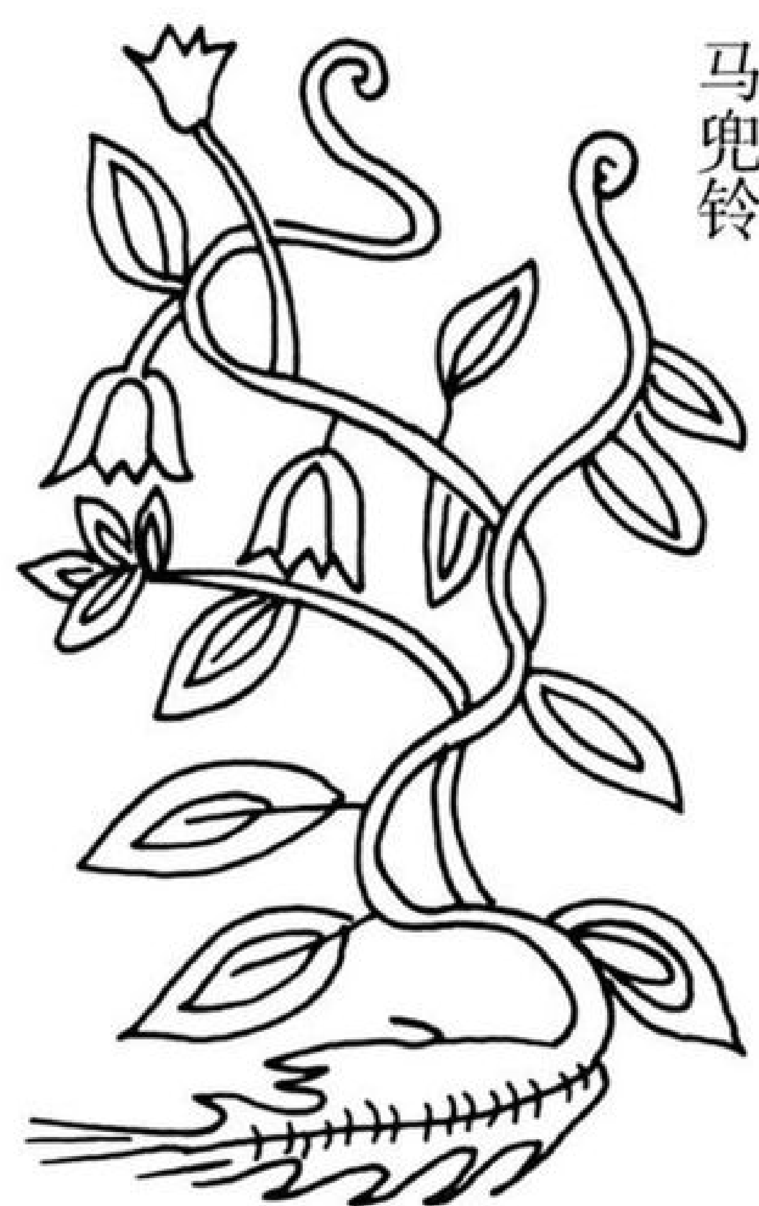


另有一种番木鳖名马钱子，无壳，性苦寒，土木鳖甘温，二性迥别，各随所宜而用之。如前同使君子治疳，乃土木鳖也，去油尽用。

倒睫拳毛者，因风入脾经，致使风痒，手擦日久，赤烂拳毛入内。将土木鳖子仁捶烂，以丝帛包作条，左患塞右鼻，右患塞左鼻，其毛自分上下，次服蝉脱等药。

诸般肿毒，以马钱子切片炒黑，离火略冷即脆，研极细，或醋或蜜调围。如阴毒加藤黄，阳毒则单用马钱子。中心空处，以红灵药，人乳调涂拔毒。此梁溪吴泾泉法。泾泉一村卤①，挟此术游，徙居城市，数岁获赀②数千。马钱子磨猪胆汁抹痔疮，立愈。

马兜铃蔓草之六



马兜铃体轻，气味俱清，轻清者上浮，其形悬而四开，有肺之象，故单入肺部。主治肺热久咳，痰结喘促，肺气上急，坐卧不安。盖嗽久则肺虚，肺虚则气热，以此苦寒者凉之降之，使肺热去而嗽自止。

汤剂中用多亦作吐，故崔氏方用以吐蛊。用须劈开，去革膜取净，焙。

根名独行根，即土青木香。治疔瘇③，以独行根捣烂，蜘蛛网裹傅，少刻根即出。

阴子④肿痛，以独行根二三两捣烂，冲热酒服，立效。

牵牛子蔓草之七

牵牛子非《神农》药也，自宋以后始有人用之。少则动大便，多则泄下如水，乃泻气之药。其味辛辣，久嚼猛烈雄壮，

---

① 村卤：粗鲁。此指粗鲁的人。

② 赀：通“资”。《说文·贝部》朱骏声通训定声：“赀，假借为资。”

③ 瘇：此同“肿”。

④ 阴子：即睾丸。《医宗金鉴·正骨心法要旨》：“十不治症……伤破阴子者。”





非苦寒也。主治水气在肺，喘满肿胀，下焦郁遏，腰背胀重，及大肠风秘气秘，卓有殊效。盖牵牛感南方热火之化，火能平金泄肺，令湿去则气得周流，所谓五脏有邪更相平也。然止能泄气中之湿热，不能除血中之湿热。湿从下受之，下焦主血，血中之湿，宜苦寒之味，若以辛药泄之，有伤气分，反生他症矣。如饮食失节，劳役过伤，致胃气不行，心火乘之，脾胃主血，当血中泄火，以黄芩之苦寒泄火，当归身之辛温和血，生地黄之苦寒凉血益血，少加红花之辛温以泄血络，桃仁之辛温除燥润肠，仍不可专用，须于补中益气泄阴火之药内加而用之。倘若反用牵牛大辛热气味俱阳之药，以泄水泄元气，是谓重虚。今人不问有湿、无湿，亦不论气分、血分，遇脾胃虚弱而痞满者一概用之，至不可救，良可痛哉！

震亨云：牵牛属火善走，黑者兼属水，白者兼属金。若非病形与症俱实，不胀满，不大便秘者，不可轻用，驱逐致虚。

时珍云：一宗室夫人，年几六十，平生苦肠结病，旬日一行，甚于生产，服养血润燥药则泥膈不快，服硝黄通利药则若罔知，如此三十余年矣。予诊[①]其人，体肥膏粱[②]而多忧郁，日吐酸涎碗许乃宽，又多火病。此三焦之气壅滞，有升无降，津液皆化为痰饮，不能下滋肠腑，非血燥比也。润剂留滞，硝黄徒入血分，不能通气，俱为痰阻，故无效也。乃用牵牛末，皂荚膏丸与服，即便通利。自是但觉肠结，一服即瘥，亦不妨食，

① 诊：原作“胗”，据《本草纲目》卷十八牵牛子条改。
② 粱：原作“梁”，据《本草纲目》卷十八牵牛子条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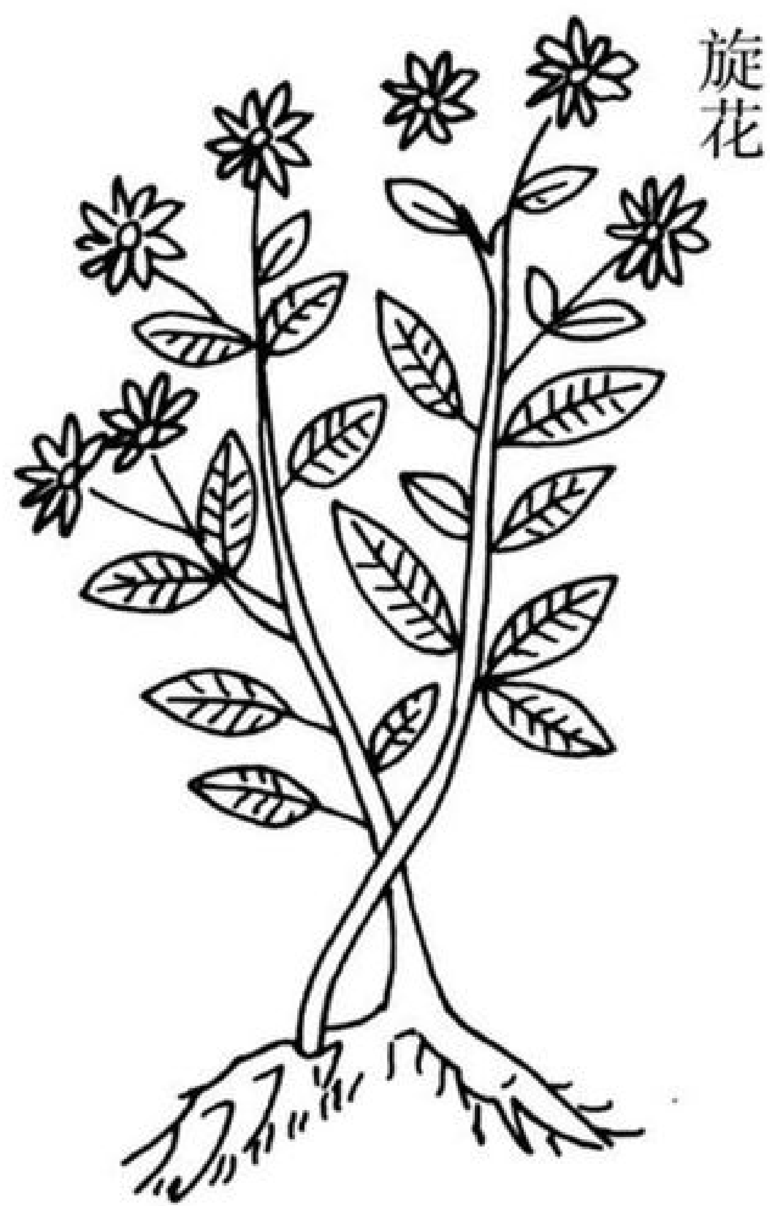
且复精爽。盖牵牛走气分，通三焦，气顺则痰逐饮消，上下通快矣。外甥柳乔，素多酒色，病下极胀痛，二便不通，不能坐卧，立哭呻吟者七昼夜，医用通利药不效，遣人叩予。予思此乃湿热之邪在精道壅胀隧路，病在二阴之间，故前阻小便，后阻大便，病不在大肠膀胱也。乃用楝实、茴香、穿山甲诸药，入牵牛加倍煎服，一服减，三服平。牵牛达右肾命门，走精隧，人所不知。

诸水饮病，用黑牵牛头末四两，茴香一两（炒），为末，每服一二钱，以生姜自然汁调下，是名禹功散。张子和云：病水之人，如长川泛滥，非杯杓可取，必以神禹决水之法治之。

漏疮水溢，乃肾虚也，牵牛末二钱半，入切开猪肾内，竹叶包定，煨熟，空心食，温酒送下，恶水遂泄，不复淋沥。

小儿夜啼，黑牵牛末一钱，水调傅脐上，即止。

旋花 蔓草之八



旋花有益气续筋之功，北地车夫每多取载车上，云归煎汤可补伤损。根细如筋，可啖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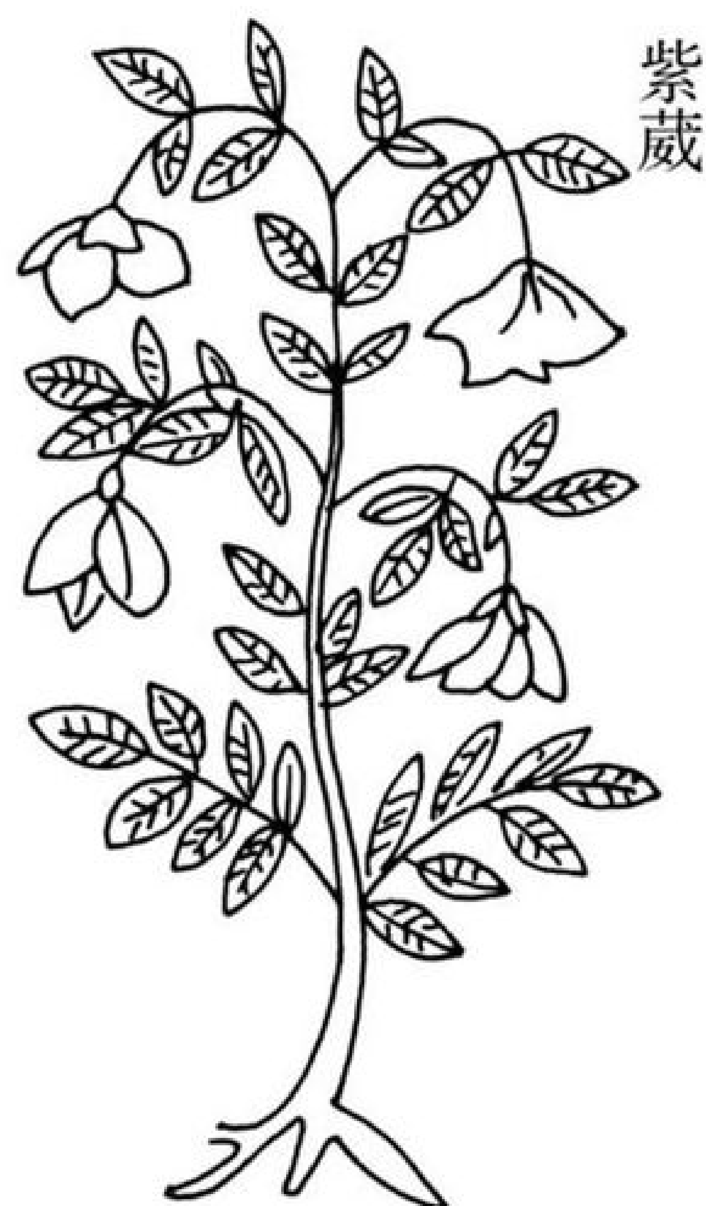
亦名鼓子花，即缠枝牡丹，田野塍堑①皆生，逐节延蔓，叶如波②菜叶而小，至秋开花如白牵牛，带粉红色。亦有千叶者，根白色，不结子。

---

① 塍（chéng 成）堑：田埂与渠沟。

② 波：疑当作“菠”。

紫葳蔓草之九



紫葳行血分，去血中伏热，故主产乳崩漏诸疾，及血热生风之症。

即凌霄，以其附木而上，即高数丈。其花不可近鼻，闻之伤脑。花上露入目，令人昏矇。

粪后下血，凌霄花浸酒，频饮之。

栝楼蔓草之十

栝楼根味苦性凉，纯阴之品，专清膈上热痰。热痰由肺受火逼，失其降下之令。此善导上焦之火下行，使肺气清，则声音顿发；胃热减，则消渴即除。唇干口燥，以此润其中枯；热痈诸毒，藉此和其血脉。其栝楼实则体润性滑，润以去燥，滑以利窍。凡薄痰在膈，易消易清，不必用此。若郁痰浊、老痰胶、顽痰韧、食痰粘，皆滞于内，不得升降，致成气逆胸闷咳嗽、烦渴津枯，或痰声不得出，皆藉其滑润之力，以涤荡膈中垢腻，为痰家之圣剂也。陶节庵云：贝母得瓜蒌，则开结痰。胡慎柔云：肺上老痰，见栝蒌则脱根而下。去壳皮隔膜及油，为栝蒌霜，而古方每每全用。其油大能滑肠，若火邪燥结大便者，以此助苦寒之药，则大便自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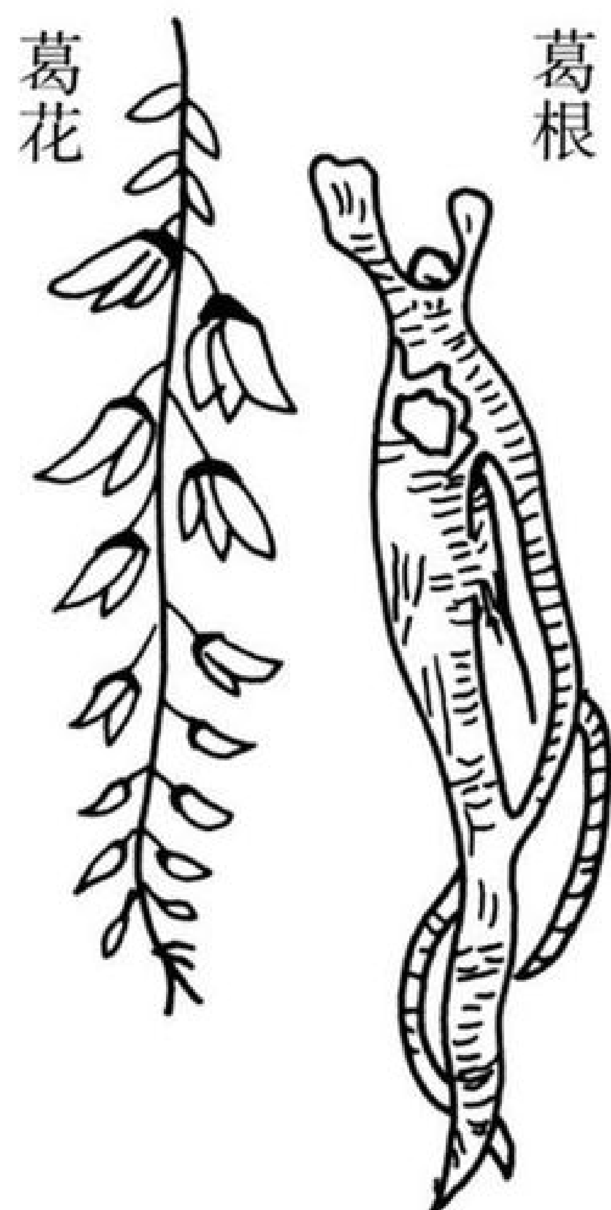


栝楼释名果蠃。蠃与蓏[1]同，木生曰果，地生曰蓏。此物蔓生附木，诗云"果蠃之实，亦施于宗[2]"是矣。栝楼即果蠃转音，后人又转[3]为瓜蒌。根名天花粉，其质肥白，而天然有花纹也。

制天花粉，宜以栝楼根去皮切片，水浸，逐日换水，四五日捣泥，以绢衣滤汁澄粉，晒干，洁白美好。今人但以栝楼根切片，用为天花粉。

制瓜蒌霜，用粗纸敲压去油，又勿多压，失其体润。

葛根蔓草之十一



葛根，根主升，甘主散。若多用至三二钱，则能理肌肉之邪，开发腠理而出汗。其性味甘凉，能鼓舞胃气。若少用五六分，则治胃虚热渴、酒毒呕吐。或佐健脾药，有醒脾之功。且脾主肌肉，又主四肢，如阳气郁遏于脾胃之中，状非表症，饮食如常，但肌表及四肢发热如火，以此同升麻、柴胡、防风、羌活升阳散火，清肌退热。薛立斋常用之，神剂也。十剂云：轻可去实，麻黄、葛根之属。二物皆轻扬发散，而一主皮毛，一主肌肉。凡表虚有汗者禁之。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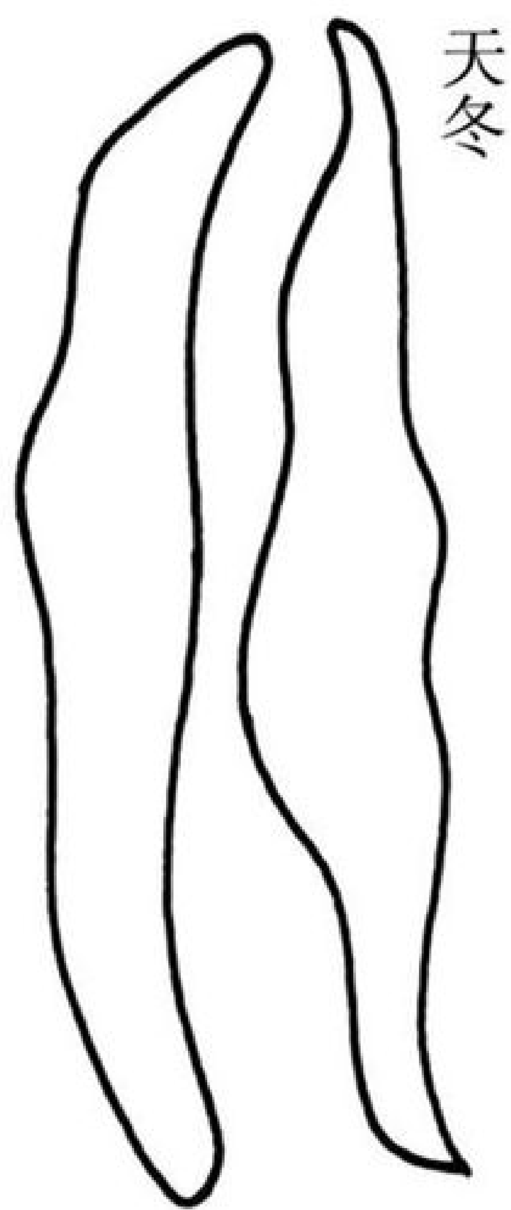
① 蓏（luǒ 裸）：瓜类植物的果实。《说文·艸部》："在木曰果，在地曰蓏。"

② 宗：《诗经·豳风》作"宇"。

③ 转：原作"传"，形近致误，据《本草纲目》卷十八栝楼条改。

葛有野生，有家种，其蔓延长，取治可为絺绤①。又名鹿藿，鹿食九草，此其一焉。

天门冬蔓草之十二



天门冬本非肺家药，为肺出气。气有余即是火，反克肺脏，以此体润性寒，最能保定肺气，勿令火扰，则肺清气宁。凡痰热、痰盛以致肺焦叶举，或咳嗽，或喘急，或吐血、衄血，或风热，或湿痹，俱宜用之，此保肺之功也。其味厚苦寒，俱属于阴。肾恶燥，以寒养之，欲坚，以苦坚之，故能入肾助元，益髓生津利便，此滋肾之力也。时珍云：天冬清金降火，益水之上源，故能下通肾气，入滋补方合群药用之有效。盖天麦二冬，并入手太阴，敺②烦解渴，止咳③消痰。而麦冬兼行手少阴，清心降火，使肺不受邪，故止咳立效；天冬兼入足少阴，滋肾助元，全其母气，故清痰有功。夫痰之标在脾胃与肺，其本在肾，若非肾家有火，炎上薄肺，煎熬津液而成黏腻，则痰何自而生？天冬味苦，气大寒，能清热葆肺，下通于肾，故同麦冬、百部、桑皮、枇杷叶、玄参、贝母、童便、竹沥，为清肺止嗽之药。同麦冬、五味子、地黄、黄柏、车前子、枸杞、牛膝为丸，则

---

① 絺绤（chīxì 吃戏）：葛布。絺为细葛布，绤为粗葛布。

② 敺（qū 趋）：古同“驱”。《文选·风赋》“敺温致湿”李善注：“敺，古驱字。”

③ 咳：原作“痎”。本句文字源自《本草蒙筌》，《本草纲目》卷十八亦引，二书均作“咳”，因据改。

为补阴滋肾、除热润燥之剂。然既大寒而苦，即非脾胃所宜。阴虚之人，脾胃多弱，又以苦寒损其胃气，必致泄泻，恶食，而渐成不起。何者？后天元气生于胃气，五脏之气皆因之以为盛衰。胃气强则喜食而甘味，弱则恶食而不甘味。阴虚精绝之病，正赖脾胃之气强，能纳能消，以滋精气。若脾气先困，则是后天生气之源绝矣。丸饵虽佳，总统于食，汤液虽当，终属于饮。若非胃气无损，焉能纳而消之，以各归其根，奏其功效哉。此不独为天门冬言也，大凡用药，咸宜仿识此意。

凡服天冬，宜禁食鲤。

百部蔓草之十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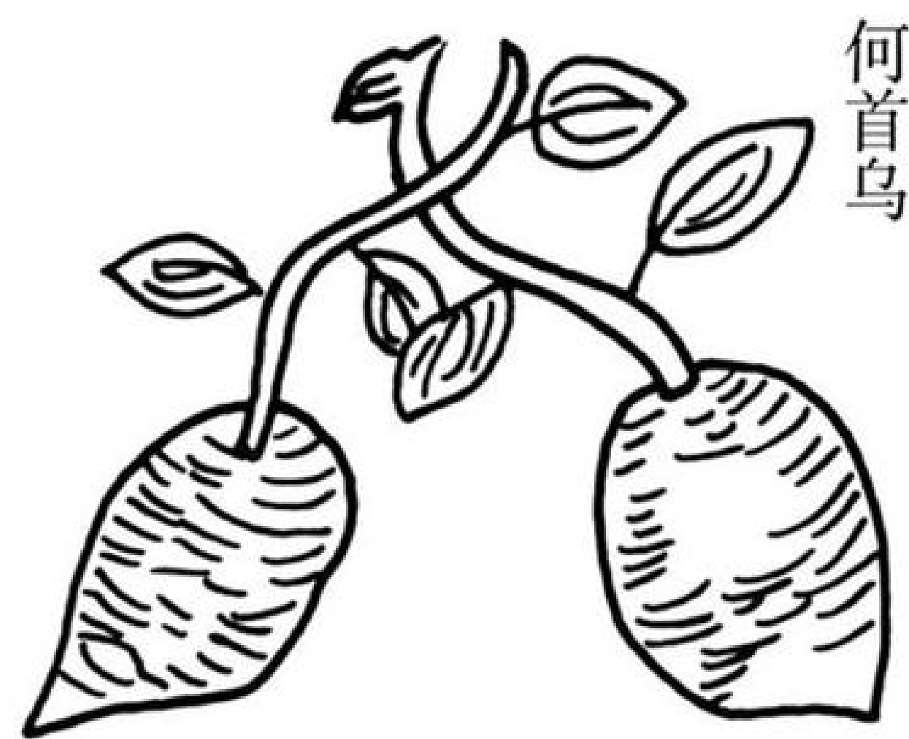


百部亦天门冬之属，故皆治肺病。但百部气温而不寒，寒嗽宜之；天冬性寒而不热，热嗽宜之。百部兼能杀虫，故治传尸、骨蒸、蛔虫、寸白、蛲虫之类。

亦用竹刀劈开，去心，酒浸用。

何首乌蔓草之十四

何首乌，其藤夜交，得阴气之厚，藉久蒸制熟，成紫黑色，入肝兼肾，其味甘平带涩，能益肝敛血滋阴，主治腰膝软弱、筋骨酸疼、虚疟肾泄、崩漏带下等证。其能疗头面风疹、皮肤燥痒者，以涩能敛血也。能止久痢者，涩可收脱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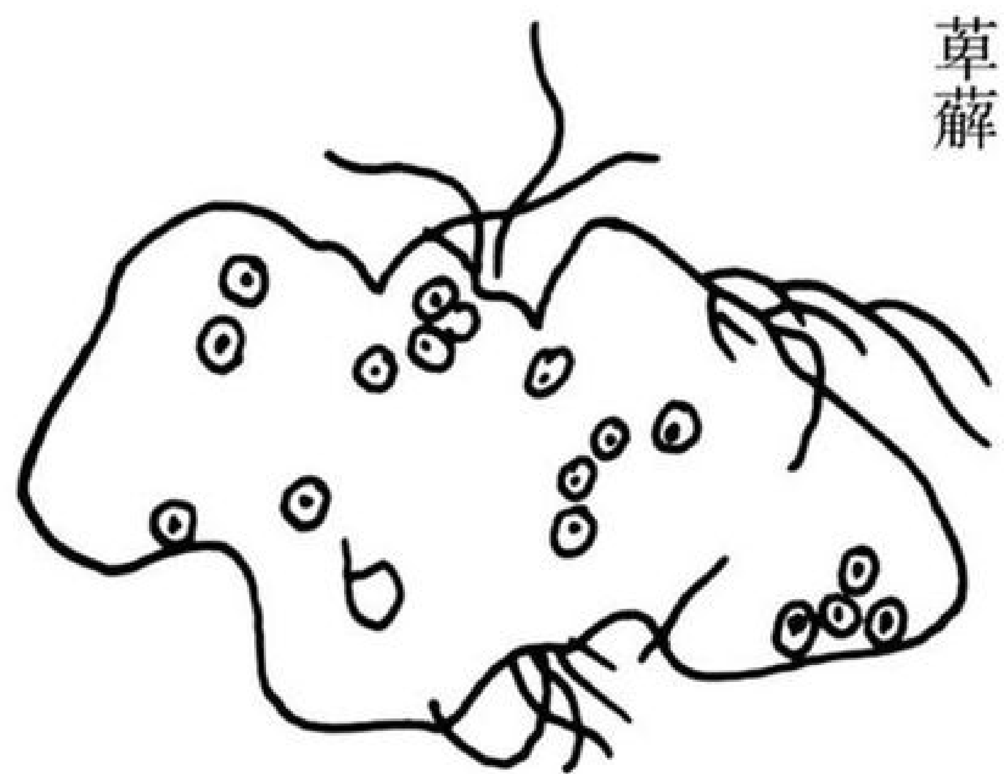
故云何首乌久痢为宜，白芍药始末俱用。

生山岛间，体润而嫩，大者佳。忌铁器，以铜刀切片，酒拌，入黑豆蒸晒九次用。若平阳泥土，老硬多筋，服之塞血，令人麻木，不堪用。

《衍义》曰：何首乌兼黑髭鬓，与萝卜相恶，同服之反早白。

此本益血之药，忌与天雄、乌头、附子、仙茅、姜、桂诸燥热药同用。

萆薢蔓草之十五



萆薢性味淡薄，长于渗湿，带苦亦能降下。主治风寒湿痹，男子白浊、茎中作痛，女人白带病，由胃中浊气下流所致者，以此入胃驱湿。又疮疡恶疠，湿郁肌腠，营卫不得宣行，致筋脉拘挛、手足不便者，亦用此渗脾湿而血脉自调。

萆薢蔓生，叶似菝葜而大如碗，根长硬大者如商陆而坚，今人或以土茯苓为萆薢，误也。菝葜即金刚根，极坚而有尖刺，叶颇近王瓜，故有黄瓜草之名。菝葜、土茯苓与萆薢形虽殊，而主治不相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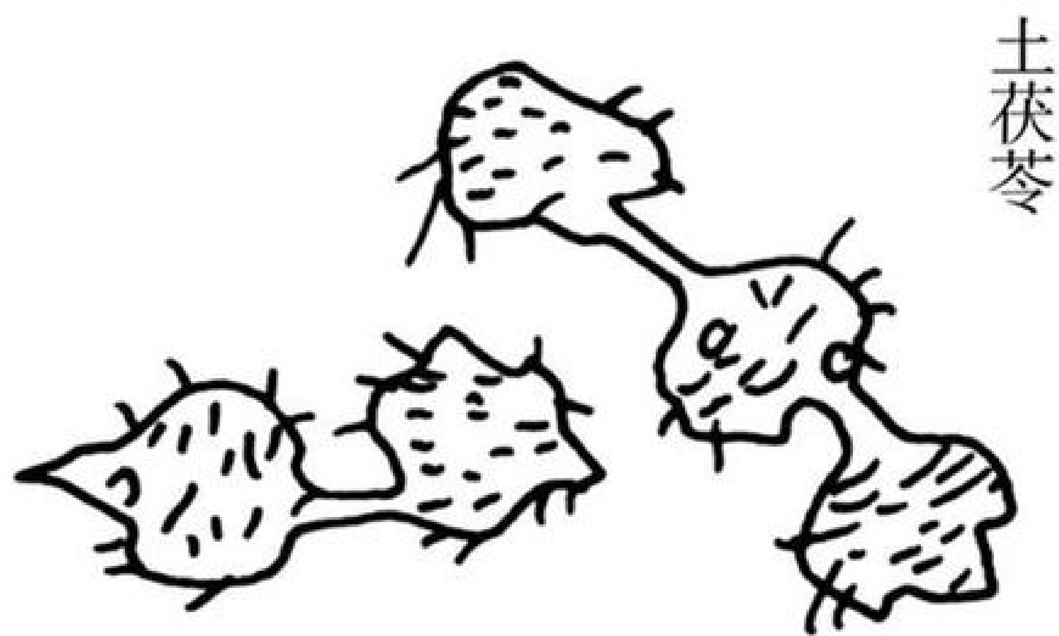
白浊频数，漩面如油，澄下如膏者，乃真元不足，下焦虚寒，萆薢分清饮主之。萆薢、石菖蒲、益智仁、乌药等分，入盐一捻，煎服，效即止。凡小便频数，便时茎中痛不可忍者，此疾必先大腑不通，水液只就小肠，大肠愈加干竭，甚则身热心烦，此重候也。本因酒色过度，积有热毒腐物瘀血之类，乘

虚入于小肠，故便时作痛。不饮酒者，必平生过食辛热荤腻之物，又因色伤而然。乃小便频数而痛，与淋症涩而痛者不同。宜萆薢一两，水浸少时，以盐半两，同炒去盐，为末。每服二三钱，水一盏，煎八分，和滓服之，使水道转入大肠。仍以葱汤频洗谷道，令气得通，则小便数及痛自减。

肠风痔漏，用如圣散：萆薢、贯众等分，为末。每服三钱，空心温酒送下。

土茯苓蔓草之十六

土茯苓甘淡而平，能去脾湿，湿去则营卫从，而筋脉柔、肌肉实，而拘挛痈漏之疾愈矣。初病服之不效者，火盛而湿未郁也。此药长于去湿，不能去热，病久则热衰气耗，而湿郁为多故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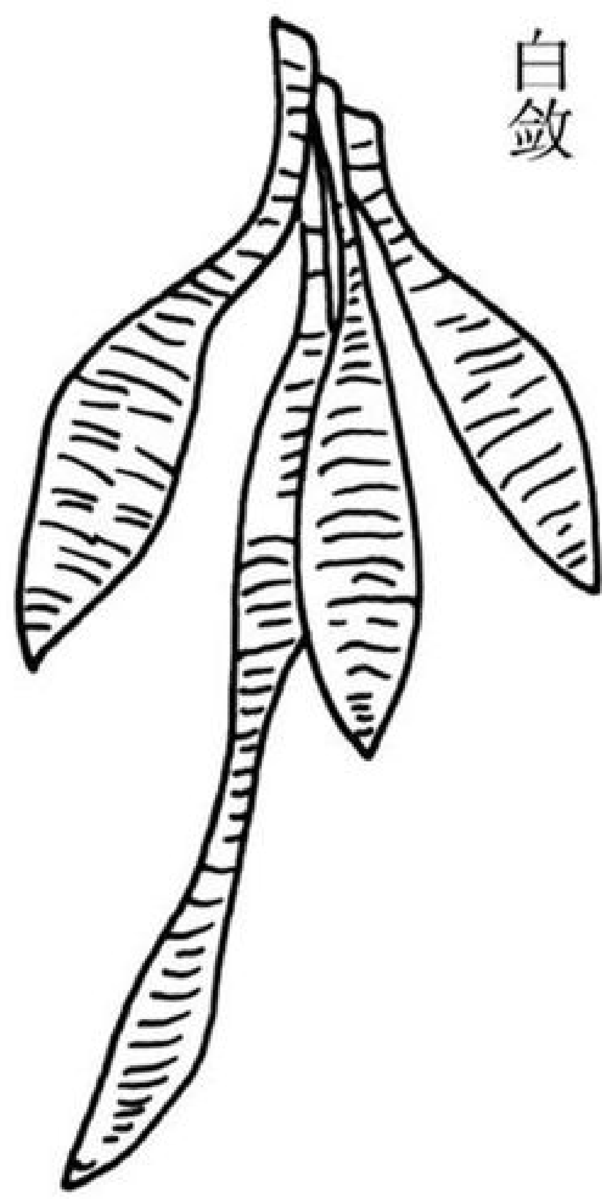
杨梅疮，古方不载，亦无病者，近代起于岭表，传及四方。其证多属厥阴、阳明二经，而兼乎他经。邪之所在则先发，如兼少阴、太阴则发于咽喉，兼太阳、少阳则发于头耳之类。医家用轻粉、银朱劫剂，五七日即干痿而愈。盖水银性走不守，加以盐矾升为轻粉、银朱，其性燥烈，善逐痰涎，若服之过剂及用不得法，则毒气窜入经络筋骨之间，莫之或出。痰涎虽去，血液遂枯，筋失所养，营卫不从，变为筋骨挛痛，发为痈毒疳

漏，久则生虫生癣，手足皴裂，遂成废锢[1]。今医家有搜风解毒汤治杨梅疮，不犯轻粉，病深者月余，浅者半月即愈。服轻粉药致筋骨挛痛、瘫痪不能动履者，服之亦效。方用土茯[2]一两，薏苡仁、金银花、防风、木瓜、白鲜皮各五分，皂荚子四分，气虚加人参，血虚加当归，日三服。惟忌饮茶及牛、羊、鸡、鹅、鱼肉、烧酒、发面、房劳。此称良方。

瘰疬溃烂，土茯苓切片或为末，水煎服，或入粥内食之，须多食。江西所产色白者良。

白敛[3]蔓草之十七

白敛主痈肿疽疮，散结止痛。若小儿惊痫、妇人赤白淋、温疟等症，恐非其任。药有专主，不可以意为类推，缪仲淳深蹈此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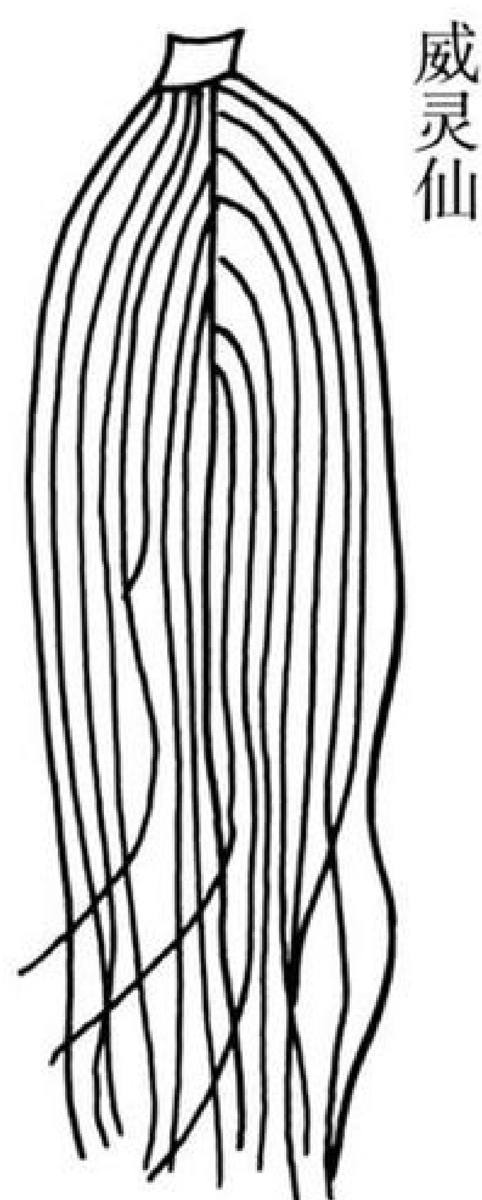


① 锢：《本草纲目》卷十八土茯苓条作“痼”。锢、痼，均为痼疾。《汉书·贾谊传》“必为锢疾”颜师古注：“锢疾，坚久之疾。”

② 土茯：此下似脱“苓”字。

③ 白敛：即“白蔹”。

威灵仙蔓草之十八



威灵仙体细条繁，性猛急而善走，亦可横行，宣通十二经脉。主治风湿痰壅滞经络中，致成痛风，走注骨节，疼痛或肿或麻木。风胜者患在上，湿胜者患在下，二者郁遏之久，化为血热，血热为本而痰又为标，以此疏通经络，则血滞痰阻靡不立豁。若中风手足不遂者，亦以此佐他药，以为宣通气道之助。酒拌亦治两臂痛。但其快利之性，多服亦疏人脏腑真气，中病宜即止耳。

俗称铁脚威灵仙。其根每年旁引，年深转茂，一根丛须数百条，长者二尺许，初时黄黑色，干则深黑。盖别有数种，根须则一，但色或黄或白，不可用。

服威灵仙，宜忌茶面。

因其力猛，亦能软骨，以此同芎、归、龟甲、血余，治临产交骨不开，验如影响。

合沙糖酒煎，治骨鲠咽喉，若有神助。

治脚气入腹，胀闷喘急，用末二钱，酒下。痛减一分，则药亦减一分。

治肾脏风壅，腰膝沉重，用威灵仙末，蜜丸梧子大，温酒吞八十丸，取微利恶物如青脓胶，即是风毒积滞。如未利，再服百丸。利后食粥补之，仍常服温补药。

茜草蔓草之十九，附剪草

茜根故[1]手足厥阴血分之药，凉无病之血，行已伤之血，其能事也。凡上下一切血症，皆可藉其苦寒泄热之功。但病久而血虚，或泄泻不进饮食者，虽见血症，不宜浪用。



茜即蒨也，即今染绛茜草也。别名茹藘，故《诗》云：茹藘在阪。又过山龙。十二月生苗，蔓延数尺，方茎，茎中空有筋，外有细刺，数寸一节，每节五叶，如乌药叶而糙涩，面青皆绿，秋开花结实如小椒大，中有细子。凡使，勿犯铅铁。

女子经水不通者，以一两煎酒服之，一日即通。

剪草，云即茜草，恐未必确，大抵状如茜草耳。凡上部血须用剪草及丹皮、天麦二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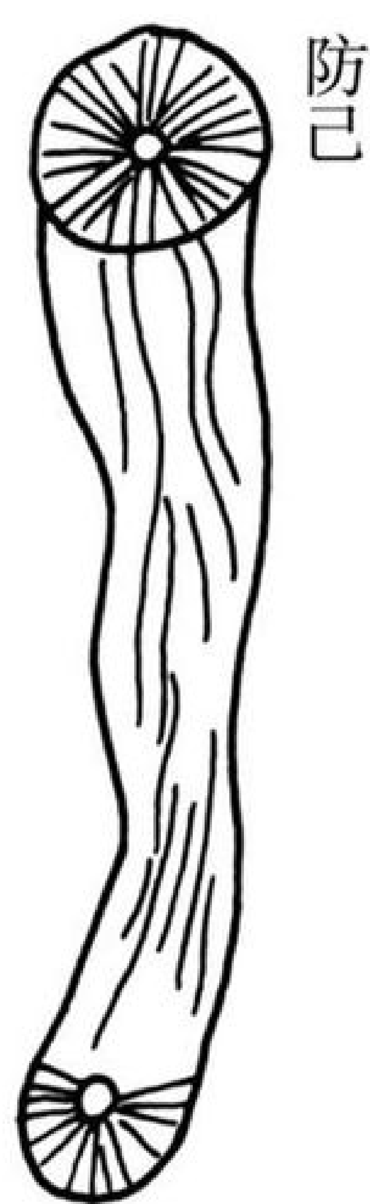
许学士神传膏，治痨瘵吐血肺损，及血妄行。每剪根一斤洗净晒，为末，入生蜜二斤，和成膏，磁器盛之，不得犯铁，日一蒸曝，凡九遍。病人五更起，面东坐，不得语言，以匙抄药如粥服之，每服四两，服已良久，以稀粟米饮压之。药只冷服，米饮亦勿太热，或吐或下皆不妨。如久病肺损咯血，只二服愈。寻常咳嗽血妄行，每服一匙可矣。有一贵妇病瘵，得此方，九日药成。前一夕，病者梦人戒令翌日勿乱服药。次日将

---

[1] 故：通"固"。《群经平议·春秋公羊传》"何疾重故也"俞樾按："故当读为固，古字通也。"

服之，为屋上土坠器中，不可服。再合既成，又将服之，为婢覆器，又不得服。又再合未就，而病者告殂。斯一异也。

防己蔓草之二十



防己味苦主沉，能泻湿热；带辛主散，以消滞气。善祛热下行，使腰以下至足血分中湿热壅滞。主治阳实水肿、小便不利、腿足肿痛、腰膝重坠、脚气等证。然乃瞑眩之药，臭气拂人，妄服之，令人减食心烦。其有不可用者，如饮食劳倦，元气既亏，而以防己泄大便，则重亡其血，发渴引饮。热在肺经气分，而防己乃下焦血药，外伤风寒，邪在肺部，以致小便赤黄不通，此亦上焦气分，防己岂可用乎？久病之后，津液不行，此上焦虚渴，宜补以甘温，若用苦寒，速其殆耳。

产汉中，内有淡黑纹晕如车辐解者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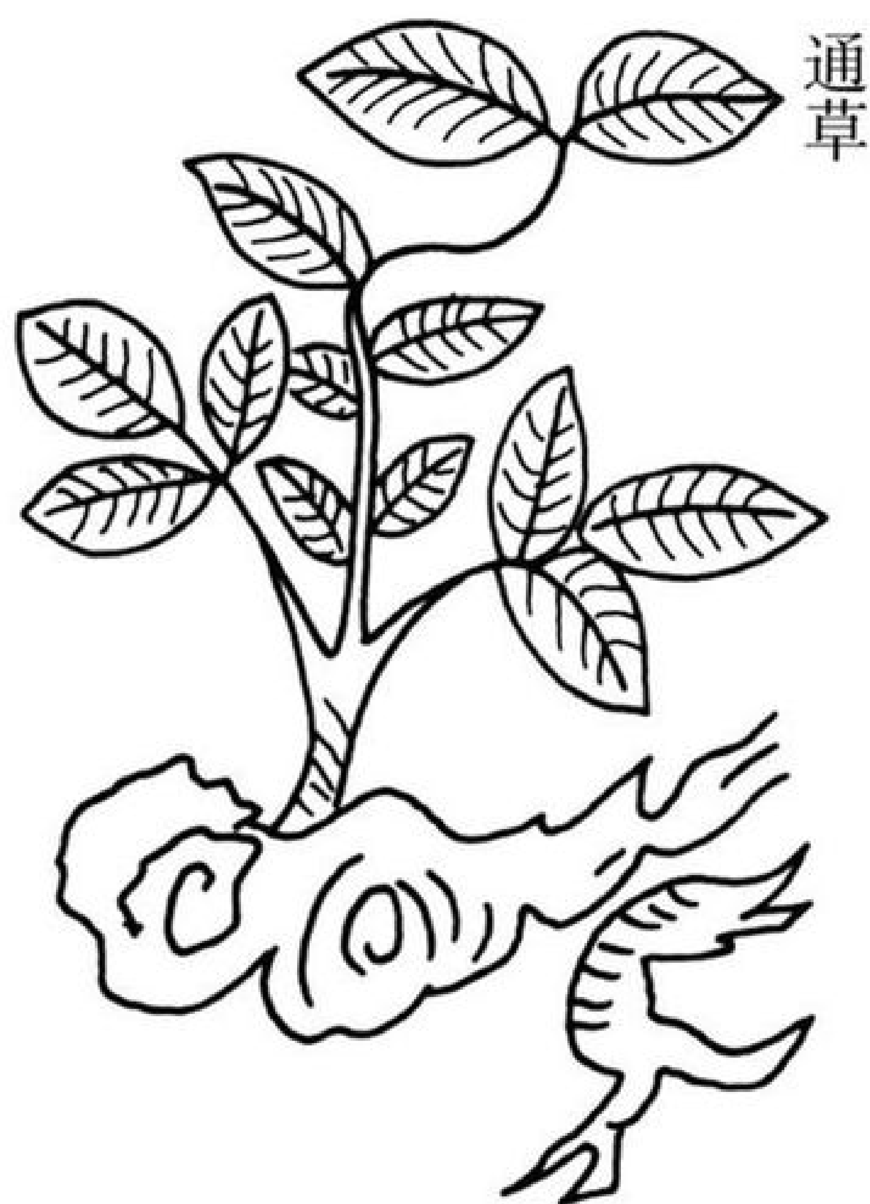
仲景方治皮水胕肿，按之没指，不恶风，水气在皮肤中，四肢聂聂动者，防己茯苓汤主之。防己、黄芪、桂枝各三两，茯苓六两，甘草三两，每用一两，水煎，日二服。

风水者，恶风汗出，身重脉浮，防己黄芪汤主之。防己一两，黄芪二两二钱半，白术七钱半，炙甘草五钱，剉散，每服五钱，姜枣煎汤调服，良久再服。腹痛加芍药。亦治风湿相搏，关节沉痛，微肿恶风。

通草蔓草之二十一，附通脱木

通草乃手厥阴心包、手足太阳小肠膀胱之药。故上能通心清肺，治头痛，利九窍；下能泄湿热，利小便，通大肠，治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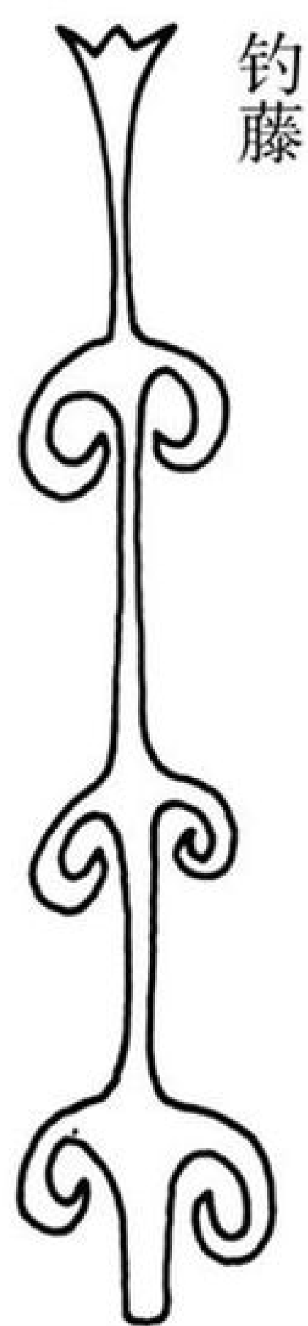
身拘痛。故入导赤散以泄丙丁之火，令肺不受邪，水源既清，则津液自化，而诸经之湿与热皆由小便泄去。凡遍身胸腹隐热，疼痛拘急，足冷，皆系伏热伤血，血属于心，以此通心窍则经络流行也。



通草即今所谓木通，有细孔，两头皆通。今之通草，乃古之通脱木也。宋本草混注为一，名实相乱，后人分出之。

通脱木，今女工用以作花之物。色白气寒，体轻味淡。入太阴肺经，引热下降而利小便；入阳明胃经，通气上达而下乳汁。以其气寒故能降，以其味淡故能升。

导赤散，木通、生地黄、炙甘草等分，入水竹叶七片，水煎。治心热尿血，面赤唇干，咬牙口渴。或加牛膝、二冬、五味子、黄柏。



钓藤[①] 蔓草之二十二

钓藤祛肝风而不燥，庶几中和。久煎即无力，俟他药煎熟后入之可也。惊痫眩运，皆肝风相火之病，钓藤通心包于肝木，风静火息，

① 钓藤：即“钩藤”。

其症自除。

亦作吊藤。疗小儿，不入余方。藤长八九尺或一二丈，大如拇指，其中空。小人用致酒瓮中盗取酒，以气吸之，涓涓不断。

络石蔓草之二十三，附木莲

络石性质耐久，气味平和，《神农》列之上品。其功主筋骨关节风热痈肿，变白耐老。医家鲜知用者，如斯之类，不能具载。

所在有之，生木石间，凌冬不凋。其蔓折之有白汁。其叶小于指头，厚实木强，面青背淡，涩而不光。有尖叶、圆叶二种，功用相同，盖一物也。茎节著处，即生根须。花白，子黑而圆。在石者良，在木者随木性有功，与薜荔相似。

《仁存堂方》① 云：小便白浊，缘心肾不济，或由酒色，遂至已甚，谓之土②淫。盖有虚热而肾不足，故土邪干水。史载之③言，夏则土燥水浊，冬则土坚水清，即此理也。医者往往峻④补，其疾反甚，惟服博金散，则水火既济，源洁而流清矣。用络石、人参、茯苓各二两，龙骨（煅）一两，为末，每服二钱，空心米饮下，日二服。

喉痹肿塞，喘息不通，须臾欲绝，用络石草二两，水一升，煎取一大盏，去滓，细呷之，须臾即通。

木莲延树木垣墙而生，茎叶大于络石，不花而实，微似莲

---

① 仁存堂方：即《仁存堂经验方》，亦称《孙氏仁存堂经验方》，古代方书。《本草纲目》曾引用该书内容。

② 土：《本草纲目》卷十八络石条引《仁存堂方》作“上”。

③ 史载之：即史堪，字载之。宋代医家，著有《史载之方》。

④ 峻：原作“竣”，形近之误，据文义改。

蓬，俗呼鬼馒头，释名薜荔。味酸寒辛平，无毒。凡发背疮者，以薜荔叶烂研绞汁，和蜜饮数升，以滓敷之，甚效。其藤汁可涂白癜风，其实可疗阴颓肠痔。同猪前蹄煮食之，并饮汁尽，可以下乳。即无子妇人食之，亦有乳也。

忍冬蔓草之二十四



忍冬，昔人称其治风除胀、解痢逐尸为要药，而后世不复知；后世称其消肿散毒疮为良剂，而昔人未之言及。可见一药之理，古今不能尽格，而举此遗彼，奚况今人漫不留心，安望其施之对病耶？

茎叶及花，功用皆同。其藤左缠，一蒂两花二瓣，一大一小，如半边状。其初开者俱色白，经二三日即色变黄，新旧相承，黄白相映，故呼金银花。又名鸳鸯藤、鹭鸶藤。

热毒血痢，以忍冬浓煎饮之。或佐以地榆、芍药、黄连、甘草、升麻之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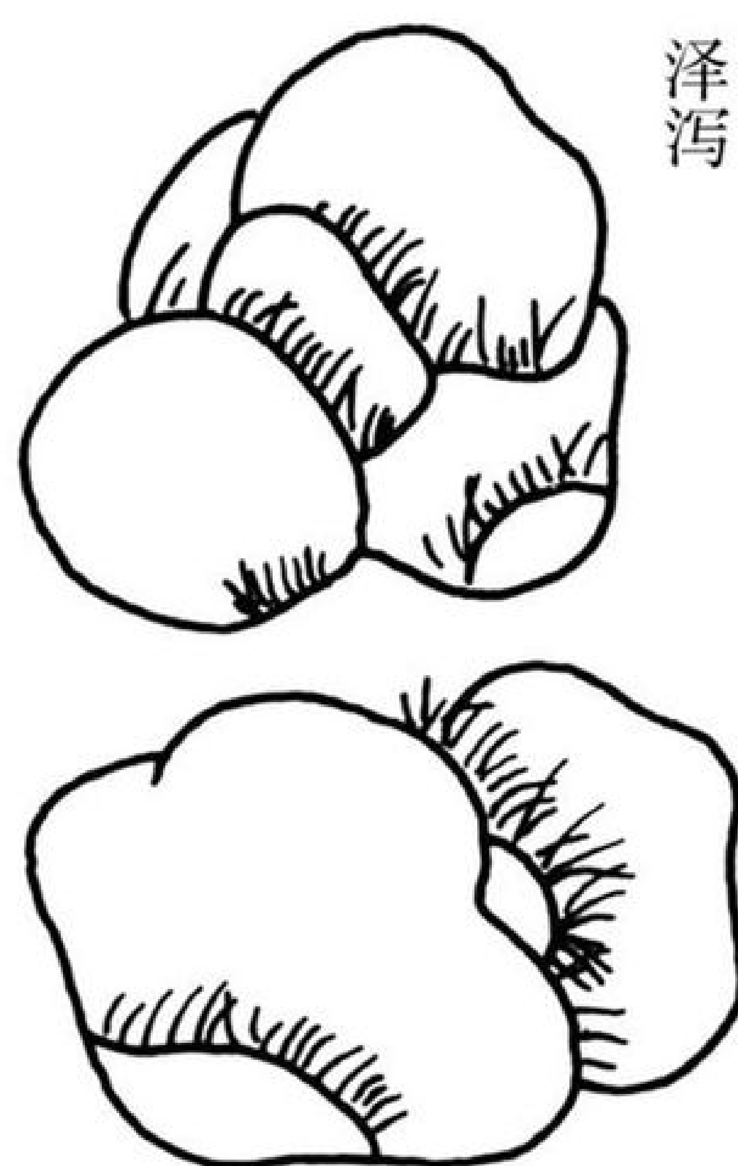
忍冬丸，治中消及发背未发之前：摘花数斤晒干，每干花一斤，配粉草二两，为末，无灰酒打面糊为丸。酒下八十丸，日三服。如摘花三四斤，水洗净，入石臼杵烂，和井花水三碗，无灰酒三碗，调稀，煎十余沸，滤去查[1]，将汁入罐煎成膏，滴水不散，同前末拌匀，再入酒糊杵丸，如绿豆大。如不能饮者，即用百沸汤下。凡人将发痈毒，必半年前口干，思饮茶水，或食过即饥，便宜先服此丸。

---

① 查（zhā 渣）：古同“渣”，渣滓。《农政全书·水利》：“查，滓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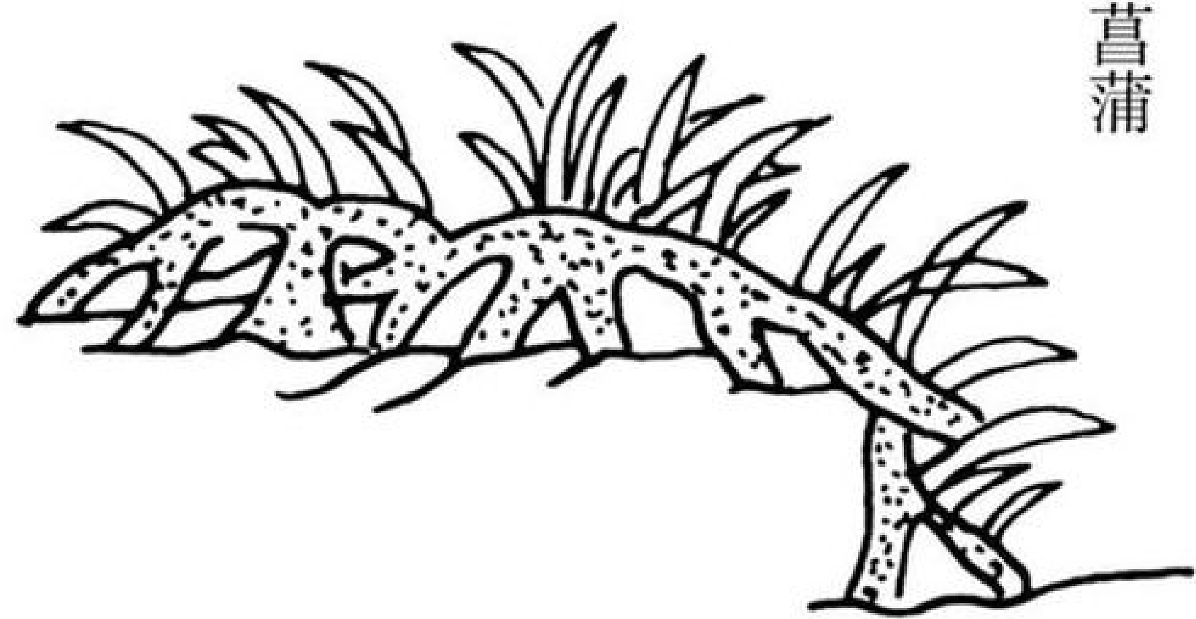
上蔓草二十四种。

泽泻水草之一



泽泻之功，长于行水，以其带咸入肾，故以为分利下焦之药，地黄丸用之以泻膀胱浊邪。古人用补必兼泻，邪去而补愈得力耳。乃贾九如独以色白归肺，主清润肺气，通调水道，下输膀胱。盖金为肾水之母，故云水出高源。此能引肺气从上顺下，如雨露之膏泽，故名泽泻。地黄丸中同茯苓、山药补肺金，导引于上源，降下而生肾水，用疗精泄、阴汗、虚烦等证。如小便不通而口渴者，热在上焦气分，宜泽泻、茯苓以清肺气，滋水之上源。如口不渴，是热在下焦血分，则用知母、黄柏以泻膀胱，滋水之下元。今人但见小便不通概用泽泻，即有分别上下焦者，反以泽泻属下焦药，不相左乎？然则由九如之论，则泽泻固上焦药也，乃同车前、猪苓、木通同列于脾部。又云车前、木通、猪苓、泽泻四品，不专利水，亦通气药，又不专主脾经，但实脾以利水为先，故列为脾药。凡利水道，治在上焦，使水下行，非下部药也。九如之论，又一番开辟矣。仲景治杂病，心下有支饮苦冒者，用泽泻汤，盖亦治在上焦也。缪仲淳云：水肿昼剧夜平者，阳水也，以泽泻同猪苓、茯苓、人参、白术、白芍药、赤小豆、桑白皮、橘皮治之，多服必愈。夜剧昼平者，阴水也，以泽泻同车前子、赤茯苓、生地黄、白芍药、赤小豆、桑白皮、木瓜、石斛、薏苡仁治之，多服必愈。然则泽泻固彻上彻下之品，则其不专于下焦又明矣。

菖蒲水草之二



菖蒲寒暑不凋，经岁繁茂，受天地清阳之气而能上升，用入心经以通神明，取味辛利窍，气香透心。主治气闭胸膈，痰迷心窍，昏暗健忘，耳聋口噤，暂用此开发孔窍，使神气昌，故名菖蒲。但心性喜敛而恶散，菖蒲、远志皆属辛散，心脏所忌，不可久用及多用。

菖蒲生于水石间，叶有剑脊，瘦根密[1]节，高尺余，此名石菖蒲。其案头所栽瓦石器中，旦暮易水则茂，水浊及有泥滓则萎。至春剪洗，愈剪愈细，高四五寸，叶如韭根，如匙柄粗，甚至根长二三分，叶长寸许，此亦石菖蒲也。服食入药，二种俱可用。诸如生于泥滓及溪涧者，皆不可用。《臞仙神隐书》[2]云：石菖蒲置一盆于几上，夜间观书则收烟气，无害目之患，或置星露之下，至旦取叶尖露水洗目，大能明视，久则白昼见星。东坡云：凡草生石上，必须微土以附其根，惟石菖蒲濯去泥土，渍以清水，置盆中可数十年不枯，节叶坚细，根须连络，苍然于几案间，久更可喜。其延年之功，既非昌阳可比，至于忍寒淡泊不待泥土而生，又岂凡草所能仿佛哉。凡在下湿地大根者，名昌阳也。大抵石菖蒲德取五行，叶青、花赤、节白、心黄、根黑。其专入手少阴以通神明，兼入手太阴、足太阳以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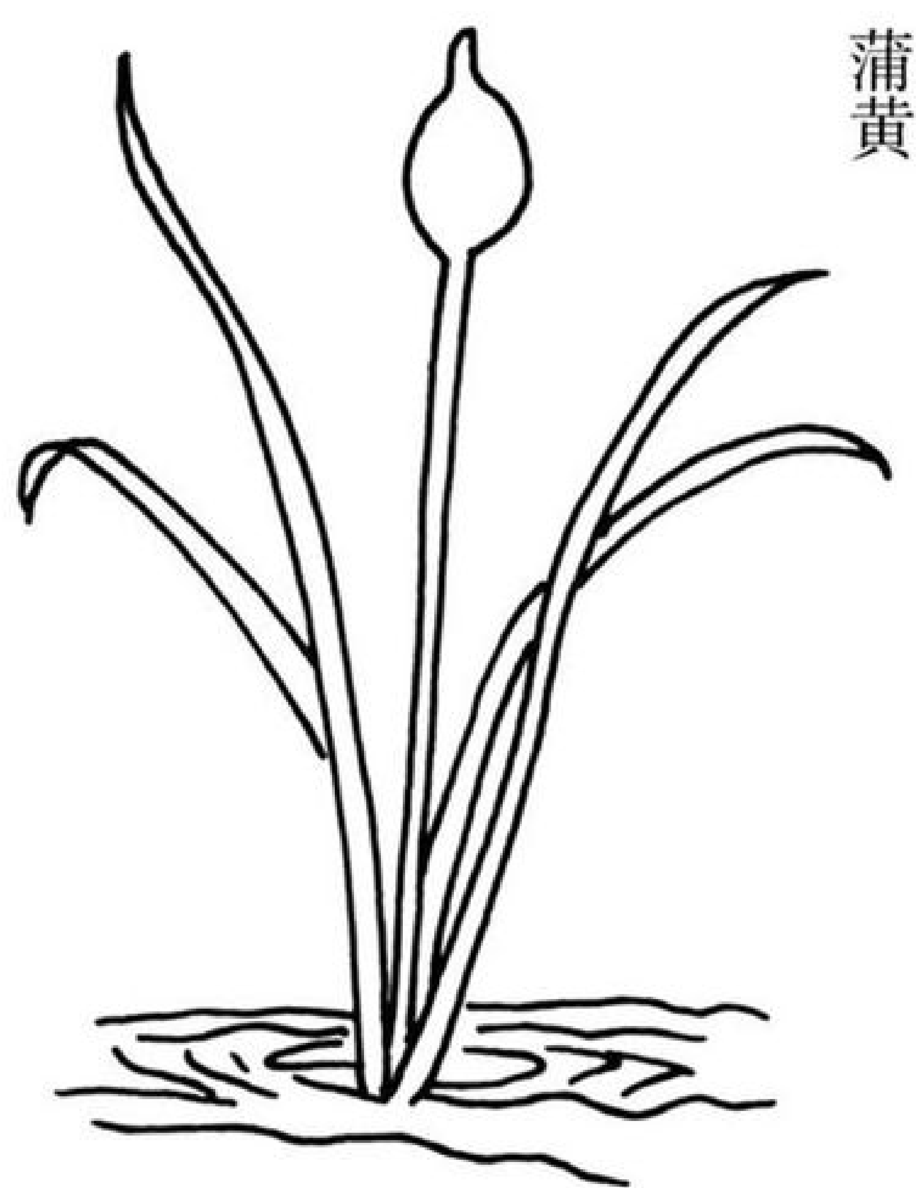
① 密：原作“蜜”，形近之误，据文义改。

② 臞仙神隐书：养生著作，明朱权（号臞仙）编，四卷。

祛风湿，故主治风寒湿痹，咳逆上气，止霍乱，开烦闷，温心腹，杀诸虫。至于下痢禁口，虽属脾虚，亦热气闭塞心胸所致，俗用木香失之温，用山药失之闭，唯参苓白术散加石菖蒲，粳米饮调下，或用参苓石莲肉少入菖蒲，令胸次一开，自然思食。好古云：心积伏梁之病，菖蒲能治之。服食家先以铜刀刮去黄黑节皮一层，以嫩桑枝相拌，蒸熟晒干剉用。若常用，亦止去毛微炒而已。总勿见铁，令人吐逆。

蒲黄水草之三

蒲黄色黄气香，专入脾经，若诸失血久者炒用之，以助补脾之药摄血归源，使不妄行。又取体轻行滞，味甘和血，上治吐衄咳血，下治肠红崩漏。但为收功之药，在失血之初用之无益。若生用，亦能凉血消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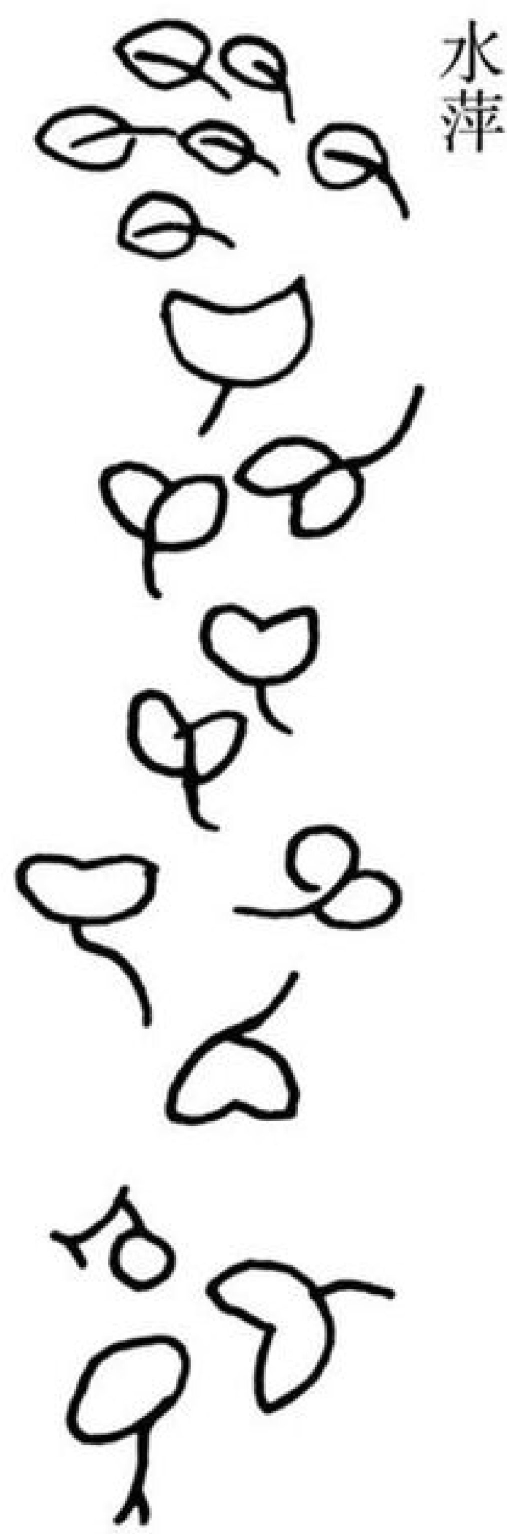


此即蒲厘花上黄粉也。春初生嫩叶，出水时红白色，茸茸然，取其中心入地白蒻，生啖之甘脆。瀹过作鲊，一宿可食，《周礼》谓之蒲菹。《诗》云“其蔌伊何，惟笋及蒲”是矣。秋深收叶以为席，亦可作扇。

昔人有患舌胀满口者，以生蒲黄掺之而愈。或同干姜末等

分，干掺。盖舌乃心之外候，而手厥阴相火乃心之臣使，得干姜则阴阳相调也。《千金方》以蒲黄末傅重舌生疮，不过三上。最治产后血瘀，无瘀血勿用。熟用须隔纸三重焙，蒸半日再焙。

水萍水草之四



水萍其体轻浮，故能入肺经而达皮肤，发扬邪汗。其性清燥，燥能除湿，主下水气。所谓浮萍，生于水而能胜水，故云发汗力比麻黄，下水功同通草。然非大实大热，未可轻试。

萍之与蘋，音虽相近，字画不同，形亦迥别，大者为蘋而小者为萍，不容误也。须紫背者良，七月采之，拣净，以竹筛摊晒，下置水盆映之即易干。

宋时东京开河掘得石碑，梵书大篆，无能晓者，真人林灵素辨译之，乃是治中风方，名去风丹。其篆云：天生灵草无根干，不在山间不在岸；始因飞絮逐东风，泛梗青青飘水面；神仙一味去沉疴，采时须在七月半；选甚瘫风与大风，些小微风都不算；豆淋酒化服三丸，铁镤头①上也出汗。其法：以紫背浮萍晒干，为细末，炼蜜丸弹子大，每服一丸，以豆淋酒化下。治瘫痪三十六种风有验。云服过百粒为全人也。后人易名紫萍一粒丹。

梅疮初发，以鲤鱼一尾，剖腹，入晒干紫萍及麻黄五钱，

---

① 镤（pú 仆）头：《证类本草》卷九“水萍”条引高供奉采萍时日歌作“幞（fú 福）头”，义长。幞头，古代一种头巾。

扎固，麻油煎熟，即将滚热酒冲下，煮烂，连酒食之，出汗，毒邪自散。

海藻水草之五

海藻纯阴，气味沉厚，治瘿瘤、马刀诸疮坚而不溃者。经云咸能软坚，营气不从，外为浮肿，随各引经药治之，肿无不消。咸味涌泄，故用以泄水肿。

海藻反甘草。东垣李氏治瘰疬马刀散肿溃坚汤[①]，海藻、甘草两用之，盖以坚积之病，非平和之药所能取捷，必令反夺以成其功也。

海藻酒，治瘿气及项下瘰疬：用海藻一斤，绢袋盛之，渍清酒二斤，春夏二日，秋冬三日，每服两合，日三服，酒尽再作。其滓曝干为末，每服方寸匕，亦日三服，不过两剂即瘥。

昆布水草之六



昆布之性雄于海藻，故破积消瘿利水之功为胜。但久服瘦人，无此疾者不可服。海岛人爱食之，因无别菜，服久相习，病亦不生，异方人不宜也。盖凡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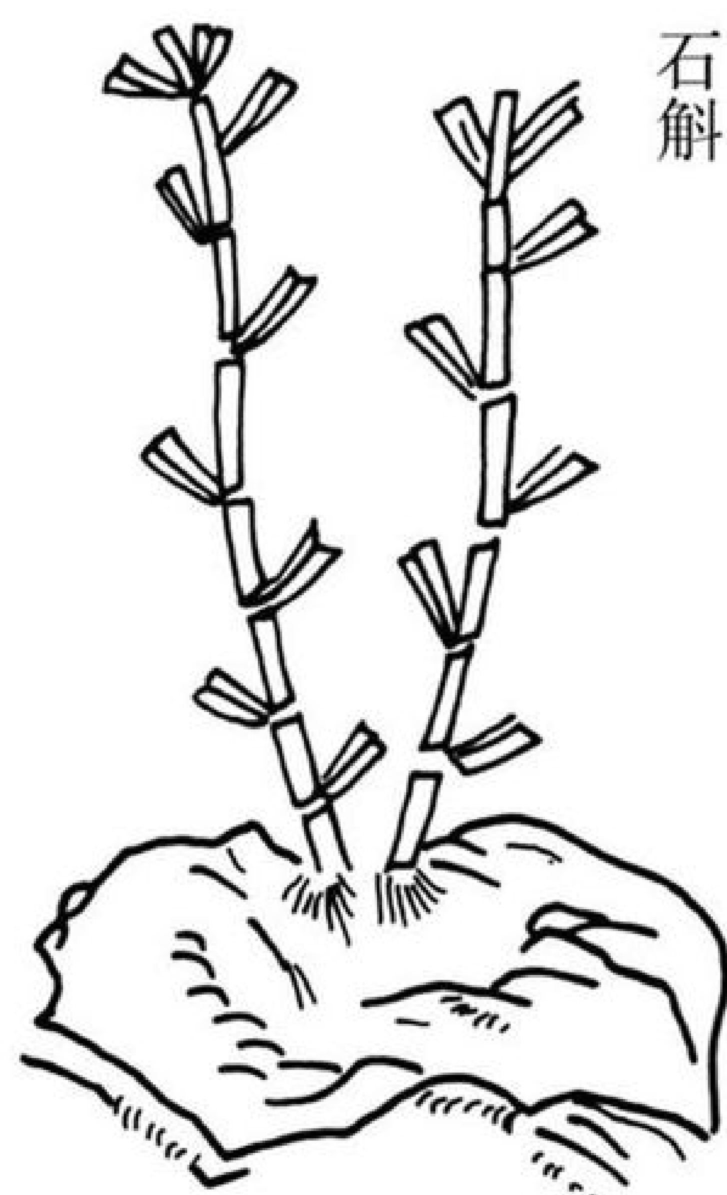
---

① 散肿溃坚汤：见《兰室秘藏》卷下，方中有炙甘草，加减中云“加海藻五钱（炒）亦妙”。

中菜，皆能损人。

上水草六种。

石斛石草之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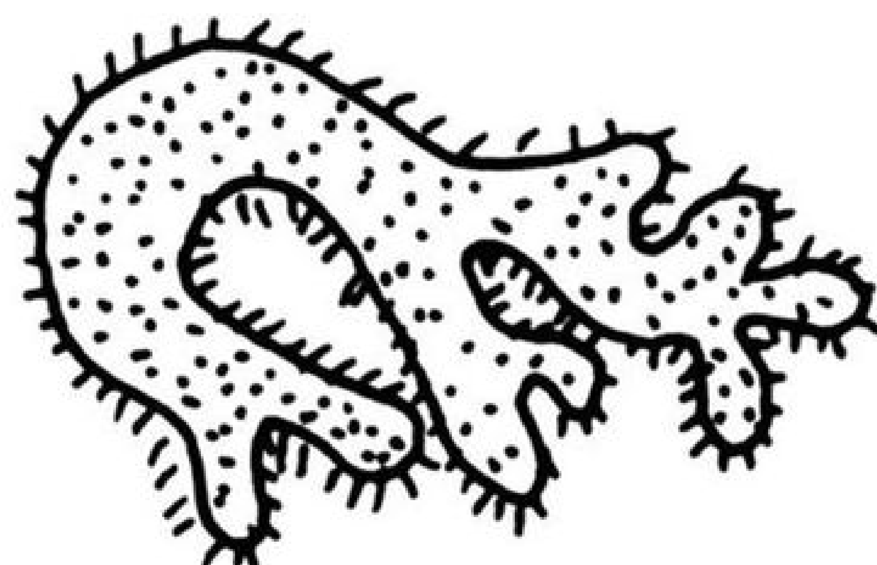


石斛生于石岩，不涉沙土。色如黄金，象肺之体；气味轻清，合肺之性；性凉而清，得肺之宜。故主肺气久虚咳嗽不止，邪热痱子，肌表虚热。且肺气清则真气旺，顺气下行以生肾水，故又主囊湿精少、小便余沥等症。辛能下气，甘能助脾，既能令上焦热气委曲下行，无苦寒沉下之弊，并善长肌肉，厚益肠胃，诚上品也。

宜入汤酒，不宜入丸。其味不苦而甘，形长而细且坚，其茎状如金钗之股。制宜去根，酒浸，曝干，酥炙。慎毋①误用木斛，味大苦，饵之损人。

夏月一味酒蒸，泡汤代茶，顿健足力。

骨碎补石草之二



骨碎补得金气兼得石气，石者水之母也，好生阴处，故得阴气最厚。宜其入肾主骨，入血行伤。齿者骨之余，故能固齿。耳者肾之

① 毋：原作“母”，形近致误，据文义改。

窍，故疗耳鸣。久痢诸医不效者，以骨碎补末入猪肾煨食，顿瘥。盖肾主二便，久泄即属肾虚，未可专从脾胃。又能杀虫者，虫生于湿，骨碎补能去毒风，以捣诸虫之巢穴。

江西人呼为胡孙姜，象形也。须铜刀刮去毛，细切，蜜拌蒸曝，或只焙用。不宜与风燥药同用。

虚气攻牙，或痛出血，或痛痒交作，以骨碎补去毛，细剉，瓦锅慢火炒黑，为末，如常揩齿，良久吐之，咽下亦可。不独治牙痛，极能强骨，且去骨中毒气。若牙痛动而将落者，数擦立止，再不复动，经用有神。

石胡荽石草之三



石胡荽能上达头脑而治顶痛，通鼻气而落瘜肉，散目肿而去云翳，入肺经而治齁鮯[1]痰痁。《原机启微》[2]治目翳用嗃鼻碧云散，以鹅不食草为君，青黛佐，川芎使，皆升透之剂。大抵如开锅盖法，常欲邪毒不闭，令有出路。然力小而锐，宜常嗃以聚其力。凡目中诸病，皆可用之。

鹅不食者，其气辛薰之甚也。

上石草三种。

苔、杂二类及有名未用俱无采。

---

① 齁鮯：亦作“齁鰯”“齁鰕”，哮喘声。

② 原机启微：眼科著作。元末明初倪维德著，共二卷。上卷论疾病之原，下卷论方剂之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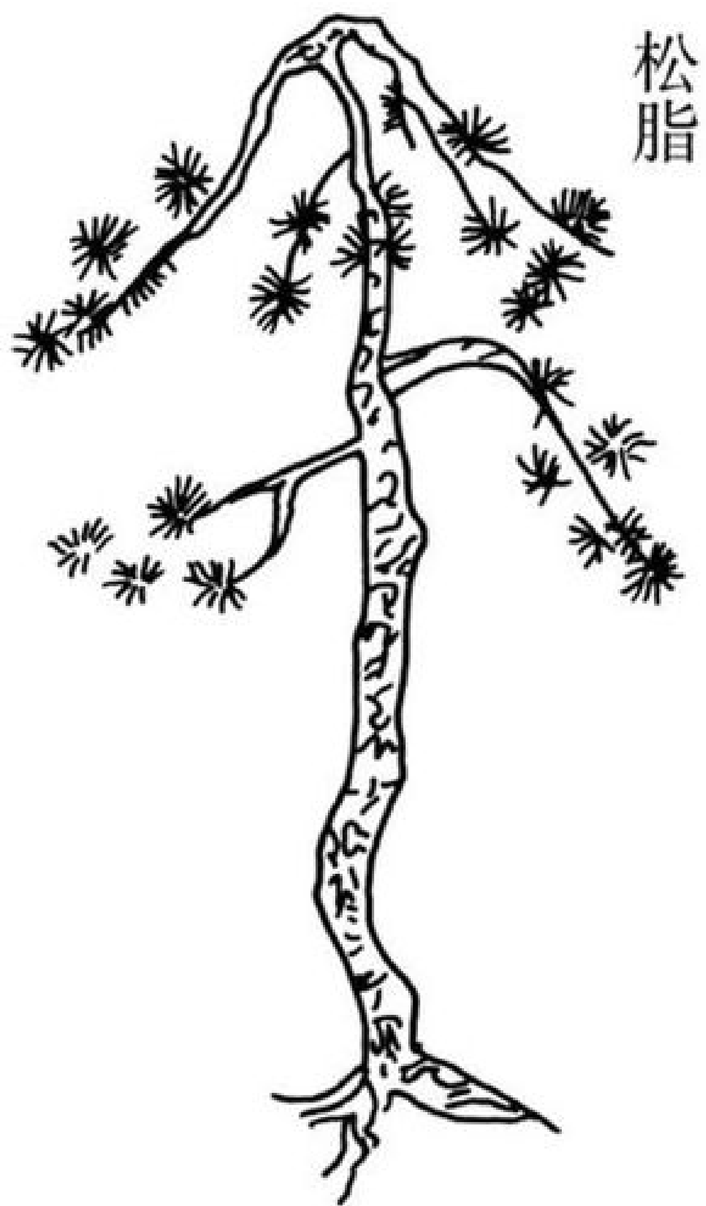
卷之五

木部依旧本分香、乔、灌、寓、苞、杂六类。

柏子仁香木之一，合侧柏叶



柏字从白，西方木也。凡木皆东向，而柏独西指，得阴气最厚。其子生于树杪，含蓄精粹，气香透心，体润滋肾。同茯神、枣仁、生地、麦冬，主治心神虚怯；同熟地、龟板、枸杞、牛膝，主治肾阴亏损。其味甘，亦能缓肝，故王好古以为肝经气分之药。其叶苦涩，最清血分，故吐、衄、崩、痢者需之。采随时令，如春采东、夏采南之类。或云当年新抽者更佳。焙干点汤，以代茶饮，过饮亦能伤胃。仁则体性多油，肠滑作泻及膈间多痰者禁用。



松脂香木之二，合松节、松黄

松与柏皆凌霜不凋，而柏属阴，松属阳。松脂则又树之津液流注，而得乎火土之化，故其味苦而兼甘，气温性燥，甘温与脾部相宜。主除胃中伏热、咽干、消渴之症。燥则除湿散风寒，苦而燥，又能杀虫也。松节质坚气劲，炒焦治筋骨间病，能燥血中

之湿。松黄即花上黄粉，有除风止血之能，故头风及下痢每用之。

附：松烟墨　凡血症泛溢妄行，须烧松熏烟所作之墨。世所货卖，为中下之品者皆是。若油烟则为上品，反不宜于入药也。水研服能止血，酒研温服能行血，童便研则凉血。

妇人白带，用松香五两，酒二斤，煮干，木臼杵细，酒糊丸如梧子大。每服温酒送下百丸。

历节风痛，四肢如解脱者，松节三十斤，酒五斗，浸三七日。每服一合，日五六服。

头旋脑痛，三月收松花并薹如鼠尾者，蒸切一升，生绢囊浸酒三升，过五日，每空心暖饮五合。

自盗汗百药不效者，松香（煮过）六两，熟地黄、乌梅肉各四两，先捣烂，和松香为丸，滚水送下，屡验。

肉桂香木之三，合桂心、桂枝

肉桂色紫而厚，行下焦，补命门之不足，益火消阴。虽云春夏之禁药，而真阳虚者勿论也。盖凡木叶心，皆一纵理，独桂有两道如圭形，此亦奇中有偶，阳中有阴，故能行两肾之间，宣通滞气。脉弦用建中汤者，又取其有杀肝之义。昔人有患眼赤肿痛而脾虚不能饮食者，肝脉盛，脾脉弱，用凉肝则脾愈虚，用暖脾则肝益旺。但于温平药中倍加肉桂，杀肝而益脾，一治两得之。传云木得桂而枯是也，正与《别录》桂利肝肺气、牡桂治胁痛胁



风之意相符。又桂性辛散破血，能通子宫，故力能堕胎，而炒用则无妨。至如一切血症之因于热，或大便热结，或肺热咳嗽，及产后血虚发热，或经行血热先期，或即后期而因于阴虚内热，经闭或血热经行作痛，或小儿痘疮因血热干枯黑陷，此等误投，祸不旋踵。

桂心即肉桂去外粗皮及内薄皮，取心中味最辛者，主治中焦心疼、腹冷诸疾。

桂枝取枝上皮薄而味淡，轻浮上行，故能止烦出汗。而张仲景治伤寒，有当发汗凡数处，皆用桂枝汤。然又云无汗不得服桂枝，汗家不得重发汗，又汗多者用桂枝甘草汤，是又用桂枝止汗也。此等淆讹之说，不可不辨。盖桂枝辛甘大热，能宣导百药，通血脉。太阳中风，营弱卫强，强者，风邪中于卫气而强也。桂枝调其营气，则卫气亦和，邪无所容，故自汗而解，解则汗止。出汗、止汗，无二义也。无汗不得服桂枝，盖麻黄症也。汗家不得重发汗，不得再用麻黄汤也。大抵辛专主散，肉桂大辛，辛能散结，故有通经逐瘀之能。桂枝辛甘，辛能解肌，甘能实表，故治风伤卫气。又辛则横行，桂枝味薄，专行上部肩臂，治痛风，能领药至痛处，以除肢节间痰凝血滞。

十全大补汤兼补气血两虚。伊尹古方用四君补气，加木香不使上焦气滞；四物补血，加沉香不使下焦血滞。上古气血皆厚，故用二香补而兼之以疏通。若近世之人，气血单薄，故东垣以黄芪代木香，更益上焦之气，以肉桂代沉香，温暖阴血而使之发生也。

中风口㖞，以桂心酒煮取汁，布蘸，左㖞涂右，右㖞涂左。

死胎不下，肉桂、朴硝、当归，酒煎服。又方，以桂末二钱，待痛紧时，以童便温热调下，亦治产难。又肉桂同当归、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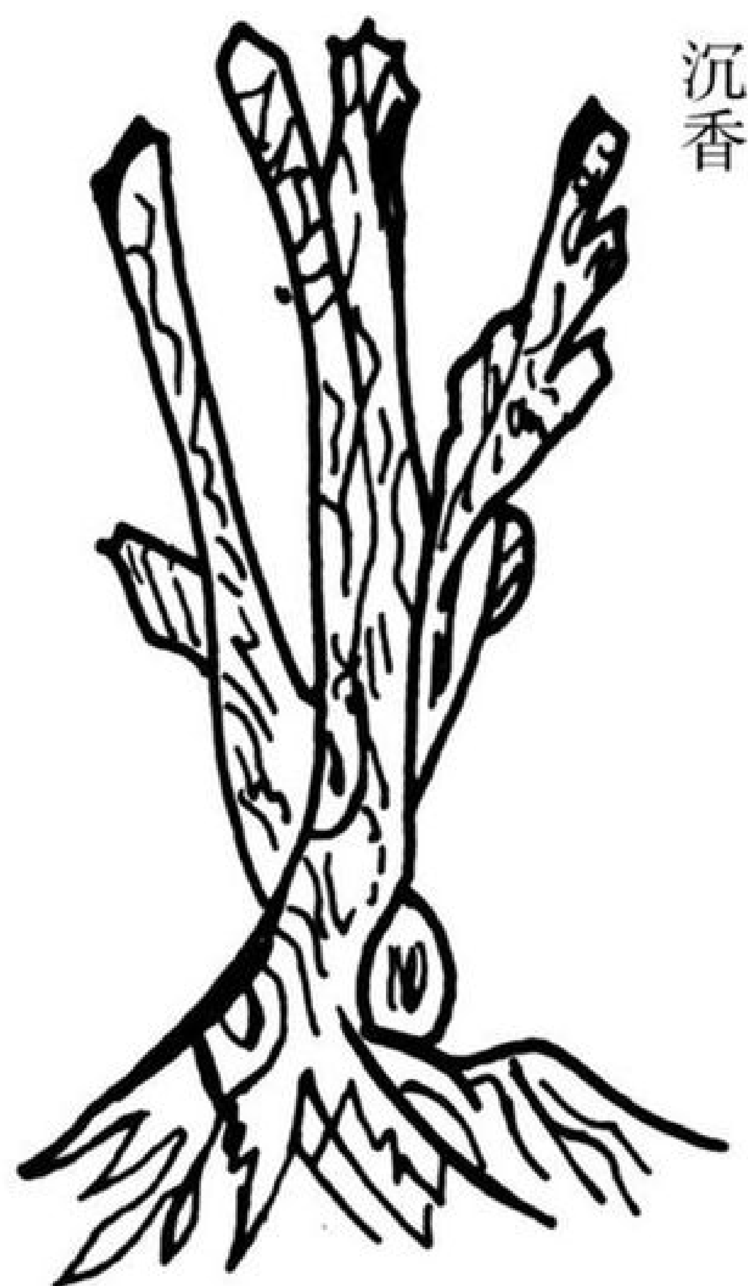
牛膝，治冬月难产，产门交骨不开。又同蒲黄、黑豆、泽兰、益母草、红花、牛膝、生地、当归，治产后少腹儿枕作痛，甚则加乳香、没药。



辛夷香木之四

辛夷辛温，走气而入肺。其体轻浮，能助胃中清阳上行，所以能温中，治头面目鼻九窍之症。然其辛香走窜，凡鼻塞属于虚人，头面属血虚火炽者，不宜服。用宜去心及外毛，毛射人肺令人咳。

沉香香木之五



沉香纯阳而升，体重而沉，味辛走散，气雄横行，故治胸背四肢诸痛及皮肤作痒。且香能温养脏腑，保和卫气。若寒湿滞于下部，以此佐舒经药驱逐邪气。若跌扑损伤，以此佐活血药定痛散瘀。盖虽云气分之药，而血随气行，以之疏通经络，则血滞亦从之而去。至其性沉，专补右肾命门相火，用以纳气归元，固为圣剂。又云血虚不用沉香，为其香剂多燥，未免伤血。必下焦虚寒者宜之，若水脏衰微，相火炎盛者，故不宜用。

时珍云：咀嚼香甜者性平，辛辣者性热。

丁香香木之六

丁香暖胃，治呕呃胀满之因于寒者。若系火呃，召祸匪轻。陶节庵云丁香得柿蒂、干姜则止呃，盖指胃寒之呃耳。



此有二种：雄者颗小；雌者大如山茱萸，又名鸡舌，入药最胜。《大明》[①]以丁香能治口气，而朱震亨乃云：口居上，地气出焉。脾有郁火，溢入肺中，失其清和之意，而浊气上行，发为口气。若以丁香治之，是扬汤止沸耳。唯香薷治之甚捷。

乌须方，以鸡舌香同姜汁涂，拔去白须，孔中即生黑，大有奇验。



檀香香木之七

檀香理上焦气，主胸膈咽嗌之间。时珍云：白旃檀辛温，气分之药，理卫气而调脾肺，利胸膈。紫檀咸寒，血分之药，和营气而消肿毒，治金疮。

① 大明：《大明本草》之省称，即《日华子诸家本草》，亦简称《日华子本草》或《日华本草》。著作年代及作者不详，宋代掌禹锡云本书为“国初开宝中四明人撰，不著姓氏”。

降真香香木之八

降真香，香中之清烈者也，故能辟一切恶气不祥。以番舶来者，色鲜红，香气甜而不辣，入药殊胜。色深紫者不良。上部伤瘀停积，胸膈按之痛，或并胁肋痛，此吐血候也，急以真降香刮末，入药煎服之。

紫金散，治金疮，即紫藤香之最佳者，瓷锋刮下，研末用。昔周琮[1]被海寇刀伤，血出不止，筋如断，骨如折，用花蕊石散不效。军士进前散掩之，血止痛定，明日结痂，遂愈，且无瘢痕。

乌药香木之九

乌药味辛而薄，性热而散，气胜于味，佐香附治妇人诸般气证。用于风药，以气顺而风自疏。用于胀满及气阻，或腹疼等证，总取其疏气散寒。倘若阴虚内热之病，岂宜轻用！



乌沉散，治一切气，一切冷，调中壮阳，暖腰膝，去冷风麻痹。膀胱间冷气攻冲，背膂俯仰不利，风水毒肿，吐泻转筋，癥癖刺痛，妇人血气痛。用天台乌药十两，沉香五两，人参三钱，炙甘草四钱，为末。每服五分，姜盐汤空心煎服。

小肠疝气，乌药一两，升麻八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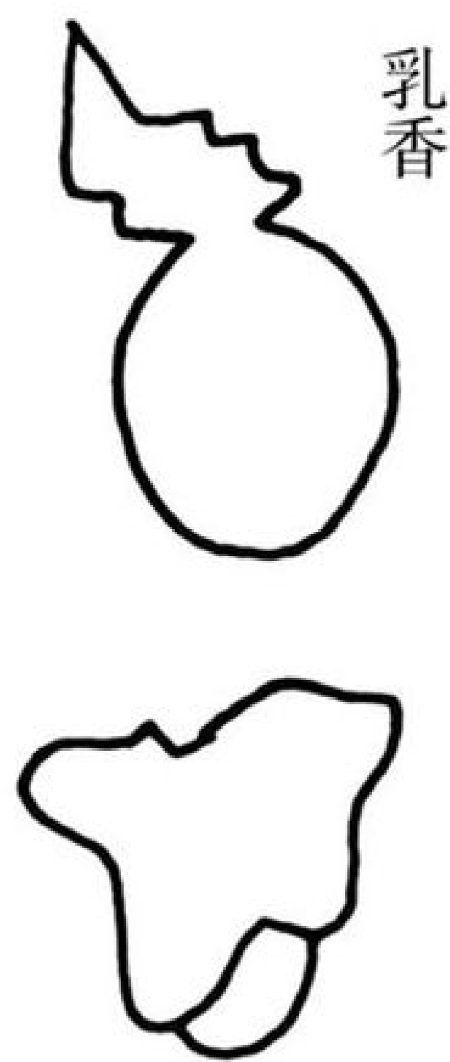
① 周琮：此下当有“班”字。此条见《医说》卷七引《名医录》，原作“周琮班”。

钱，水二钟，煎一钟，露一宿，空心热服。昔慎柔治疝气撑上者，乌药一两，升麻五钱；坠下者，升麻一两，乌药五钱。

孕中有痈，乌药（嫩白香辣者）五钱，水一盏，牛皮胶一片，同煎七分，温服。

乳香香木之十

乳香香窜，入手少阴经，活血定痛，经云“诸痛痒疮皆属心火”是也。产科诸方亦多用以活血。《抱朴子》云：浮炎洲在南海中，出薰陆香。乃树有伤穿，木胶流堕，夷人采之，恒患猰㺄[①]兽啖之。此兽斫刺不死，以杖扑之，皮不伤而骨碎乃死。观此则乳香之治折伤，不但活血止痛，亦其性然也。杨清叟[②]云：凡人筋曲不伸，敷药宜加乳香，其性能伸筋。



内托护心丹，用绿豆粉净末一两，加朱砂二钱半，乳香一钱半。每服三钱，新汲水浓调，食后服。盖乳香香彻疮孔中，能使毒气外出，不致内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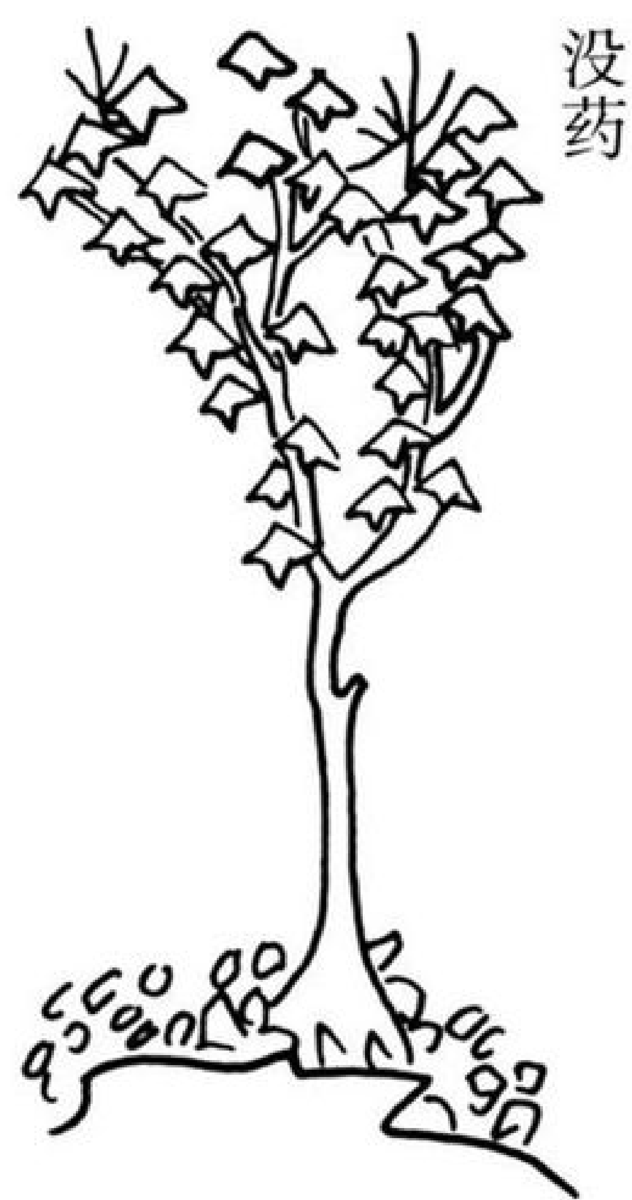
漏疮脓血，以白乳香三钱，牡蛎粉一钱，为末，雪糕丸麻子大，每姜汤服三十丸。

---

① 猰㺄（jiéjué 杰决）：原作“㹟㺄”，据《本草纲目》卷三十四薰陆香条改。猰㺄，兽名。据唐段成式《酉阳杂俎》，猰㺄状似獭，猎得者斫刺不伤，焚之不死，乃大杖击之，骨碎乃死。

② 杨清叟：元代医学家，擅长外科，著有《外科集验方》，专论痈疽诸症。

没药香木之十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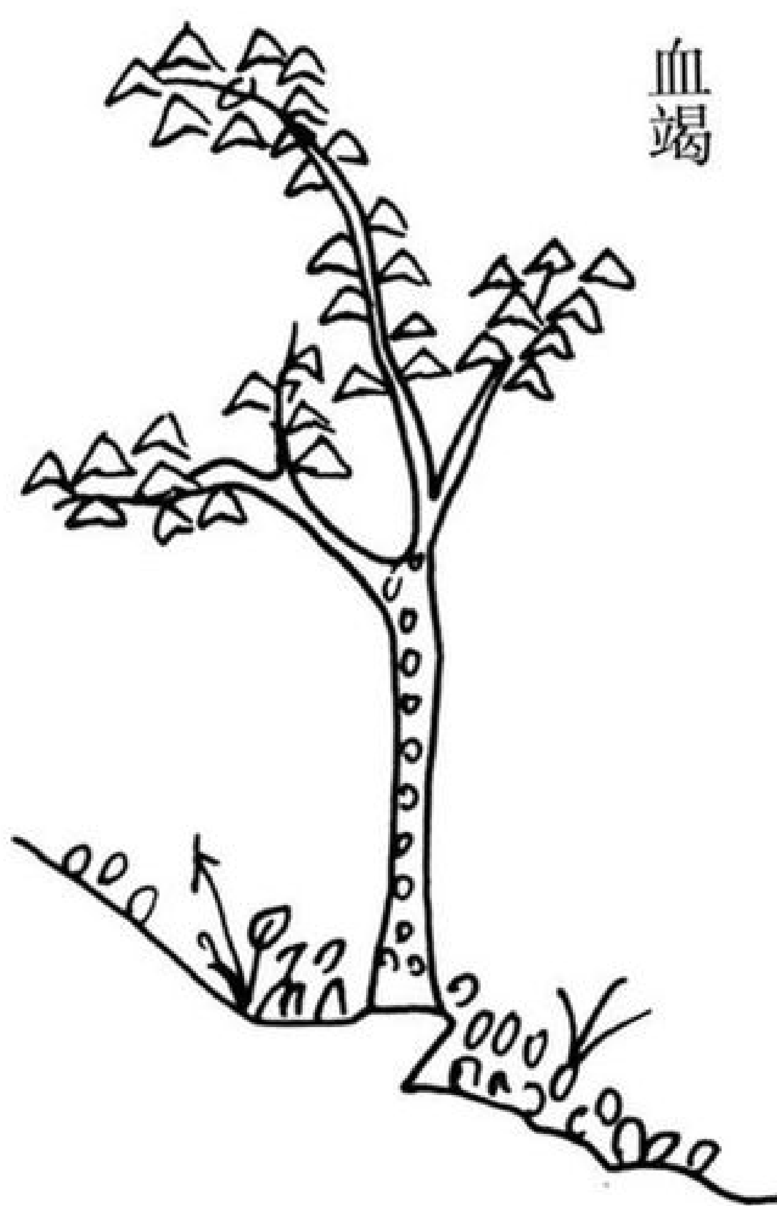


没药善通壅滞，与乳香相需[1]而用，乳香活血而没药散血也。又乳香气厚味薄，阳也，入气分；没药气薄味厚，阴也，入血分。乳香微温，没药微寒。寒能除热，水属阴，血亦属阴，以类相从，故能入血分散瘀治热。

今广州亦有之，木类橄榄，岁久脂溢，下地成块，色黑而香，状似安息。市肆多以松脂、沥青伪作之。

血竭香木之十二

血竭乃骐驎木之脂，产外国，难得真者。其味甘咸，走血除痛。日华子云：诸疮久不合，宜血竭主之。然此药性急，不宜多使，多则引脓。



① 相需：同“相须”。

安息香香木之十三



安息香功主辟邪，故主治恶气鬼疰。出安息国[①]之树脂也。或言烧之能集鼠者真。

苏合香香木之十四

苏合香出中天竺国[②]，诸香汁合成。凡香气皆能辟邪通窍，况合众香而成者乎。

苏合油如黐胶[③]，以筯[④]挑起，悬丝不断者真也。俗传为狮子矢，盖胡人欲贵重之，故妄饰其名耳。

苏合丸，治传尸骨蒸、殗殜肺痿、疰忤鬼气、卒心痛、霍乱吐利、时气鬼魅、瘴疟、赤白暴痢、瘀血月闭、痃癖疔肿、小儿惊痫、大人中风中气等症。每苏合油一两，以无灰酒熬成膏，入苏合油内。白术、香附、青木香、白檀香、沉香、丁香、麝香、荜拨、诃黎勒（煨去核）、朱砂、乌犀角（镑）各二两，龙脑、安息各一两，为末。以香膏加辣蜜和成剂，蜡纸包收。每服旋丸梧子大，早辰[⑤]取井花水，温冷任意，化服四丸，老

---

① 安息国：史籍对伊朗高原古代国家的称谓。

② 中天竺国：天竺国为古代中国对当今印度和其他印度次大陆国家的统称，可分为东、西、南、北、中五天竺。中天竺国相当于中印度。

③ 黐（chī 吃）胶：用细叶冬青茎部的内皮捣碎制成的胶。

④ 筯：疑当作“筋”。筋，即“箸”，筷子。

⑤ 早辰：即早晨。南唐·刘崇远《金华子杂编》卷下：“忽一日早辰，其妻少弟至妆阁问其姊起居。”

人、小儿一丸。

龙脑香香木之十五



龙脑香，以白莹如冰及作梅花片者为最，大能通利，开隔热塞，大人小儿风涎壅闭不因于气血虚，而得于外来之风邪者用之，甚奏速效。王纶云：冰片大辛善走，故能散热利结。目痛、喉痹、下疳诸方多用之者，取其辛而散也。世人误以为寒，不知其辛极似寒凉耳。诸香皆属阳，岂有香之至者而性反寒乎？又龙脑香能入骨，风病在骨髓者或宜用之。若在血脉肌肉辄用脑、麝，反引风入骨矣。慎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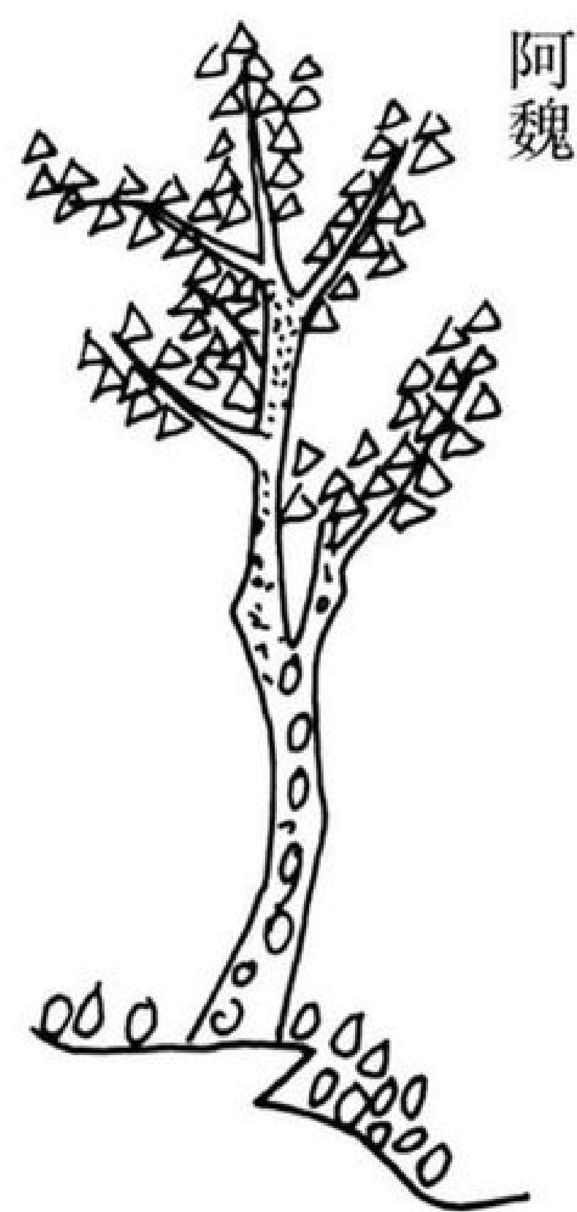
今南海深山穷谷亦有之，树名波律，又名固不婆律。高七八丈，大六七围。多历年岁者，风清月朗，或喷香，若霏雪缤纷木上。先其时布帛树底惊之令堕，形如蝴蝶，此为上乘。断其树，湿时无香，干之循理而析，状类云母。或解木作板，香溢缝间，劈而取之，大者成片如花瓣，小者成粒为米脑，米脑不及成片者气力全备。

樟脑香木之十六

樟脑纯阳，与焰硝同性，水中生火，其焰益炽。其辛热香窜，独长于去湿杀虫。

其升炼法具《纲目》。市人以之乱冰脑。

阿魏香木之十七



阿魏乃阿虞木之脂，体性极臭而能止臭，亦奇物也。其辛热之性与胃腑相宜，故主用破癥瘕、下恶气、杀诸细虫，兼治霍乱腹疼疟痢，盖诸症亦多起于积滞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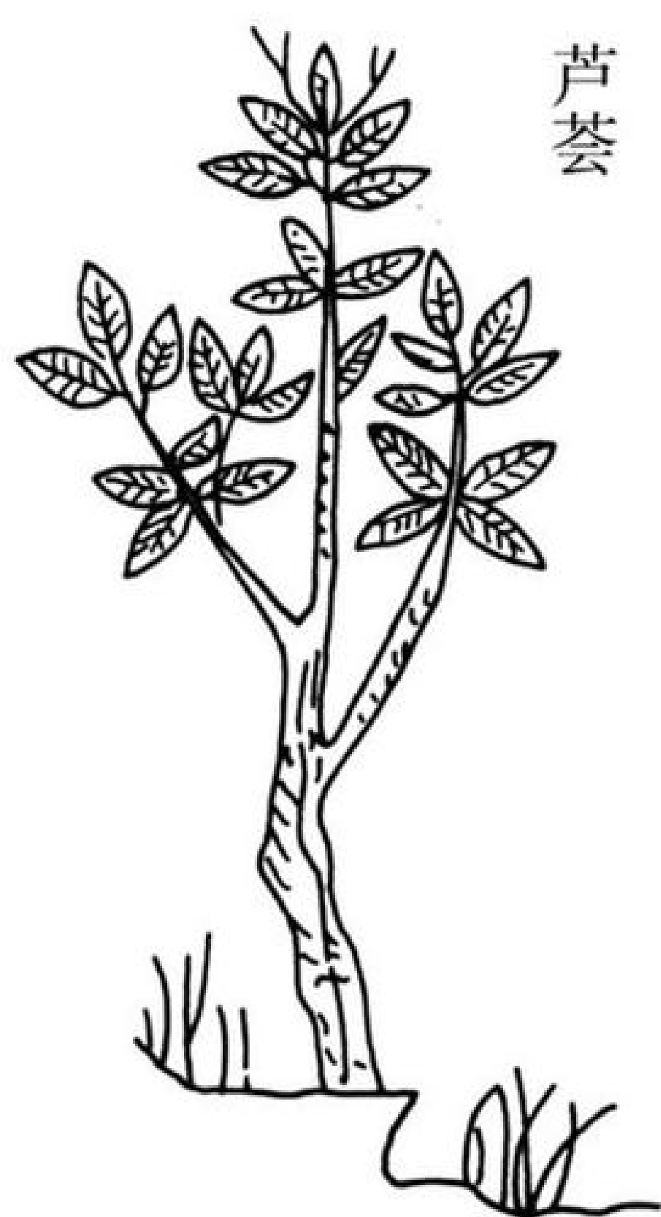
阿魏无真，言多伪也。试法：或以半铢置熟铜器中经宿，着处永如银色；或以一铢入五斗草自然汁内，次早尽变鲜血色；或以一铢致柚子树上，其树立干。

治痞积，以阿魏五钱，五灵脂五钱，炒烟尽，为末，以黄雄狗胆汁和丸黍米大，空心津咽三十丸。忌羊肉、醋、面。其积即从大便出。

痞积膏：归尾、红花、桃仁、三棱、蓬术、枳实、山楂、槟榔、草果、苏木、南星、半夏、川乌、草乌、厚朴、军姜、青皮、赤芍、乌药、牙皂、防风、荆芥、独活、防己、肉桂、白芥子、玄胡索、山慈菇、五灵脂、鸽粪各等分，惟归尾倍之。配准一斤，麻油三斤，入锅浸六七日。熬至药枯黑，滤查。每净油一斤，加炒过黄丹八两，再熬，看老嫩成膏。用时先将阿魏一两（切片）酒浆浸一宿，隔汤顿烊，和膏一斤，用狗皮摊二文钱厚，贴患上，渐消。

芦荟香木之十八

芦荟与阿魏，他本皆入草部，岂皆木质而草形者耶？按芦荟状如黑饧，亦树脂耳。味苦如胆，入厥阴经。其功专于杀虫



清热，故诸疳用之。

芦[1]荟消疳丸，治小儿伤食泄泻，肚大青筋，腹胀疼痛，胸突骨高，手足细小。用芦荟、芜荑各二钱，草龙胆四两，木香二钱，桔梗五钱，川连四两，使[2]君子肉二两半，槟榔五钱，蝉蜕[3]十一枚（去嘴足，洗去土），京墨五钱（炒去烟），大虼蝚腿肉（瓦上焙干）二两，白巴豆二百粒（去油为霜，绢包放诸药中煮干，去巴霜不用，借气耳）。上为末，入香油四两，米醋一碗，建猪胆五枚，同浸一宿，次日入水二碗，文武火熬干，不住手铲勿令焦，再略焙干，研细。又入轻粉一钱，青黛飞过五钱，再研匀，用白面作饼，火煨至香熟，入锅煮烂，取出捣糊，麻布绞去浆，和丸如黍米大。每服十五丸，空心米饮下。此秘方。

五宝丹，专治小儿结核。芦荟一两，明矾二两，贝母及乳香、没药各五钱，为末。川黄蜡二两熔化，加白蜜二两搅匀，稍冷，入前末，丸如芥子大。空心白沸汤送下二钱，临睡酒下一钱。盖瘰疬为劳病之标，大人小儿皆然。故此方半从疳治，所谓劳病还从疳病医也。此亦秘方。

上香木一十八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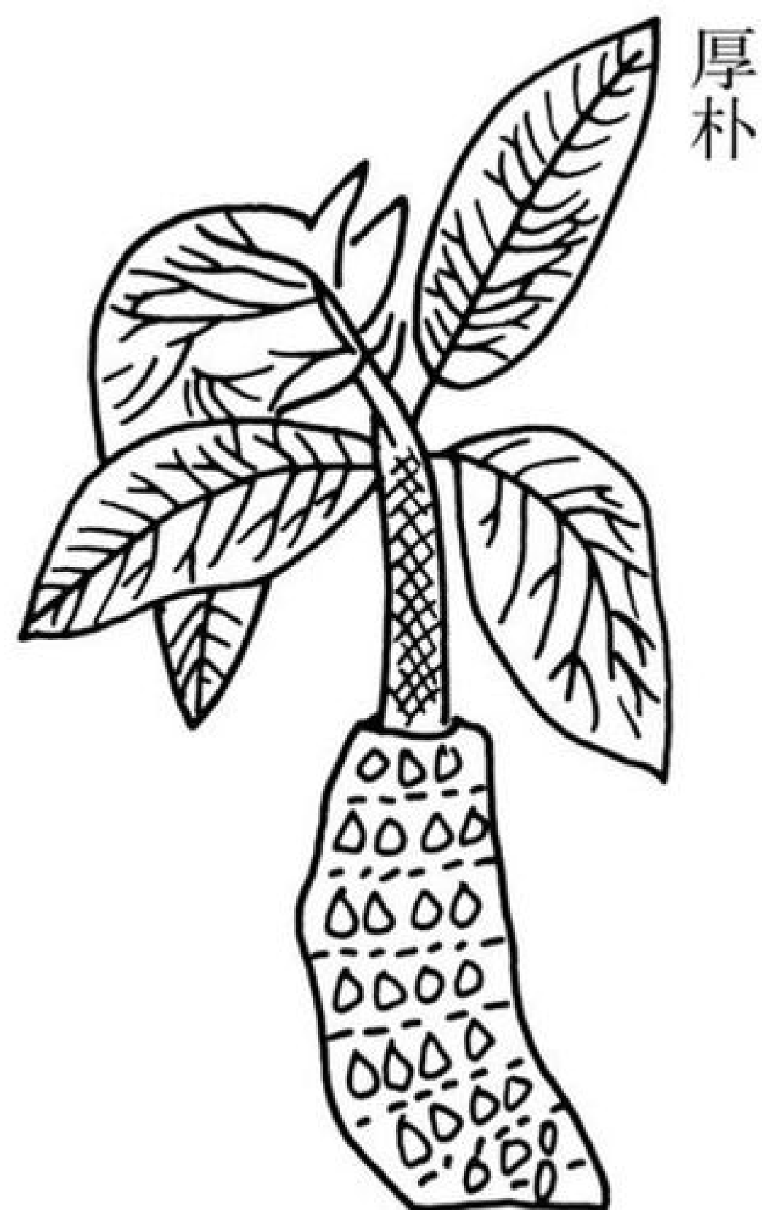
① 芦：原作“卢”，据上下文改。
② 使：原作“史”，据卷四“使君子”条改。
③ 蜕：原作“脱”，据卷九“蝉蜕”条改。

黄柏乔木之一



黄柏树高数丈，其皮自上直下。味苦入骨，是以降火，能自顶至踵，沦肤彻髓，无不周到。其专泻肾与膀胱之火者，以阴入阴，故能清以下泛上之阴火，火清而水自坚也。宜盐水制，令入肾。若用蜜汤拌炒，则能恋膈而不速下，以治五心烦热、目痛、口疮诸症。单炒褐色，则治肠红痔漏、遗精白浊、湿热黄疸，及膀胱热、脐内痛等症。酒炒，合四物领入血分，则能治骨节走痛、足膝酸软无力、遍身恶疮，及脚气攻冲、呕逆恶心、阴虚血热、火起于足者。然大抵阴寒之品，有妨脾胃，若脾虚作泄诸症，纵外显虚火，法宜忌之。

厚朴乔木之二



厚朴辛温能散，去寒湿之邪；带苦能降，泄肠胃之实。若胸腹胀满，郁而不散，食积于胃，羁而不行，非此不能条达舒畅，故用治痞闷、嗳气、吞酸、嘈杂、呕吐。同解散肌表之药，却卫气之有余，助分理阴阳之剂，清大肠之多阻，但泻而腹痛有积滞者，用之为宜。若暴泻如水，滑泻无度者，肠胃已虚，忌此辛散。故东垣论平胃散云：平者乃

荡平、削平之平，非平和之平也。其曰厚肠胃者，亦积滞消而肠胃自厚，岂真有补益之功欤。

肠风宜用厚朴煎，厚朴五两，同生姜五两（捣烂）拌炒黄色，白术、麦芽、神曲各一两（同炒黄），研末，水糊丸梧子大，每米饮下百丸。按此症肠胃本无血，缘气虚而肠薄，自荣卫渗入。服药令邪气去则正气自益，而肠胃自厚，故云厚朴厚肠胃耳。

杜仲乔木之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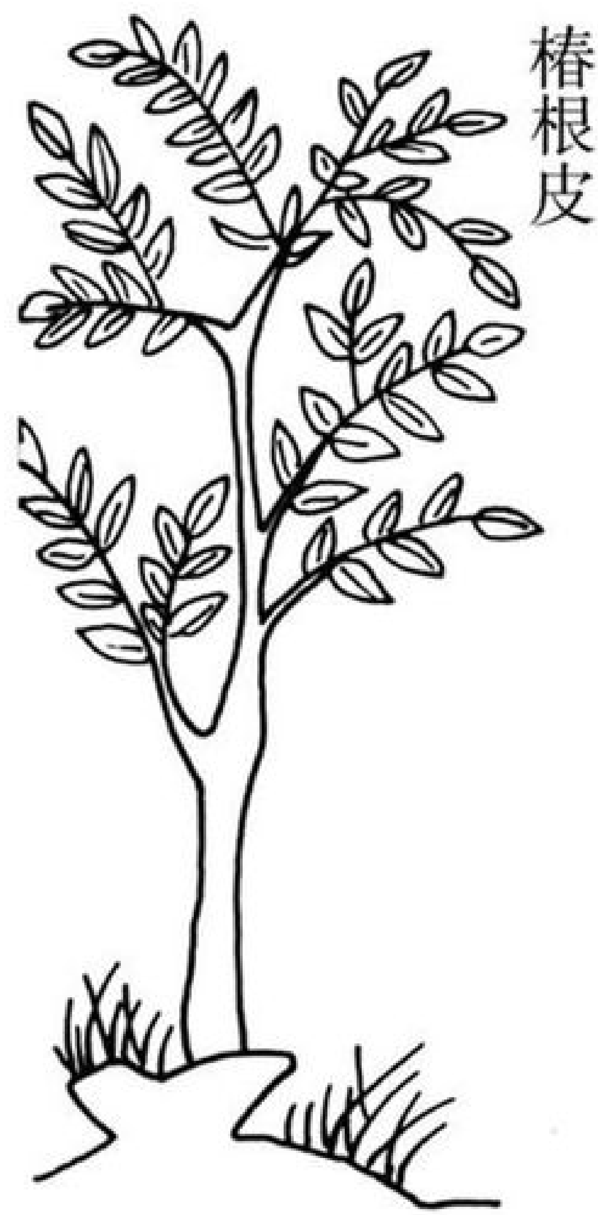


杜仲味苦，能坚肾气，故主治腰脊脚膝诸症。又折之有丝，其象为筋，故又能补肝虚，使筋骨相缚。凡产后交骨不合，及胎产调理、跌扑损伤者多用之。所谓合筋骨之离莫如杜仲。杜仲主下部气分，牛膝主下部血分，用每相须。

肾虚腰痛，用杜仲（去皮，酥炙黄）一斤，分十剂，每夜取一剂，水浸一宿，煎取汁，以羊肾三四枚切片同煮三四沸，和椒盐空腹顿服。如风冷伤肾，腰背虚痛者，亦用杜仲一斤（切，炒），渍酒三升，过数日，日服三合。又方为末，每旦以温酒服二钱。盖杜仲治腰膝痛，以酒行之，则为效神速。

频惯堕胎，或三四月即堕者，于两月前以杜仲八两（糯米煎汤浸透，炒去丝），续断二两（酒浸，焙干），共为末，以山药五六两（为末）作糊丸如梧子大，每服五十丸，空心米饮下。盖妊妇包系于肾，故胎气不安必需杜仲。

椿根白皮乔木之四，合樗根皮



椿香、樗臭，一物两种。椿皮入血分而性涩，樗皮入气分而性利，其用则殊。故樗皮利溺涩，椿皮得地榆止痔痢也。二根俱须东行者，并刮去粗皮，阴干，切，焙用。

椿叶初发新嫩者，连枝可食，木亦坚实，可任栋梁。樗则虚木，爪之腐朽。《庄子》所云“其木①拥肿不中绳墨，小枝曲拳不中规矩”是也。

干漆乔木之五



干漆削年深坚结之积滞，破日久凝固之瘀血。盖辛温能散结，而兼咸味能入血分。又性能杀虫，虫者肠胃郁热所成，久则五脏六腑皆受病，而瘫痪拘挛等症所自来也。用干漆以杀虫逐滞，令肠胃清而五脏自安，痿缓痹急之症调矣。

入药宜捣碎炒熟，若湿漆炒干更好，或炒尽烟。

仲景大黄蟅虫丸，治五劳虚极羸瘦，腹满不能饮食，内有

① 其木：《庄子·逍遥游》作“其大本”，与下“小枝”相对，木当作“本”为是。

干血，肌肤甲错。

紫云风，用干漆同豨签叶、生地、半枝莲、胡麻、荆芥、何首乌、天冬、苦参，作丸疗之。

大麻风，用生漆一斤，鲜蟹八只，益母草一斤，苦参二两，白蒺藜八两，红枣一斤，好酒十八斤，熟煮，待冷去查，另贮磁瓶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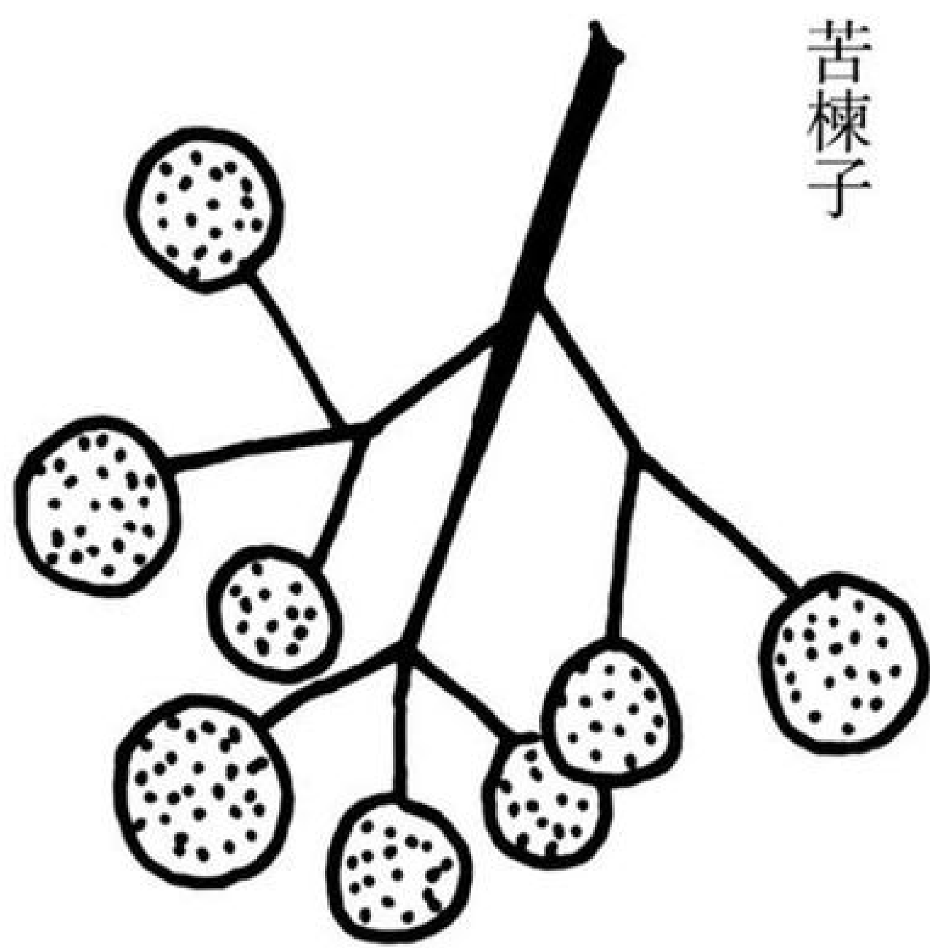
海桐皮乔木之六

海桐皮能行经络，达病所。又入血分，主去风杀虫。古方多用以浸酒，治风厥。



肾脏风毒，攻刺腰膝，痛不可忍者，海桐皮、苡仁各二两，牛膝、芎䓖、羌活、地骨皮、五加皮各一两，甘草半两，生地黄十两，并浸洗，焙干，剉细，绵裹，入无灰酒二斗浸，冬二七、夏一七日。每早、午、晚各饮一盏，长令醺然。禁毒食。此治风湿热流注下焦，腰膝为病之圣药也。若因阴虚血少火炽而得者，勿服。

苦楝子乔木之七，合楝[1]根



苦楝子即金铃子，川产者佳。热厥暴痛，非此不除，能导小肠、膀胱之热，引心包相火下行，故心腹痛及疝气为要药。

《岁时记》[2] 言：蛟龙畏楝。故端午日祭屈原，以其叶裹粽投江中，亦杀虫之一验也。其根气味相同，故亦主杀虫，利大肠。

槐花乔木之八，合槐实



槐花二三月萌蕊，四五月开放，生于木而成于火。火性味苦，苦能直下，且味厚能沉。主清肠红下血，痔疮肿痛，脏毒淋漓，此凉血之功，独在大肠。其能疏皮肤风热者，大肠与肺为表里，是泄肺金之气也。

槐实纯阴，肝经气分之药，治证与桃仁同。其止涎唾、补绝伤者，脾胃有热则涎唾多，伤绝之病，其血必热。至若妇人乳瘕之由于肝家气结血热，子脏急痛之由于血热火燥，宜皆用槐实为除热散结清火之品。然则槐实亦血分药，不独气分矣。

---

① 楝：原无，据本卷原目次补，以与前后文例合。

② 岁时记：即《荆楚岁时记》，南朝宗懔著，内容为荆楚地区平民百姓的岁时风俗。原书已佚，今见各种辑本。

按槐为虚星[①]之精，以十月上巳日采子服之，去百病，长生通神。又《梁书》言庾肩吾[②]常服槐实，年七十余发鬓皆黑，目能细书。大抵血凉则发不白，热去则阴精不损，故目亦明，况原肝经药也。但如病人虚寒脾胃作泄，及阴虚血热而非实热者，便宜禁之。

有痔及下血，用槐角子入冬月牛胆中渍之，阴干百日，每日吞一粒。予近得验方，用黑牛胆五枚，俱实以槐子，阴干，连胆捣丸，日服一二钱，盐汤送下得愈。按粪前有血名外痔，粪后有血名内痔，大肠不收名脱肛，谷道四面弩肉如奶名举痔，头上有孔名瘘疮，内有虫名虫痔，前方并治之。

又方，槐树木耳，取末，饮方寸匕，日三服。予又有秘方，治痔漏历验，内用木耳从肆中市来者，若专用槐耳和入，当更奇验。

杨梅毒疮，乃阳明积热，用槐花四两（略炒），入酒二盏，煎十余沸，热服。

疔疮肿毒，但焮痛者，用槐花（微炒）、桃仁二两，无灰酒一钟，煎十余沸，热服。未成者二三服，已成者一二服，见效。

白带，槐花（炒）、牡蛎（煅）等分，为末，酒服三钱。



秦皮乔木之九

秦皮色青，气寒味苦性涩，入肝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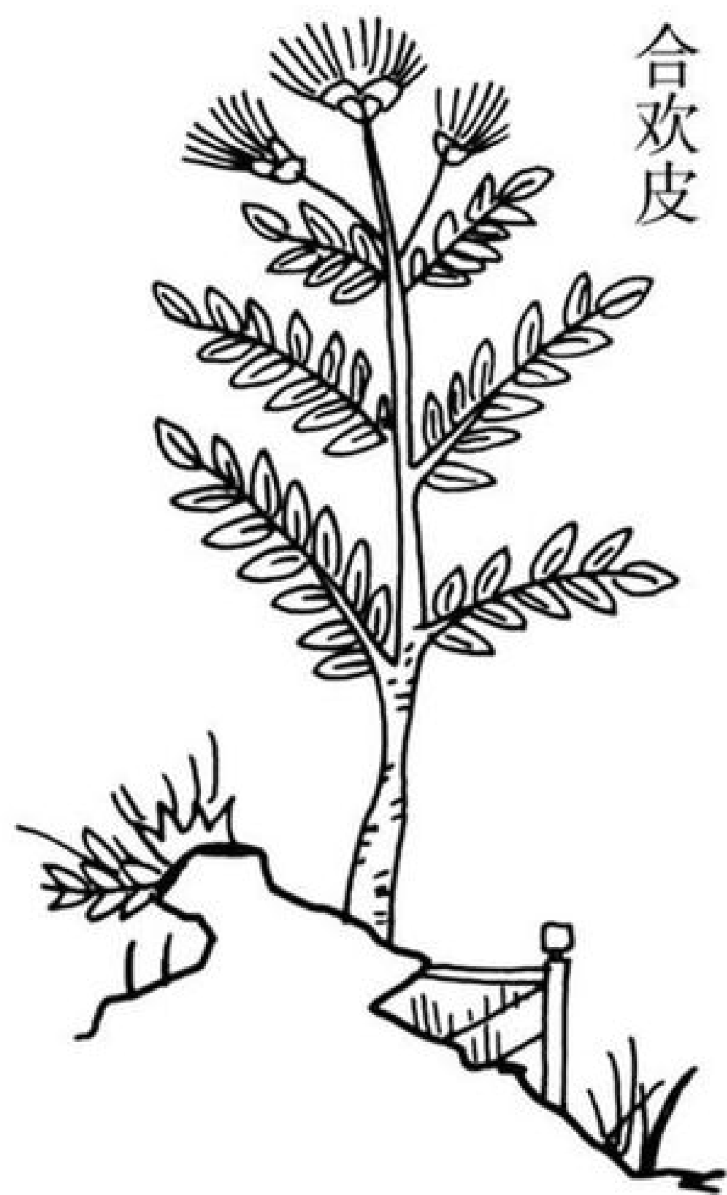
① 虚星：二十八宿之一，位于北方七宿之第四宿。

② 庾肩吾：南朝梁文学家、书法理论家。字子慎，自号玄静先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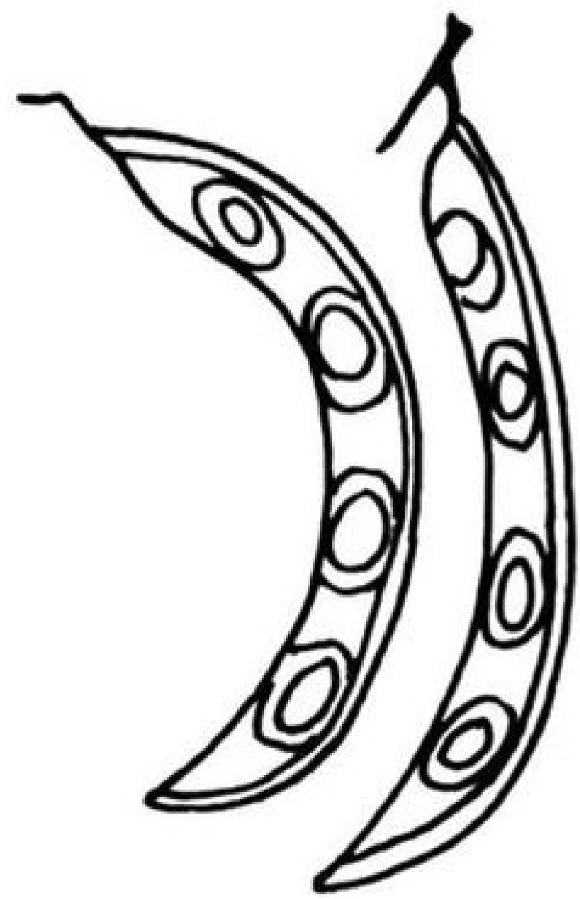
胆二经。故治目病、惊痫者，取其平木；治下痢、崩带者，取其收涩。又《万毕术》[①] 云樗皮止水，谓其能收泪也。

合欢皮乔木之十

合欢气味甘平，主益脾、缓心气。脾实则五脏自安，心神舒缓则神明自悦。稽康[②]云：合欢蠲忿，萱草忘忧。崔豹[③]云：欲蠲人之忿，则赠以青裳。青裳，即合欢也。外科与白蜡同入膏用，主消痈长肌、续筋骨，皆取其能补心脾、生血脉之功。



皂荚乔木之十一，合皂荚仁、皂荚刺



皂荚，《本经》用如猪牙者，今医家作疏风气丸煎，多用长而肥厚多脂者。所用虽殊，性味不远。大抵其味大辛，主升散，气雄窜，主利窍，搜痰之快药也。凡痰在肠胃间，可下而愈。若蓄于胸膈上，则横入脂膜，胶固稠浊，以致气壅喘急，甚则闷、胀、痛齐作，能坐

① 万毕术：即《淮南万毕术》，西汉淮南王刘安著。

② 稽康：字叔夜，三国时期著名思想家、音乐家、文学家，著有《养生论》。

③ 崔豹：字正熊（一作正能），晋朝人，惠帝时官至太子太傅丞，为经学博士，撰有《古今注》三卷。

而不能眠。以此同海石为丸，少用数丸，横散流痰，使渐消化，大有神功。为稀涎散，治中风不省，急喉痹塞，立能宣去顽痰，为急救之良剂。

皂角仁和血润肠，能通太阳阳明燥金，治大便燥结，乃辛以润之之义，不止于得湿则滑而已。

皂角刺乃质干之锐者，故于疮痈无所不达，其未溃者能发窍，已溃者能引排脓药直达脓处成功。

皂角，须择肥赤不蛀者，水浸一宿，铜刀刮去粗皮，酥炙，捶①去子、弦。

皂角仁，须拣完绽者，水浸软，煮熟，剥去硬皮，取白肉两片，去黄，铜刀切晒用。

另有一种肥皂荚，短而肥泽，本草不言其功，故不录。

稀涎散，主治卒中风，昏昏如醉，形体不收，或口角流涎，斯须不治，便成大症。用大皂荚四挺去黑皮，明矾一两，为末。矾取其分膈下涎。每用半钱，重者三字，温水调灌。不大呕吐，只微微令涎出一升二升。待其苏醒乃用药调治，不可便大吐之，恐过剂伤人也。此惟暴病气实者用之。若似中风证，由于阴虚火炎，煎熬津液，结而为痰，热极生风，以致猝仆，世人多以稀涎散吐之，损其不足，竭其津液，津液愈耗则经络无以荣养，为拘挛偏废之证矣，不可不辨。

二便关格，皂荚烧研，粥饮下三钱，立通。

羊头风证，用皂荚（如法制末）二两，明矾（研）二两，明雄黄二钱，朱砂二钱，以半为衣，红枣肉姜汁捣，丸绿豆大，量强弱服多寡。又方，治一切痫症，皂荚（制末）二十两，香

---

① 捶：原作“槌”，据《本草纲目》卷三十五皂荚条改。

附（便醋制）三两，远志肉、天冬、麦冬（各去心）各二两，茯神（净）四两，甘草（炙）六钱，真苏子（炒，研）一两，半夏（制）二两，旋覆花一两半，白芍（酒炒）、沉香各三钱，天竺黄五钱（另研）。共末和匀，山药粉糊为丸绿豆大，朱砂一两为衣。每服三钱，姜汁竹沥点汤下。

鱼口方，用猪牙皂角涂真沙糖，瓦上炙脆，石臼内杵末，酒调服四五钱。更多饮助之，毒从大便出。

妇人乳痈，以皂荚、穿山甲、紫口蛤蜊各煅为末，等分和匀，酒调服三钱，至三服无不消者。或用细者酒服，粗者菜油调敷，一周时愈。

大麻风，单用皂刺九蒸晒，为末。每服二钱酒下，服至一二旬，眉发再生，目明肌润。

诃黎勒乔木之十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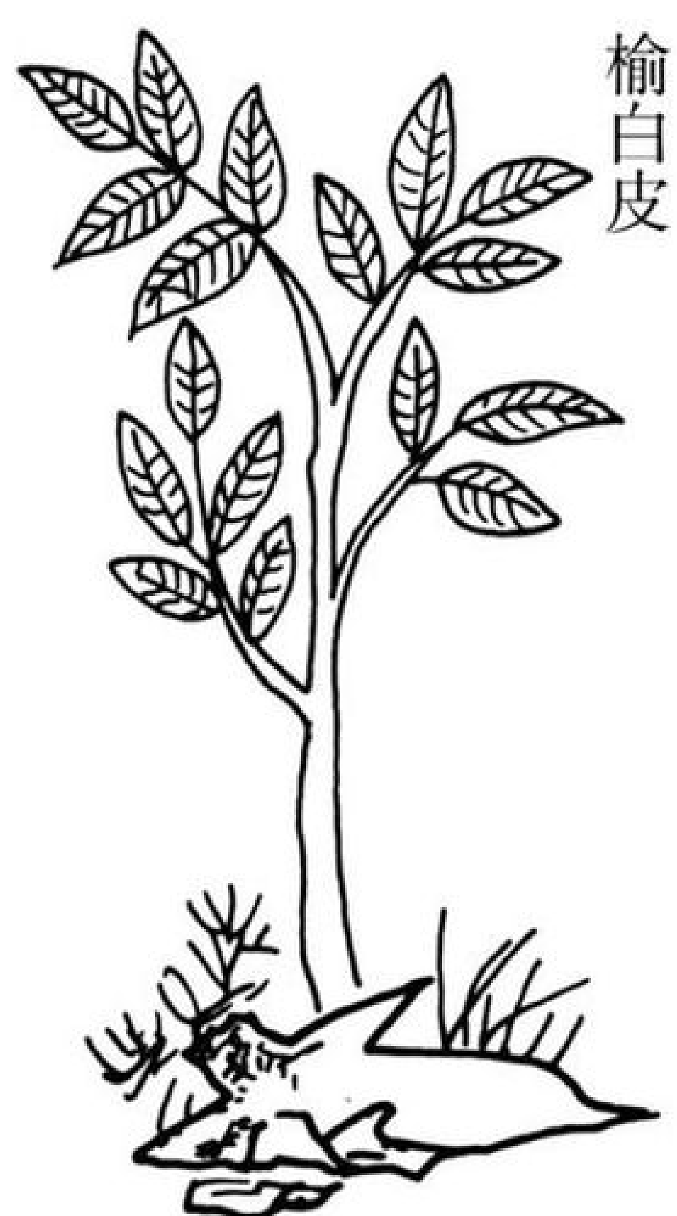


诃子味苦而带酸涩，能降能收。盖金空则响，肺金受遏于火邪，以致火喘咳嗽，或至声哑，用此降之敛之，则肺无壅塞，声音自亮，取其涩可去著。若久泻久痢，实邪去而元气脱者，用此同健脾药固涩大肠，泻痢自止。

以六路文者胜，或多或少，即为他种。六路以象肺之六叶。

榆白皮乔木之十三

榆性滑下，主治小便不通，五淋肿满，喘嗽不眠，经脉胎产诸症。十剂云：滑可去著，冬葵子、榆白皮之属。取其利窍



渗湿热，消留著有形之物。气盛而壅者宜之，若胃寒而虚，不宜久服渗剂。然荒岁，农人取以为粉代粮食，亦未见其损人。

嵇康云：榆令人瞑。初生荚仁作糜羹食，令人多睡。亦因其滑下之性，火气下降耳。

芜荑乔木之十四

芜荑杀虫止痛，主五内邪气，散皮肤骨节中淫淫若虫行状。又温能化食去积，凡风寒湿痹、大肠冷滑者，此为要药。盖气实皆因寒而滞，诸虫皆因湿而生，得此温之、燥之，而疰痊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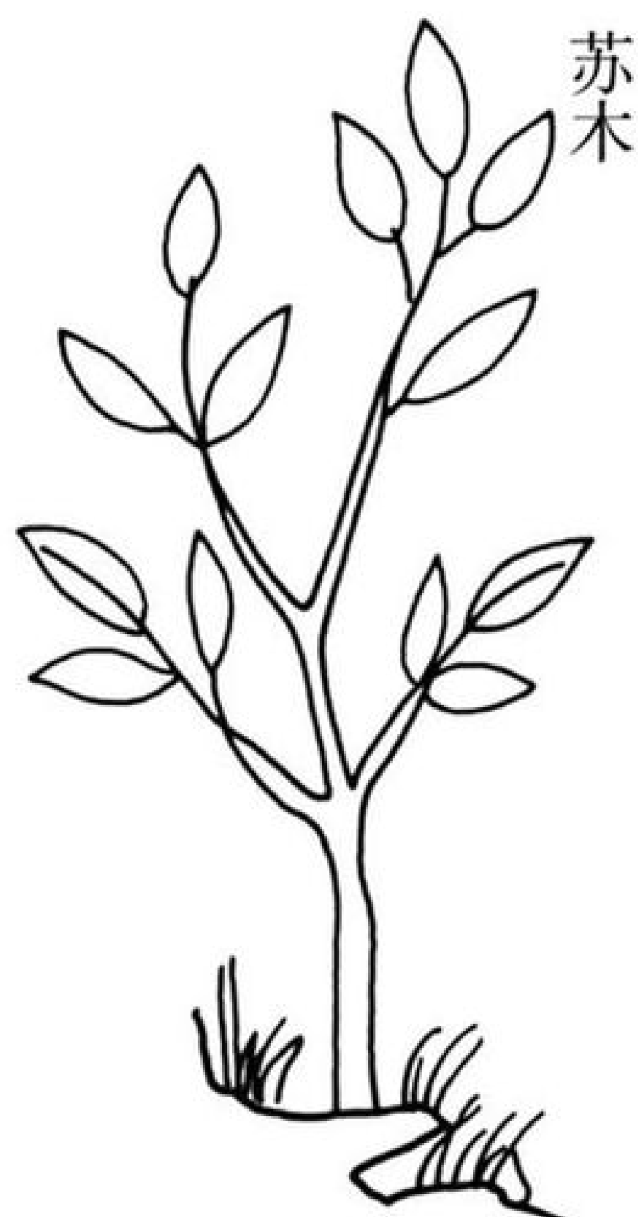
气膻者良，乃山榆仁也，小者即榆荚。

婴儿惊喑，盖风后失喑不能言也。肥儿丸，用芜荑（炒）、神曲（炒）、麦蘖（炒）、黄连（炒）各一钱，为末，猪胆汁打糊丸黍米大。每服十丸，木通汤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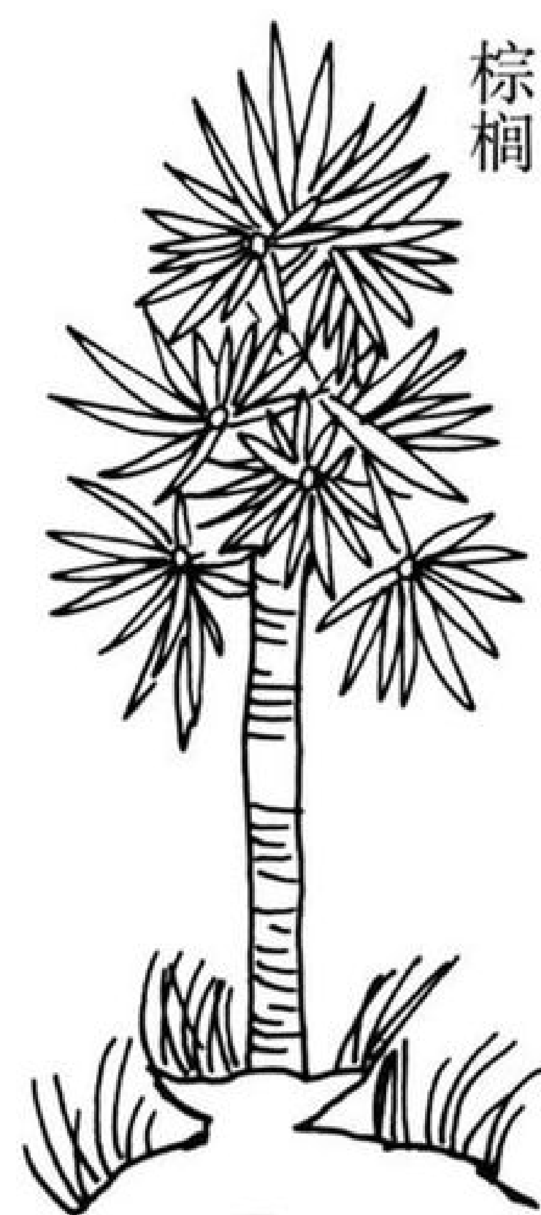
腹中鳖瘕：平时嗜酒，血入于酒为酒鳖；平时多气，血凝于气为气鳖；虚痨痼冷，败血杂痰则为血鳖。摇头掉尾，如虫之行。上侵入咽，下蚀入肛，或附胁背，或隐胸腹。大者如鳖，小者如钱。治法惟用芜荑炒煎服之，兼用暖胃、益脾、理中之药，不宜徒事雷丸、锡灰之属。

苏方木乔木之十五

苏方木俗呼苏木，海岛有苏方国，其地产此。乃三阴经血分之药，破血之功多，和血之功少。若产后恶露已尽，由于血虚腹痛者，勿乱服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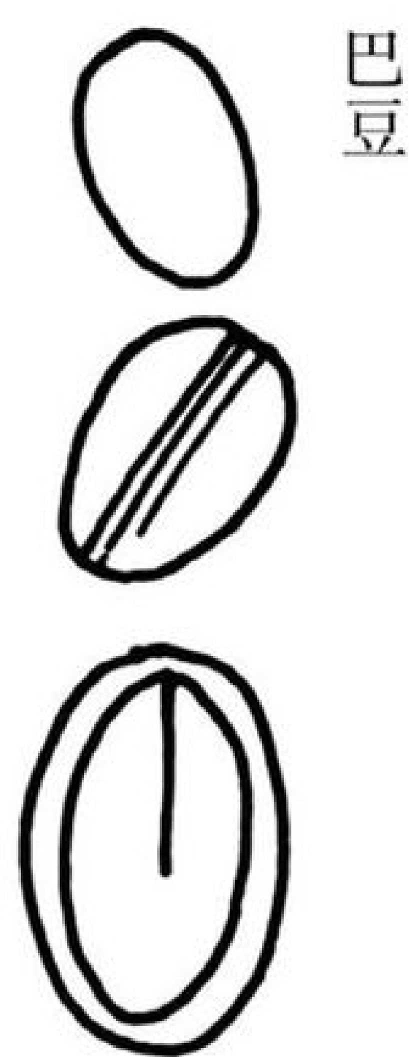
棕榈乔木之十六



棕榈性涩，用年久败棕烧灰，以治失血去多、瘀滞已尽者为宜，涩以去脱也。与发灰同用更良。如暴血瘀滞方动，崩中恶露未竭，湿热下痢初发，肠风带下方炽，悉不宜遽用，用之亦罔效。

棕榈木高一二丈，无枝条，叶大而圆，有如车轮，萃于树杪。其下有皮重叠裹之，每皮一匝为一节。每岁必两三剥之，皮转复生，否则树死或不长也。

巴豆乔木之十七，并巴豆油



巴豆生于盛夏六阳之令，而成于秋金之月，其火烈刚猛之气，能荡涤一切有形之积滞。若非沉寒痼积，不宜轻投。如急治为水谷道路之需，去皮心膜油，生用之。如缓治为消磨结聚之品，宜炒去烟令紫黑，熟用之。然试以少许擦完好之肤，须臾发泡，况肠胃柔脆之质，下咽则徐徐而走。且无论下后耗损真阴，而脏腑当时已受其熏灼，能保无溃烂之患耶？

不去膜则伤胃，不去心则伤肾。

治膈气，及宽胸化气，宁肺止嗽消痰，每大枳壳一斤（温水泡软去穰，每二片入巴豆三粒对扎，米醋二斤，煮二炷香，去豆切片，晒干），香附（醋煮）四两，乌药、苏子、萝卜子各四两，共捣碎磨末，醋糊丸梧子大。早晚各服三十丸，温茶送下。

凡老年痰火，幼年哮吼，内多寒痰，气不升降，或遇风寒而发，或过食盐酱而发，用巴豆（去膜，去心，炒熟，压去油，极净）三钱，白硼砂（枯过）三钱，牙皂（去皮弦子，炮）一两，杏仁（去皮尖，炒黄色）一两，淡豆豉二两，水拌蒸和匀，捣丸绿豆大。每服六七十丸，食远临睡白汤送下，立效。

痢疾丹，巴霜（净）一钱，乳香、没药（各去油）三钱，杏仁二十一粒（去油），黄占一两二钱。先化黄占，离火少顷，入前末，丸如粗豆大。每服一丸，红痢甘草汤下，白痢淡盐汤下。如不愈再一丸，以三丸为率。

漏方，香油半斤，巴豆肉、蓖麻子肉各二两，同熬至药枯，滤清再熬，以香胶四两收之。作膏贴患上，吸尽脓水并管俱化尽而愈。

巴豆油，主治中风痰厥、中恶喉痹一切急病，咽喉不通、牙关紧闭。以研烂巴豆绵纸包压取油，作捻点灯吹灭熏鼻中，或用热烟刺入喉内，即时出涎或恶血便苏。

大风子乔木之十八



大风子，以其能治大风疾故名。粗工以治大风者，佐以大风子油，不知此物性热，有燥痰之功而伤血，至有病将愈而目先失明者。然以之外涂，治风癣疥癞，杀虫劫毒，乃其所长。

上乔木一十八种。

桑白皮灌木之一，合桑椹、桑叶、桑枝



桑乃箕星①之精，其根白皮，皮主疏散，体轻色白，专入肺经，疏气定喘，是其职司。凡肺中有水气，及肺火有余者宜之。十剂云：燥可去湿，桑白皮、赤小豆之属是也。又皮主走表，以此治皮里膜外水气浮肿，及皮肤邪热、浮风燥痒悉能去之。若咳嗽因于寒袭而无火者，遂不宜用。

---

① 箕星：二十八宿之一，为东方七宿之第七宿。

桑椹单食止消渴，解酒毒。酿酒服，利水气，消肿。其性微凉，孩子不得与食，令儿心寒。

桑叶乃手足阳明之药，煎汁代茗，能止消渴。仙家以为服食之品。

桑枝本四发，有发散之义，故能利关节而除风寒湿痹。煎药用桑柴，即此意也。可见药性之微，虽隔①铛火气便与脏腑相关，况形质之物纳之肠胃，其损益祸福更何如哉？劳薪炊茶，茶味即变。尝以巴豆壳投炭火中，饮其汤水即时大泄。《抱朴子》云：一切仙药，不得桑煎不服。厥有故也。

按，东行根须土内者，若旁行出土者，有毒杀人。白色者佳，色灰味苦不堪用。

凡肺气热盛咳嗽而喘，面肿身热者，泻白散主之。桑皮（焙）一两，地骨皮（焙）一两，甘草（炒）五钱。每用一二钱，入粳米百粒，水煎，食后温服。盖桑皮、地骨皮皆能泻火从小便出，甘草泻火而缓中，粳米清肺而养血，则泻肺之准绳尽于此矣。

经霜桑叶研末，米饮服，止盗汗。煎汤洗眼，以治风泪。

风热臂痛，以桑枝一小升（炒），水三升，煎二升，一日服尽。许叔微②云：常病臂痛，诸药不效，服此数剂寻愈。

楮实灌木之二

楮即谷桑，其皮可捣煮造纸，亦可缉练为布。楮实浊阴下降，宜入少阴，有补益之功，故《本经》载其能壮阴痿、助腰

---

① 隔：原作“膈”，据文义改。

② 许叔微：字知可，宋代医家，曾为翰林学士，后钻研医学，活人甚众。著《普济本事方》《伤寒九十论》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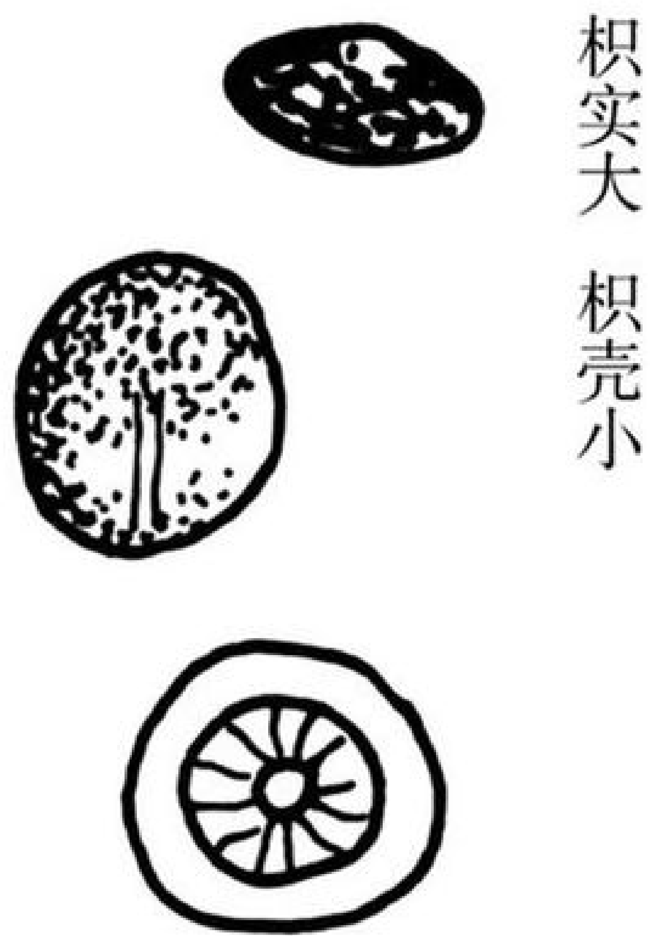
膝而坚筋骨。乃《修真秘旨》[1] 则又云久服令人骨痿者何耶？岂以其降令太过，不宜久服。故水肿之症又用其渗利也。

楮实子丸，治水气蛊胀。以楮实子一斗，水二斗，熬膏，茯苓三两，白丁香一两半，为末，和膏丸梧子大。服至小便清利，胀减，即服治中汤养之。又方，用楮枝叶煎汁如饧，空腹服一匕，日三服，治通身水肿。



楮实

枳壳灌木之三，合枳实



枳实大　枳壳小

枳壳色白味苦，专利肺气，其体质大则性宽缓而达下，通利结气而不致骤泄，故主上焦以治气分。枳实色黄味大苦，专泄胃实，其体质中则性猛酷而速下，开导坚结，有推墙倒壁之功，故主中脘以治血分。其治血分者，亦治血分中之气也。大抵二药皆能利气，气下则痰喘止，气行则痞胀消，气通则痛刺除，气利则后重解。但大肠为肺之腑，故枳壳主之。脾为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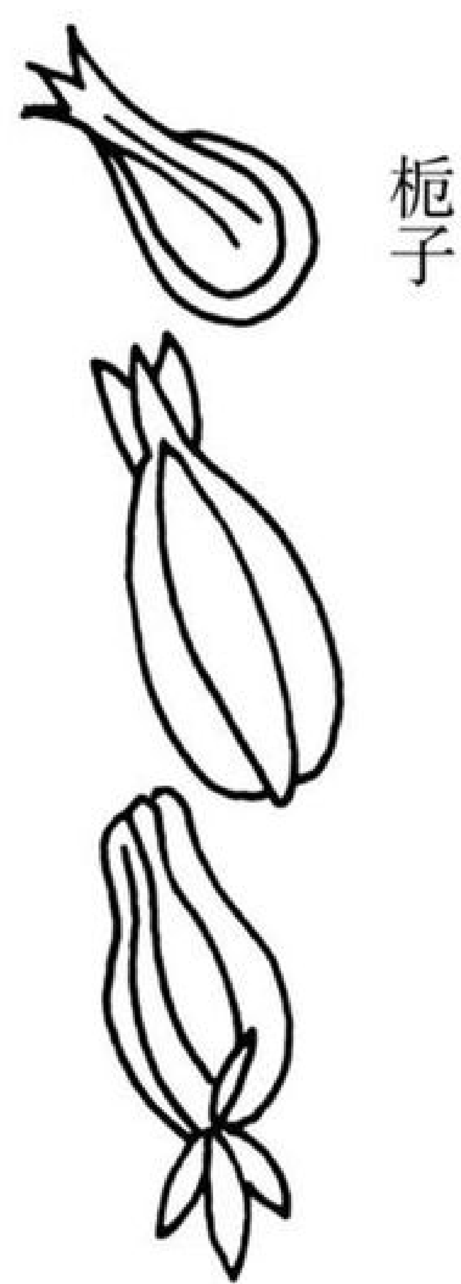
① 修真秘旨：唐代司马承祯著。从敬信、断缘、收心、简事、真观、泰定、得道等方面阐述道教修道成仙理论。

脏，脾有积血，故心下痞满，则枳实为政也。至二药俱主风痒、麻痹、风痛者，盖肺主皮毛，胃主肌肉，风寒湿入于二经，则皮肤瘙痒，或作痛，或麻木。二药俱有苦泄辛散之功，兼能引诸风药入于二脏，故为治风所需，风邪既散，则关节自利。

苏恭[①]云：既称枳实，须合核穰。故枳壳但云苦辛，而枳实则雷公又加酸也。

瘦胎饮，用枳壳四两，甘草二两，为末，每服二钱，白汤点服。自五月后日进一服，至临月不惟易产，仍无胎中恶病。不知此方为湖阳公主[②]而设，以其奉养太过，其气必实，故用此以耗其有余之气，则胎易产。若气弱之人服之，反致无力，兼子亦气弱难养。所谓束胎易产者，大为误人。或胎前气盛壅滞，宜用枳壳、苏叶等物以顺气，所谓胎前毋滞也。若气禀原弱者，岂宜再加破气之剂，以益耗其气耶？大抵胀满非实邪，痰壅喘急之由于中气不运，咳嗽之因于阴虚火炎者，二药大宜禁之。

大便不通，枳实、皂荚等分，为末，饭丸，米饮下。


栀子

栀子灌木之四

栀子，薝蔔花所结实也。气浮上行，味降下达。故从至高之分，使三焦之火屈曲下行。又兼清胃脘之血及痞块中火邪。又凡心痛久者，遽用温散，恐其助火，古

① 苏恭：即苏敬，唐代药学家，曾主持编纂《新修本草》。宋人为避宋太祖赵匡胤祖父赵敬之讳改“敬”为“恭”。

② 湖阳公主：东汉开国皇帝光武帝的大姐。

方多用栀子以导热药，则邪易伏而病自退。其去心胸中热者，用栀子仁；去肌表热者，连皮用。

皮薄圆小，七棱至九棱者佳。其大而长，入药无力。

《丹书》云栀子柔金，其入手太阴肺金为确。

仲景栀子豉汤，治伤寒汗吐下后，虚烦不得眠，及心中懊憹者，用栀子十四枚，香豉四合，水煎。栀子色赤味苦，入心而治烦。香豉色黑味咸，入肾而治躁。盖胃中热极，亡血亡津，腑脏无养，内生烦躁，非此不除。

茵陈大黄汤，治伤寒湿热，发黄腹胀。用栀子十四枚，茵陈三两，大黄三两，水一斗，先煮茵陈减六升，纳二味煮取三升，分三服，小便当利如皂角汁。

栀子柏皮汤，亦治发黄身热。用甘草、黄柏、栀子三味。盖发黄有湿、燥之别，如田禾遇亢旱则焦黄。前方治湿黄，此方治燥黄也。

又治心经留热，小便赤涩，用去皮栀子（火煨）、大黄、连翘、炙甘草等分，为末，煎服三钱，无不利。

丹溪治胃脘火痛，山栀七枚（炒），水煎，入生姜汁饮立止。胃脘痛多作寒治，而火痛不可不辨。

酸枣仁[1] 灌木之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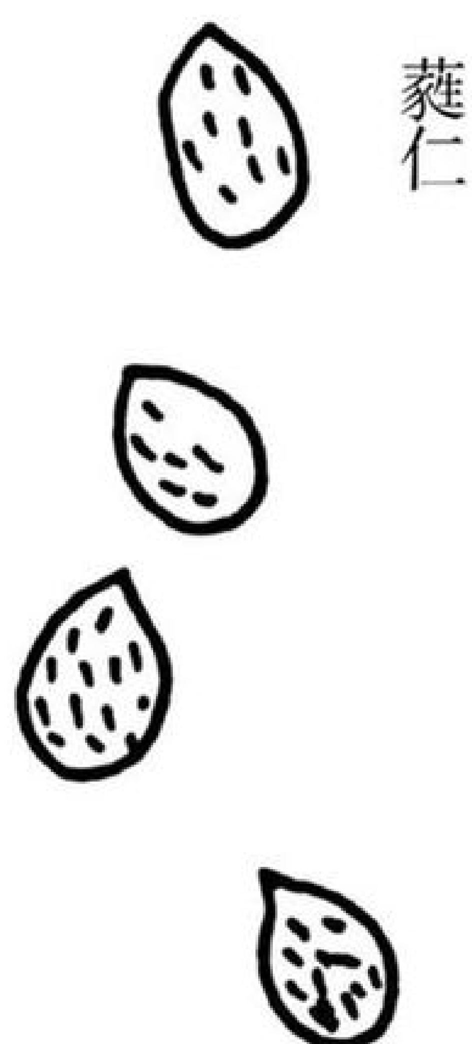


酸枣，《本经》并未言及仁，今但以酸枣仁生熟分用。大抵其子肉味酸，食之醒睡；其仁炒用，则疗不得眠。盖熟则香气入脾，故能归脾；能补胆气，故可温胆。母子之气相通，故亦主虚烦。且皮赤类心，亦入心也。

① 仁：原无，据本卷原目次补。

虚汗、盗汗，诸药鲜效者，宜多用枣仁醋炒，总取酸收之义。故凡肝胆脾三经有实邪热者，不可用，盖惧其收敛。

临用略炒，研碎，勿使隔宿，香气走散少效。凡用苏子等药，皆宜临用炒研。



蕤仁灌木之六

蕤仁甘能养血，温能和血，微寒凉血，入心肝脾血脏，由于风热者所必需。藏器云：蕤仁生治多眠，熟治不眠，大类枣仁。

春雪膏，治肝虚风热上攻，眼目昏暗痒痛，隐涩赤肿，羞明不能远视，迎风有泪，多见黑花。用蕤仁（去皮，压去油）二两，脑子二钱半（研用），生蜜六钱，和收点眼。又百点膏，治一切眼疾。蕤仁（去油）三钱，甘草、防风各六钱，黄连五钱，以三味熬取浓汁，次下蕤仁和匀，日点取效。

去翳用拨云膏。蕤仁（去皮油）五分，青盐一分，猪胰五钱，共捣如泥，罐收点。又方，蕤仁一两（去油），白硼砂一钱，麝香二分，研匀，去翳神捷。

山茱萸灌木之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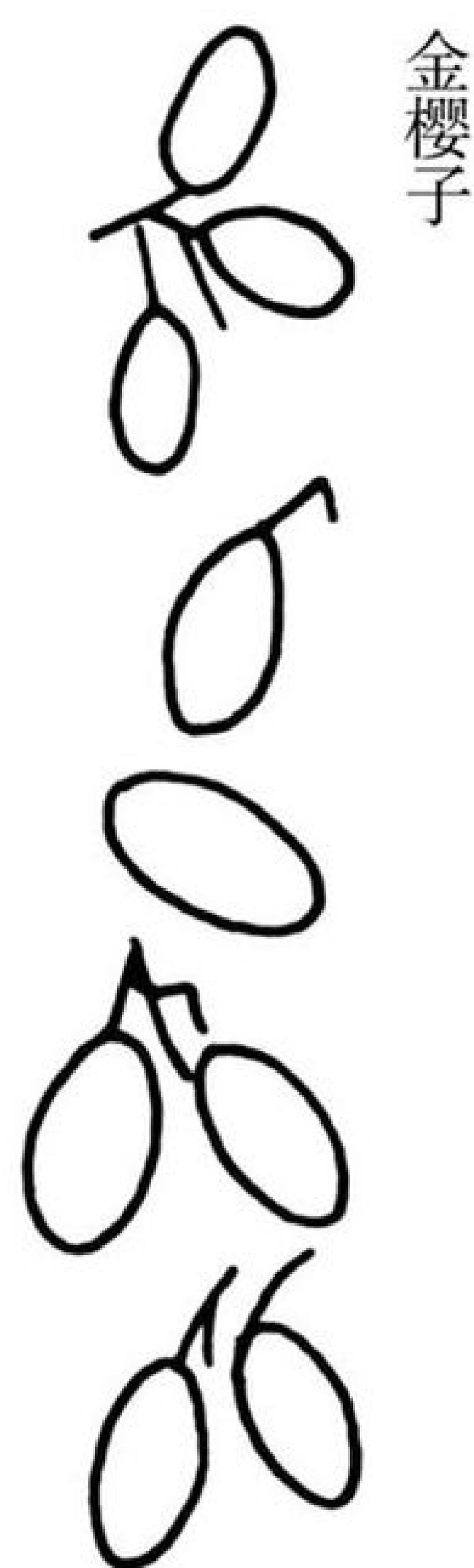


山茱萸味酸质润，专入肝胆，滋阴益血，主治目昏耳鸣，口苦舌干，面青色脱，汗出振寒，为补肝助胆良品。心为肝子，心苦散乱而喜收敛，敛则宁静，静则清和。以此收其涣散，治心气虚弱，惊悸怔忡，即虚则补母之义。肾为肝母，肾喜润恶燥，

司藏精气，藉此酸能收脱，敛水生津，治遗精白浊，阳道不兴，小水无节，腰膝软弱，腿足酸疼，即子令母实之义也。其所宜禁者，如命门火旺强阳不痿，或阴虚血热，或热结膀胱小水不利，则酸敛之味岂容混施。即用之，亦当与黄柏同加，此滋肾丸之所由设也。

其核能滑精。

金樱子灌木之八



金樱子世多用之以止遗泄，取其温而涩也。《十剂》云：涩可去脱。脾虚滑泄，须涩剂以固之。若泄泻由于火热暴注，不相宜矣。膀胱虚寒则小便不禁，肾虚则精滑，时从小便出，故用此气温味酸者收敛虚脱之气。若二症因于阴虚火炽者，岂宜用乎？

必待霜熟采用，涩味乃全。

金樱子煎膏和芡实粉为丸，名水陆丹。为益气补真之剂，以治虚泄精滑。

郁李仁灌木之九



郁李仁性专降下，善导大肠燥结，利周身水气，为治标救急之剂。故云：萝卜子下结血，郁李仁下结气。

《宋史·钱乙传》云：一乳妇因悸而病，既愈，目张不得瞑。乙以煮郁李酒饮之，使醉即愈。盖目系内连肝胆，恐则气结，胆横不

下。郁李仁去结，随酒入胆，结去胆下，则目能瞑矣。

女贞实灌木之十，附冬青

女贞木乃少阴之精，故冬不落叶。其实偏于阴寒，当杂脾胃药及椒红温暖之类同施，不则恐有腹痛作泄之患。今人用以为变白多效者，应是甘寒凉血益血之功。气薄味厚，入足少阴经。足少阴为藏精之脏，人身之根本，虚则五脏虽无病而亦不安，百疾蓁生矣。经云：精不足者，补之以味。盖肾本寒，虚则热。女贞子气味俱阴，能入肾除热，使肾气安而精自足。



冬青乃女贞别种，叶微圆而子赤，女贞子黑叶长。

冬青浸酒，亦能去风虚，补益肌皮。

南烛枝叶灌木之十一



南烛即乌饭草也，其种是木而似草。味带涩而气本凉，入心、脾、肾三经。心主血，发者血之余，颜色者血之华。血热则鬓发早白，颜色枯槁；脾弱则嗜卧困倦，气力不长；肾弱则筋骨软弱，行步不前。盖凡变白之药，多是气味苦寒有妨脾胃，惟南烛气味和平，兼能益脾滋肾，为修真家要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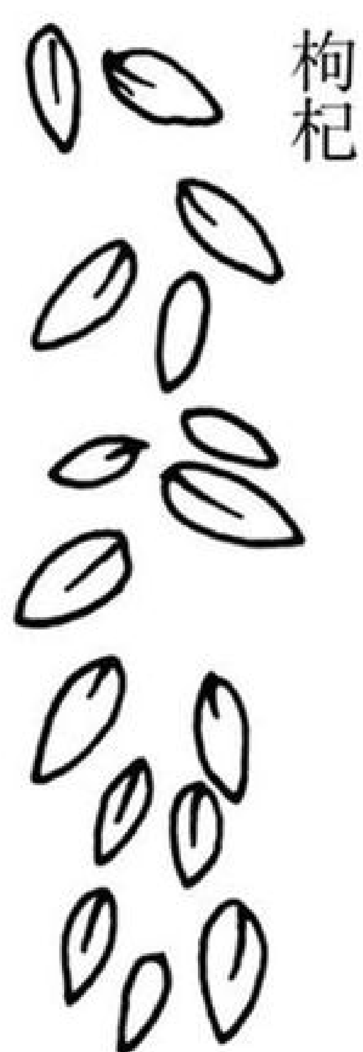
五加皮灌木之十二



五加以一枝五叶交加，故名五加，亦名文章草。在天为五车星[1]之精，在地得火金之味，入肝肾二经，有追风逐湿之能。酿酒作剂，治风痹四肢挛急。王纶云：风病饮酒，能生痰火。惟五加浸酒，乃为无弊。凡小儿脚软，男子阴痿，服之能益精髓而坚筋骨。盖肝肾居下而主筋骨，风寒湿之邪，二经先受，五加辛能散风，温能除寒，苦能燥湿，以泻为补，故诸症自瘳。

七月采茎，十月采根，剥皮阴干。叶作蔬食，亦去皮肤风热。今人取初生嫩叶泡炙，以作佐酒、代茶之供，亦混称五加皮。

枸杞子灌木之十三，合地骨皮



枸杞子体润能滋肾家之阴，味甘能助肾家之阳，故为平补之剂。人参、枸杞，每相须为用。盖人参固气，令精不遗；枸杞滋阴，令火不泄。慎斋先生谓枸杞能升阳，职此故也。火不泄，则阳道常强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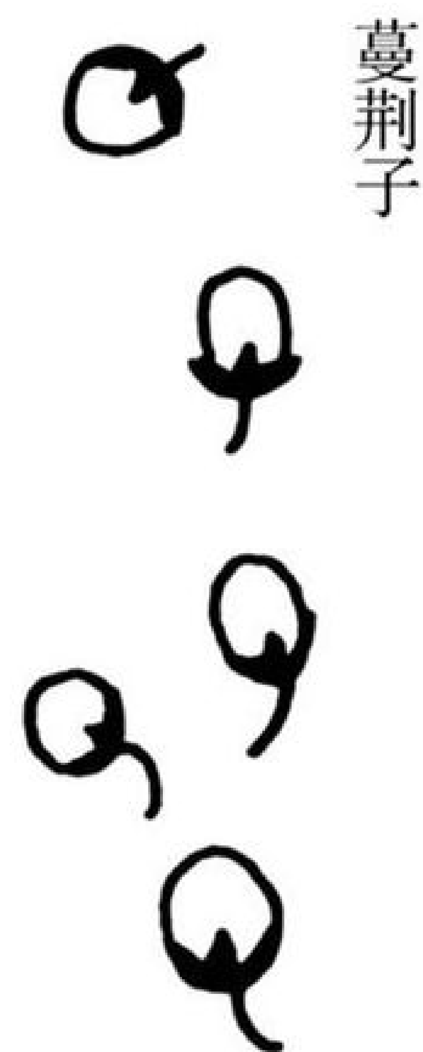
地骨皮能退骨间伏火，故除有汗骨蒸。然皮走表分，又能祛无定之虚邪。《化义》云：牡丹皮去血中之热，地骨皮去气中之

① 五车星：星名。亦称五潢，属二十八宿之毕宿，共有五星。

热。别宜用之，但虚寒者宜忌。即枸杞子亦不宜于脾胃薄弱而时时泄泻者，惧其有润肠之患也。

地骨皮汤，治膀胱移热于小肠，上为口糜，心胃壅热，水谷不化。地骨皮、柴胡各三钱，水煎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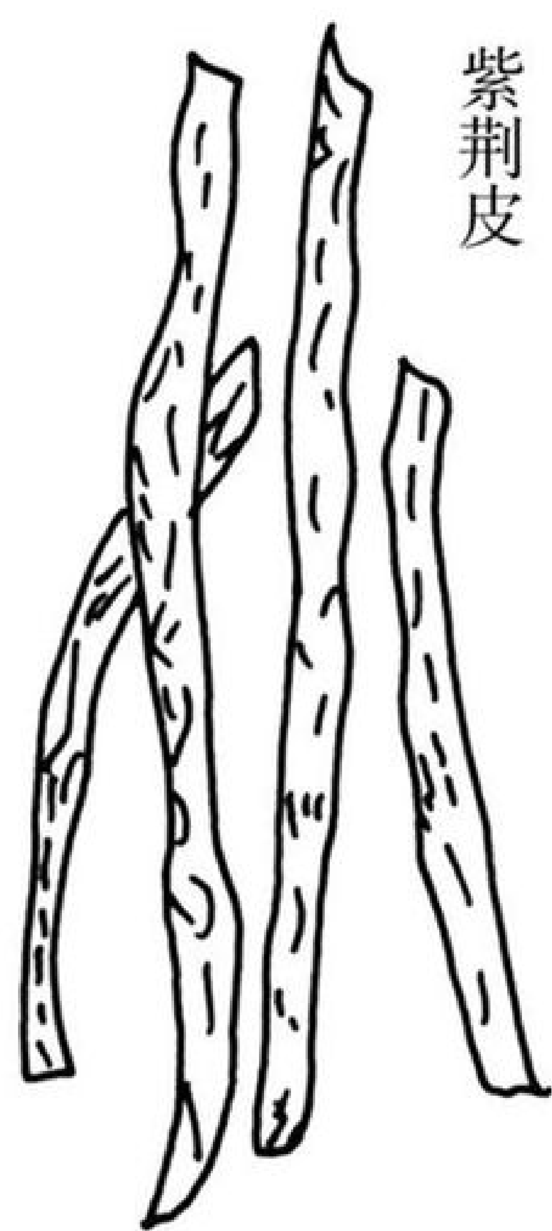
蔓荆子灌木之十四



蔓荆子，本草止言入太阳经，他本又云兼足厥阴。盖足太阳之脉夹脊[1]循项而络于脑目，为厥阴开窍之位。邪伤二经，则头痛脑鸣，目泪出。此药辛温，入二脏而散风寒湿之邪，故头面风虚者主之。好古云：蔓荆子搜邪风，止目睛内痛。

偏头风，用蔓荆子、甘菊花、荆芥、酒炒黄芩、乌梅、芽茶、白蒺藜、川芎、羌活、黑豆、土茯苓。煎时先以鼻嗅其气。

紫荆皮灌木之十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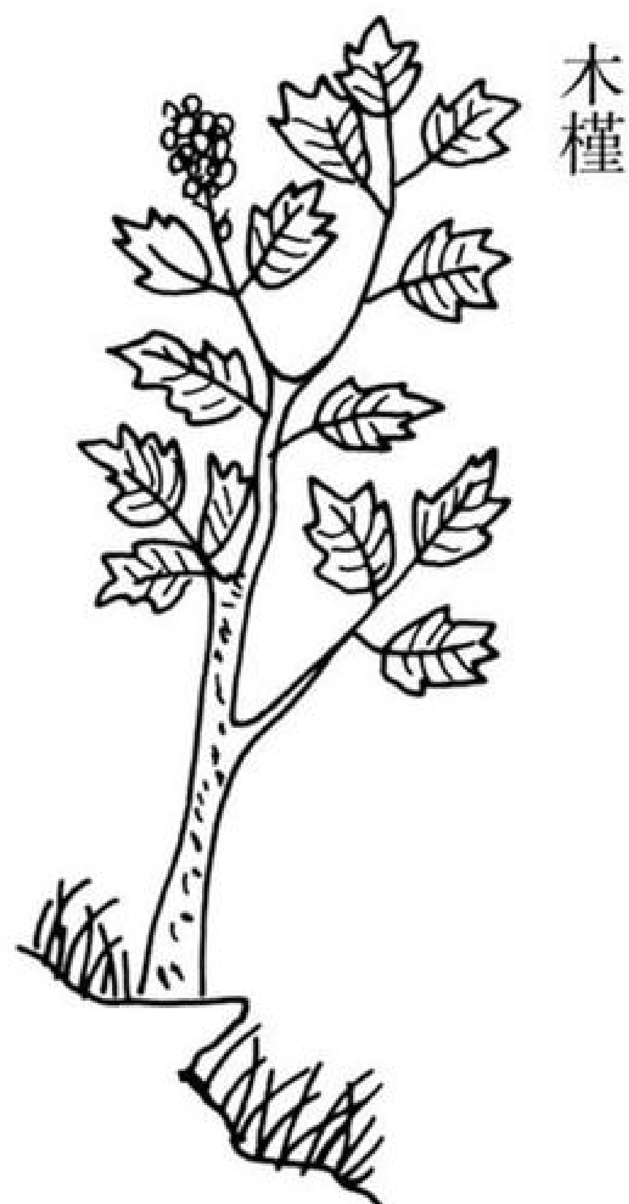
紫荆皮禀性清寒，气平味苦。花木皆紫，紫入血分，故有活血、破血、消肿之功。花、梗同。

冲和膏，治诸肿毒之阴阳不和，冷热不明者。紫荆皮（炒）、独活（去节，炒）各三两，赤芍（炒）二两，白芷、石菖蒲各一两。葱汤或热酒调服，或作调敷。痛甚加乳香，

① 脊：原作“眷”，形近之误，据文义改。

筋不伸亦加。盖痈疽流注，皆气血流注所成，遇温则散，遇凉则凝。此方温平，紫荆皮能破气、逐血、消肿，独活动荡凝滞，引拔骨中冷痛，赤芍生血活血，散瘀止痛，菖蒲消肿散血，同独活能破石肿坚硬，白芷去风定痛。此方散风行气，活血消肿，祛冷软坚，流毒骨疽冷症尤为良剂。

木槿灌木之十六



木槿一名蕣。《诗》云颜如蕣华，言其朝荣暮落，一瞬间耳。其皮及花，大能润燥活血，而人罕用之。惟治癣用槿皮，而以川产肉厚色紫者为最。

芙蓉叶灌木之十七

木芙蓉凉血散热，疮疡家用之。

清凉膏，用芙蓉叶，或根皮，或花。或生研，或干研末，蜜调，围一切肿毒，初起、已成、溃后俱可用。或加生赤小豆末更效。



密蒙花灌木之十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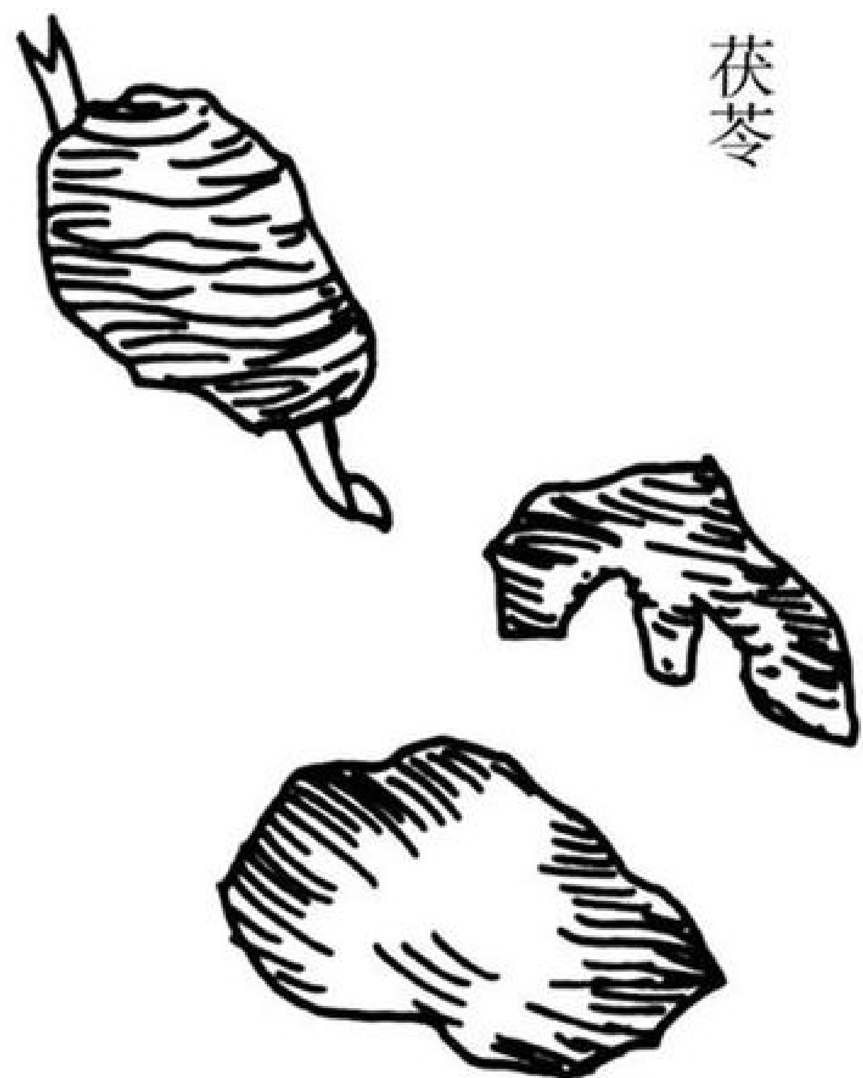
密蒙花独入肝经，为涤热和营之用，故眼科擅长。凡肝血虚而为青盲翳障，肝热甚而为赤肿、眵泪、赤脉，及小儿痘疮余毒，疳气攻眼，则此药甘寒之品，虚实大小无不

咸宜。

上灌木一十八种。

茯苓寓木之一，兼赤、白，合茯神

茯苓为松之灵液结成，《史记》及《仙经》皆名茯灵。其味甘淡，甘补淡渗，用补脾阴。故小便利或数者，不宜多服。汗多不宜服，为其淡渗也。然淡为天之阳，阳当上行，何以利水而泻下？盖以气薄为阳中之阴，阴主利下，不离阳体，故入手太阳。其为阳浮而升者，性也。其为阳中之阴降而下者，言其功也。经云：饮食入胃，游溢精气，上输于肺，通调水道，下输膀胱。以此推之，即淡渗之味，亦必先上行而后下降。所谓益肺于上源，补脾于中部，令脾肺之气从上顺下以输膀胱也。至有宜用不宜用者，如肺气盛，实热，气壮脉强，宜用甘淡以渗其热。若肺虚、心虚、胞热、厥阴病者，皆虚热也。其人上热下寒，脉虚而弱，当用升阳之剂，以升水降火。膀胱不约，下焦虚者，乃水泉不藏，脱阳之症，其人必肢冷脉迟，当用温热之品，峻补其下，交济坎离。此二症者，岂淡渗所宜。至若痘疮起胀，恐渗泄不能贯浆，尤所禁用。其赤茯苓淡赤微黄，不堪入肺。若助脾行湿，与白同功。因松种不一，故分赤白，原无白补、赤泻之分。



茯神生于枯松根下，因无枝叶上升，津气向下，抱根附结，非若茯苓之各自成块也。以此温养心神，能中守而不移。洁古

云：风眩心虚，非茯神不除。

茯苓赤筋，须捣细，水中搅去之。令人瞳子并黑睛点小兼盲目。凡服茯苓，须忌米醋酸物。

威喜丸①，治男子元阳虚惫，精气不固，小便下浊，余沥常流，梦寐多惊，频频遗泄，妇人白淫白带，并治之。白茯苓去皮四两，作匮，以猪苓四五钱入内，煮二十余沸，取出晒干，拣去猪苓，为末，化黄占和丸弹子大。每嚼一丸，空心津下，以小便清为度。茯苓千万岁，上生小木，如莲花状，名木威喜芝，夜视有光，烧之不焦，带之辟兵，服之长生，丸名取此。然据前论，若元气怯弱甚者，虽有前症，亦宜酌用。

琥珀 寓木之二

琥珀定魄消瘀，故能辟百邪，安五脏，破结瘕，治产后血枕。其能清肺者，肺藏魄也。利小肠者，以其为茯苓之同属，且魄有下注之义也。夫松之有脂，犹人之有血与水，是本为血所凝。而味主辛散，故能化血。然得土既久，亦宜入脾。盖茯苓、琥珀皆松脂所化，但茯苓、茯神乃大松摧折或斫伐而根瘢不朽，津液下流结成，故治心肾，通津液。若琥珀乃松树枝节荣茂时，为炎日所灼，流脂出树身外，日渐厚大，因堕土中，津润岁久，为土所渗泄，而光莹之体独存。今可拾芥，尚有粘性。其虫蚁之类，乃未入土时所粘者。二物皆自松出，而所禀各异。茯苓生于阴而成于阳，琥珀生于阳而成于阴，其治营安心而利水，则一也。

---

① 丸：原作“凡”，形近致误，据文义改。

猪苓寓木之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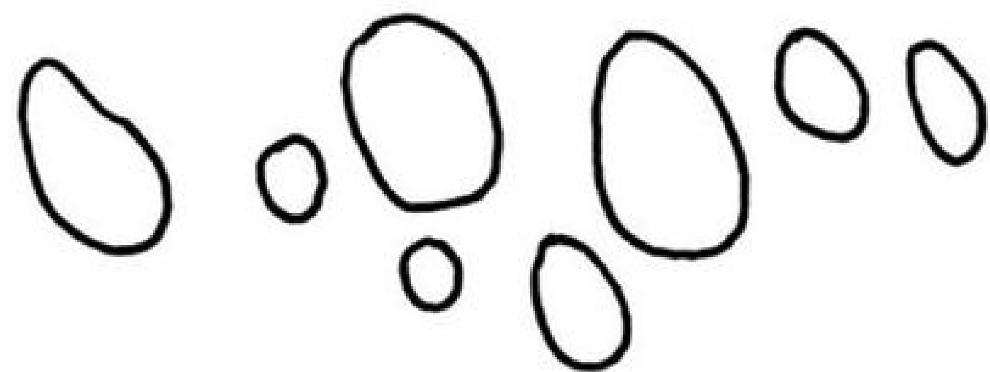


猪苓亦木之余气所结，他木皆有而枫木为多。味淡主渗，气升而又能降，故能开腠理，利小便，与茯苓同功。五苓散以猪苓理上焦，茯苓理中焦，泽泻理下焦，各有部分。又苓者，令也，有分截之义。王损庵[①]治疟疾，阴阳上下交争，寒热更作，以升、柴等升阴中之阳，以知、苓等降阳中之阴，特加猪苓人所未晓。而《本经》亦云猪苓治痎疟，人苦不读书耳。

雷丸寓木之四

雷丸乃竹之余气所结，故亦名竹苓。累累出土中，无有苗蔓，皆零无相连者。味苦气寒，苦能燥脾，寒能除热。虫以湿热为巢穴，湿热去而虫杀矣，故为疳积所需。以其过于苦寒，故多食能痿阳道。

白者善，赤色者杀人。



---

① 王损庵：即王肯堂，字宇泰，号损庵，又称念西居士。明代医家，著《证治准绳》等。

桑寄生寓木之五



桑寄生，益血其本能也，去湿其兼长也。真者下咽必验，市人多以他木寄生者，不惟无功，往往致害。诸说多端，大抵折其茎有深黄色者为真。近海州邑及海外之境，其地暖而不蚕，桑无采捋之苦，得气厚而生。意浓自然生出，何尝节间可容他子耶？高者二三尺，叶圆微尖，厚而柔，面青而光泽，背淡紫有茸。此须自采，或连桑木者乃可信，不然姑缺之。

用须阴干，不得见火。

上寓木五种。

竹叶苞木之一，合竹茹、竹沥



竹以淡竹为上，甘竹次之，苦竹不可用，尝其笋可辨。其叶之用有二，除新久风邪之烦热，止喘促气胜之上冲。茹与叶虽一本，而茹得土气多，故入足阳明，疏气逆而蠲邪热，以疗呕啘等症，温胆汤用之以引胆火下行。沥则假火而成，谓之火泉，体滑利窍，渗灌经络，为搜解热痰之圣药。令胸中膈上、四肢百脉、皮里膜外，靡不周到，以清风火燥热之痰。又必佐以姜汁之辛窜，而豁痰之功更

倍。乃若寒痰、湿痰，胃虚肠滑者，自不宜再进寒滑，慎之！

天竺黄苞木之二

竺黄之寒，专泻少阴之火，火去而惊邪诸症靡不疗矣。产天竺国，即竹节内黄粉。然多伪者，须辨其片片如竹节者真。其气味功用与竹沥同，而无寒滑之患，故为小儿家要药。

上苞木二种。

杂木无载。

卷之六

果部依旧本分五果、山、夷、味、蓏、水六种。

杏仁五果之一

杏仁性温，散肺经风寒滞气。若阴虚咳嗽，肺家有虚热、热痰者，不宜用也。即风寒外邪，非壅逆肺分，喘急息促者，亦不得轻投。又其味辛带苦，利下润燥，故大肠气秘者需之。盖杏仁定喘，桃仁疗狂，固有气血之分。其大便闭，亦有气秘、血秘之别。气秘用杏仁、陈皮，血闭用桃仁、陈皮。然杏仁不但下气，兼能化痰。今人用搅浊水，其水即时澄清，则升清降浊之功可验也。

制法：去皮尖，炒黄。或云去皮尖，不宜火炒。亦有连皮尖用者，取其发散也。

周慎斋云：向曾疗便燥，用杏仁七粒，枳壳、苏梗各一钱，服下立解得快。

杏仁能解豆粉毒，凡索面、豆粉近之则烂。

两仁者杀人，可以毒犬。凡食犬肉不消，以杏仁疗之。凡犬咬伤，以杏仁捣烂涂之，非双仁亦验。按，凡杏桃诸花皆五出，若六出必双仁。

乌梅五果之二，合白梅

梅花开于冬，实熟于夏，得木气之全，故味酸为最。肝为乙木，胆为甲木。人舌下有四窍，两窍通胆，故食梅则津生，类相感应。《经》云“味过于酸，肝气以津”是也。然又云：酸

走筋，筋病无多食酸。盖木喜升发，酸味收敛，违其性也。至若用入肺经，治久嗽热呕、夜间烦渴等症，肺性喜敛故耳。初嗽不宜，恐束邪气。其大肠为肺之外府，以此合补脾药同用，能止久泄而固虚脱。白梅治症，功同乌梅，而白梅则又兼盐软之义。故凡去死肌、青黑痣、恶肉者，宜用白梅。

乌梅采半黄者，筐盛于突[①]上熏黑。白梅取青者，盐涂曝干。凡食梅齿𪙺[②]，嚼胡桃肉解之。

缪仲淳滞下方，以乌梅同川连、白芍、滑石、甘草、莲肉、白扁豆、葛根、升麻、红曲、橘红加减，作汤丸，为治痢之准。

古方治痢血不止，以乌梅、黄连、伏龙肝等分，为末，茶清调服。盖酸能收、寒能止、苦能涩也。

发背脚散秘方，用白梅、皂角同烧存性，为末。不发热者，米醋调围，数换即不走散。加姜汁同醋尤妙。若发热以茶清调。

蜜渍梅花法：以白梅肉少许，浸雪水润花露一宿，蜜渍罐中。过时点汤，香色不变。又梅花粥法：用落英入熟米粥，再煮食之。杨诚斋[③]有“蜜点梅花带露餐，脱蕊收将熬粥吃”之句，录此助雅。

桃仁五果之三

桃仁苦能泄滞，辛能散结，甘以生新，故破瘀血者用之。盖血者有形之物，周流一身，一有凝滞，则为血结、血秘、血

① 突：灶突，灶窗。《资治通鉴·周纪》“灶突炎上”胡三省注：“灶窗谓之突。”

② 𪙺（chǔ 楚）：牙齿酸痛。

③ 杨诚斋：即杨万里，字廷秀，号诚斋。南宋著名诗人，与尤袤、范成大、陆游等齐名，合称南宋“中兴四大诗人”。

燥、瘀血、畜血、血痛、血瘕诸症，用之立通。然使不得其当，使血下不止，大损真阴。如经闭不通，由于血枯而不由于瘀滞，产后腹痛，由于血虚而不由于留血结块，大便不通，由于津液不足而不由于血燥闭结，粗工不辨，专以破血杀人，可胜道哉？

制法：行血，宜连皮尖生研，多用；活血，宜去皮尖焙黄捣，少用。留皮，藉其赤色以走肝经；去皮，取其纯白以入大肠。

栗五果之四

栗不入药，以其服食有益，亦能治肾家之病，故节存之。相传，有患腰脚软弱，啖生栗数升，便能起行。若服饵，则宜蒸曝。栗之补肾，为其味咸，又滞其气也。有人内寒暴注，食煨栗二三十枚顿愈。肾主大便，栗能通肾，又一验也。

古方治肾虚腰软无力，每旦食风干栗十余颗，次食猪肾粥助之，久必强健。盖风干之栗，胜于日曝，而火煨油炒，胜于煮蒸。

大枣五果之五

大枣为脾家果，脾病宜食之，盖指不足之脾，如脾虚泄泻之类。又云脾病毋多食甘，盖指有余之脾，如中满肿胀之类。其色紫黑，兼入肝肾，主治虚劳，善滋二便。凡补肝肾药中，必用以为佐使。

枣属土而有火，若无故频食，生虫损齿，贻害颇多。

小儿疳病，尤宜禁食。

上五果五种。

梨山果之一

梨者利也，其性下行流利。凡火热痰症，用以润肺凉心，消痰降火，并解疮毒、酒毒、丹石之毒。若脾虚泄泻腹痛、冷积寒痰，及妇人产后、小儿痘后胃冷呕吐，宜忌食之。

梨成于秋，花实皆白，其得西方之阴气者乎？花后上巳无风，则结实必佳。古语云：上巳有风梨有蠹，中秋无月蚌无胎。

血液衰少，渐成噎膈者，以梨汁同人乳、蔗浆、芦根汁、童便、竹沥治之。

木瓜山果之二

木瓜得东方之气，禀曲直之化，能入厥阴治筋，非他药所能俦匹。气脱能收，气滞能和，故于筋缓筋急，皆所必需。筋急者，湿热伤肝，血为热所迫，则筋转而痛，多见于霍乱及脚气红肿足痹之证。以木瓜之酸凉，敛其血热而筋自舒。筋缓者，湿热侵肺，气为湿所滞，则筋缓而软。多见于暑热，四肢困倦，神昏，腰背脚膝无力。以木瓜之酸敛，收其脱散而气自固。然其性主伐肝，有泻无补。假使下部腰膝无力，由于精虚血虚真阴不足者，则木瓜岂宜误用乎！盖其体质干实而不濡润，非若山茱萸可养肝耳。又《针经》云：多食酸令人癃。盖酸入胃中，其气收涩，两焦之气不能出入，流于膀胱，胞薄以软，得酸则缩卷，约而不通，水道不利而癃涩也。故凡小水赤涩者，不宜食酸，非独木瓜然也。

方书云：醒筋骨之湿，莫如木瓜。合筋骨之离，莫如杜仲。古人以此二味酒煎治久痢，为滑则气脱，涩能收之之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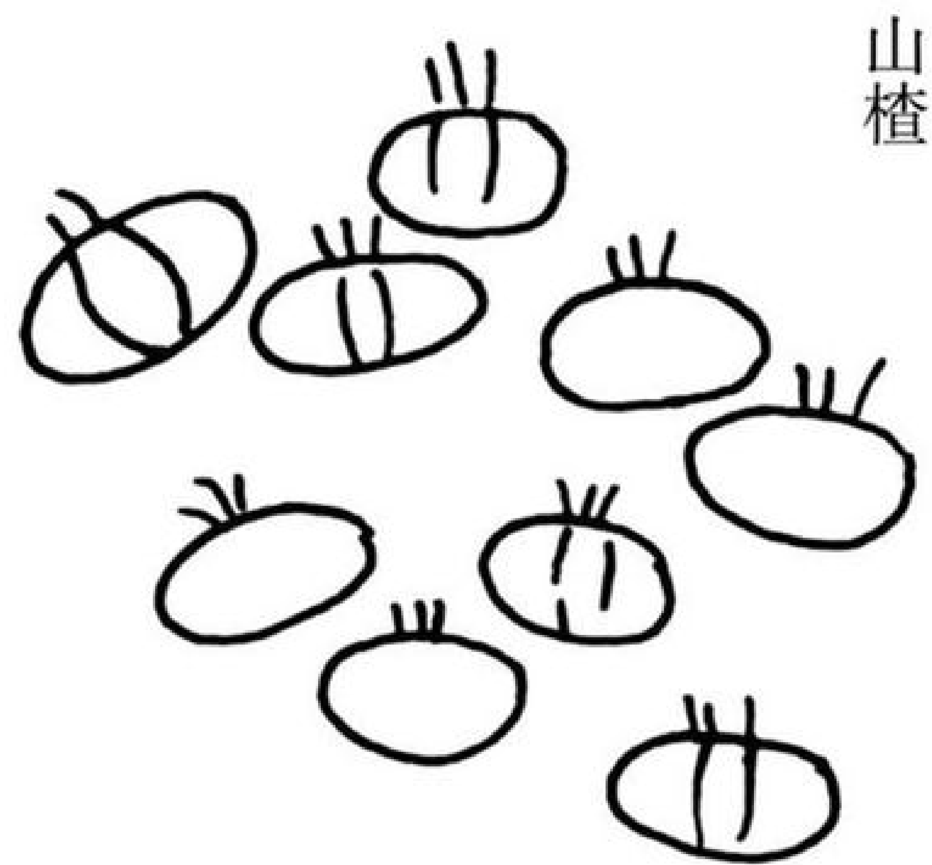
凡项强筋急，多自日中至黄昏时定，此必先从足起。盖少

阴之筋自足至项，筋者肝之合。日中至黄昏阳中之阴，肺也。自离至兑，阴旺阳弱之时，故《灵宝毕法》[①] 云：离至乾肾气绝。而肝气弱，肝肾二藏受邪，故发于此时。方用宣州木瓜二颗，取盖去穰，入没药二两，乳香二钱半，缚定，饭上蒸三四次，捣烂成膏。每用三钱，入生地黄汁半盏，无灰酒二盏，暖化温服，并服都梁丸。

凡温热脚气病，用木瓜同苡仁、术、茯苓、五加皮、石斛、萆薢、黄柏之属。

山楂山果之三

山楂克化脾土，善消肉积。凡癥瘕、血滞、产后儿枕，皆血肉之属也，故山楂能治之。若胃无食积、脾虚不能运化不思食者多服之，则反克伐脾土生发之气。



凡伤于生冷瓜果，用干姜、青皮合二陈汤以去寒。伤于素食豆腐油腻，用干姜、半夏合平胃散以燥湿。胃有邪热不杀谷，用芩、连合神曲、麦芽以除热。伤于索粉食积用杏仁，伤鱼蟹用紫苏，唯肉积乃用山楂。

偏坠疝气，用山楂肉、茴香（炒）等分，为末，糊丸梧子大。每服百丸，白汤下。

---

① 灵宝毕法：内丹著作。全称《秘传正阳真人灵宝毕法》，又名《钟离授吕公灵宝毕法》。相传为吕洞宾之师五代道士钟离权撰。

柿山果之四，合柿蒂、柿霜

柿味甘气寒，故入肺脾二经。其能通耳鼻气者，鼻为肺窍，耳为肾窍。金水二脏最忌火热，二脏有火上炎，则外窍闭而不通，得甘寒之气，俾火热下行，窍自清利。大肠者肺之合，胃之子也。凡湿热伤于血分而为肠澼不足，甘以益血，寒以除热，脏气清而腑病亦除也。

柿干寒气稍减，润肺止渴，功同于前。柿霜清肃上焦，生津解渴，化痰宁嗽，尤为上品。

柿蒂煮汁服，治咳逆哕气。夫咳逆者，气自脐下冲脉直上至咽膈，作呃忒蹇逆之声也。哕者，干呕有声也。咳逆，有伤寒吐下后及久病产后，老人虚人阴气太亏，阳气暴逆，自下焦逆至上焦而不能出者，有伤寒未平及平人痰气抑遏而然者。当视其虚实阴阳，或温或补，或泄热，或降气，或吐或下可也。古方单用柿蒂煮汁饮之，取其苦温能降逆气。济生柿蒂散加以丁香、生姜之辛热，以开痰散郁，盖从治之法。洁古又益以人参，治病后虚人咳逆。丹溪但执以寒治热之理，而不及从治之法。陈氏《三因》又加以良姜之类，是真以为胃寒，而不免助火之弊矣。

人之阴气依胃为养，土伤则木挟相火直冲清道而上，此咳逆之所由作也。古人以为胃寒，既用丁香、柿蒂，不知其孰为补虚，孰为降火，不能清气利痰，唯有助火而已。

陈皮山果之五，合青皮、橘叶、橘核

陈皮理气，取其无峻烈之嫌。脾为元气之母，肺为摄气之籥，故橘皮为二经气分之药，但随所配而补泻升降也。同杏仁

治大肠气闷，同桃仁治大肠血闷，同苏子、贝母、枇杷叶、麦冬、桑皮、沙参、栝蒌根、五味子、百部治上气咳嗽，同枳壳、乌药、木香、草豆蔻、槟榔治气实人暴气壅胀，同苍术、厚朴、甘草治胸中胀满，合青皮去滞，参竹茹治呃。其快利疏泄之能，殆无往而不奏效也。

青皮乃橘之未黄而青色者，味苦而辛，宜醋拌瓦焙用，而炒黑则又能入血分。所谓肝欲散，急食辛以散之，以酸泄之，以苦降之也。其气烈性猛，如人年少壮，不免暴燥，及长大而为橘皮，烈性渐减，经久而为陈皮，则多历寒暑而躁气全消矣。

橘核入足厥阴，与青皮同功。其治腰痛㿗疝在下之病，不独取象于核也。

橘叶能散阳明、厥阴二经滞气。其治妇人妒乳、内外吹乳、乳痈、乳岩之症，盖乳房属阳明，乳头属厥阴故耳。

橘皮下气消痰，橘肉生痰聚饮。又橘皮留白则和中理胃，去白则下气消痰。橘肉甘者润肺，酸者聚痰。橘皮以色红日久者为佳。其纹细色红而薄，内多筋膜，其味苦辛者为橘。纹粗色黄而厚，内多白膜，味辛甘者为柑。皮最厚而虚纹更粗，色黄多膜，无筋，味甘多辛少者为柚。柚皮断不可用。柑、柚皮寒，橘皮温，性相悬也。

治左胁痛，以青皮合枳壳、肉桂、川芎。然其性最酷烈，削坚破滞，是其所长，若误服之，损人真气。

小儿消积，多用青皮。然最能发汗，有汗者忌用。

治腰痛，以橘核、杜仲各二两，炒，研末，每服二钱，盐酒下。

治酒瘡风鼻赤，橘核炒研，每服一钱，胡桃肉一枚，擂酒服，以效为度。

治肺痈，以绿橘叶洗捣绞汁一盏服之，吐出脓血即愈。

枇杷叶山果之六

枇杷叶味苦气凉，职司清降。经云：诸逆冲上，皆属于火。火气上炎，则为卒啘不止。啘者，哕也，其声浊恶而长。病者见此，乃为危症。枇杷叶性主下气，气下则火不上升，而胃自安，故卒啘止。其治呕吐不止及妇人产后口干，男子消渴、咳嗽喘息、脚气上冲等症，皆取其下气之功耳。然但宜于火热为患，若呕吐属胃寒、咳嗽由肺冷者，岂其所宜。

叶必采其厚重而气足者，治胃病以姜汁涂炙，治肺病以蜜水涂炙。

银杏山果之七

银杏性涩而收，色白属金，故能益肺气而定喘嗽，缩小便。其花夜开，人不得见，盖阴毒之物，故又能杀虫消毒。然食多则收令太过，令人气壅昏顿，小儿尤宜禁之。

胡桃山果之八

胡桃多食生痰动肾火者，盖指痰火积热而言。若肺肾虚寒，则为大益之物。夫三焦者，元气之别使；命门者，三焦之本原。命门指所居之府而名，为藏精系胞之处；三焦指分治之部而名，为出纳腐熟之司。一以体名，一以用名。其体非脂非肉，白膜裹之，在七节之旁，两肾之间。二系著脊，下通二肾，上通心肺，贯属于脑，为生命之原，相火之主，精气之府，人物皆有之。生人生物，皆由此出。扁鹊《难经》妄以右肾为命门，谓三焦有名无状。高阳生伪撰《脉诀》，承其谬说以误后人。至朱

肱《活人书》、陈[1]言《三因方论》[2]、戴起宗《脉诀刊误》，始著说辟之。胡桃仁颇类其状，而外皮水汁皆青黑，故能入北方，通命门，利三焦，益气养血，与补骨脂同为补下焦肾命之药。夫命门气与肾通，藏精血而恶燥。若肾命不燥，精气内充，则饮食自健，肌肉光泽，肠腑润而血脉调也。且命门既通，则三焦利。能上通于肺，为虚寒喘嗽者所宜；下通于肾，为腰脚虚痛之要药。《夷坚志》止言胡桃治痰嗽能敛肺，盖不知为命门三焦之药也。但其性本热，宜于虚寒。如肺家有痰热命门火炽者，不得混施。

胡桃多食，令人脱眉。盖热极则生风，风甚则万物摇落之象也。

有幼子病痰喘，凡五昼夜不乳食，医以危告。其母夜梦观音授方，令服人参胡桃汤。即取人参寸许，桃肉一枚，煎汤一蚬壳许，灌之，喘即定。明日以剥去胡桃皮用之，喘复作，仍连皮用，信宿而瘳。盖人参定喘，胡桃连皮能敛肺故也。

上山果八种。

荔枝夷果之一

荔枝属阳，主散无形质之滞气。其核形肖睾丸，故疝家用之。

凡疔肿，以荔枝肉、白梅各三枚，捣作饼贴疮上，其根即出。

呃逆不止，以荔枝七枚，连皮核烧存性，为末，白汤调服。

---

① 陈：原缺，据《本草纲目》卷三十补。

② 三因方论：即《三因极一病证方论》，宋·陈言著。

荔枝核同牛膝、补骨脂、延胡索、合欢子、茴香、木瓜、杜仲、橘核、萆薢，治疝气。虚热加黄柏，虚寒加肉桂。又方，治疝气癞肿，荔枝核（炒黑色）、大茴（炒）等分，每服一钱，温酒下。又肾肿如斗者，荔枝核、青橘皮、茴香等分，各炒研，酒服二钱，日三服。

龙眼夷果之二

龙眼别名益智，为其助心生智也。食品以荔枝为贵，而资益则龙眼为良。盖荔枝性热，而龙眼性和平也。亦名荔奴。乃心脾二经之果，脾得补则食自饫而甘，心得补则火下降而坎离交。归脾汤用之，为入脾之向导。治思虑过度、劳伤心脾、健忘怔忡、虚烦不眠、自汗惊悸诸症。其中满气膈等病，则不宜用，恐甘能作胀也。

狐臭，以龙眼核六枚，同胡椒二七粒，研，遇汗出即擦之。

橄榄夷果之三

橄榄开胃下气，消食化酒，善解一切鱼鳖之毒。嚼汁咽之，并治鱼鲠。或用核研末，急流水调服亦效。王桢[①]云：其味苦涩，久之方回甘味。王元之[②]作诗，比之忠言逆耳，世乱乃思之，故释名忠果，又名谏果。

中鯸鲐鱼毒者，亦用此解之。人误食其肝及子，必逆闷至死，惟橄榄汁及其木煮汁可解。其木作舟檝，鱼着之皆浮出，故知其相畏也。鯸鲐即河豚。

---

① 王桢：字伯善。元代农学家，著有《农书》。

② 王元之：即王禹偁，字元之。北宋诗人、散文家。太平兴国八年进士，历任右拾遗、左司谏、翰林学士等。

凡面上生疮或损破后，以橄榄核研水涂之，可去斑翳。

曾见有患阴肾癞肿者，以橄榄核烧灰研末，汤调服之竟愈。而旧方亦有用橄榄核、荔枝核、山楂核等分，烧研，每服二钱，空心茴香汤调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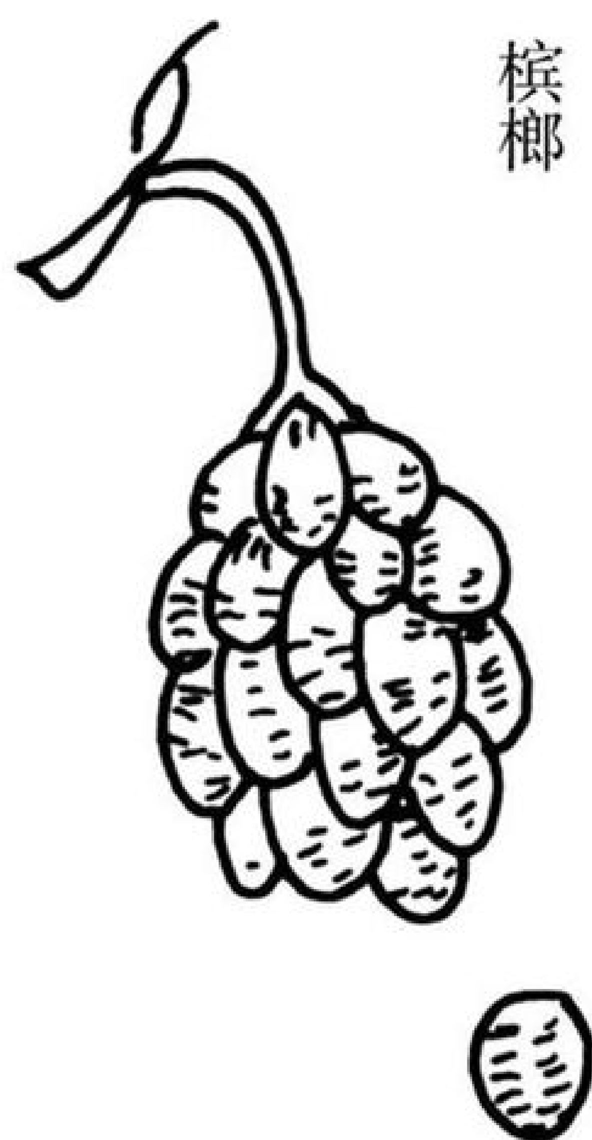
榧实夷果之四

榧实杀腹间大小虫，小儿黄瘦有虫积者食之，能令虫化为水，东坡诗云“驱除三彭虫，已我心腹疾”是矣。

榧子皮反绿豆，能杀人。

槟榔夷果之五

槟榔入手足阳明经。足阳明为水谷之海，手阳明为传道之官，二经相为贯输，以运化精微。二经病，则水谷不能以时消化，羁留而成痰癖，或湿热停久，则变生诸虫。此药辛能散结破滞，苦能下泄杀虫，且其体重而实，能泄胸中至高之气，使之下行。性如铁石之沉重，能坠诸药至于下极，故治诸气后重如神。



顶尖状如鸡心，体坚者佳。闽粤人常服以祛压瘴气。昔有人授予截疟①方，专用槟榔一味，半生半熟为末，饭丸，以为神秘，不知非瘴疟不可用也。不读药性，皆坐此病。同类顶平者，另名大腹子。

修治法云：槟榔熟使，不如不用。然初生白槟，须本境可

① 疟：原作“虐”，形近之误，据文义改。

得，若他处者，必经煮熏，安得生者？

大腹皮夷果之六

腹皮，皮主走表，故能宽胀。味酸敛物，故能消肿。体质轻枯，轻可去实，用此疏通脾肺之郁。气味淡薄，淡主渗泄，用此畅利肠胃之滞。若皮肤浮肿，若脚气胀痛，若胎气肿满，若鼓胀之阴阳不能升降，独此为良剂。

大腹槟榔，即槟榔中一种腹大形扁而味涩，不似槟榔尖长味良耳。

鸩鸟多集槟榔树上。凡用槟榔皮，先以酒洗，后以大豆汁再洗，晒干，入灰火烧煨，切用。其气味所主，与槟榔大略相同。第槟榔性烈，破气最捷。腹皮性缓，下气稍迟。

上夷果六种。

蜀椒味果之一

蜀椒味辛而麻，气温以热，禀南方之阳，受西方之阴。故能入肺散寒，治咳嗽；入脾除湿，治风寒湿痹，水肿泻痢；入右肾补火，治阳衰溲数、足弱久痢诸证。

蜀椒皮皱肉厚，其子光黑如瞳人，他椒子虽光黑亦不能似，土椒则子无光彩矣。

昔有妇年七十余，病泻五年，诸药不效，以平胃散加椒红、茴香，枣肉为丸，服之遂瘳。

凡人呕吐，服药不纳者，必有蛔在膈间，蛔闻药则动，动则药出而蛔不出。但于呕吐药中加炒川椒十粒，则蛔见椒其头即伏。观此则仲景治蛔厥乌梅丸中用蜀椒亦此义也，详叔微方。大凡肾气上逆，须以川椒引之归经则安。

痔漏脱肛，每日空心嚼川椒一钱，凉水送下，三五次即收。

椒目亦下达，能行渗道，不行谷道，所以能下水、燥湿、定喘、消蛊。

治盗汗，以椒目微炒碾细半钱，用生猪上唇煎汤一合，睡时调服，无不效。

胡椒味果之二

胡椒辛温大热，纯阳之药也。凡胃冷呕逆及心腹冷痛，或大肠虚寒，或寒痰冷积，暨一切鱼肉鳖蕈等毒，皆能杀之。然而血分有热及热嗽、吐衄、咽干口渴、目昏、口臭齿浮、肠风痔漏诸症，若误服之，能令诸病即时作剧。



吴茱萸味果之三



吴茱萸下气最速，为疏达肝气之圣品。李士材云：吴茱萸独入肝经，脾胃其旁及。盖脾胃之气，喜温而恶寒，寒则中气不能运化，诸病生焉。如病阴寒隔塞，气不升降，令人寒中腹满，膨胀下利，宜以吴茱萸之苦热泄其逆气。用之如神，诸药不可代也。多用亦损元气，故慎斋先生每用不过七厘或至一分，

良有以也。

仲景吴茱萸汤，治少阴病吐利，手足逆冷，烦躁欲死者，用吴萸、人参、姜、枣。厥阴干呕吐涎沫头痛者，亦用此方。又当归四逆加吴茱萸汤，治厥阴证手足厥冷，脉细欲绝，其人内有久寒者，当归、芍药、炙甘草、通草、桂枝、细辛、吴茱萸、姜、枣，水酒煮服。然有阳厥似阴，手足逆冷而口多渴喜饮水，大小便秘结，小便或通亦赤涩短少，此火极似水，守真[1]所谓“禁栗如丧神守，皆属于火”之谓，则吴茱萸宜与桂、附、干姜之类同忌。

多年脾泄，水土同化者，吴茱萸三钱泡入水煎汁，加盐花少许，通口服。盖吴茱萸能暖膀胱，水道既清，大肠自固。他药虽热，不能分解清浊也。

咽喉口舌生疮者，以吴萸末醋调，贴两足心，移夜即愈，盖引热下行也。

腹中癥块，茱萸三升捣，和酒煮熟，袋盛熨癥上，冷更炒热熨之，癥移动逐熨，消乃止。

上味果三种。

瓜蒂瓜果之一，附西瓜

甜瓜蒂，瓜甜而蒂苦，其性上涌。所谓高者越之，在上者涌之。涌以赤小豆之酸，越以瓜蒂、香豉之苦，酸苦涌泄为阴也。《难经》云：上部有脉，下部无脉，其人当吐，不吐者死。此饮食内伤，填塞胸中，食伤太阴，则风木生发之气伏于下，

① 守真：即刘完素，字守真。金元著名医家，著有《素问玄机原病式》《宣明论方》等。

宜瓜蒂散吐之。吐去上焦有形之物，则木得舒畅，天地交而万物通矣。仲景法如桂枝证，头不痛，项不强，寸脉微浮，胸中痞鞕，气上冲咽喉不得息者，此胸中有寒，当吐之。太阳中暍，身热疼重而脉微弱，此夏月伤冷水，水行皮中，宜吐之。少阳病，头痛发寒热，脉紧不大，是膈上有痰也，宜吐之。病胸上诸实，郁郁而痛，不能食，欲人按之而反有浊唾，下痢日十余行，寸口脉微弦者，当吐之。懊侬烦躁不得眠，未经汗下者，谓之实烦，当吐之。宿食在上管者，当吐之。并宜瓜蒂散。惟诸亡血家，不可与瓜蒂也。

瓜蒂散，用瓜蒂二钱（炙黄），赤小豆二钱半，为末，每用一钱，以香豉一合，热汤七合，煮糜去滓和服，少少加之，快吐即止。

遍身如金，瓜蒂四十九枚，丁香四十九枚，锅内炒存性，为末。每用一字吹鼻，取出黄水。亦可揩牙追涎。

湿家头痛，瓜蒂末一字，嗃入鼻中，口含冷水，取出黄水愈。

瓜子仁清肺润肠，和中止渴，炒食补中，西瓜仁亦同。俗人乃谓其生痰，又有单剥去壳而不食，以为去火，殊可笑。

西瓜性寒解热，有天生白虎汤之称。大抵西瓜、甜瓜皆属生冷，世俗以为醍醐灌顶、甘露洒心，取快一时，不知其有伤脾助湿之害也。

甘蔗瓜果之二，合沙糖、石蜜

蔗浆甘寒，能泻火热。煎炼成糖，则甘温而助湿热，所谓积温成热也。世人以蔗浆为性热，则安得有消渴解酒之功？《汉

书》郊祀歌云：百味旨酒布兰生，泰尊杯浆析朝酲[①]。王维《樱桃诗》云：饱食不须愁内热，大官还有蔗浆寒。则性热之说误矣。至谓沙糖能解酒毒，则又谬。既经煎炼，便能助酒为热，与生浆之性殊矣。石蜜、糖霜、冰糖，比之紫沙糖性稍平，功用利害大约相似。

凡草皆正生嫡出，惟蔗侧种根上庶出，故字从庶。沙糖者，笮其浆，煎成紫色。石蜜即白沙糖凝结作饼块，如石者为石蜜，轻白如霜者为糖霜，坚白如米者为米糖，皆一物而有精粗之异也。

蔗浆一味，单服能润大便，下燥结。

治胃脘干枯，噎食呕吐，以蔗浆同芦根汁、梨汁、藕汁、人乳、童便、竹沥和匀，时时饮之。又方以蔗浆七升，姜汁半升，和匀，日日细呷，治反胃吐食。

眼暴赤肿，以甘蔗汁二合，黄连半两，铜器慢火煮浓，去滓点之。

小儿口疳，蔗皮烧灰掺之。

上蓏果二种。

莲实水果之一，合石莲子、藕、藕节、藕[②]皮、莲薏、莲蕊[③]、莲房、荷叶

莲实生于水泽，长于夏令，得天阳地阴浃洽之气，禀土德之中和，味甘气温而性收涩，故能安靖上下君相二火。然去衣、

① 百味旨酒……析朝酲：《汉书·礼乐志》作“百末旨酒布兰生，泰尊柘浆析朝酲”。

② 藕：原无，据本卷原目次补。

③ 莲蕊：本卷原目次作“蕊须”。

连衣，用亦稍别。若用以醒脾健胃、益肺厚肠及止脾泻者，宜去衣。若诸失血后，佐参、苓以补脾阴，使统血归经，则宜连衣，以其色类于赤而味涩能敛也。

石莲子乃九月霜后，坚黑如石，堕水入泥者，最能清火敛热。今药肆一种石莲子，状如土石，味极苦，不知何物。或云产广中树上，不宜入药。

藕生食之，主心脾血分之疾。凡产后忌食生冷，而藕不同生冷者，为能去瘀也。蒸煮食之，大补五脏，实下焦。凡白花藕大孔扁，生食味甘，煮食不甚美。红花及野藕生食味涩，煮食则佳。夫生于卑污而洁白自若，质柔而穿坚，居下而有节，孔窍玲珑，丝纶内隐，谓之灵根。

藕节捣汁饮，主吐衄不止。其能消瘀、解热、开胃，较藕尤胜。又解蟹毒。

藕皮散血不凝，医家用以散血多效。

莲薏清心去热，故治血渴、产后渴诸症。乃云食莲子不去心令人作吐，则未确也。

莲蕊须清心、通肾、固精，功大与莲子同。又能止血崩吐血，为血家要药。

莲房消瘀血，与荷叶同功。

荷叶助胃消食。蒂名荷鼻，能治雷头风，取其象震而仰盂也。

莲花未发时曰菡萏，已发曰芙蓉。负叶者为茎，有负荷之义。茎下白蒻在泥中者曰蔤，其房曰莲，房之子曰菂，子中青心曰薏。蔤如竹之行鞭，节生二茎，一为叶，一为花。藕为花、叶、根、实之本，显仁藏用，功成不居，可谓退藏于密，故谓之蔤。花叶常偶生，故根曰藕。叶之生花者，又曰芰荷，言两

岐而出也。菡萏，函合未发之意。芙蓉，敷布容艳之意。莲者，连也，花实相连而出也。菂者，的也，子在房中，点点如的也。薏犹意也，含苦在内也。古诗云“食子心无叶，苦心生意存”是矣。

水芝丹，补虚益损。用莲实半升，酒浸二宿，以牙猪肚一个，洗净，入莲在内，缝煮晒干，为末，酒煮米糊丸，如梧子大。每服五十丸，温酒送下。

久痢噤口者，用鲜莲肉一两，黄连、人参各五钱，水煎浓细呷，思食便瘥。

产后闷乱，血气上冲，口干腹痛者，用藕汁、生地黄汁、童便等分，煎服。

男子血淋痛胀，以藕汁调发灰，每服二钱。

久近痔漏，用莲花蕊、黑牵牛头末各一两半，当归五钱，为末。每空心酒服二钱，忌热物。

坠跌，积血心胸，呕血不止，用干荷花为末，酒服方寸匕，神效。

瑞莲散，用陈莲蓬壳烧存性，研末，每热酒送下二钱，以治经血不止。

血崩不拘冷热，以莲蓬壳、荆芥穗各烧存性等分，为末，每米饮送二钱。若产后血崩，以莲蓬壳五个，香附二两，各烧存性，为末，米饮下二钱。

洁古口授枳术丸方，用荷叶烧饭为丸。盖荷叶象震，入足少阳甲胆，为生化万物之根蒂。人之饮食入胃，营气上行，即少阳甲胆之气，与手少阳三焦元气同为生发之气。荷叶生水土之下，污秽之中，挺然独立，其色青，其行仰，其中空，禀震卦之体，食气感之胃气，自然升发，更以烧饭和丸，与白术协

力滋补，令胃厚不致内伤矣。

雷头风者，头面疙瘩肿痛，憎寒发热，状如伤寒，病在三阳，不可过用寒凉诛伐之剂。东垣方以荷叶一枚，升麻五钱，苍术五钱，水煎服，有类从之义。

罩胎散，治孕妇伤寒大热烦渴，恐伤胎气。用嫩卷荷叶（焙）半两，蚌粉二钱半，为末。每服三钱，新汲水入蜜调服，并涂腹上。盖荷叶既能升发，又能安胎也。故凡胎动已见黄水者，以干荷叶一枚炙研，糯米淘汁一钟，调服即安。

芡实水果之二

芡实味甘平而性和缓，专健脾阴。脾主四肢，足居于下，湿气易侵，以致腰脊膝痛而成痹矣。脾气得补，湿无所容，则前症自愈。诸如泄泻水肿、遗精白浊、女人带下、小儿疳积等症，无非湿热为难。中州既壮，何患不除？

乌芋水果之三，即荸荠

乌芋为消坚削积之品，故能化五种膈疾而消宿食，治误吞铜也。气味甘寒，故又有生津止渴除热之功。

又有种质小、黑色、皮厚坚者，俗呼野荸荠，不可作果供。取肉磨粉，点眼翳如神。

上水果三种。

卷之七

谷部依旧本分麻麦稻、稷粟、菽豆、造酿四类。

胡麻麻麦稻之一，合麻油

胡麻，取油以白者为胜，服食以黑者为良。胡地者佳，取其黑色入通于肾，能润燥也。炒食不生风病，病风久食则步履端正，语言不蹇。岂胡麻职专补阴，而治风先治血之义耶？但多食令人肠滑，得白术并行乃能无弊。白脂麻行风气，通血脉，尤能袪头上浮风。

油生于麻，麻温而油寒，非真寒也。盖生用之，有润燥、解毒、止痛、消肿之功，似乎寒耳。且香油能杀虫，而病发瘕者嗜油。炼油能自焚，而气尽则反冷，此物之至理也。

胡麻即脂麻，有黑、白、赤三种。茎方，节节结角。四棱、六棱者房小而子少，七棱、八棱者房大而子多，随土地肥瘠而然。苏恭以四棱为胡麻，八棱为巨胜，则巨胜即胡麻也。肆中以茺蔚子[①]伪为巨胜，以黄麻子及大藜子伪为胡麻，误之又误矣。茺蔚子长一寸许，有三棱。黄麻子黑如细韭子，味苦。大藜子状如壁虱及酸枣核仁，味辛甘，并无脂油。不可不辨。俗传胡麻须夫妇同种则蕃盛，故《本事诗》[②]云：胡麻好种无人种，正是归时又不归。

---

① 茺蔚子：原作“充蔚子”。底本“茺蔚”“充蔚”互用，今以“茺蔚”律之。

② 本事诗：笔记小说集，唐代孟棨撰，一卷。

麻油须生笮[1]者良，若市肆者不惟已经蒸炒，而又杂之以伪也。

另有亚麻者，即壁虱胡麻，出兖州，气恶不堪食，其茎穗颇似茺蔚子。

漏胎难产，血干涩也。用清油半两，蜜一两，同煎，温服即下。他药不能急效，惟此为胜。

中河豚毒，一时仓卒无药，以清麻油多灌取吐，出毒物即效。亦能解砒毒，如上法。

大麻仁麻麦稻之二，合麻勃、麻根

麻仁之甘，能润肠去燥。凡老年血液干枯，产妇气血不顺，及病后元气未复，皆致大便闭结不通。不宜推荡，亦不容久闭。以麻仁同紫菀、杏仁润其肺气，滋其大肠，则便自利。

麻勃即麻花，方药少用，术家合人参服之，逆知未来。《本经》亦云能治健忘。又生疔肿人，忌见麻花，见之必死。此皆理不可晓。

麻根主瘀血、石淋，有破滞之神功。凡挝[2]扑血瘀，心腹满胀，气短，及踠折骨痛，临命垂危者，以麻根及叶捣汁服之，无则以麻煮汁代之，或沤麻汁亦可，或竟以麻烧灰酒调服。心口气不绝者，下咽即活。

此即今之火麻，亦曰黄麻。雄者为枲，雌者为苴。花曰勃，子曰蕡。

产后汗多，则大便必秘，难于用药，惟麻子粥最稳，并治

---

① 笮（zhà 炸）：压榨。玄应《一切经音义》“如笮”注：“犹压也，今谓以槽笮出汁也。”

② 挝（zhuā 抓）扑：殴打。

老人风虚秘结。法以麻仁、苏子各二合，洗净，研细，再以水研滤取汁一盏，分二次煮粥啜之。

跌扑折伤，用黄麻（烧灰）、头发灰各一两，乳香五钱，共末。每服三钱，温酒下。即骨折伤者可续。

二麦麻麦稻之三，合浮麦、麦蘖①

二麦，大麦、小麦也。大麦曰牟，小麦曰来。《诗》云“贻我来牟”是矣。小麦性热，为心之谷。其功除烦止渴，收汗利溲，止血，皆心病也。北地高燥，无湿热熏蒸之毒，故面性亦温平，能厚肠胃、强气力、补虚劳、助五脏，其功不减于稻粟。东南卑湿，春多雨水，湿热之气郁于内，故食之壅滞动气，发渴助湿，令人体浮。大麦性为平凉，为面无燥热，胜于小麦。久食令人肥白，滑肌肤。

浮小麦益气除热，止自汗、盗汗，及骨蒸虚热、妇人劳热并治。盖麦性热而麸之性凉。浮麦，无肉者也，已近于麸。故麦麸亦能止汗，而力减于浮麦。

大麦蘖体轻性锐，轻可去实，锐能消谷。炒香开胃，以除烦闷；生用力猛，主消食积。凡癥瘕气结，胸膈胀满，郁结痰涎，小儿伤乳，并用之。

古方有用寒食面者，寒食日以纸袋盛面悬风处，数十年亦不坏，取其热性去而无毒也。

面筋煮食甚良，今人多以油炒，则性热矣。

麦穗将熟时上有黑霉者，曰麦奴。朱肱《活人书》有黑奴丸。

---

① 麦蘖：本卷原目次此下有“小粉”二字。

治阳毒、温毒、热极狂斑、大渴异常者，用黑奴丸。水化服一丸，汗出或微利即愈。方用小麦奴、梁上尘、釜底煤、灶突墨，同黄芩、麻黄、硝黄等分，为末，蜜丸弹子大。盖取火化者，从治之义。麦乃心谷，属火。而麦奴亦湿热所蒸而成，与釜煤、突墨同一理。

《别录》麦蘖附见穬麦下，而大麦下无之，则麦蘖当以穬为良也。今人通用，不复分别矣。麦蘖专消谷食，有类从之义，而无推荡之峻。

快膈进食，大麦芽四两，神曲二两，白术、橘皮各一两，为末，蒸饼，丸梧子大，人参汤下三五十丸。

丹溪方治女人气血壮盛，或产后无儿饮乳，乳房胀痛，以麦芽二两，炒香，捣去皮，为末，分四服，立消。盖麦芽性锐，能行上焦滞血。乳者，血所成也。

乌龙膏，用陈小粉炒成黄黑色，冷定研末，陈米醋调，熬如黑漆，瓷罐收之。以围肿毒焮热，即如冰冷，疼痛即止，少顷觉痒，红肿渐消。

稻稌[①]麻麦稻之四，附谷蘖

稻稌者，秔[②]糯之通称。秔即粳也。糯米味甘，脾病宜食之。痘疹用糯米，取其解毒，能酿而发之也。盖糯性温，酿酒则热，熬饧尤甚，故脾肺虚寒者宜之。若素有痰热、风病及脾

① 稌（tú 途）：粳稻。

② 秔（jīng 京）：同“粳”。《尔雅·释草》“稌，稻”陆德明释文：“稉与粳皆俗秔字也。”按，今以“秔”为“粳”之异体字，因下文相涉，故不改。

病不能转输，食之最能发病成积。苏、孟[①]言其性凉、性寒者，谬矣。今人患冷泄者，炒食即止。老人小便数者，做粢糕或丸子，夜食即止，其温肺暖脾之功可验。

粳米有早、迟、晚三种，以迟晚者良。为其得金气多，性凉，色白，入肺而解热也，故仲景白虎汤用之。及少阴病，下痢脓血，下如鱼脑者，桃花汤主之。

糯米缓筋，令人多睡，其性懦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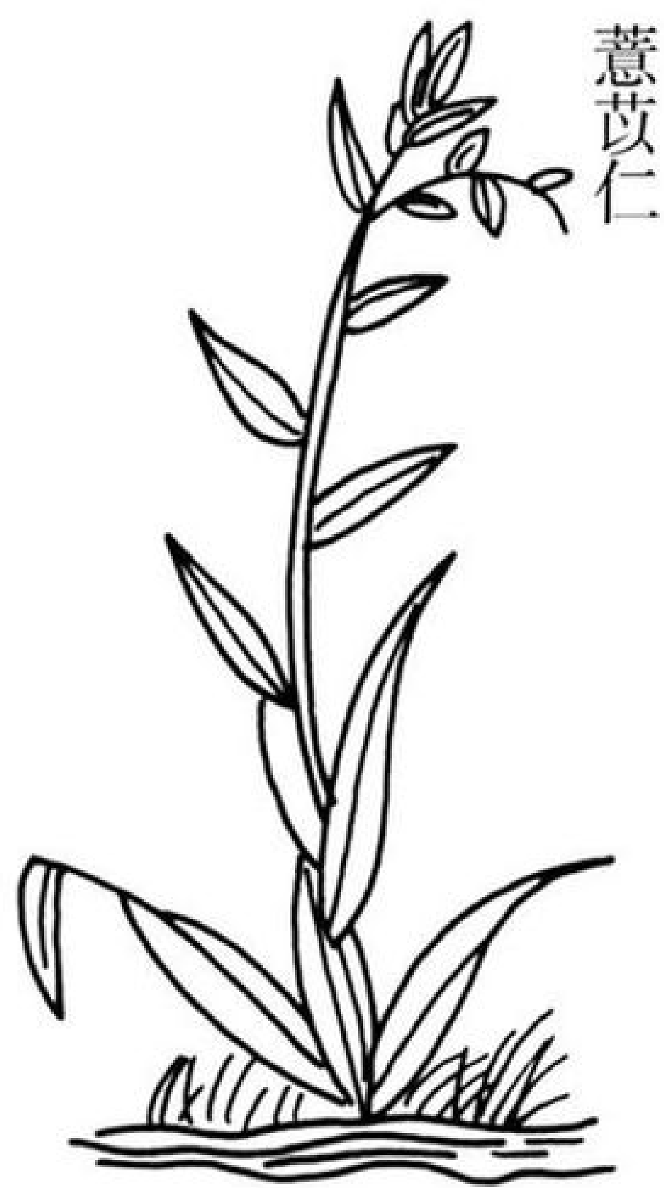
其穰作纸，不可贴疮，能烂肉。此人所忽，特志之。

米沈[②]清热，止烦渴，利小便，凉血，为功甚多。

谷芽亦主消食，而温中胜于麦芽。

女人白淫，以糙糯米、花椒等分，炒为末，醋糊丸梧子大。每服三四十丸，食前醋汤下。

上麻麦稻类四种。



薏苡仁稷粟[③]之一

薏苡仁味甘气和，健脾益胃。筋骨之病，以治阳明为本，故拘挛、筋急、风痹者用之。盖受寒使人筋急，受热使人筋缩。缩因于短促，急因于坚强。若受湿则弛，弛则引长。然寒与湿未尝不挟热，三者又皆因于湿，而外湿又必因

---

① 苏孟：指苏敬与孟诜。二人分别为《新修本草》与《食疗本草》作者。

② 沈：汁。《说文·水部》："沈，汁也。"

③ 稷粟：此下原有"类"字，据前后文例删之。下同。

内热所兆，或因于酒，或因于肥甘，皆致湿之由也。湿之为病，或令泄泻，或成水肿。风湿筋缓，以致手足无力，不能屈伸。大抵湿胜则土败，土胜则气复，肿自消而力自旺矣。其色白入肺，滋养化元，故治上焦消渴、肺痈、肠痈诸症。又其味厚沉下，引药下行甚捷，能引药气直达于足，宜乎干湿脚气俱治也。为其气力和缓，倍用方效。惟孕妇忌之。

昔人患疝气重坠大如杯，或教以薏珠用东壁黄土炒过，水煮为膏，数服即消。

肺损咯血，以熟猪肺切蘸薏苡仁末，空心食之。苡仁补肺，猪肺引经也。

黄疸如金，以薏苡根煎汤频服。

罂粟壳 稷粟之二，合阿片

粟壳为峻涩之品，凡泄痢久而气散不收，肠滑、肛脱者用之。然犹必以醋制加乌梅乃为得法也。初痢者，切勿轻投。亦有用粟壳以治虚劳久嗽者，亦必先去病根，乃用以收后。稍一不当，则杀人如剑。吾友吴宾门乃郎病劳嗽方剧，一友竟投以粟壳，俾邪气闭塞，遂以不起。盖好奇杜撰之过，而不知止劫之剂为祸最烈也。

阿片即名阿芙蓉，以其花色似芙蓉也。俗作鸦片，云是罂粟花之津液。主治久泻脱肛，并涩丈夫精气，故俗人房中术用之。

百劳散，治咳嗽多年，自汗。用罂粟壳二两半，去节膜，醋炒，取一两，乌梅半两，焙，为末。每服二钱，卧时白汤下。此亦治久嗽因于气散不收者为宜。

取阿片，于罂粟花结青苞时，午后以大针刺其外青皮，勿

损内硬皮，或三五处。次早津出，竹刀刮[①]，收瓷器，阴干。故今市者犹有苞片在内。

上稷粟类二种。

黑大豆菽豆之一

黑大豆生平、炒热、煮寒、作豉冷，造酱及生黄卷则平。牛食之温，马食之冷。一体之中，用之数变。大抵黑色属水，入肾居多，故能治水，消胀下气，制风热而活血解毒也。

豆淋酒法，治产后百病，或血热，觉有余血水气，或中风困笃，或背强口噤，或但烦热瘛疭口渴，或身头皆肿，或身痒、呕逆、直视，或手足顽痹，头旋眼眩，此皆虚热中风也。用大豆三升，熬熟至微烟出，入瓶中，以酒五升沃，经一日以上，服酒一升，温覆取少汗，身润即愈。口噤者，加独活半斤，微微捶破，同沃之。产后宜常服，以防风气。又消结血，凡中风口㖞，即上方可用。头风头痛，即上方密封七日，温服即瘥。

新旧水肿，用大黑豆一斗，清水一斗，煮取八升，去豆，入薄酒八升再煎，取八升服之，再三服，水从小便出。

一切下血，用雄黑豆紧小者，以皂角汤微浸，炒熟，去皮，为末，炼猪脂和丸梧子大。每服三十丸，陈米汤下。此即今马料豆，单煮烂，日食之，肠风立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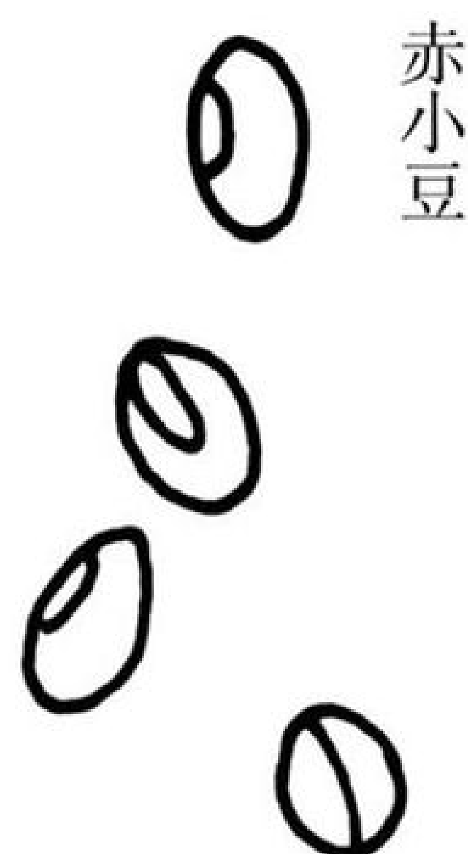
肾虚消渴难治者，以黑大豆（炒）、天花粉等分，为末，糊丸梧子大，仍用黑豆汤下七十丸，日二服。

豆叶捣傅蛇咬，频易取瘥。相传有鼠狼穴养四子，为蛇所吞，鼠狼雌雄情切，乃于穴外坋土壅穴，俟蛇出头，度其回转

① 刮：原作“括”，据《本草纲目》卷二十三阿芙蓉条改。

不便，当腰咬断而劈腹，衔出四子，尚有气，置于穴外，衔豆叶嚼而傅之，皆活。后人以豆叶治蛇咬本此。

赤小豆菽豆之二



赤小豆性能下行，通乎小肠，能入阴分，治有形之病。行津液，利小便，消胀，除肿，止吐。治下痢肠澼，解酒病，除寒热、痈肿，排脓散血，通乳汁，下胞衣，皆病之有形者。久服则降令太过，津液渗泄，故令肌瘦身重。其吹鼻瓜蒂散及辟瘟疫用之者，亦取其通气、除湿、散热之功。

赤小豆以紧小而赤黯色者入药。其稍大而鲜红、淡红色者，并不治病。

水气肿胀，用赤小豆五合，大蒜一颗，生姜五片，商陆根一条，并碎破，同水煮烂去药，空心食豆，渐渐啜汁令尽，肿立消。

舌上出血如簪孔，小豆一升杵碎，水三升和，绞汁服，立止。

乳汁不通，赤小豆煮汁饮之。

热毒痈肿，赤小豆为末，鸡子白调敷。亦治痘毒，并治丹毒如火。

腮颊热肿，赤小豆末和蜜涂之。或加芙蓉叶末，尤妙。

赤小豆叶，可治小儿遗溺，捣汁服之。盖小豆利小便而叶止小便，与麻黄发汗而根止汗同意。

绿豆 菽豆之三

绿豆色绿，小豆之属木者，通于厥阴、阳明，其性稍平。消肿治痘之功虽同赤豆，而压热解毒之力过之。益气，厚肠胃，通经脉，无久服枯人之患。但以作凉粉，造豆酒，或偏于冷，或偏于热，能致人病，皆人所为，非豆之咎。

绿豆肉平皮寒，用宜连皮。盖皮入厥阴，肉入阳明。治痘毒，以绿豆、赤小豆、黑大豆等分为末，醋调涂，是名三豆膏。

绿豆芽白美，独异于诸豆生芽之有腥气，但受湿热郁浥之气，故颇发疮动气，与绿豆之性不同。

白扁豆 菽豆之四①



扁豆味甘平而不甜，气清香而不窜，性温和而色微黄，与脾性最合。主治霍乱呕吐、肠鸣泄泻、暑气酒毒伤胃，为和中益气佳品。又色白入肺，使肺清而气顺下，通利大肠，升清降浊，善疗肠红久泻，清气下陷者。此腑虚补脏之法也。

花有紫、白二色，豆有黑、白二种。惟紫花豆白者入药。

叶，气味相同，故亦主霍乱。生捣一握，入少酢绞汁服。

血崩不止，以白扁豆花焙干，为末，每服二钱，空心，炒米煮饮，入盐花调下。

上菽豆四种。

---

① 之四：此下本卷原目次有“并叶”二字。

淡豆豉造酿之一

豆豉入肺，肺苦气上逆，急食苦以泄之。伤寒瘴气，肺先受之，喘吸烦闷，亦肺气有余，故兼以淡豉主之。诸豆皆可作豉，惟黑豆者入药。有盐、淡二种，惟江右淡者治病。黑豆性寒，作豉则温。既经蒸罯，故能升能降。得葱则发汗，得盐则能吐，得酒则治风，得薤则治痢，得蒜则止血，炒熟则又能止汗。

伤寒初觉头痛身热，脉洪一二日，以葱白一虎口，豉一升（绵裹），水三升，煮一升，顿服取汗。

伤寒汗下后虚烦者，以栀子十四枚，香豉四合（绵裹），水四升，先煮栀子得二升半，纳豉煮取一升半，去滓，分二服，温进一服，得吐，止后服。假使伤寒传入阴经与直中三阴者，不宜混用。热结胸中烦闷不安者，此欲成结胸，法当下，不宜复用汗吐。

妇人产难，乃儿枕破，与败血裹其子也，以胜金散逐其败血即顺矣。法用盐豉一两，以旧青布裹，烧赤乳细[1]，入麝香一钱，为末。取秤锤烧红淬酒，调服一大盏。

神曲造酿之二

神曲味甘，炒香则醒脾治胃，生用力胜。主消米谷食积，痰滞癥瘕，胸满疟痞，小儿腹坚，皆能奏绩。

造神曲于五月五日，或六月六日，或三伏日，以白面百斤按白虎，青蒿自然汁三升按青龙，赤小豆末三升按朱雀，杏仁

① 乳细：将药物放在乳钵内研磨极细。

泥三升按玄武，苍耳草自然汁三升按勾陈，野蓼自然汁三升按螣蛇。上搜和作饼，麻叶或楮叶包罯，如造酱黄法，待生黄衣，晒干收之。

红曲造酿之三

红曲消食活血，健脾燥胃，能治赤白痢而下水谷。盖人之水谷入胃，受中焦湿热熏蒸，游溢精气，日化为红，散在脏腑经络，是为营血。造红曲者，以白米饭受湿热熏蒸，变而为红，即成真色，久亦不渝。此直窥造化之巧。故红曲有治脾胃营血之功，得同气相求之理。

饴糖造①酿之四

饴糖甘能入脾，而米麦皆养脾胃之物，故主补虚乏，仲景建中汤用之是也。肺胃有火则发渴，火上炎迫血妄行则吐血。甘能缓火之标，则火下降而渴自止，血自去也。但饴糖既属土而成于火，大发湿中之热，凡中满、吐逆、秘结、牙䘌、赤目、疳病，切宜禁之，生痰动火为甚。肾病毋多食甘，甘伤肾，骨痛而齿落，皆指此类。

醋造酿之五

醋能散瘀解毒，不独取其酸敛，故主胃脘气痛，癥瘕积聚，产后血晕，去瘀生新。凡产妇房中常以火炭沃其酸气，亦取酸能益血之意。但经云：酸走筋，筋病毋多食酸。凡筋挛偏痹，手足屈伸不便者，宜禁。又曰：味过于酸，肝气以津，脾气以

---

① 造：原缺，据前后文例补。

绝，多食酸则肉皱而唇揭。言能助肝贼脾。凡脾病者，亦不宜过食。

醋有数种，唯米造者入药。诸方中云酢、云苦酒者，即醋也。酢本音醋。服茯苓、丹参者忌。

腋下狐臭，以三年酽酢和石灰傅之。

口疮，以醋渍黄柏含漱。

酒造酿之六

酒品更多，醇醨不一，亦唯米造者入药。酒者，热①谷之液，其气悍。大寒凝海，惟酒不冰，明其性热独冠群物。制药多用之以藉其势，其流引诸经，不止与附子相同。味之辛者能散，苦者能下，甘者能居中而缓，用为导使，可以通行一身之表至极高之分，味淡者则又利小便而速下也。其主通血脉、厚肠胃、润肌肤、消忧畅意，无非取其横行经络、走散皮肤、开发宣通之意。若夫为害，不可胜言。过饮腐肠烂胃，溃髓蒸筋，生痰动火，亡精耗血，伤神损寿。若醉后当风则成癜风，醉浴冷水则成痛痹。凡服丹砂、钟乳诸石药用酒下者，能引石药气入四肢，滞血化为痈疽。至若酒合乳饮，令人气结；同牛肉食，令人生虫；酒后卧黍穰、食猪肉，令患大风；酒后食芥及辣物，缓人筋骨；酒后饮茶则伤肾脏，腰脚重坠，膀胱冷痛，兼患痰饮、水肿、消渴、挛痛之疾。又如早饮人知戒之，不知夜饮之为患更甚。既醉既饱，睡而就枕，热拥伤心、伤目。夜气收敛，酒以发之，乱其清明，劳其脾胃，停湿生疮，动火助欲，因而致病，何可胜穷。

---

① 热：《灵枢·营卫生会》作“熟”。

凡酒浆照人无影者，不可饮。祭酒自耗，不可饮。

咸能解酒，酒性上而咸润下也。酒畏枳椇、葛花、赤豆花、绿豆粉，寒胜热也。

上造酿六种。

菜部依旧本分薰辛、柔滑、蓏、水菜①、芝栭五种。

韭薰辛之一，合韭子

韭生则辛而行血，熟则甘而补中，益肝散滞导瘀，是其性也。以其微酸，故入肝主血分。辛温能散结，故凡血之凝滞者，皆能行之，为血中行气之药。

韭子下气壮阳，鼓动坎中之火，故韭菜一名起阳草。凡下元虚冷致小便不禁，或成白浊者，用韭子丸。盖足厥阴病则遗尿，思想无穷，入房太甚，发为筋痿，及为白淫，男随溲而下，女子绵绵而下。韭子之治遗精、漏泄、小便频数、女子带下者，能入厥阴补下焦肝及命门之不足。命门者，藏精之府，故同治云。

韭黄未出土者，食之滞气，盖含抑郁未伸之气故也。

一贫叟病噎膈，食入即吐，胸中刺痛，或令取韭汁入盐梅卤汁少许细呷，得入渐加，忽吐稠涎数升而愈。此亦仲景治胸痹痛用薤白，皆取辛温能散胃脘痰饮、恶血之义。

心痛有食热物及怒郁，致死血留于胃口作痛者，宜用韭汁、桔梗加入药中，开提气血。有肾气上攻以致心痛者，宜用韭汁和五苓散为丸，空心茴香汤下。盖韭性急，能散胃口血滞也。

---

① 菜：原缺，据卷末菜类结语补。

又反胃，宜用韭汁二杯，入姜汁、牛乳各一杯，细细温服。盖韭汁消血，姜汁下气，消痰和胃，牛乳能解热、润燥、补虚也。

梦遗溺白，以韭子每日空心生吞一二十粒，盐汤下。或微炒为末，食前温酒服二钱。

或用韭子七升，醋煮千沸，焙，研末，炼蜜丸梧子大，每服三十丸，空心温酒下，以治女人带下及男子肾虚。

葱茎白 薰辛之二

葱茎白专主发散，以通上下阳气。其性兼寒热，白冷，青热。故伤寒汤中不得用青。外实中空，为肺之菜，肺主气，外应皮毛，故能通气于表。

伤寒头痛如破者，连须葱白半斤，生姜二两，水煮温服。

少阴病，下利清谷，里寒外热，厥逆脉微者，白通汤主之。若面色赤者，四逆汤加葱白，腹中痛者去葱白。盖肾恶燥，急食辛以润之，葱白辛温以通阳气也。

阳毒腹痛，厥逆，唇青，卵缩，六脉欲绝者，以葱一束，去根及青，留白二寸，烘热安脐上，熨斗熨之，葱坏则易，良久热气透入，手足温，有汗即瘥。乃服四逆汤。若熨而手足不温，不可治。

葫 薰辛之三

葫，大蒜也。其功长于通达走窍，温中消食，止霍乱转筋，除吐泻及中脘冷痛，又傅疔肿甚良。携之旅途，则炎风瘴雨不

能加，食餲[①]腊毒[②]不能害。调鼎俎代醯酱，化臭腐为神奇，诚食经之不可缺者。但其辛能散气，热能助火，伤肺损目，耗血昏神，为害滋大。凡肺胃有火，肝肾有热，气虚血弱之人，切勿沾唇。

背疮灸法：凡觉背上肿硬疼痛，用湿纸贴寻疮头，用大蒜十颗，淡豆豉半合，乳香一钱，细研，随疮头大小，用竹片作圈围定，填药于内二分厚，艾灸之。痛灸至痒，痒灸至痛，以百壮为率。盖发毒处皮肉已坏，非艾蒜火攻，出其毒于坏肉之里，则内逼五脏而危矣。

白芥子熏辛之四

芥禀火金之气，而白芥则又得金气之胜，故辛烈为甚。盖味辣能横行，体细能锐利，专开结痰。痰在皮里膜外者，非此不达；在四肢两胁者，非此不通。若结胸证，痰涎邪热固结胸中，及咳嗽失音，以此同苏子、枳实、瓜蒌、杏仁、芩、连解热下痰，为利气宽胸神剂。

凡用略炒性缓，生则力猛，随症酌之。

凡老人苦于痰气喘嗽，胸满懒食，不可妄投燥利之药，宜服三子养亲汤。用白芥子主痰，下气宽中；紫苏子主气，定喘止嗽；萝卜子主食，开痞降气。各微炒研破，看所主为君，每剂三四钱，生绢袋盛入，煮汤饮之。勿煎太过，则味苦辣。若大便素实者，入蜜一匙。冬月，加姜一片。

---

① 餲（aì 爱）：食物腐败。《论语·乡党》“食饐而餲”刘宝楠正义引《字林》：“餲，食败也。”

② 腊（xī 西）毒：极毒。《国语·郑语》“毒之酋腊者”韦昭注：“腊，极也。”

治肺痈，用百年芥菜卤久窨地中者，饮数匙立效。其义以芥菜辛温，得盐水久窨之气，变为辛寒，辛寒散痰热，芥菜主通肺也。

莱菔子薰辛之五

莱菔根叶同功，辛走肺，甘走脾。生食下气，多食耗血，以辛多于甘也；熟食补脾，多食滞气，以甘多于辛也。其子下气尤捷，水研可吐风痰，醋研可傅恶毒，炒熟下气定喘，消食除胀，止气痛。以其性辛甚，故升降之功亦烈于根。

用莱菔[1]子，略炒，研碎，不宜久宿。

姜薰辛之六

生姜辛窜，去皮则热，留皮则冷。凡豁痰利窍，止寒呕，去秽气，则用生姜。合葱白头则大散表邪，合黑枣则辛甘发散，以治寒热往来及表虚发热，佐灯心利肺气而宁咳嗽。入补脾药，开胃和脾而止泄泻。盖取留皮则辛凉，勿大发散，有退虚热之功。又虚症用煨生姜者，生姜解表，煨生姜解里之表。若浮肿、腹胀、痞满之症，则专用姜皮。姜汁辛以散滞，大能横行。凡竹沥、荆沥、梨汁等物，虽皆滑利之品，非姜汁佐之，不能散气开结。其味浓性窜，只宜他汁十分之一二加用之。生姜屑，比之干姜则不热，比之生姜则不湿，又或以干生姜代干姜者，以其不僭[2]上也。乃若干姜干久，体质收束，气则走泄，味则含蓄，比生姜辛热过之，所以止而不行，专散里寒。配以甘草，

---

① 菔：原作“蔔”，据上文改。

② 僭（jiàn 箭）：乱也。《谷梁传·隐公五年》“始僭乐矣”范宁注：“下犯上谓之僭。”

亦取辛甘合化为阳之义。炮之变为苦温，用入肝经血分。盖肝本温，虚则凉，以此温养肝经，退虚热。加二三片，助逍遥散疗血虚发热。故产后大热者，亦用以温肝，则表热自解，又能去恶养新，有阳生阴长之意。若唾血、痢血，俱用炒黑干姜。盖微炒则温中和胃，炒黑则止泄温肾。故吐血之用炒黑，非黑能止血之谓也。中气得温，而血自各归于经耳。

孕妇食干姜，令儿内消，不可不知。

凡早行、山行或往病家，口含生姜，可以不犯邪恶之气。

大便不通，用姜导法。以生姜削长二寸，涂盐，内下部，立通。

腋下狐臭，姜汁频涂，可以绝根。

赤白癜风，生姜频擦之。

胡荽薰辛之七

胡荽俗称蒝荽，辛温香辣，内通心脾，外达四肢，能辟一切不正之气。痘疮出不快者，能发之。诸疮皆属心火，营血内摄于心脾，心脾之气得芳香则运行，得臭恶则壅滞故也。石勒讳胡，并汾人又呼为香荽。

凡胡臭、口臭、䘌齿、脚气皆不可食，令病加甚。凡服补药及药中有白术、丹皮者咸忌之。即疹痘出不快，若系气虚，非风寒外侵及秽恶之气触犯者，亦不宜用。

蘹香薰辛之八

茴香有大小二种，俱辛温之药。小茴走少阴与气海，大茴厥阴肝经要品，俱主下气宽胸，开胃进食，及理肾脏虚寒，㿗疝肿痛。制宜盐酒炒香，盐以入肾，酒引阳道，香能通气。助

滋阴药，温肝肾，开元气，奏效甚捷。大抵大茴气味沉厚，小茴香味稍薄而行散过之。

开胃进食，茴香二两，生姜四两，同捣匀，入净器内，湿纸盖一宿，次以银石器中文武火炒黄焦，为末，酒糊丸梧子大。每服十丸至二十五丸，温酒下。

胁下刺痛，小茴一两（炒），枳壳五钱（麸炒），为末，每服二钱，盐酒调服。

上薰辛类八种。

马齿苋柔滑之一

马齿苋辛寒，能凉血散热，故主癥结、痈疮、疔肿诸症。但其性滑利，大不宜于脾胃虚寒，肠滑作泄之人。

此有二种，叶大者不堪用，叶小者节叶间有水银，入药须去茎，其茎无效。一名五行草，以其叶青、梗赤、花黄、根白、子黑也。又名九头狮子草。

凡多年恶疮，百方不瘥，或掀痛不已者，并捣烂敷上，不过三两次即愈。

产后血痢，小便不通，脐腹痛，生马齿苋捣汁三合，煎滚，入蜜一合和服。并治小儿血痢。

翻花疮，马齿苋一斤，烧研，猪脂和敷。

薯蓣柔滑之二

薯蓣俗呼山药，生则性凉，熟则化凉为温，所以古方特加一干字。其色白入肺，温补不骤，微香不燥，循循有调肺之功。治肺虚久嗽，何其稳当。因其味甘气香，专补脾阴，为脾肺子母相生之药，土旺生金，金盛生水，功效相仍，故一切虚症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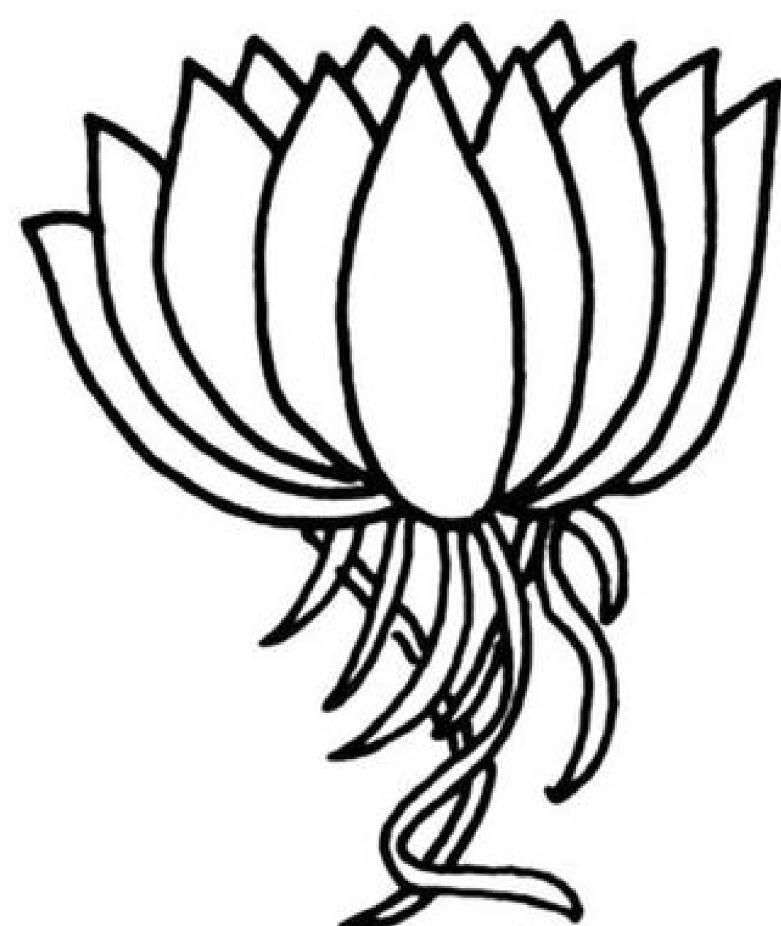
所必需。但性缓力微，剂宜倍用，若单食、多食亦能滞气。

肿毒初起，带泥山药、蓖麻子、糯米等分，水浸研傅即散。

项后结核，或赤肿硬痛，以生山药一挺（去皮），蓖麻子二粒，同研，贴之如神。

胯眼臖[①]疡，山药、沙糖同捣，涂上即消。先以面涂四围乃上此。

百合柔滑之三



百合温肺止嗽，安神清心，利二便。若中寒下陷者忌之。张仲景治百合病，各汤中俱用百合，不知何义。

上柔滑类三种。

蓏菜、水菜、芝栭三类俱无采。

---

① 臖：疑当作“臖”。臖（xìng 幸），肿起。《集韵·证韵》：“臖，肿病。”《医宗金鉴·外科心法要诀》：“不发热，不臖痛，不肿高，不作脓。”

卷之八

人部旧本无分类。

发髲[①]人部之一，附乱发

发髲乃剪髢[②]下之发，乱发乃梳栉下发也。男子八岁，肾气盛，齿更发长，是发因人之血气以为生长荣枯也，故血盛则发润而黑，血枯则发燥而黄。乱发与发髲气味所主不甚相远，如发髲猝不可得，姑以乱发代之，力稍逊耳。盖发者，肾之华，血之余也，故入心、入肝以益血，微寒而苦，又能泄热，所以疗大人痓及小儿惊痫。小肠、膀胱为心、肾之腑，发能入心除热，入胃益阴，则水道利而五癃、关格俱通矣。古人治惊痫多用茯苓、琥珀、竹叶之类，取其分利心经之热，自小肠出也。其止血晕血闷、金创伤风，及煎膏长肉消瘀者，悉取其入心走肝、益血除热之功耳。

头上曰发，属足少阴、阳明；耳前曰鬓，属手足少阳；目上曰眉，属手足阳明；唇上曰髭，属手阳明；颏下曰须，属足少阴、阳明；两颊曰髯，属足少阳。又发属心，禀火气而上生；须属肾，禀水气而下生；眉属肝，禀木气而侧生。义可类参。肾主髓，脑者髓之海，发者脑之华，脑减则发素，水出高原，故肾华在发，发者血之余，血者水之类也。

---

① 髲（bì 必）：头发。慧琳《一切经音义》卷六十四“畜髲”注：“髲，头发也。”

② 髢（dí 敌）：同“鬄”（剃）。《诗·鄘风·君子偕老》“鬒发如云，不屑髢也”王先谦三家义集疏：“三家作鬄。”

凡广疮不愈，用真香油一斤，入血余五两，熬化滤清，每空心用鸡蛋三四枚，即将前油煎熟，不用盐，顿热酒啖之，其疮渐渐干落。予治一遍身脓窠积年不愈，以此方服过油半斤立瘥。后遇一徽人，见其满颈皆瘰瘢，询以何药得愈，亦即此方也。

大风疠疮，用新竹筒十个，内装黑豆一层，头发一层，至满，以稻糠火盆内煨之，候汁滴出，以盆接承，翎埽[①]疮上，数日即愈。亦治诸疮。

爪甲人部之二

爪甲者筋之余，肝胆之外候，点目去翳者用之。盖目中翳障，肝经血虚也，爪甲为肝之余气，而性又带散，故能去目翳障。《本经》独用怀妊妇人爪甲者，盖妇人气血充实，乃能受孕，取其有生长力足之意也。

凡人爪厚色黄者胆厚，爪薄色红者胆薄，爪坚色青者胆急，爪软色赤者胆缓，爪直色白者胆直，爪恶色黑者胆结。又经云多食辛则筋急而爪枯，以辛能散真气而走筋也。

牙齿人部之三

牙齿者肾之标，骨之余，痘疮伏陷者用之。盖痘疮毒自肾出，发生之际，外为风寒秽气所冒，腠理闭塞，血涩不行，毒不能出，或变黑倒靥，宜用此以酒麝达之，窜入肾经，发出毒气，使热令复行而疮自红活，乃劫剂也。若伏毒在心，昏冒不

---

① 埽（sǎo 扫）：同“扫”。《文选·答宾戏》“方今大汉洒扫群秽”李善注：“埽，即今扫字也。”

省人事，及气虚色白，痒塌不能作脓，热痱紫泡之证，止宜解毒补虚。苟误用之，则郁闷声哑，反成不救，可不慎哉！

人溺人部之四，合溺白垽、秋石

人溺乃津液之浊者，亦津液也，为除劳热骨蒸、咳嗽吐血及产后血晕之证。经云：饮入于胃，游溢精气，上输于脾，脾气散精，上归于肺，通调水道，下输膀胱。故人服小便入胃，亦随脾气上归于肺，下通水道而入膀胱，乃循其旧路，故能治肺病，引火下行。法当热饮，尚含真气，冷则惟存咸味、寒性而已。且产后温饮一杯，能压下败血恶物。有饮过七日者，多令脏寒，致生带病。若气血虚而无热者，尤不宜多服。又须取十二岁以下童子，绝其烹炮咸酸，多与米饮助其水道。今人犯劳怯者，至有自服还魂汤，郁热腥秽无异毒药，可为大惑。

溺白垽能泻肝、三焦、膀胱之火从小便中出。盖咸性润下，走血分，故为降火消瘀之圣品。

秋石乃水澄火炼，真元之气尽失其功，不逮童便多矣。古人惟取人中白。童便散瘀，滋阴降火，王公贵人恶其不洁，方士遂以人中白设法煅炼，治为秋石代之。不知既经煅炼，变冷为温服之，反助虚阳，真水愈涸，所以久服令人成渴也，惟丹田虚冷者服之可耳。观病淋者水虚火极，则煎熬成沙成石，小便之炼成秋石，与此一理。

伤寒少阴证，下利不止，厥逆无脉，干呕欲饮水者，加人尿、猪胆汁咸苦寒物于白通汤、姜附药中，其气相从，可去格拒之患。

折伤跌扑，以童便入少酒饮之，推陈致新，其功甚捷。盖一切伤损，不问壮弱及有无瘀血，俱宜服之。若胁胀或作痛，

或发热烦燥口渴，服之最稳。他药虽效，恐无瘀血，反致误人。童便不动脏腑，不伤气血，万无一失，军中多用此有验。

一人常苦鼻衄，仅存喘息，用人中白散即止，不复再作。故吐血症用花蕊石散立效，内有人中白、青黛二物也。

口舌生疮，以溺桶逆七分，枯矾三分，研匀，掺之即愈。

小儿口疳，人中白煅，黄柏蜜炙焦，为末，等分，入冰片少许，以青布拭净掺之。走马疳，亦人中白煅，入麝香少许吹之。或用妇人尿桶白垢火煅一钱，铜绿三分，麝香一分，研和吹，有回生之功。

秋石者，须秋月取童子溺，每缸入石膏末七钱，桑条搅澄定，倾去清液，如是二三遍，乃入秋露水一桶搅澄，如是数次，滓秽涤净，咸味灭除，以重纸铺灰上晒干取起，轻清在上者为秋石，重浊在下者刮去，秋石之名本此。男用童女溺，女用童男溺，亦一阴一阳之道。此不经火炼者也。世医不取秋时，杂收人溺，但以皂荚水澄，晒为阴炼，煅为阳炼，媒利败人，安能应病？

乳汁人部之五

人乳汁治目之功多，何也？人心生血，肝藏血，脾受血，故目得之而能视。乳汁则血也，用以点眼，所以相宜。血为阴，故性冷，脏寒人如乳饼酥酪之类不可多食。虽曰牛羊乳，然亦不出乎阴阳之造化耳。

用人乳，须其人和平无病。饮食冲淡者，其乳亦平；其人暴躁、饮酒、食辛或有火病，其乳必热。有孕之乳，谓之忌乳，小儿饮之即黄瘦吐泻者，以初孕正厥阴肝经养胎，乳汁带酸，肝能克脾故也。

人胞人部之六

人胞得精血之气而结，能从其类而补之，故主治一切虚损劳怯，为益血补精气之用，女人服之尤宜。然凡阴虚精涸，水不制火，发为咳嗽吐血、骨蒸盗汗等证，此属阳盛阴虚，法当壮水之主以制阳光，不宜服此并补之剂，以耗将竭之阴也。胃火齿痛，法亦忌之。

人胞虽载于《陈氏本草》①，昔人罕用之。近因丹溪极言其功，而括苍②始创大造丸行世，其方药味平补，虽无人胞，亦可服饵。琉球国③妇人产乳女食子衣，八桂④獠人⑤产男，以五味煎调胞衣会亲啖之，此则诸兽生子自食其衣之意，非人类也。崔行功⑥小儿方云：凡胎衣宜藏于天德月德吉方，深埋紧筑，令儿长寿。若为猪狗食令儿颠狂，虫蚁食令儿疮癣，乌鹊食令儿恶死，弃于火中令儿疮烂，近于庙社、污水、井灶、街巷皆有所禁。此亦铜山西崩洛钟东应⑦，自然之理。今复以之蒸煮炮炙和药捣饵，虽曰以人补人，取其同类，然以人食人，其

---

① 陈氏本草：即《本草拾遗》，又名《陈藏器本草》。唐·陈藏器撰，已佚。

② 括苍：本为地名（在今浙江丽水），因吴球为括苍人，因以代称。吴球，字茭山，明代医家。

③ 琉球国：历史上在琉球群岛建立的山南（又称南山）、中山、山北三个国家的对外统称，后来指统一的琉球国。

④ 八桂：广西的代称。

⑤ 獠人：旧时对南方少数民族的称谓。

⑥ 崔行功：唐代官吏，兼通医学，著有《纂要方》《千金秘要备急方》等，已佚。

⑦ 铜山西崩洛钟东应：亦作“铜山西崩，灵钟东应”，语出《世说新语》，喻指事物相互感应。

异于琉球、獠人者亦几希矣。

上人部六种。

禽部依旧本分水、原、林、山四类。

鸡原禽之一，合鸡冠血

鸡为阳禽，属木而外应乎风，在卦为巽。其色虽有丹、白、黄、乌，其种复有乌骨之异，总之性热补阳起阴，兼有风火之义。惟乌骨者得水木之精，故主阴虚发热、蓐劳崩中等证。

古方乌骨鸡丸，治妇人产后蓐劳及阴虚之证，方中半夏、人参乃立方者之误，宜去之。

鸡冠血治风中血脉，口角僻㖞，涂颊上效。须三年老雄者，取其阳气充溢，咸而走血透肌肉也。

鸡肝用以治小儿疳积，眼目不明，及绞汁和朱砂治小儿惊风，皆取导引入肝之义。

鸡屎白微寒，乃肠胃所出之物，故能走肠胃治病也。《素问》云：心腹满，旦食不能暮食，名为鼓胀，治之以鸡矢醴。王太仆[①]注云：《本草》鸡矢并不治蛊胀，但能利小便。盖蛊胀生于湿热，湿热胀满，则小便不利，鸡屎能通利下泄，则湿热从小便而出，故曰治湿不利小便非其治也。

鸡子禀生化最初之气，卵白象天，气清性微寒；卵黄象地，气浊性微温。故凡治咽中病，及外科敷药，皆用鸡子白。

膍胵里黄皮，膍胵音脾鸱，一名鸡内金，乃消化水谷之所，其气通达大肠、膀胱，其治泄痢遗溺者，盖得其微寒之气以除

---

① 王太仆：即王冰，唐代医家，注《黄帝内经素问》。因曾任太仆令，故后世以王太仆称之。

二经之热也。或用之以治反胃及诸痈疮，一用其消磨，一用其清热耳。

鸽原禽之二，附鸭，合左盘龙

鸽性最淫，其用止长于去风解毒，未必益人，且孟诜云：食多减药力。今世劳怯人，多畜养及煮食之，殊未当也。如鸭性本寒，若虚劳热毒，宜用乌嘴白鸭，取金水寒肃之气。今患虚症者，不问内寒内热，概以为补益之物而常食之，亦通俗之误。

鸽粪名左盘龙，外科药用之。

雀卵原禽之三，合白丁香

雀气温、味酸、性淫，故能入下焦阴分，补暖两肾，故俗人每用雀卵以治阴痿。食雀者必取正月以前十月以后，阴阳静定未泄之时，其卵亦宜取第一番者。

雄雀粪一名白丁香，凡鸟左翼掩右者为雄，其粪头尖挺直。盖雀食诸谷易致消化，故所治疝瘕、积胀、痃癖，及目翳、胬肉、痈疽、疮疖、咽噤、齿龋诸症，取其能消烂之义。

小儿中风乳不下，雀屎丸如麻子大，服二丸愈。

痈疖已成脓不肯决，惧针者，涂雀屎，疮头即决。

喉痹、乳蛾，用白丁香二十个，以沙糖和作三丸，以一丸绵裹含咽，立愈。甚者不过二丸，有奇效。

夜明砂原禽之四

夜明砂即伏翼①粪也。伏翼夜出，喜食蚊蚋，故其粪中淘出细沙皆未化蚊蚋眼，故主明目，治目盲障翳，取其气类相从。其味辛寒，乃入足厥阴经，辛能散滞，寒能凉血。然主疗虽多，性有专属，明目之外，余皆可略。

患赤眼成内障者用羊肝丸。夜明砂、当归、蝉蜕、木贼去节各一两，为末，黑羊肝四两，水煮烂，和丸梧子大，食后熟水下五十丸。如法服之，自渐复明。

小儿雀目，夜明砂炒研，猪胆汁和丸绿豆大，每米饮下五丸。一方加黄芩等分为末，米泔煮猪肝取汁调服半钱。

五灵脂原禽之五



五灵脂聚于土中，结如凝脂，受五行之灵气而成。味苦如胆，苦寒泻火，生用行血而不推荡，非若大黄之力迅而不守。以此通利血脉，使浊阴有归下之功。其色黑如铁，凡血遇黑则止。炒用以理诸失血证，令血自归经而不妄行。因味苦气羶，入肝最捷。

状如沥青、色黑糖心、润泽者佳，乃寒号虫粪也。释名鹖鴠，如小鸡形，四足，有肉翅，不能远飞。夏月毛采五色，自鸣，若曰“凤凰不如我”。至冬毛落如鸟雏，忍寒而号，曰“得过且过”。其屎恒集一处，气甚羶恶，粒大如豆，采之有如糊

① 伏翼：即蝙蝠。

者，有粘块如糖者，久聚土中，故杂沙石。

失笑散，治男妇老幼心痛、腹痛、少腹痛、小肠疝气诸药不效者，能行能止，及妇人妊娠心痛，产后血气痛。用五灵脂、蒲黄等分研末，先以醋二杯，调末熬膏，入水一盏，煎至七分，连药热服。一方以酒代醋，一方以醋糊和丸，童便酒下。

上原禽类五种，余三类无载。

兽部依旧本分畜、兽、鼠、寓、怪五类。

豕畜之一[①]

豕之为用甚多，惟肉不宜多食，其令人暴肥者，盖虚风所致。性能作湿生痰，易滋风热，殊无利益。

心血之治惊痫癫疾，盖以心入心、以血导血之义。

夹肝[②]之治小儿疳积及入诸眼目方，亦取其为肝之向导。

脾属土，俗名联贴，性主消磨。

肺以补肺，故肺虚咳嗽或嗽血者用之。

肾宜补肾，乃云久食令人少子，又冬月食之损人阴气兼发虚壅者，盖猪肾性寒，不能补命门，方药用之，不过借其引导，故云理肾脏、通膀胱，曰理曰通则非补矣。肾有虚热者宜食，若肾气虚寒，非所宜矣。

賭[③]能补土，气温味甘，为猪一身无害之物，为补益脾胃之要品。

---

① 之一：本卷原目次下有“合心血夹肝脾肺肾肚胆肪膏肾脂四足悬蹄壳肤”二十字。

② 夹肝：旧时猪、牛、羊等动物的胰腺作为食物时称夹肝。

③ 賭：同“肚”。

胆味苦气寒，热淫于内，寒以胜之，苦以泄之，故主治伤寒热渴之症。

肪膏味甘寒，性滑泽，为凉血、解毒、润燥之物。

肾脂俗称胰子，生两肾间，似脂非脂，似肉非肉，乃人物之命门，三焦发原处也。甘寒能生津液，故主诸肺病。滑泽能消垢腻，故又除目翳。男子不宜多食，令人损阳薄大肠。胰亦作脏。

四足能益阳明经气血，阳明脉弱则乳汁不通，故能下乳。其主伤挞诸败疮，及煮汤以洗溃疡，取其能凉血而止痛也。

悬蹄甲，乃蹄甲之悬起不着地者，其性咸寒，能除肠胃之热，故主五痔、肠痈等症。

肤主少阴下利、咽痛、胸满、心烦，亦主手太阴咽痛、胸满。

心病邪热者宜蕊珠丸。猪心血一枚，淀花末一匙，朱砂末一两，同研，丸梧子大，酒服二钱。

小儿疳积，滑石（水飞）、石决明（火煅）、石膏（火煅）等分，朱砂（水飞）减半，共研和，用猪夹肝竹刀批开，入药末，箬包，粈稻草扎，以淘米泔浸入砂罐，煮熟去药，食肝并汁。此疳病第一圣方。

脾积痞块，用猪脾七副，每副用新针刺烂，以皮硝一钱擦之，瓷器盛七日，铁器焙干，又用水红花子七钱，同捣为末，无灰酒空心调下。一年者一服可愈，四五年者二服，十年者三服。

肺虚咳嗽，用猪肺竹刀切片，麻油炒熟，同粥食。肺虚嗽血者，煮蘸薏苡仁末食之。

卒然肿满，用猪肾批开，入甘遂末一钱，纸裹煨熟食，以小便利为效，否则再食。

胆导法，以猪胆汁和醋少许，神效。入猪牙皂角细末二分搅匀，更速。盖酸苦益阴润燥而泻便也。

喉风闭塞，腊月取猪胆五六枚，将黄连、青黛、薄荷、僵蚕、白矾、朴硝等分，装入胆内，青纸包固，掘地方、深各一尺，以竹棒横悬前胆在内，盖好，候立春日取出，待风干，去胆皮、青纸，研末密收。每吹少许，神验。

肺热暴喑，猪脂一斤炼过，入白蜜一斤，再炼少顷，滤清冷定，不时挑服。

悬蹄甲，古方有用在左者，有用在后者，当各有取义。

猪肤乃焊猪[1]时刮下之黑肤。

羊畜之二

羊肉味甘，而《素问》云苦，盖甘以味言，而苦以理言也。羊性热属火，故配于苦耳，且其齿骨、五脏皆温平，而肉性乃大热。以形补形，故凡形气痿弱、虚羸不足者需之，而热症即非所宜也。

血为水化，补而带凉，故主女人血虚中风及产后血闷，盖血热则生风，血虚则闷绝，能补能凉，故兼治也。俱宜新血热饮之。

肾能益肾，主治下元虚冷。

肝能补肝除热，所以能明目及治诸目疾。

胆附于肝，故亦治目。目者肝之外候，胆之精华也，胆汁减则目暗，故诸胆皆为目疾所需。

大便下血，羊血煮熟拌醋食，最效。

---

① 焊（xún 寻）猪：把已宰杀的猪用热水烫后去毛。

凡服丹石人，忌食羊血十年，一食前功尽亡。如丹砂、水银、汞粉、生银、硇砂、砒霜、硫黄、钟乳、矾石、阳起石之类，凡觉毒发，刺饮一升即解。

凡目疾，用羊胆须羯羊者。羊去势曰羯。

牛畜之三，合牛黄、乳、胆、角腮

牛本土畜，色黄者又入通于脾，其补益脾胃无疑矣。肉味甘气温，故主安中益气。

乳为血液所化，气味甘寒，故主养血脉，滋润五脏。酥酪醍醐，总成于牛乳，但有精粗之别耳，其性润滑，宜于血热枯燥之人。

胆萃百草之精华，味苦故能泄结，气寒故能胜热。

角腮者，角中嫩骨，乃骨之余，筋之精，而腮又角之精也，乃厥阴、少阴血分之药，燔之则性涩，故止血痢、崩中之症。

牛黄味苦气凉，主消痰热、散心火而疗惊痫，为世神物。盖牛之有黄，犹人身之有内丹也。凡牛生黄则夜视其身有光，皮毛润泽，眼如血色，乃得气之精，而形质变化自有异耳。或云牛病乃生黄，此亦一说，盖有黄之牛多病而易死。诸兽皆有黄，人之病黄亦然。因其病在心及肝胆之间，则凝结成黄，故还治心及肝胆之病，正如人之淋石复能治淋也。愚谓牛有黄则多病而死，非因病而有黄也，以其英华结聚于一处，则周身尽槁矣。

乾阳为马，坤阴为牛。故马蹄圆，牛蹄坼；马病则卧，阴胜也，牛病则立，阳胜也；马起先前足，卧先后足，从阳也，牛起先后足，卧先前足，从阴也。又牛耳聋，其听以鼻，牛瞳竖而不横。

凡药用酥炙者，取其润而渗，使骨易糜。

古方牛乳同人乳、羊乳、梨汁、芦根汁、蔗浆熬膏，治反胃噎膈、大便结燥之症。或云人乳不宜用，人乳有饮食之毒，七情之火。

痔漏效方，取黄牛胆五枚，实槐角于内，风干，捣烂为丸，服完即瘳。

牛黄，治小儿百病之圣药。盖小儿禀纯阳之气，其病皆胎毒痰热为患，心肝二经所发，牛黄化痰除热，清心养肝，有回生之功。惟作泻而脾胃虚寒者禁用。

此有四种。人以盆水承之，伺其吐出乃喝迫堕下者，取得阴干百日，一子如鸡子黄大，重叠可揭折之，轻虚而气香，谓之生黄。杀死，在角中得者名角黄。牛病死后心中剥得者名心黄。初在心中如黄浆汁，取投水中，沾水乃硬，如碎蒺藜及豆与帝珠子者是也。肝胆中得者名肝黄。大抵皆不及生黄为胜。西戎有犀牛黄，坚而不香。又有骆驼黄，极易得，亦能相乱。

阿胶畜之四

阿胶取阿井水煎黑驴皮所成。阿井通济水之源，济水清而重，其性趋下，故治淤浊及逆上之痰。黑驴皮，取其入水脏以制热也。

今世伪造者，皆杂以牛马皮、旧革靴之类，其气浊秽不堪。入药当以光如墅漆、色带油绿者为真，真者折之即断，亦不作臭气，夏月亦不甚湿软。如入调经丸药，宜入醋重汤煮化。其气味虽和平，然性黏腻，胃弱作呕吐者弗服，脾虚食不消者亦忌之。

上畜类四种。

虎骨兽之一

虎者，西方之兽，山兽之君，属金而性最有力，啸则风生，木受金制，故其骨有追风定痛之能。其强悍之气，皆赖于胫，虽死而胫犹矻立不仆，故治胫足无力用之。其踞而睡，必口含前左胫，故精力独倍。

虎骨可通用，凡辟邪疰，治惊痫、温疟、疮疽、头风当用头骨，手足诸风用胫骨，腰背诸风用脊骨，各从其类。

凡用虎骨，须雄虎者胜。然多药箭射死，其毒浸渍骨血间能伤人，不宜贸然用之也。况如因酒色劳碌致伤肾肝，血热腰疼腿痛，相似虎骨症候者，岂宜误用？

象牙兽之二，合皮、胆

象性勇猛而牙善蜕，故能出一切皮肉间有形滞物，又能治邪魅、惊悸、风痫及恶疮，拔毒、长肉、生肌、去漏管等用。

皮性易敛，人以钩刺插入皮中，拔出半日，其疮自合，故入膏散为长肉合金疮之要药。

胆主明目，能去尘膜，与熊胆同功。但其苦寒不利脾胃，凡疳证脾弱、目病血虚不宜多服。

凡针箭入肉，象牙末水和傅之即出。

犀角兽之三

犀亦神兽也，故其角之精者名通天，夜视有光，能开水辟邪，禽兽见之皆惊骇辟易。气味苦寒，入足阳明及手少阴，盖阳明为水谷之海，无物不受。口鼻为上下阳明之窍，凡蛊毒鬼

瘴之邪，与夫风火邪热气之侵人，先从口鼻而入。用犀角之神灵，能辟除邪魅，苦寒能散邪热而解诸毒。今人用治吐衄下血、伤寒畜血、发狂谵语、发黄发斑、痘疮稠密、热极黑陷等症，皆取其入胃入心、散邪清热、凉血解毒之功。

犀食百草之毒，及众木之棘，故能解毒。凡蛊毒之乡有饮食，以此角搅之，有毒则生白沫，无毒则否。以之煮毒药，则无复毒势也。

鹿取茸，犀取尖，其精锐之力胜也。以西番生犀磨服为佳，入汤散则屑之。若犀片及见成器物，皆被蒸煮，不堪用。又有黑、白二种，以乌黑肌皱、折裂光润者胜。凡欲成粉，先锯片，以薄纸裹怀中蒸燥，乘热捣之即碎。故《归田录》[①] 云：翡翠屑金，人气粉犀。

凡伤寒阴证发躁，因阴寒在内，逼其浮阳之火聚于胸中，上冲咽嗌，故面赤、手温、烦呕、喜饮凉物，食下良久复吐出，惟脉沉细，足冷，虽渴而饮水不多，且复吐出，为异于阳证耳，不宜误用犀角凉剂。

凡妊妇勿多服犀角，能消胎气。

熊胆兽之四

熊胆苦入心，寒胜热，故能凉心、平肝、杀虫，为惊痫、疰忤、翳障、疳痔、虫牙、蛔痛之剂。

熊胆春近首，夏在腹，秋在左足，冬在右足，与象胆春在前左足，夏在前右足，秋在后左足，冬在后右足同，二胆气味所主亦相似。

---

① 归田录：笔记。宋·欧阳修著，二卷，凡一百十五条。

熊胆佳者通明，以米粒许点水中运转如飞者良。余胆亦转，但缓耳。又善辟尘，试之以净水一器，尘幕其上，投胆米许则凝尘豁然而开。

羚羊角兽之五

羊，火畜也，而羚羊则属木，故其角入厥阴肝经甚捷。肝开窍于目，故目暗障翳，羚羊角能平之。肝主风，在合为筋，故小儿惊痫，妇人子痫，大人中风搐搦及筋脉挛急，历节掣痛，而羚角能舒之。魂者，肝之神也，凡惊骇不宁，狂越僻谬，魇寐卒死者，羚角能安之。血者，肝之藏也，凡瘀血下注，疝痛毒痢，疮肿瘰疬，产后血滞，羚角能散之。相火寄于肝胆，在气为怒，病则烦懑气逆，噎塞不通，寒热及伤寒伏热，而羚角能降之。羚之性灵，而筋骨之精在角，故又能辟邪解毒也。

鹿则比类，而环角外向以自防。麢[1]则独栖，悬角木上以远害，故角弯中深锐紧小有挂痕者为真。然有伪作者宜察。又必多节蹙蹙圆绕者胜。若一边有节，节亦疏大者，不入药。

鹿茸兽之六，合角、角胶、角霜

鹿茸禀纯阳之质，含生发之气，味甘气温，能走命门、心包及肾肝之阴分，益气强志，通血脉而和腠理。鹿角生用，则散热行血，消肿辟邪；熟用，则益肾补虚，强精活血。炼霜熬膏，则专于滋补矣。

鹿性善食龟，能别良草，食则相呼，行则同旅，居则环角

---

① 麢（líng 玲）：同“羚”。《说文·鹿部》“麢，大羊而细角”桂馥义证：“麢，俗作羚。”

外向以防患，卧则口朝尾闾以通督脉。凡含血之属，肉差易长，筋次之，骨最难长，故人自胚胎至成人，二十年骨髓方坚。惟麋鹿角自生至坚无两月之久，大者至二十余斤，计一日夜须生数两。凡骨之生，无速于此，虽草木易生，亦不及之。此骨之至强者，所以能补骨血、坚阳道而益精髓也。头者诸阳之会，上钟于茸角，岂可与凡血为比哉。

《抱朴子》云：南山多鹿，每一雄游，随牝数百，至春羸疲，入夏惟食菖蒲即肥。当角解之时，其茸痛甚，猎人得之，索系取茸，然后毙鹿，鹿之血未散，故以如紫茄者为上。或云此大嫩，血气未具，惟长四五寸，茸端如玛瑙红玉，破之如朽木者最善。凡收鹿茸，夏月收之，阴干易臭，惟破之火干乃良。

炼霜法：先锉角屑，蜜浸过，微火焙令小变色，爆干，捣筛或烧飞为丹，服之至妙。或寸截，泥裹于器中，大火烧一日，如玉粉也。

盗汗遗精，以鹿角霜二两，生龙骨（炒）、牡蛎（煅）各一两，为末，酒糊丸梧子大，每盐汤下四十丸。

鹿角胶，近世惟截角熬汁成之，其气味甘缓，能通周身血脉。然终以熬久成热，复滞腻难化，凡胃家有火及上焦有痰热者不宜用，吐血下血系阴虚火炽者概不得服。

麋兽之七

麋之茸与角与胶，皆云为补左肾真阴不足之药，即李东璧亦准坡公之论，祖其补阴之说。而近世缪仲淳诸辈共相沿，以为不拔。惟昔沈存中则云鹿茸利补阴，麋茸利补阳。予细思之，麋鹿角之解，盖新角已生，故旧角因而剥落也。鹿茸生于一阴而解于阴之尽，麋茸生于一阳而解于阳之尽，则补阴补阳之别

似当以沈说为正。今人治乳痈者，每用鹿角屑散热消肿甚效，而古方治发背初起，用鹿角烧灰醋和涂之，日五六易即消，则鹿角为凉血之品益验，未尝用麋角也。

麝兽之八

麝香芳烈走窜，为通关利窍之上药。凡风病在骨髓者宜用之，使风邪得出。若在肌肉用之，反引邪入骨矣。至吐衄之症，阴盛阳虚，有升无降，不得再用轻扬飞窜之物。其治瓜果成积作胀及饮酒成消渴者，果得麝则坏，酒得麝则败也。

麝乃山兽，好食香木芳草如柏叶之类，故其气聚于脐而结成是香。其性绝爱其脐，为人逐急，即投岩举爪剔裂其香，就絷而死，犹拱四足保其脐。故李商隐诗云：投岩麝自香。又许浑诗云：寻麝采生香。盖自剔出者为生香，此最难得，其次脐香，乃捕得杀取之者。

药市中唯麝脐多伪，《麈史》[①] 言宜置诸怀中，以气温之久，以手指按之柔软者真，坚实者伪。或又云：麝脐之内，悉一气凝结，原无滓质，第口噙良久泯化无迹者真，有滓质不化者伪也。

兔头骨兽之九，合肝、脑、屎

兔属金，而头骨在上，尤得气之全，故主平木邪，疗头眩痛、癫疾。

肝主明目，盖兔目不瞬而瞭然，其肝气足也。

脑为髓之至精，性温而滑润，故用为催生利胎之圣药。

---

① 麈（zhú 竹）史：笔记小说，宋·王得臣著，三卷。

屎名明月砂，故治目中翳膜并痨瘵、五疳、痔瘘诸症。

凡痘疮入目生翳，只以兔屎日干为末，每服一钱，茶下。盖兔趫捷善走，为阴中之健，屎聚百草之精，故专主入肝明目也。

谓妊妇不宜食兔者，非独为其缺唇，盖兔子从口出，恐致产不顺耳。

谓兔无雄，望月而孕，亦不确。今雄兔有二卵，古乐府有"雄兔脚扑速，雌兔眼迷离"之句，可破俗疑。

獭肝兽之十

獭居水中，溪岸为穴，性嗜鱼。正月十日獭乃祭鱼，不忘本也。以类相从，能通水脏，味咸润下，俾火气下降，则肺气自清，而劳嗽亦减矣。其肝治劳用之，仲景治冷劳有獭肝丸，崔氏治九十种虫疰、传尸、骨蒸、伏连、殗殜诸鬼毒疠疾亦有獭肝丸。大抵獭肉及五脏皆寒，惟肝温也。

诸畜肝叶皆有定数，惟獭肝一月一叶，十二月十二叶，其间又有退叶，用之必见形乃可验，不尔多伪。

腽肭脐兽之十一

腽肭脐者，海狗之外肾。而曰脐，盖连脐取之也。其性与苁蓉、锁阳之功相近。凡人真阳虚则神明不振，幽暗易侵，故有鬼气、尸疰、梦与鬼交、鬼魅、狐魅、心腹痛、中恶、邪气等症。腽肭肾专补阳气，则阴邪自辟。且其咸能入血软



坚，温热能通行消散，故又主宿血结块、痃癖诸疾。而近世特用以为房术之药，盖为其有固精壮阳之功耳。

试法：验其有一对两重薄皮裹丸核，皮上自有肉黄毛，一穴三茎，收之器中，年年温润如新。或置睡犬头上，其犬忽惊跳若狂。或于腊月严寒冲风处，置盂水浸之不冻者，为真也。

上兽类十一种。

两头尖鼠之一，合胆、睛、骨

两头尖即牡鼠粪也。官方常用之，为厥阴血分之药。伤寒劳复，有鼠屎豉汤。男子阴易，有豭鼠屎汤。其胆、其睛、其骨，亦必用牡者。盖人癸水之位在子，气通于肾，开窍于耳，注睛于瞳子，其标为齿。鼠亦属子宫癸水，其目夜明，在卦属艮，其精在胆，故胆能治耳聋、青盲，精能明目而骨能生齿，皆肾病也。

上鼠类一种。

寓类、怪类不录。

卷之九

虫部依旧本分卵、化、湿三类。

蜂蜜卵之一，合黄白蜡

蜂采无毒之花，酿以粪秽而成蜜，所谓臭腐为神奇也。又朝得露气之清华，昼得太阳之和煦，故能补中，又能清热，又能润燥，又能解毒而止痛。施之内、外、虚、实诸病，罔不相宜。

蜜蜡者，蜜之凝结于底者也。莫甘于蜜，莫淡于蜡。蜜性缓质柔，故主润脏腑；蜡性啬质坚，故能疗久痢、泄澼、后重、下脓血也。若火热暴痢者，不宜遽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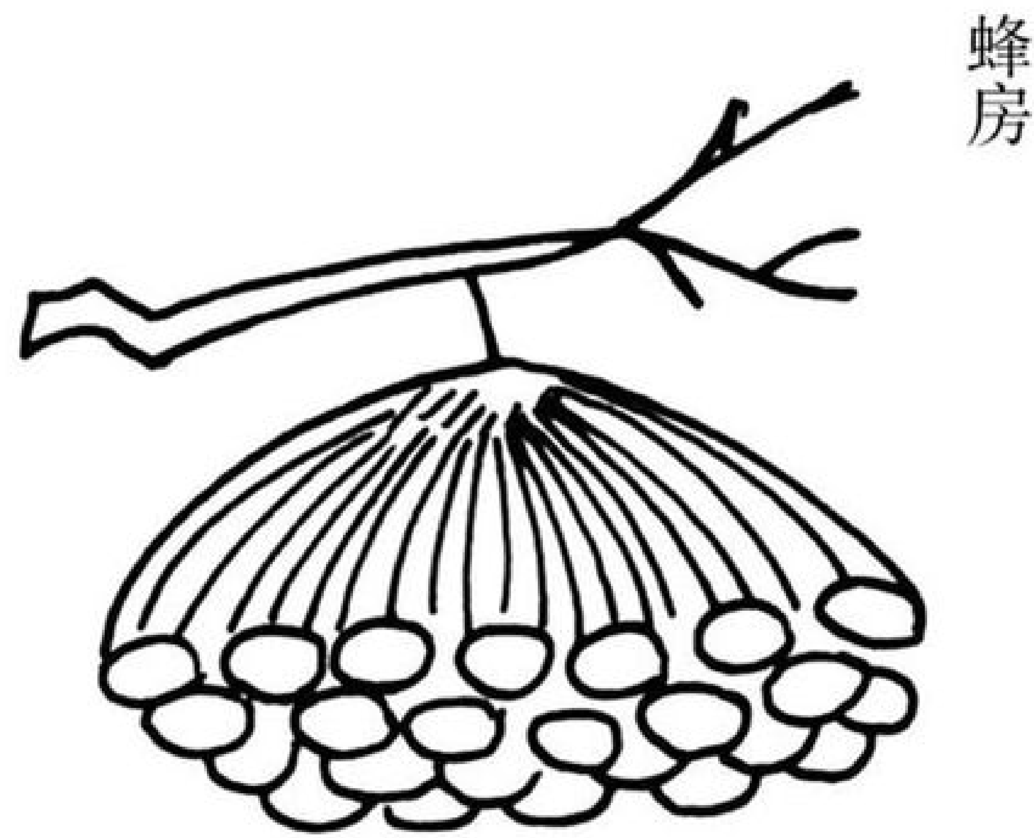
蜂性寒，蜜之性温。又蜜生凉而熟温，或清或补，分别为用。又诸蜜气味当以花为主，冬夏为上，秋次之，春则易酸。闽广蜜极热，以南方少霜雪，诸花多热也。川蜜温，西蜜则凉矣。近世宣州有黄连蜜，色黄，味小苦，主目热。雍洛间有梨花蜜，白如凝脂。亳州太清宫有桧花蜜，色小赤。柘城县有何首乌蜜，色更赤。并蜂采其花作之，各随花性之温凉也。

医家宜用白蜡，蜡固蜜底，取蜜后炼过，滤入水中，候凝取之。色黄者，名黄蜡。煎炼极净，色白者，为白蜡。若以黄蜡烊内水中十余遍，亦能令白。与今时所用虫造白蜡不同。

虫造白蜡，今人为浇烛之用。其虫大如虮虱，生蜡树上，芒种后延缘树枝，食汁吐涎，粘于嫩茎，化为白蜡。处暑后，人剥取炼净成块，其色雪白若蜜蜡之白蜡，不过白色胜于黄蜡耳。

露蜂房卯之二

露蜂房，阳明药也，故以治妇人乳病。其外科、齿科多用之，亦皆取其以毒攻毒，散邪杀虫之功耳。



入药宜草蜂房，大如拳者。山峰房，大有一二丈围树上，重重如楼台，有厚毒，服食涂抹皆非所宜。

五倍子卯之三，附百药煎

五倍子乃盐肤木之上，有小虫如蚁食其汁，老则遗种，结小球于叶间者。盐肤子及叶皆酸，盐寒凉，能除痰饮、咳嗽，生津止渴，解热毒、酒毒，治喉痹、下血、血痢诸病，故五味子所主治与之同功。其味酸咸，亦能敛肺、止血、化痰、止渴、收汗。其气寒，亦能散热毒疮肿。其性收，亦能除泄痢气脱也。盖凡黄昏咳嗽者，乃火气浮入肺中，不宜用凉药，宜五倍、五味敛而降之。



百药煎功与五倍子同，但经酿造，其体轻虚，其性浮收，且味带余甘，治上焦心肺咳嗽、痰饮、热渴诸症，含噙为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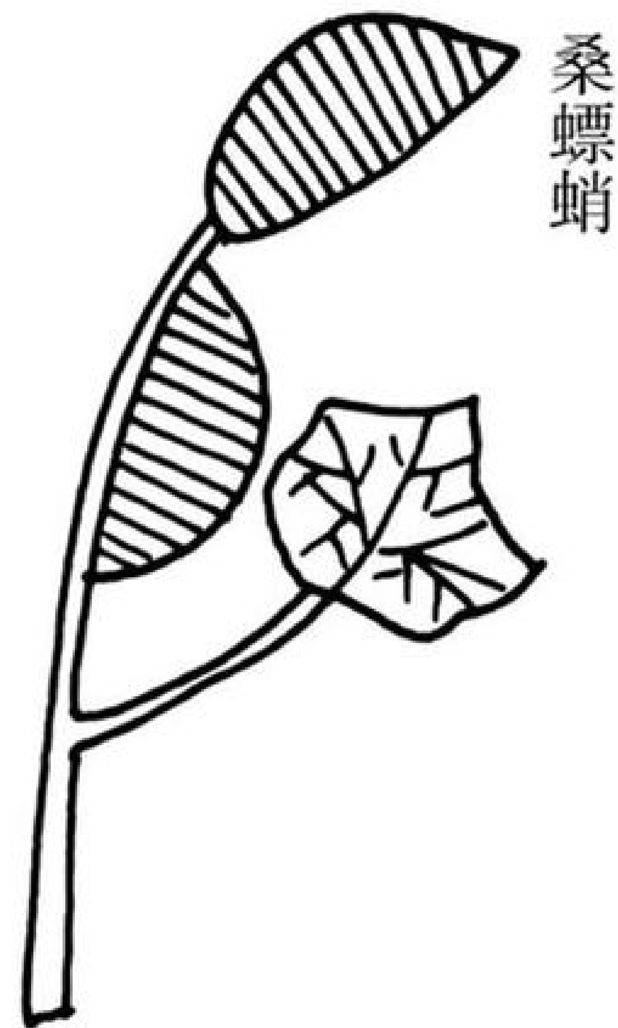
肤木子曝干，染家用之，故五倍子造为百药煎，以染皂色。

自汗、盗汗，以五倍子研末，津涶①调，填脐中，缚定，一夜即止。亦治小儿夜啼。

小儿下血，肠风脏毒，五倍子，末，炼蜜丸小豆大，每米饮服二十丸。

脱肛不收，用五倍子、百草霜等分为末，醋熬成膏，鹅翎扫傅之，即入。

桑螵蛸卵之四



桑螵蛸禀秋金之阴气，走肾、利膀胱，其能事也。以其轻飘如绡，故谓之螵蛸。乃螳螂乳子作房，粘着枝上者。独取桑螵蛸，以其兼得桑皮之津气耳。

桑螵蛸散，治男子房劳，小便日数十次，如稠米泔②，心神恍惚，瘦瘁食减。此方能安神魂，定心志，治健忘，补心气，止小便数。用桑螵蛸、远志、龙骨、菖蒲、人参、茯神、当归、龟甲，各如法制，各一两，为末，卧时人参汤调下二钱。如无桑上者，即用他树者，以炙桑白皮佐之。桑白皮行水，以接螵蛸就肾经也。

村人每用桑螵蛸炙焦饲小儿，云止夜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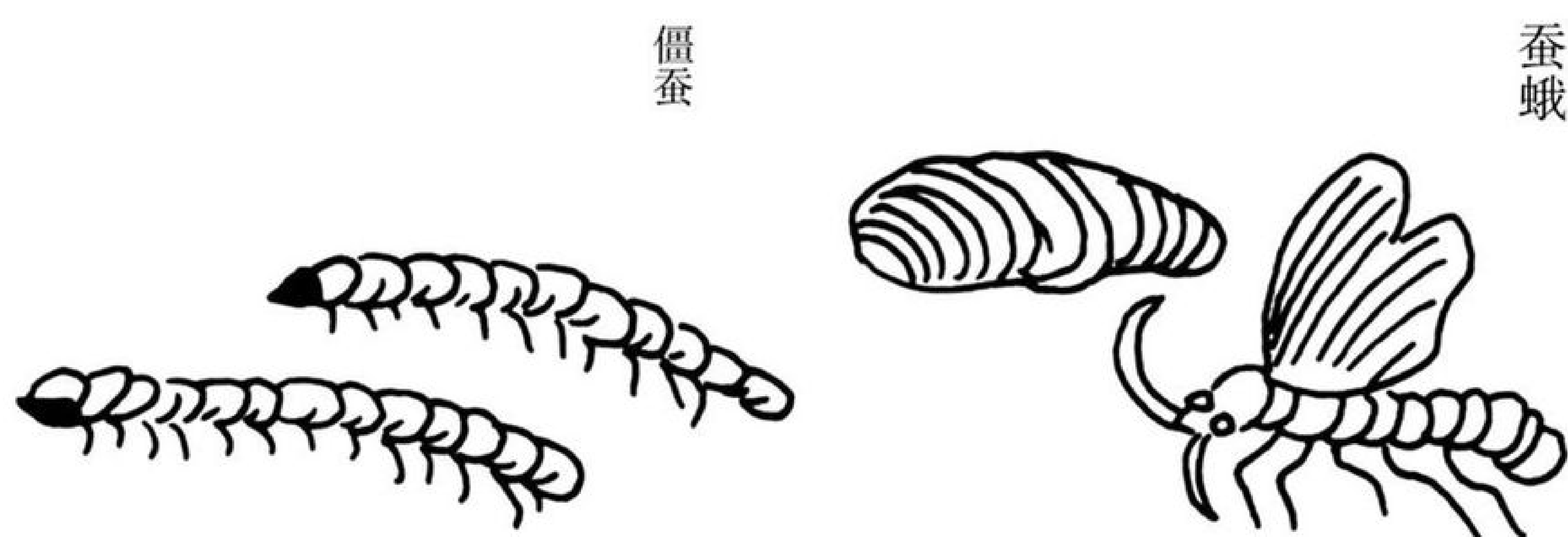
---

① 涶：同“唾”，唾液。《类编·水部》：“涶，口液也。”《玉篇·水部》：“涶与唾同。”

② 泔：原作“甘”，据文义改。

白僵蚕卯之五，合蚕蜕、雄原蚕蛾、原蚕沙

僵蚕，蚕之病风者。治风化痰，散结行经，所谓因其气相感，而以意使之者也。其气味轻薄而升，故能去皮肤诸风之如虫行者。凡咽喉肿痛及喉痹用此，下咽立愈。又取其清化之气，从治相火，散浊逆结滞之痰也。然其性辛温能散，惟祛有余之客邪。今世治小儿惊风，不问虚实，一概混施者，非也。



蚕退，即如蝉蜕、蛇蜕之类，因其本质以为用。蚕退得蚕气之余，故能入血治风。近世以之疗痘疹，去目翳，其义犹蝉蜕也。

原蚕，茅二蚕也。用二蚕蛾，取其敏于生育也。蚕蛾性淫，出茧即媾，至于枯槁乃已。故强阴益精者，用雄原蚕蛾。然观其后来枯槁之状，人亦如是，可为惕然。

蚕沙[①]，亦须用原蚕者。蚕属火性燥，燥能胜湿去风，故其沙主疗风湿之病。

蚕虫属阳，喜燥恶湿，食而不饮，故僵蚕又兼能燥湿也。僵则其色自白，其长而直者为雄。

蚕蜕，今人多用初出蚕子壳在纸上者，古方惟用老蚕眠起

---

① 蚕沙：即“蚕砂”。

所退皮，功用相近，当以蜕皮为正。入药微炒用。

痔漏下血，以蚕退纸半张，碗内烧灰，酒服自除。

蚕沙酒，用蚕沙炒黄，袋盛浸酒，去风，缓诸节皮肤顽痹、手足不遂等证。若因血虚不能荣养经络，而无风湿外邪侵犯者，又非蚕沙所能愈。

《周礼》禁原蚕，为其妨马。养蚕多，即马不蕃息。龙马同气，蚕亦其余气也。今以僵蚕末涂马齿，即不能食，以桑叶拭去乃还食。岂非蚕马同类欤？蚕之属火，为阳明矣。

斑蝥卯之六



斑蝥人获得之，尾后恶气射出，臭不可闻，故其入药，亦专主走下窍，直至精溺之处，蚀下败物也。惟瘰疬、癫犬咬二症，或可暂施，余证必不可饵，戒之。

治瘰疬，用肥皂二斤，去核，每荚入斑蝥四枚，线缚蒸，取出，去斑蝥并肥皂皮筋，得净肉十两，入贝母二两，栝楼根、玄参、甘草、薄荷叶各一两五钱，共末。以肥皂捣如泥，丸梧子大。每服一钱，白汤吞服后，腹疼勿虑，此药力追毒之故。盖瘰疬之毒，莫不有根，大抵以斑蝥、地胆为主，制度如法，能使其根从小便中出，或如纷片，或如血块，或如烂皮，皆其验也。但毒之行，小便必涩痛不可，当以木通、滑石、灯心辈导之。

治癫犬咬方：斑蝥七个，去头、足、翅，酒洗，和湿糯米铜勺内炒，米熟为度，随将二物研成细末，加六一散三两，分

作七服。每清晨一服，白汤调下，本人头顶心必有红发二三茎，要不时寻觅摘去。

斑蝥乃大豆叶上甲虫也。长五六分，黄黑斑文，乌腹尖喙。盖一物而四季各异，春食芫花为芫青，夏食葛花为亭长，秋食豆花为斑蝥，冬入地中为地胆。四虫色亦不同。芫青色青，故名青娘子，以配红娘子。葛上亭长，黑身赤头，如亭长之着玄衣赤帻也。地胆其色如胆。芫青功同斑蝥。今医家多用斑蝥、芫青，而稀用亭长、地胆也。

蝎卵之七



蝎乃治风之药。诸风掉眩属于肝木，风客是经，非辛温走散之性，则不能祛风逐邪，兼引诸风药入达病所。故大人真中风、小儿急惊风，皆须用之。

蝎，虿尾虫也。古语云，蜂虿垂芒，其毒在尾。今入药有全用者，有用尾者，谓之蝎稍，其力尤紧。

水蛭卵之八



水蛭生于溪涧阴湿之处。其味咸苦，咸走血，苦泄结，故能入肝经血分以除蓄血也。其用与虻虫相似，故仲景方中往往与之并施。

收干蛭，当展其身令长。腹中有子者，去之。性最难死，虽以火炙，亦如

鱼子，烟熏经年，得水尤活也。

水蛭、虻虫，皆破逐瘀血，血瘀发病之恶药。而水蛭入腹，煅之，若尚存性，尚能变为水蛭啮人肠脏，非细故也。破瘀消血之药尽多，正足选用，奚必用此难制之物，戒之可也。

上卵类八种。

蝉蜕 化之一



蝉乃土木余气所化，吸风饮露，其味甘寒，其气清虚，故其主疗皆一切风热之证。古人用蜕，盖凡风热之在皮肤者，当用蝉蜕也。其鸣清响，能发音声，又主小儿夜啼者，取其昼鸣而夜息也。其性善脱，能去翳膜，故云蝉性蜕而退翳，蛇性窜而祛风，因其质而为用也。又主妇人生子不下，总皆取其蜕脱之义。

蚕食而不饮，蝉饮而不食。饮者，饮风露也，观其不粪而溺，可见矣。

治小儿夜啼，用蝉蜕四十九枚，去前截，用后半截，为末，分四服，钓藤汤调灌之，或用薄荷汤入酒少许调亦可。有不信者，将上半截为末，煎汤调下，即复啼也。岂蝉以翅鸣，而翅在上半截之故耶？

蝉花散，治肝经蕴热，风毒之气内搏，上攻眼目，赤肿翳膜，疼痛昏涩，内外障翳，咸治之。用蝉蜕、谷精草、刺蒺藜、甘菊花、防风、草决明、密蒙花、甘草、羌活、黄芩、蔓荆子、川芎、木贼草、荆芥等分，为末。每茶清调食二钱，食后、临卧各一服。

蜣螂化之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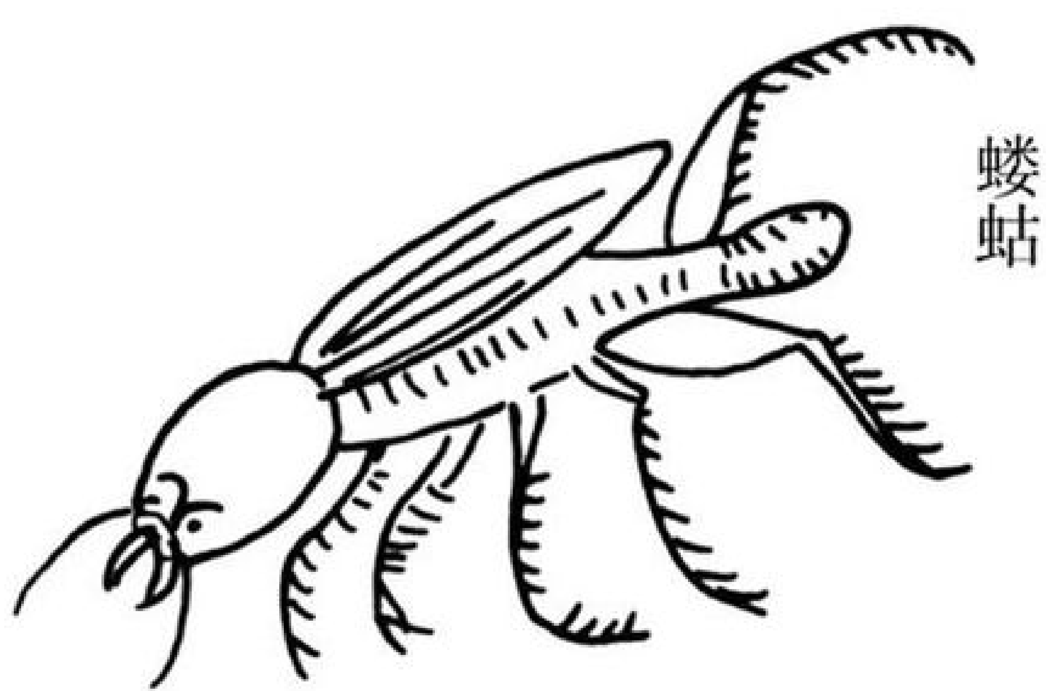
蜣螂禀阴湿之气，气味咸寒，故所主手足阳明、足厥阴邪热之症。古方治小儿惊痫，蜣螂为第一。今人以治一切痔瘘及疔肿、疽疮、出箭镞之用。

蜣螂之智在于转丸，以土包粪转而成丸，雄曳雌推，置于坎中，覆之而去。数日有小蜣螂出，盖孚乳于中也。俗呼推车客，其状深目高鼻，有类羌胡，故名蜣螂。

其类有三四种，以大而鼻头扁者为真。此物有毒，外用易于臻功，若内服，大不宜于虚人也。

痔漏出水，以蜣螂一枚，入冰片少许，为细末，纸捻蘸末入孔内，渐渐生肉，药自退出即愈。又方，一切漏疮，以蜣螂烧末，醋和敷。

蝼蛄化之三



蝼蛄，治水之虫也，今方家治水肿、石淋、小便秘等症，以之导水。然自腰以前甚涩，能止大小便；腰以后甚利，能下大小便。亦如蝉之下半截方止儿啼，一体而异用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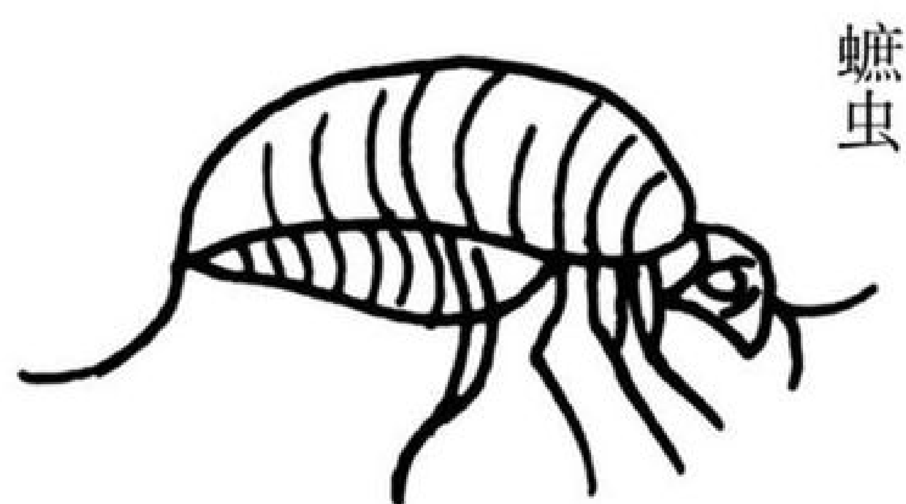
蝼蛄穴土而居，短翅四足，雄者善鸣而飞，雌者腹大羽小，不善飞翔，吸风食土，善就灯光，入药宜用雄者。或云火烧地赤，置蝼于上，任其跳死，覆者雄，仰者雌。

小便不通，用蝼二枚，取下体，以水一升渍饮，须臾即通。或用焙研调服，或生研俱可，或加车前草同捣汁服，或用后截

和麝纳脐中缚定即通。

蟅虫化之四

蟅虫有破坚下血之功，故留血积聚，用之神效。若无瘀血停留者，不宜用也。此物以刀断之，复能凑接行走。凡治跌扑伤损者，用之以续筋骨。



蜚虻化之五



蜚虻即方家所用蜚虻，啖牛马血者。善饮血而即用以治血，故主积聚、癥瘕一切血结为病。其功大略似蟅虫，而此则更以苦胜，苦能泄结也。

上化生类五种。

蟾蜍湿之一

蟾蜍禀土金之气，上应月魄，性亦灵异，味辛气寒，主散热解毒，疗小儿劳瘦疳疾最良。且辛能发汗，能使邪气散而不留。治广疮有金蟾脱甲酒，即此一物也。其眉酥为发背疔疮之要药，外用之能拔能攻，内用之能发能解。但其性有毒，不宜多用，即入发汗、散毒药中服者，尤不可多。

其肪涂玉，则刻之如蜡。近世治小儿疳疾多用之，以其走

阳明，而能消积滞也。

蟾蜍、虾蟆功用虽不甚远，实二物也。古人多用蟾蜍，今人亦只用蟾蜍甚效，而虾蟆不复入药。盖蟾蜍在人家下湿处，形大，背多痱瘤磊，行极迟缓，不能跳跃，亦不解鸣。虾蟆多在陂泽间，形小，皮上多黑斑点，能跳接百虫，举动极急，以此辨之。

其青蛙亦能解热毒利水气，但系热化之物，其骨性复热，而今人每同辛辣及脂油煎炙，抱薪救火，安能有益。

虾蟆、青蛙之子，是名蝌斗。二三月蛙蟇曳肠于水际草上，缠缴如索，日见黑点，渐至春水发时，则鸣以聒之，蝌斗皆出，谓之聒子。所谓虾蟆声抱是矣。

蜈蚣湿之二

蜈蚣有毒，惟风气暴烈者，可以当之。盖行而疾者，唯风与蛇。蜈蚣能制蛇，故亦能截风，所主皆厥阴经病。《淮南子》云：腾蛇游雾而殆于蝍蛆。即此义也。但贵药病相当，设或过剂，以蚯蚓、桑皮解之。

足赤腹黄者入药，足黄者不堪用。头上有白肉，面并嘴尖者，误用之则杀人。制法以木末于土器中，炒令木末焦黑，以竹刀去足甲用。今人惟以火炙头足，或去尾足。

蜈蚣能制龙蛇，而反畏蛞蝓、蜘蛛，所谓禽之制在气也。

上湿生类二种。

鳞部依旧本分龙、蛇、鱼、无鳞鱼四类。

龙骨龙之一，合龙①齿

龙者，神灵之物，属东方木，内应乎肝。心藏神，肝藏魂，神魂不安，则或为惊痫，或为恚怒，或为梦寐遗泄。用龙骨以镇伏神魂，则惊气自宁。魂返乎肝，则恚怒亦消矣。其止梦寐遗泄者，不但敛其神魂，而涩能收脱，并可固其精气也。且骨属肾，故又能益肾。久痢脓血，及女子漏下者用之，亦俱取其收涩之义。



齿者骨之余，其功用宜相似。但龙骨兼入心肾及肠胃，故兼有止泻、涩精之用；龙齿单入肝心，惟镇惊安魂魄而已。

龙呵气成云，既能变水，又能变火，龙火得湿则焰，得水则燔，以人火逐之即息，故人之相火似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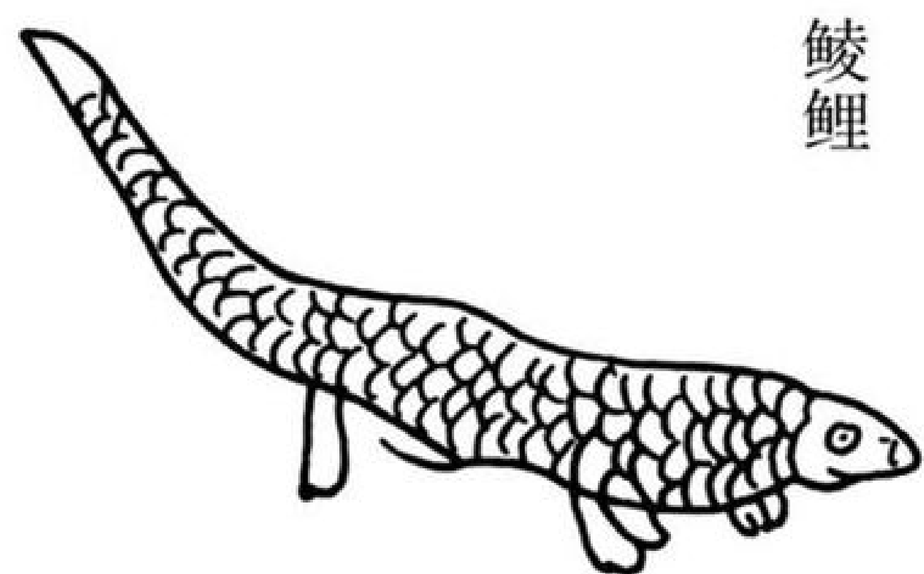
取脊脑骨，白地锦文，舔之着舌者良，黑色者不用。又骨细文广者是雌，骨粗文狭者是雄。多生晋地川谷，及太山岩水岸土穴中死龙处。或云春水至时，鱼登龙门，蜕骨甚多，人采为药，有五色者。龙门在晋地，与《本经》合，岂龙骨即此鱼骨乎？

制法：酒浸一宿，焙干、研粉、水飞三度用。如急用，以

① 龙：原无，据本卷原目次补。

酒煮，焙干。今人但煅赤为粉，亦有生用者。

鲮鲤甲龙之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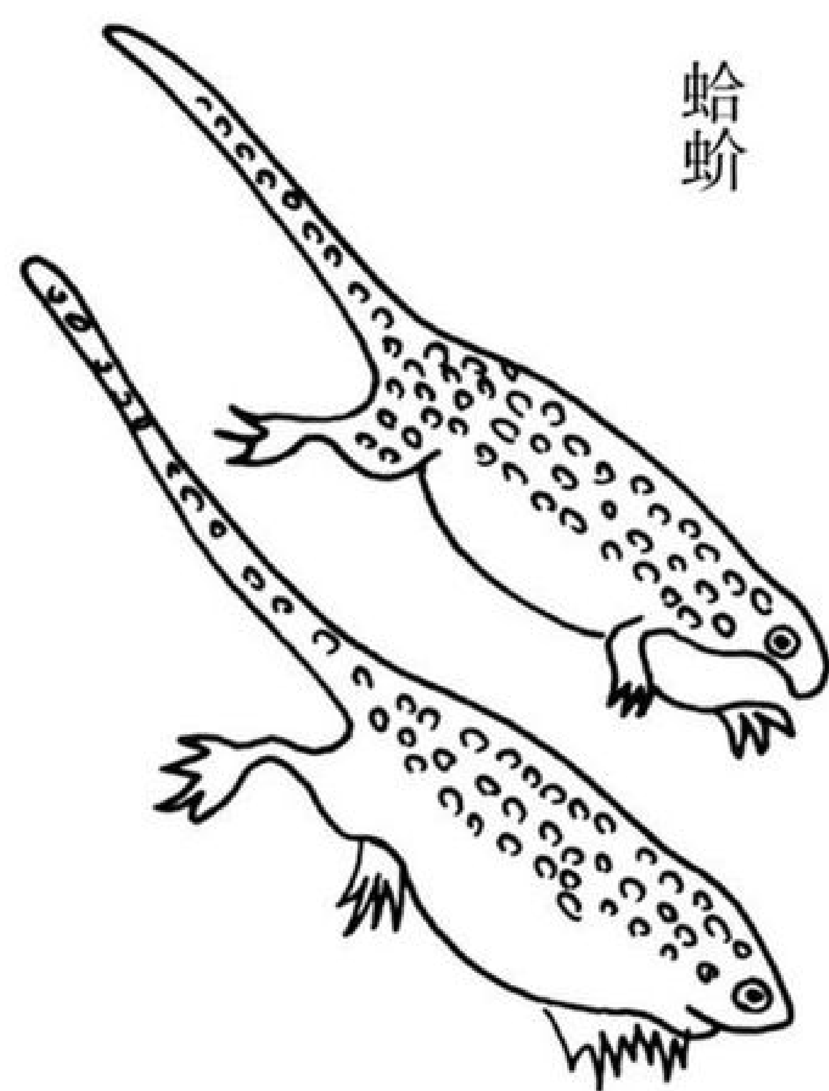
鲮鲤甲穴山而居，寓水而食，出阴入阳，能窜经络，达于病所。但其性专行散，中病即止，不可过服。

凡油笼渗漏，剥穿山甲裹面肉靥投入，自能至漏处补塞。又此物不可于堤岸上杀之，恐血入土则堤岸渗漏。观此二说，是山可使穿，堤可使漏，而又能至渗处，其性之走窜可知矣。尾甲力更胜。

凡风湿冷痹之证，因水湿所致，浑身上下强直不能屈伸，痛不可忍者，于五积散加穿山甲七片，看病在左右手足或臂胁疼痛处，即于鲮鲤身上取甲炮熟，同全蝎（炒）十一枚，葱姜同水煎，入无灰酒一匙服，取汗避风。

蛤蚧龙之三

蛤蚧属阴，能补水之上源，故为肺肾之圣药。凡劳热咳嗽，诸药不效者，用之有神功。其治消渴及淋沥，或水道不通者，肺朝百脉，通调水道，下输膀胱。肺气清，则诸症自愈也。



试法：口含少许，奔走不喘息者为真，故为定喘要品。

广西横州甚多。牝牡上下相呼累日，情洽乃交，两相抱负，自堕于地，人往捕之，亦不知觉，以手分劈，虽

死不开。乃用熟稿草细缠，蒸过，曝干售之，炼为房中之药。寻常捕者不论雌雄，但可为杂药用。雄为蛤，皮粗、口大、身小、尾粗；雌为蚧，皮细、口尖、身大、尾小。其毒在眼，须去眼及甲上、尾上、腹上肉毛。以酒浸透，隔两重纸，缓焙令干，以瓷器盛悬屋东角上一夜，用之力可十倍。勿伤尾也，其功在尾。

久嗽不愈，肺积虚热成痈，咳出脓血，晓夜不止，喉中气塞，胸膈噎痛，用蛤蚧、阿胶、鹿角胶、生犀角、羚羊角各二钱半，用河水三升，银石器内文火熬至半升，滤汁，时时仰卧细呷，日一服。

上龙类三种。

蛇蜕蛇之一

蛇蜕，蛇之余性犹存，不以气味为用者。其入药有四义：一能辟恶，取其变化性灵也，故治邪僻、鬼魅、虫虐诸疾；一能去风，取其属巽性窜也，故治惊痫、癜驳、喉舌诸疾；一能杀虫，故治恶疮、痔漏、疥癣诸疾，用其毒也；一有蜕义，故治翳膜、胎产、皮肤诸疾，会意而从类也。盖蛇蜕从口退出，眼睛亦退，故今眼药及去翳膜多用之。

凡用须择白色如银者，若青黄苍色者勿用。

蚺蛇胆蛇之二

蚺禀巳土之气，其胆受甲乙风木之化，故其味苦中有甘，所主皆厥阴、太阴之病。能明目、凉血、除疳、杀虫。今世惟为受杖人所需，他症稀使。盖人受杖时，用此噙化，可得不死，其功能护心、止痛，使恶血不上薄心，有神力也。

真胆绝难得。狭长通黑，皮膜极薄，舔之甜苦，剔取粟许，着净水中，浮游水上，回旋行走者为真，其径沉者非也。勿多着，亦令沉散。

雷州有养蛇户，每端午日即舁蛇入官，取胆暴干，以充土贡。每先以软草藉蛇于篮中盘屈之，将取则出于地上，用杈拐十数翻转蛇腹，按定约分寸于腹间，剖出肝胆。胆状若鸭子大。取讫内肝于腹，以线缝合，舁放之。他日再相值，则远远露腹疮以明无胆。或云肉极腴美，皮可冒鼓及饬刀剑乐器，岂有取胆而复纵之?

白花蛇蛇之三，附乌稍蛇

白花蛇多在石南藤上食其花叶，所以能透骨搜风、截惊定搐，为风痹、惊搐、癞癣、恶疮要药，取其内走脏腑，外彻皮肤，无处不到也。

出蕲州者佳。龙头虎口，黑质白花，目开如生，尾有爪甲，真蕲州也。盖凡蛇死目皆闭，惟蕲州花蛇目开如生，舒、蕲两界[①]者，则一开一闭，人以此验之。又名褰鼻蛇，诸蛇鼻向下，独此鼻向上。

头尾各一尺有大毒，不可用，只用中段。干者以酒浸，去皮骨，炙过收之则不蛀。其骨刺须远弃之，伤人毒与生者同也。或云黔蛇长大，故头尾可去一尺，蕲蛇止可头尾各去三寸。大蛇一条，只得净肉四两。

乌蛇即乌稍蛇，气味所主与白花蛇同，第性善无毒耳，色

---

① 舒蕲两界：舒州与蕲州交界处。舒州位于安徽省西南部，蕲州位于湖北省东部，两州接壤。

黑如漆，尾细有剑脊者良。

凡一切蛇，须辨雌雄方土。蕲州乌蛇头上有逆毛二寸，一路可长半分，入药如神。只重一两以下，得之甚难。蛇腹下有白带子一条，长一寸者雄也，宜入药。

上蛇类三种。

鲤鱼鱼之一

鲤为诸鱼之长，能飞越江湖，亦神变之物也。又禀至阴之气，其胁鳞一道，从首至尾，无大小皆三十六鳞，乃阴极阳复之象。故又曰鱼热中，热则生风，食之多发风热。盖诸鱼在水，无一息之停，皆能动风动火，不独鲤也。鲤为阴中之阳，其功长于利小便，能消肿胀、黄疸、脚气、喘嗽、湿热之病，作脍尤温，能去痃结冷气之疾。烧之则从火化，能发散风寒，平肺通乳，解肠胃及肿毒之邪。河间云：鲤之治水，因其气以相感者是矣。胆走厥阴，亦主明目及目热赤痛、青盲之症。鳞主入血散滞，故妇人产后腹痛，及血气不和者用之。

水肿胀满，用赤尾鲤鱼一斤，破开，不见水及盐，以生矾五钱，研末，入腹内，火纸包裹，再以黄土泥包，灶内煨熟，取出，去纸泥，送粥。食头者上消，食身尾者下消，一日用尽，屡验。

睛上生晕，不问久新，用鲤鱼长一尺二寸者，取胆滴铜镜上阴干，竹刀刮下，每点少许。

青鱼胆鱼之二

青鱼，青属东方，胆又与胆同属，故青鱼胆治目疾，尤胜于诸胆。其治喉蛾、骨鲠，则取漏泄系乎酸苦之义。

石首鱼鱼之三，合干鲞

石首鱼产于海，海水土气混浊，土能养胃，故有开胃益气之功。干鲞其性疏利，能入肠胃，宽中消食止痢。盖凡泄痢腹痛与肠胃诸疾，最忌油腻鱼腥，惟白鲞不忌。鲞饮咸水而性平不热，且无脂腻，既无热中之患，更有消食、理脾、实肠胃之益也。头中石坚重下走，故主下石淋，又石与石为同类耳。

石首鱼出水能鸣，夜视有光，头中有白石二枚，至秋化为冠凫，即野鸭之有冠者。腹中白鳔作胶，亦能消瘀解毒。

鲫鱼鱼之四

鲫喜偎泥，不食杂物，故能调胃实肠，与病无碍。但既为常食之品，人所忽略，其畏忌不可不知。与沙糖同食，则生疳虫；与芥菜同食，则成肿疾；同猪肝、鸡肉、雉肉、鹿肉食，则生痈疽；同麦门冬食，害人。且鲫虽属土，多食之亦能动火。

膈气吐食，用大鲫去肠留鳞，切大蒜片填满腹，纸包十重，泥固，晒半干，炭火煨熟，单取肉用，平胃散一两，杵丸梧子大，密藏。每服三十丸，米饮下。

髈上便毒，鲫鱼一枚，山药五钱，同捣敷，即消。

鲈鱼鱼之五

鲈鱼秋月方美，其得水中之清气者乎。味甘淡，气平，虽小有毒，不至发病，乃与脾胃相宜之物。

上鱼类五种。

蠡鱼无鳞之一

蠡鱼即黑鲤，首有七星，夜朝北斗，禀北方玄水之精，得中央阴土之气，乃益脾除水之要药也。凡治浮肿之药，或专于利水，或专于补脾，其性各自为用。惟蠡鱼色黑，象水能从其类，以导横流之势。味甘土化，能补其不足，以遂敦阜之性。补泻兼施，故主下大水及湿痹，面目浮肿，有神效。

喉痹将死者，以蠡鱼胆点入少许即差。病深者水调灌之。诸鱼胆皆苦，惟此胆甘可食为异。

鳗鲡鱼无鳞之二

鳗鲡所主诸病，其功专在杀虫、去风耳。与蛇同类，故主治近之。凡骨蒸劳瘵及五痔疮瘘人常食之，有大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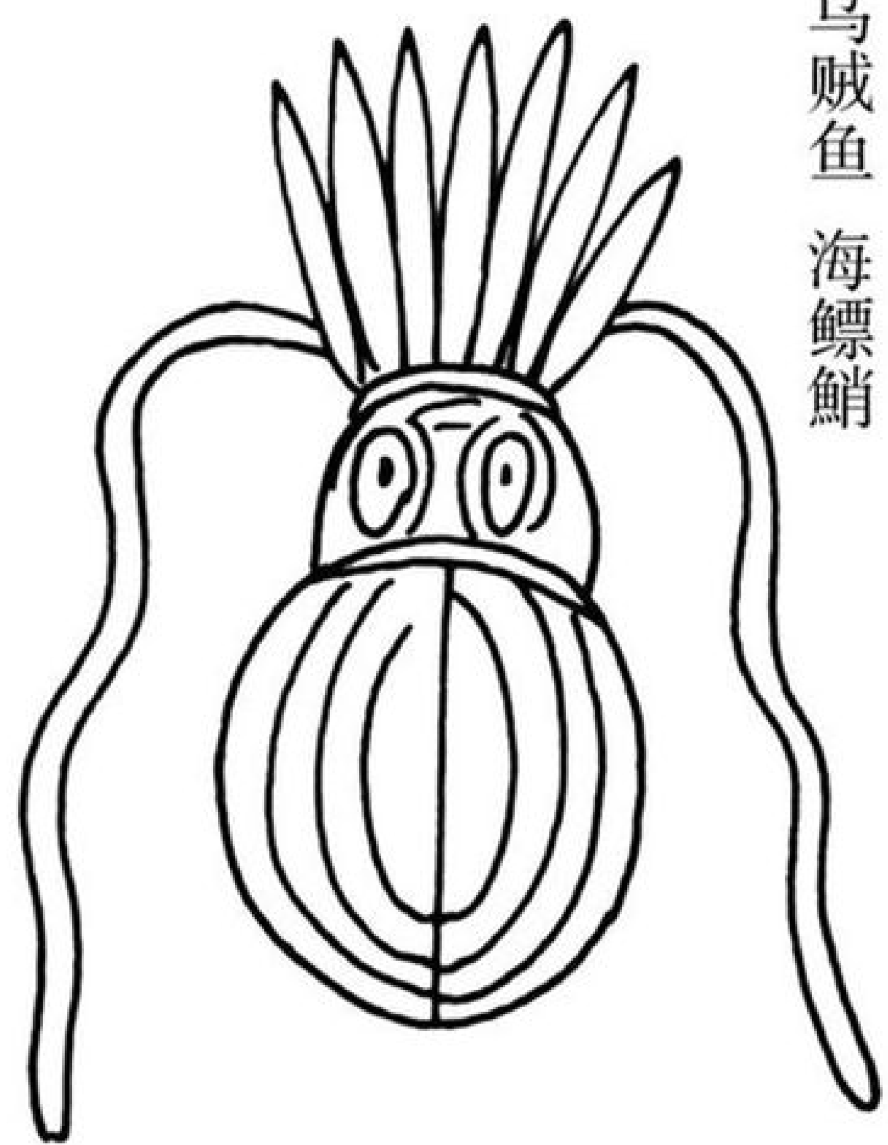
腹下有黑斑，背上有白点者毒甚，不可食；重三四斤及水行昂头者，不可食；妊妇不宜食鳗；脾胃薄弱易泄者勿食。

鳝鱼血无鳞之三

鳝气味甘温，能补中益血，又能通经脉而疗风邪。其血同麝香治口眼㖞斜者，以鳝善穿穴，无足而窜，与蛇同性，故走经脉，能疗口㖞耳目诸窍之病。风中血脉，则口眼㖞斜，用血主之，从其类也。

鳝性热而补，时行病后食之多复，黑者有毒。

乌贼鱼骨无鳞之四



乌贼鱼骨即海鳔鮹①。味咸走血，入厥阴肝经。凡血枯、血瘕、经闭、带下、痢、疳疾，厥阴本病也；寒热疟疾、聋、瘿、少腹痛、阴痛，厥阴经病也；目翳流泪，厥阴窍病也。故乌贼骨皆能治之，其条析具在本草。但气温不宜于血热，若外用则总无碍。

沙鱼骨形相似，但以上文顺者真，横者即伪。

小儿脐疮出血及脓，乌鲗骨、干胭脂为末，油调搽之。

上无鳞鱼四种。

介部依旧本分龟鳖、蚌蛤二类。

龟甲龟鳖之一

龟为阴中之至阴，其底甲又属纯阴，气味厚浊，专入肾脏，方家用入补心药。盖以心藏神，而龟性有神，借其气以相通，且得水火既济之义，实非补心之正药也。其主咽痛口燥，干咳喘嗽，劳热骨蒸，及产妇阴脱，发躁者，皆由肾虚，相火无依，此非气柔贞静者，不能息其炎上之火。所谓静能制动，诚为至理。其主潮热盗汗，遗精，腰痛腿酸，瘫痪拘挛，久疟血枯，小儿囟颅不合者，皆由真脏衰，至元阴不生，非此味厚纯阴者，

---

① 鳔鮹：今作螵蛸。

不能补其不足之阴。所云寒养肾精，职是义耳。

甲虫三百六十，而神龟为之长。龟形象离，其神在坎，上隆而文以法天，下平而理以法地。背阴向阳，蛇头龙颈，外骨内肉，肠属于首，能运任脉，广肩大腰，卵生思抱，其息以耳，雌雄尾交，亦与蛇匹。或云大腰无雄者，谬也。今人视其底甲以辨雌雄。

败龟版者，乃经灼过之龟版。若谓自死枯败之龟，不惟甲已枯槁，而病龟自死之甲，反为有损。

龟性神灵能变化，凡入药勿令中湿，中湿则遂其变化之性，而成癥瘕于腹中。且用宜研之极细，不尔留滞肠胃，亦能变瘕。

龟鳖二甲主用略同，二者咸至阴之物，但鳖甲走肝益肾以除热，龟甲通心入肾以滋阴。第鳖甲无毒可多用，龟甲则未免有毒。

凡难产，三五日不下垂危，及短小女子交骨不开者，用干龟壳一个（酥炙），头发一握（烧灰），川芎、当归各一两，为末和匀，每服七钱，水煎服，如人行五里许再一服，生胎死胎俱下。

肿毒初起，败龟版烧研，酒服四钱。妇人乳毒亦同。

鳖甲龟鳖之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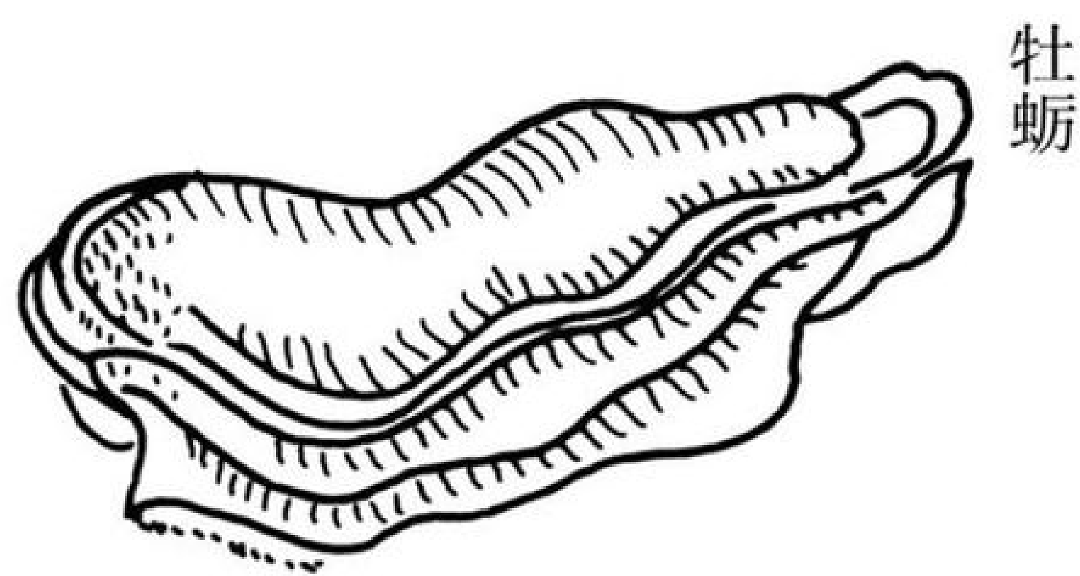
鳖色青入肝，故所主者疟劳、寒热、痃癖、惊痫、经水、痈肿、阴疮，皆厥阴血分之病也。其甲用七肋九肋者，取阴中之阳也。凡阴虚水衰之人，为暑所中，邪入阴分，故出并于阳而热甚，入并于阴而寒甚，元气虚羸则邪陷而中焦不治，甚则结为疟母，鳖甲益阴除热而消散，故为治疟之要药。其劳热在骨及血瘕、腰痛、小儿胁下坚，皆阴分血病，宜其悉主之矣。

龟甲里肉，鳖肉里甲。鳖无耳，以目为听。入药宜生取甲

剔去肉，今皆用煮熟者，非法也。鳖肉性冷，发水病，凡冷劳气癥瘕人不宜食。食之者和以椒姜，热物太多，失其本性耳，性本不热也。其胆味辣，破入汤中，可代姜椒辟腥气。

上龟鳖类二种。

牡蛎蚌蛤之一



牡蛎入足少阴，为软坚之剂。以柴胡引之，能去胁下硬；以茶引之，能消项上结核；以大黄引之，能消股间肿；以地黄为使，能益精收涩止小便。今人每以之合龙骨治梦遗滑精。亦有肾虚无火寒精自出者，不可不辨。

蛤蚌之属，皆有胎生卵生，独此系咸水结成，附石而生，磈礧[1]相连，块然不动，阴阳之道，何从而生，故总名牡蛎，别无牝蛎也。

蚌粉蚌蛤之二

蚌粉与海蛤粉同功，皆水产也。治病之要，只在清热行湿而已。

雀入大水为蜃，蜃即蚌也。老蚌含珠，壳堪为粉。蚌长而蛤圆。

痰饮咳嗽，用真蚌粉新瓦炒红，入青黛少许，每用淡虀水

① 磈礧（kuǐlěi 傀儡）：本指石块相垒积不平，此指蛤蚌相互连缀。

滴麻油数点调服。

痈疽赤肿者，用米醋和蚌蛤灰涂，干即易之，或加冰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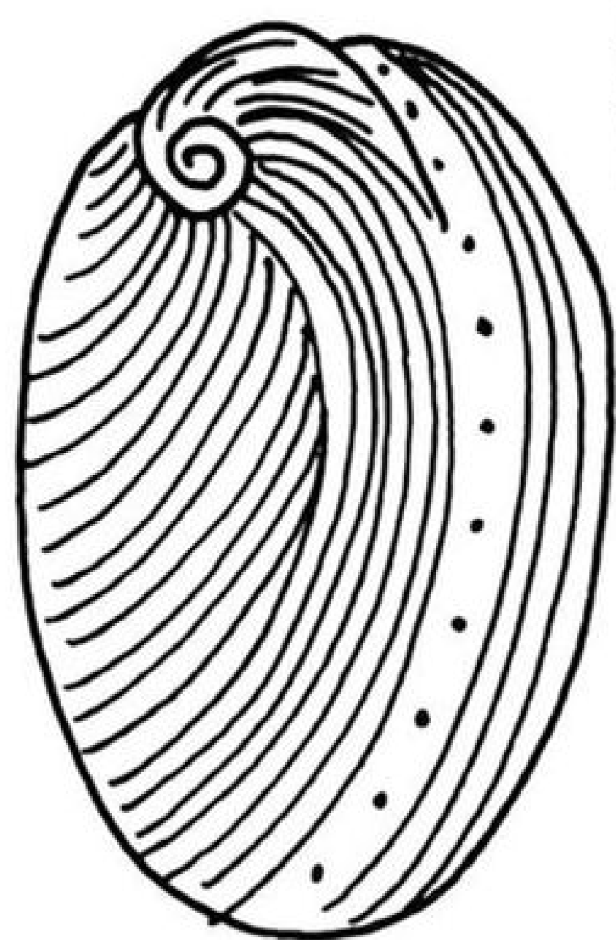
真珠蚌蛤之三

真珠味甘微咸，气寒无毒，入手少阴、足厥阴二经。心虚有热则神气飞越，肝虚有热则目生肤翳障膜，除二经之热，故能镇心，去目中翳障也。耳聋本属肾虚，以其有热，故亦主之。诸湿肿满，本属脾土，以其脾虚有热，故亦用真珠之甘以益脾。寒以除热，质坚能磨积消滞耳。

珠禀太阴之精气而结，中秋无月，则蚌无胎。其体光明，其性坚硬，大小无定，要以新完未经钻缀者为上。

石决明蚌蛤之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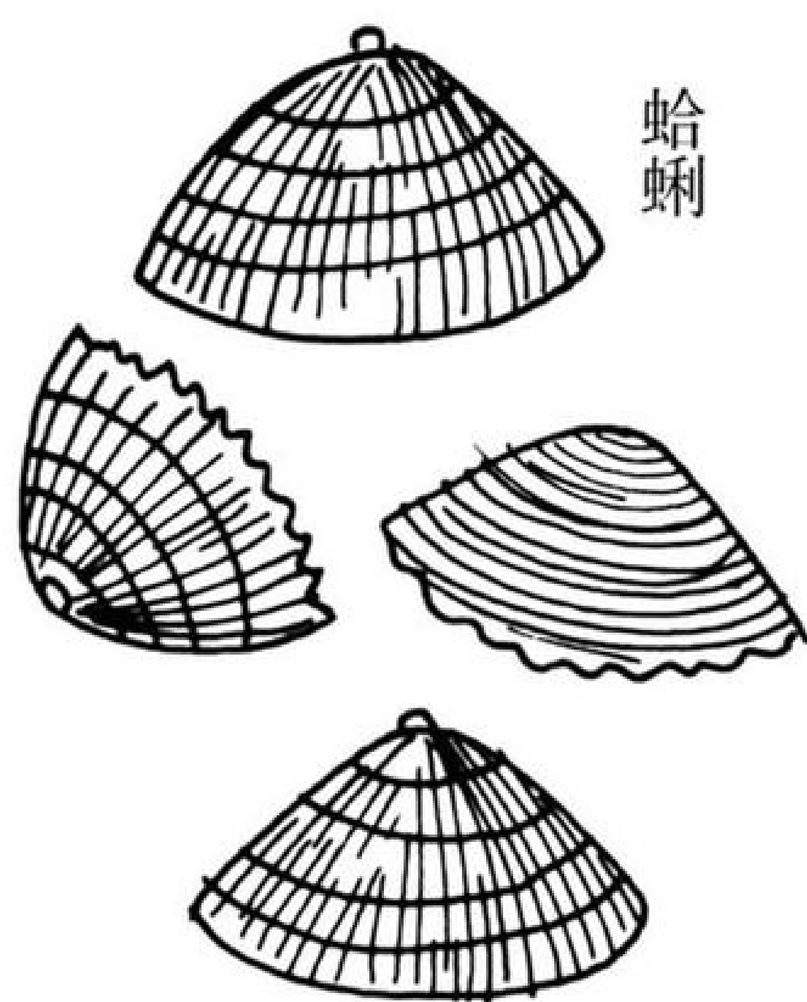
石决明乃足厥阴经药，能入血除热，故目疾外，他用甚稀。小儿疳积亦用之，以其为肝经病也。



石决明壳名千里光，附石生，惟一片无对，乘其不意，即易得之，否则紧粘难脱。入药用七孔、九孔者，故又名九孔螺。宜以东流水入盐煮一伏时，研末，水飞用。今人多煅研者，非法。

蛤蜊蚌蛤之五，合蛤粉

蛤蜊禀水中之阴，其性滋润而助津液，故有止渴开胃之能。其主妇人血块，及老癖为寒热者，以咸能入血而软坚也。壳煅成粉，为诸痰证之要药，盖痰未有不由火气炎上，煎熬津液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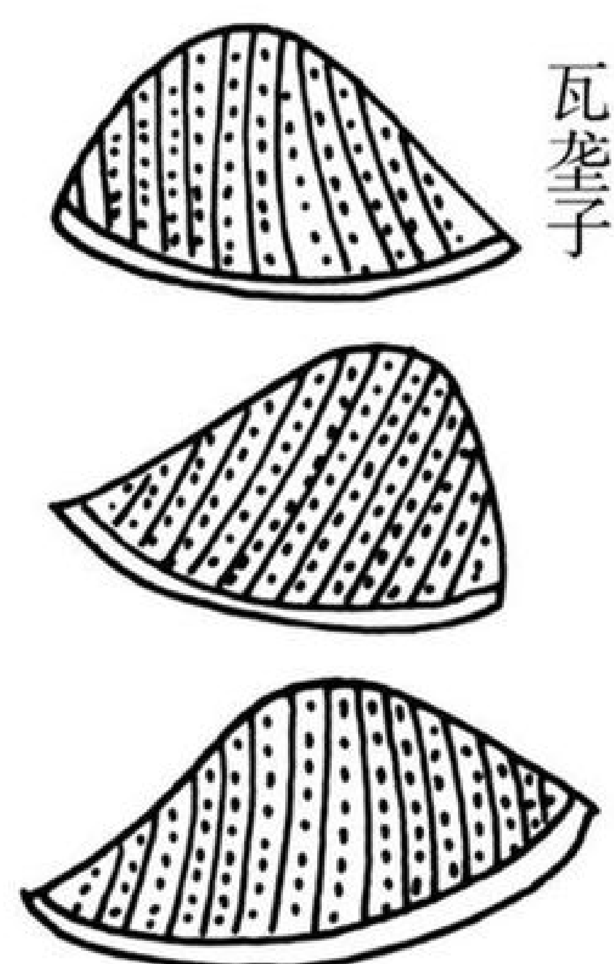


成，咸能软坚润下，得之则火自降，痰结自消。疝气、白浊、带下，皆肾经为病，咸为水化，气类相从，故能入肾以除其所苦。其主心痛者，心虚而热邪客之则痛，五脏苦欲补泻云，心欲软，急食咸以软之，此之谓也。

蛤粉须用紫口者。

白浊遗精，无非阳盛阴虚所致，宜真珠粉丸。用蛤粉一斤，黄柏（蜜炙）一斤，为末，水跌丸梧子大。每服百丸，空心温酒下，日二次。盖蛤粉味咸而能补肾阴，黄柏苦而降心火，坚肾故也。

瓦垄子蚌蛤之六



瓦垄子即蚶壳也，咸走血而软坚，故能消血块而散痰积。其肉味甘气温，故并能益气补中，安五脏而健胃气。

田蠃蚌蛤之七

田蠃俗称田螺，其汁大寒，寒能除热，故解一切有余之热。

治噤口痢，以活大田螺二枚捣烂，入麝香三分，作饼烘热，贴脐间半日，热气下行即思食矣。

治小便不通，腹胀如鼓者，用田螺一枚，盐半匕，生捣，傅脐下一寸三分，即通。

上蚌蛤类七种。

卷之十

玉石部依旧本分金、玉、石、卤四类。

自然铜金之一



自然铜，乃入血行血、续筋接骨之神药。凡折伤瘀血痛者，用之以取速效。若产后血邪，自有他药可用，不必用此燥厉之品，有伤中气。

制须火煅醋淬七次，水飞用。今市人多以鍮石[①]伪之，烧之成青焰如硫黄者，宜辨。

铜青金之二

铜青亦名铜绿，乃铜之液气所结。入肝胆二经，故为吐利风痰、明目杀疳之用。

铜青乃铜器上绿色者，淘洗用。今人以醋制铜生绿，取收晒干货之。

铅金之三，合铅霜、胡粉、铅丹

铅禀北方癸水之气，阴极之精，其体重实，其性濡滑，其

---

① 鍮（hóu 喉）石：自然铜之类，但坚重力薄。《证类本草·玉石部下品·自然铜》引《本草图经》："火山军者，颗块如铜，而坚重如石，医家谓之鍮石，用之力薄。"

色黑，内通于肾，故局方黑锡丹、宣明补真丹皆用之。其主镇心安神者，心藏神而法火，宁谧则安，妄炎则病。铅体重而润下，故能使水火既济而不妄炎。其解伤寒阳证热毒者，取先天真水性含生气而属至阴也。若反胃呕哕者，火气上浮，阴阳将离，故气逆升而成呕哕，得镇坠以下之，俾阳火归元，前病自止。

铅霜，乃铅假汞气交感英华所结，道家谓之神符白雪。其性大寒，用以坠痰去热、定惊止泻，盖有奇功。

胡粉，即铅之处黑为白者也。其用虽与铅及黄丹同，而无硝盐火烧之性。内有豆粉、蛤粉杂之，止能入气分，为稍异也。主治善杀虫，解热毒。以其重而下降，故能堕胎。涩而黏腻，故止小便利。

铅丹，即熬铅所成之黄丹也。铅秉先天壬癸之气，得火成丹，则又有灵通变化之神，体重性沉，味兼盐矾，专走血分。以能坠痰去怯[1]，故治惊痫癫狂、吐逆反胃诸症。以能消积杀虫，故治疳疾、下痢、疟疾等病。以能解热拔毒、长肉去瘀，故治恶疮肿毒。及入膏药，为外科必用之物也。

凡用铅，以铁铫溶化，写[2]瓦上，滤去渣脚，如此数次，收用。铅性沉重，未经烹炼，癸水之阴质尚存，服之多损伤心脾。盖金石与人身气血异，所谓非类难为巧也。

其黑锡灰，则以铅沙取黑灰，白锡灰不入药。主治积聚，杀虫，同槟榔末等分，五更米饮服。

铅性入肉，故女子以铅珠纴耳，即自穿孔。

---

① 怯：原作“祛”，形近致误。据《本草纲目》卷八铅丹条发明改。

② 写（xiè 泄）：同“泻”。倾泻。晋·陶潜《五月旦作和戴主簿》：“神渊写雨时，晨色奏景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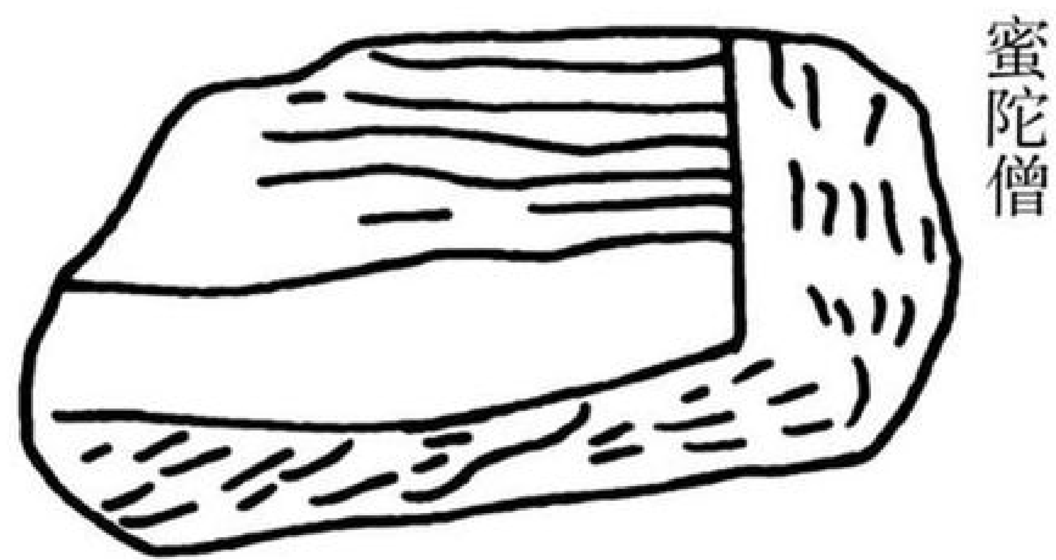
铅变化为胡粉、黄丹、蜜陀僧、铅白霜，其功皆与铅同，但胡粉入气分，黄丹入血分，蜜陀僧镇坠下行，铅白霜专治上焦胸膈，此为异耳。

近法以铅捶成钱，穿成串，瓦盆盛生醋，以串横盆中，离醋三寸，仍以瓦盆覆之，置阴处，候生霜刷下，仍如前盛覆。

铅丹自炒成者佳。市中多杂砂土、矾红，不堪用。《会典》云：黑铅一斤，烧丹一斤五钱三分。

蜜陀僧[1]金之四

蜜陀僧非专是铅底，故另出一条。大都感铅银之气而结，重坠下沉，直走下焦，故为坠痰、止吐、泻积、定惊，治疟痢、止消渴、疗疮肿之要品。今人但以之治皯䵳傅面外，无复用以服食者，以此药难得真者。销银炉底，乃销铜之气所结，能烂一切物，益不宜轻用。



凡银铜冶处，初出矿时，银铜相杂，充[2]以铅铜煎炼，银随铅出。又采山木叶烧灰，开地作炉，填灰其中，谓之灰池。置银铅于灰上，更加火煅，铅渗灰下，银住灰上，罢火候冷，出银。其灰池感铅银气积久成者，为蜜陀僧。今市中所货，乃取煎销银铺炉底用之。

---

① 蜜陀僧：《本草纲目》卷八作“密陀僧”。

② 充：《本草纲目》卷八密陀僧条引苏颂作“先”。

惊气入心络，喑不能言者，用蜜陀僧末一匕，茶调服，即愈。昔有人伐薪，为狼所逐而得是疾，服此方愈。又一军校①，采藤逢恶蛇病此，亦用之。此乃惊则气乱，蜜陀僧之重以去怯而平肝也。其功力与铅丹同，故膏药中用代铅丹云。

上金类四种，玉类无采。

丹朱石之一

丹朱秉离火之气而成，体阳而性阴，故外显赤色，内含真汞。其气不热而寒，离中有阴也。其味不苦而甘，火中有土也。是以同远志、龙骨之类，则养心气；同当归、丹参之类，则养心血；同枸杞、地黄之类，则养肾；同厚朴、川椒之类，则养脾；同南星、川乌之类，则祛风。可以明目，可以安胎，可以解毒，可以发汗，随佐使而见功，无所往而不利也。

朱砂镇养心神，但宜生使，若炼服鲜有不作疾者。盖朱砂性寒无毒，入火则热而有毒，能杀人。所谓物性逐火而变也。经云久服通神明不老者，古之真人，飞丹炼石，引纳清和，配以金铅，按之法象，自能合丹道而成变化也。青霞子②及太清服炼灵砂法云：能重能轻，能暗能明；能黑能白，能神能灵；一斛人擎，力难举升；万斤过③火，轻速上腾；鬼神寻求，莫知所在。又云：丹砂外包八石，内含金精，禀气于甲，受气于丙，出胎见壬，结块成庚，增光归戊④，阴阳升降，各本其原。

---

① 军校：任辅助之职的军官。

② 青霞子：即苏元朗，隋唐时期道士，自号青霞子。

③ 过：《本草纲目》卷九丹砂条引青霞子作“遇”。

④ 戊：原作“戌”，据《本草纲目》卷九丹砂条引青霞子改。

古有奇疾，其人自觉本形作两人，并坐并卧，不辨真假，此名离魂病。用辰砂、人参、茯苓浓煎，日饮，真者气爽，假者渐低。由此言之，凡人心神恍惚、梦魂飞散者，宜加丹砂于诸药中。盖生砂纯阴之品，能纳浮游之火以安神明。凡心热者，非此不除。

入六一散，治暑气伏于心经，神昏口渴及泄泻如火热。

入乳香托里散，痈疽热毒、发热疼痛及毒气攻心发谵语俱治。

水银石之二，合轻粉

水银乃至阴之精，禀沉着之性。得凡火煅炼，则飞腾灵变；得人气熏蒸，则入骨钻筋，绝阳蚀脑。阴毒之物无似之者。方士以为长生服食之药，多成笃疾。然其治病之功，不可掩也。同黑铅结砂，则镇坠痰涎；同硫黄结砂，则拯救危病。此乃应变之品，未可轻尝。

轻粉乃水银升炼，亦能下膈涎、消积滞并小儿涎潮瘈疭。然其性有毒，走而不守，服之不当，为患不浅。盖水银本至阴毒物，因火煅丹砂而出，再加盐矾炼为轻粉，加硫黄升为银朱，轻飞灵变，化纯阴为燥烈。凡水肿风痰、湿热毒疮、被劫涎从齿龈流泄，邪郁暂开而痰因之亦愈。若服之过剂，或不得法，则毒气被蒸，窜入经络筋骨，莫之能出。痰涎既去，血液耗亡，筋失所养，荣卫不从，变为筋挛骨痛，发为痈肿疳漏，或手足皲裂，虫癣顽痹，经年累月，遂成废痼。观丹客升炼水银轻粉鼎器，稍失固济，铁石迸裂，况人之筋骨皮肉乎？其病毒被劫涎从齿龈出者，上下齿龈属手足阳明经，药气入于肠胃，即循经上行而至齿龈嫩薄之分，寻窍而出耳。

水银从石中迸出者为石汞，从丹砂中出者为朱里汞，即丹砂中液也。

如水银失散，但以川椒末或茶末收之。或以真金及鍮石[1]引之即上。

炼轻粉用绿矾及盐者，水银为金之魂魄，绿矾乃铁之精华，二气同根。是以暂制成粉，无盐则不白。

灵砂石之三

灵砂合硫汞所成。硫，阳精也；汞，阴精也。以之相配，阴阳合璧，故能夺造化之功。升降二气，既济水火，为扶危拯急之神丹。苏东坡言此药治久患反胃，及一切吐逆、小儿惊吐，其效如神。但硫、汞皆有毒性，俱下坠，止可藉其坠阳交阴，却病于一时，不宜过剂。

法用新锅，安逍遥炉上，蜜揩锅底，文火下烧，入硫黄二两熔化，投水银半斤，以铁匙急搅，作青砂头。如有焰起，喷醋解之。待汞不见星，取出细研，入水火鼎内，盐泥固济。下以自然火升干水十二盏为度。取出如束针纹者，成矣。

九窍出血，因暴惊而得，其脉虚者，灵砂丹三十粒，人参汤下，三服愈。此证不可认作血得热则妄行而用凉药也。盖惊则气浮，神魂发越，阳气暴壅，得镇坠，则神魂复安而血自循经。

雄黄石之四，合雌黄

雄黄乃治疮散毒之要药，而入肝经气分，故肝风肝气、惊痫痰涎、头痛眩运、痃疟泄痢、积聚诸病，用之有殊功。又能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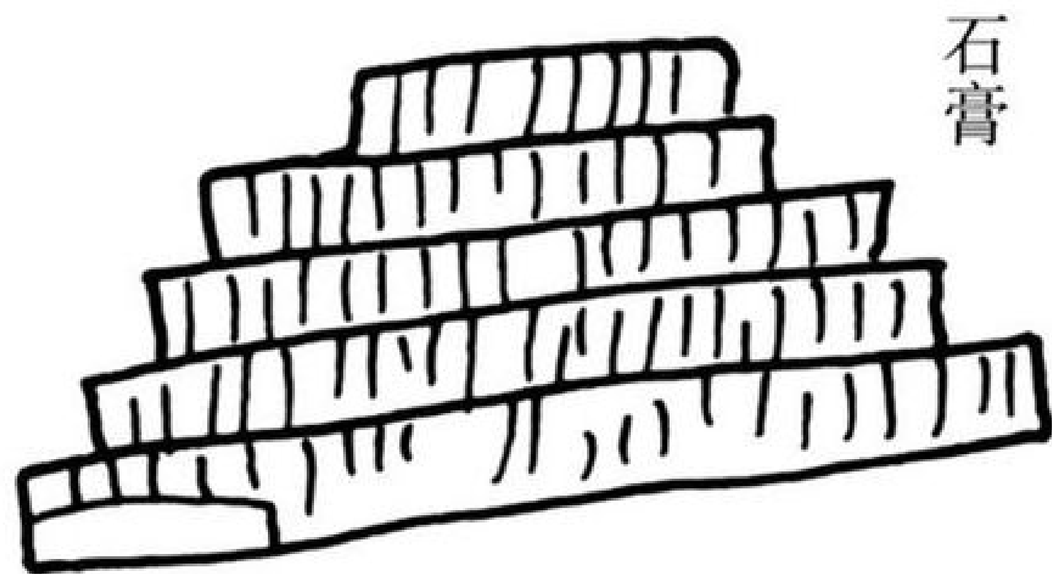
① 鍮（tōu 偷）石：一种黄铜矿石，色黄似金。

化血为水。而方士神异其说，以为炼服之品，不可信也。

雌黄、雄黄同产，但以山阴山阳受气不同，故服食家重雄黄，取其得纯阳之精也。雌黄则兼有阴气。若夫治病则二黄之功亦仿佛，大要皆取其温中搜肝、杀虫解毒、祛邪云耳。

石膏石之五

石膏禀金水之正，得天地清寒之气，以其体重主降，故清内蓄之热。味淡带辛而主散，能祛肌表之邪，故专入阳明经，疗一切谵语发狂、发班[1]疹毒、齿痛、脾热胃火，皆能奏功。如时气壮热头疼，或身热有汗不解及汗后脉洪而渴，或暑月中热，头疼体痛，汗多大渴，或疟久热极，渴甚咽痛，口干舌焦，是皆肠胃热邪内炽，蒸发于肌表，皆藉此通解而行清肃之令。但温热二病，多兼阳明，若头痛、遍身骨痛而不渴不引饮者，邪在太阳，未传阳明，即不可用。七八日来，邪已结里，有燥粪，往来寒热，宜下者，不可用。暑气兼湿作泄，脾胃弱甚者，疟邪不在阳明则不渴者，皆勿用之。至若产后寒热由于血虚或恶露未尽，骨蒸劳热由于阴精不足而不由于外感者，皆不可轻用。宜详戒之。



① 班：通“斑”。《广雅·释诂一》“斑，分也”王念孙疏证：“班与斑通。”

寒水石即石膏也，此有软硬二种。软者大块生于石中，作层如压扁米糕形，每层厚数寸。有红、白二色，红者不可服，白者洁净，细文短密如束针，松软易碎，烧之白烂如粉。其有明洁色带微青，而文长细如白丝者，名理石，与软石膏乃一物二种，碎之则形色如一，不可辨矣。硬石膏作块而生，直理起棱，如马齿坚白，击之则段段横解，光亮如云母、白石英。有墙壁，烧之亦易散，仍硬不作粉。其似硬石膏成块，击之块块方解。墙壁光明者，名方解石，烧之则姹散，亦不烂，与硬石膏一类二种，碎之则形色如一，不可辨矣。理石、方解石性气皆寒，亦能去大热结气，但石膏又能解肌发汗，为异耳。古法：惟打碎如豆大，绢包，入汤煮之。近人因其性寒，火煅用，或糖拌炒过，则不妨脾胃。大抵只宜略煅带生，多煅则体腻性敛，故用以醋调封丹炉，甚于脂膏。膏字取义如此。

白虎汤专解阳明邪热，其证头疼壮热，口渴烦躁，鼻干，目眴眴不得眠，畏人声、木声，畏火。若劳役人病此，元气先虚者，加人参，名人参白虎汤。发斑阳毒盛者，白虎加竹叶、麦冬、知母，以石膏为君，宜大剂。甚则更加黄连、黄芩、黄柏，名三黄石膏汤，自一剂至四剂。妇人妊娠病此者，亦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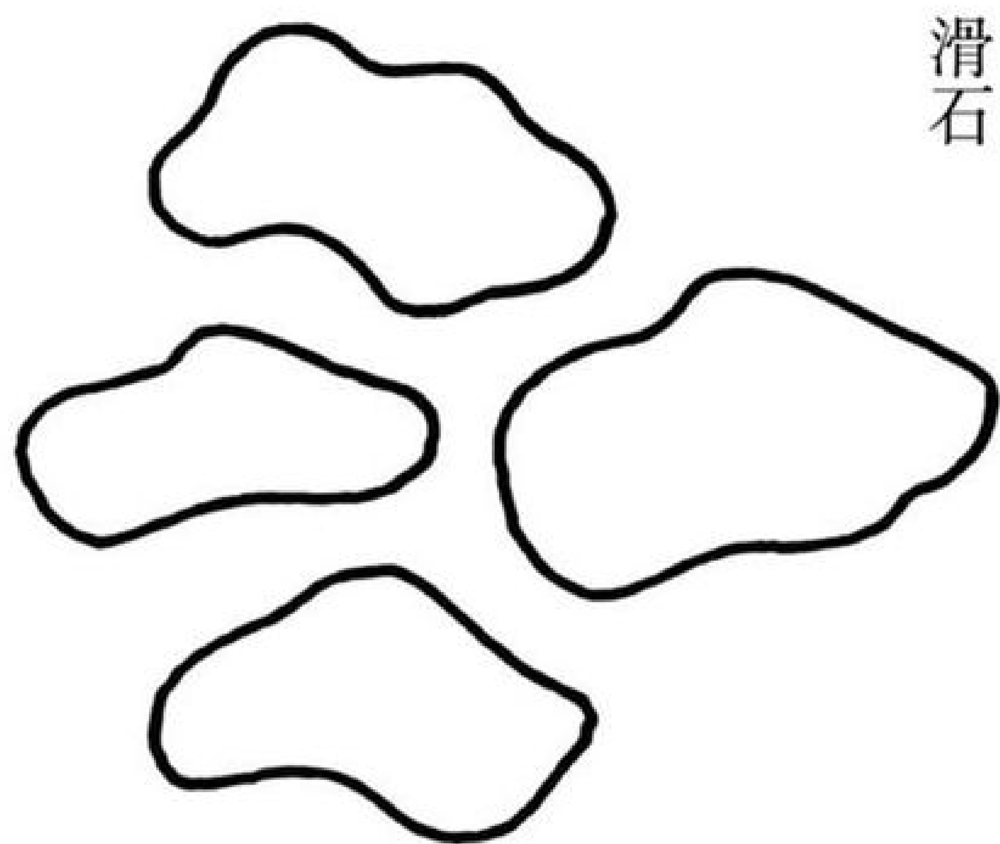
凡胃家实热，或嘈杂，消渴善饥，齿痛，皆须竹叶石膏汤主之。

小儿丹毒，寒水石末一两，和水涂之。

风邪眼寒，乃风入头，系败血凝滞，不能上下流通，故风寒客之而眼寒也。石膏（煅）、川芎各二两，甘草（炙）半两，为末。每服一钱，葱白茶汤调下，日二服。头风涕泪，疼痛不已，方同上。

滑石石之六

滑石，石中之得冲气者也，故能荡涤六腑而无克伐之敝[①]。主治暑气烦渴、胃中积滞、便浊涩痛、女人乳汁不下、小儿疹毒发渴诸症，取其滑以利窍通滞，甘以和胃气，寒以散积热。盖甘寒滑利以合其用，又以其沉重，能泄上气令下行，故上利毛腠，下通膀胱，不与诸淡渗药等。其偏主石淋者，以其质类相感。凡用或水调，或入汤液，大都制末临加，乃用质之药也。胎前忌之。



和甘草为益元散，又名天水散、六一散、太白散。实热，新汲水下；解利，葱豉汤下；通乳，猪肉面汤下；催生，香油浆水下。凡难产或死胎不下，皆由风热燥涩，结滞收敛，不能舒缓故也，此药力至则结滞顿开而瘥矣。如用以治痢，照雷公炮制用牡丹皮同煮过。加丹砂水飞，每两一钱，名辰砂六一散，治心经伏暑下痢纯血，烦燥口渴，神昏不爽。

滑石之根为不灰木，滑石中有光明黄子为石脑芝。

赤石脂石之七

赤石脂，涩可去脱。凡泄利肠澼，久则下焦虚脱，无以闭藏，其他固涩之药，性多轻浮，不能达下，惟石脂体重而涩，直入下焦阴分，故为久利泄澼之要药。然其气味辛温，自非的

---

① 敝：同“弊”。《礼记·礼运》“刑肃而俗敝”陆德明释文：“本亦作弊。”

受寒邪下利白积者，不宜用。凡滞下，本属湿热积滞，法当祛暑除积，止涩之剂岂宜混用？若女子崩中漏下之证，法宜补阴清热，而今人亦用此为收涩，谬矣。

张仲景用桃花汤治下痢便脓血，取赤石脂之重涩，入下焦血分而固脱；干姜之辛，温暖下焦气分而补虚；粳米之甘温，佐石脂、干姜而润肠胃也。其石脂一半入煎，一半制末，临调服。

石脂有五色，今用惟赤、白二者，功用略同。以理腻、粘舌、缀唇者为上。

炉甘石石之八

炉甘石，受金银之气结成。气味甘温，专治目中一切诸病，疡家亦以之为止血、消肿、生肌之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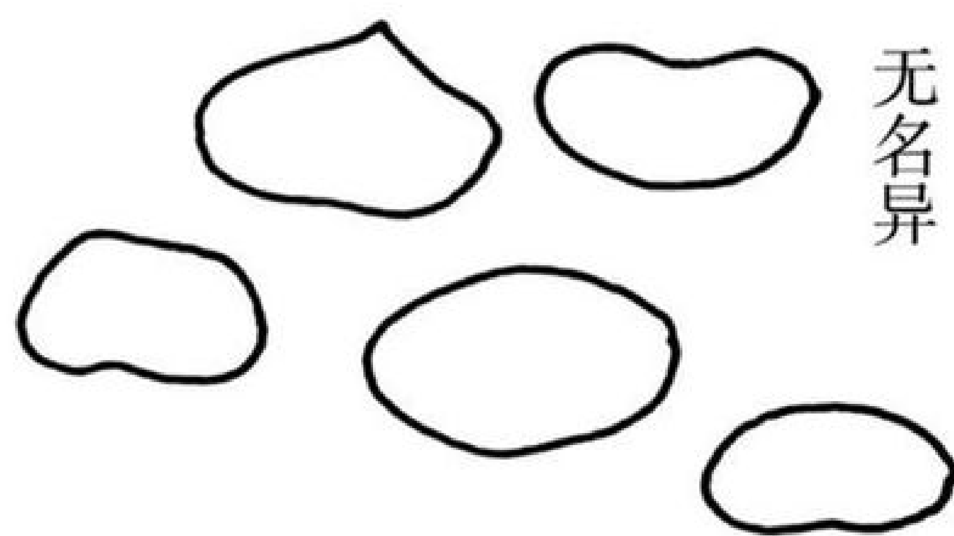
炉甘石盖炉灰所钟而味甘，所在坑冶处皆有之。其块大小不一，状似羊脑，松如石脂，亦粘舌，乃金银之苗也。产于金坑者色微黄为上。产于银坑者色白，或带青，或带绿，或粉红。赤铜得之即变黄。今之黄铜，皆此物点化。

一切目病，用炉甘石（煅淬）、海螵蛸、硼砂各一两，为极细末，点用。入朱砂五钱则性不黏。又方，炉甘石、青矾、朴硝等分，为末，每用一字，沸汤化开，温洗，日三次，以治诸般翳膜。又方，炉甘石（火煅、童便淬七遍）、代赭石（火煅、醋淬七遍）、黄丹（水飞）各四两，共末，白沙蜜半斤，以铜铛炼去白沫，更添清水五六碗，熬沸下药，文武火熬至一碗，滴水不散，以夹纸滤入瓷器收之，以点目暗昏花。又方，白炉甘石四两，童便煅淬七次，地上出毒三日，细研，每日椒汤洗目后，临卧点三四次，次早以茶汤洗去，以治烂弦风眼。

漏疮不合，童便制甘石、牡蛎粉，外塞之，内服滋补药。

下疳阴疮，甘石（火煅、醋淬五次）一两，孩儿茶三钱，为末，麻油调敷，立愈。

无名异石之九



无名异立愈金疮折伤内损及止痛生肌，醋摩亦可傅臁毒，总取其活血凉血之功。

石钟乳石之十



石钟乳为慓悍之剂。凡药气之偏者，可用于暂而不可久，况石药又偏之甚者也。凡人阳明气衰或真病命门火衰者，用钟乳石合诸药以救其衰，疾平则止。但世人病阴虚有热者十之九，阳虚内寒者百之一。自唐时太平日久，膏粱之家惑于方士之说，以石药谬充服食，习以成俗，迨宋至今，流祸无已。

钟乳石即鹅管石，须鲜明、薄而有光、润似鹅羽筒子为上，有长五六寸者。制宜用沉香、零陵香、藿香、甘松、白茅水煮过，再将汁用煮乳石一伏时，漉出。再以甘草、紫背天葵同煮，漉出拭干，缓火焙，杵粉，筛过，研三日夜，水飞澄过，绢笼晒干，再研无[1]万遍，方以瓷盒收用。

---

① 无：《本草纲目》卷九石钟乳条作“二”。

服钟乳当终身忌术，术能动钟乳也。盖有药势不能蒸，须要其动而激发者，正如火少必借风气鼓之而后发，火盛则鼓之反为害，此自然之理。凡服诸药，皆宜仿此。

柳宗元与崔连州书云：草木之生也依于土，有居山之阴阳，或近水，或附石，其性移焉。况石钟乳直产于石，石之精粗疏密，寻尺特异。而穴之上下，土之厚薄，石之高下，不可知，则其依而产者，固不一性。然由其精密而出者，则油然而清，泊①然而辉。其窍滑以夷，其肌廉以微。食之使人荣华温柔，其气宣流，生胃通肠，寿考康宁。其粗疏而下者，则奔突结涩，乍大乍小，色如枯骨，或类死灰，奄顿②不发，丛齿积类③，重浊顽璞。食之使人偃塞壅郁，泄火生风，戟喉痒肺，幽关不聪，心烦善怒，肝举气刚，不能平和。故君子慎取其色之美，而不必惟土之信，以求其至精，凡为此也。

石垩石之十一

石垩不入汤饮，古方惟用以为金疮之药。得之古墓中者，名地龙骨，火毒已出，燥烈大减，故主顽疮、瘘疮脓水淋漓，及敛诸疮口尤胜。得之艌④船油灰，名水龙骨，得油性之润，复得水气之阴，故尤主金疮扑跌伤损及诸疮瘘血风臁疮也。

石垩即石灰，有风化、水化二种。风化者有力，水化者差劣。

---

① 泊：《柳宗元集·与崔饶州论石钟乳书》作“炯”。
② 顿：《柳宗元集·与崔饶州论石钟乳书》作“顡”。
③ 类：《柳宗元集·与崔饶州论石钟乳书》作“纇”。
④ 艌（niàn 念）：用桐油和石灰修补船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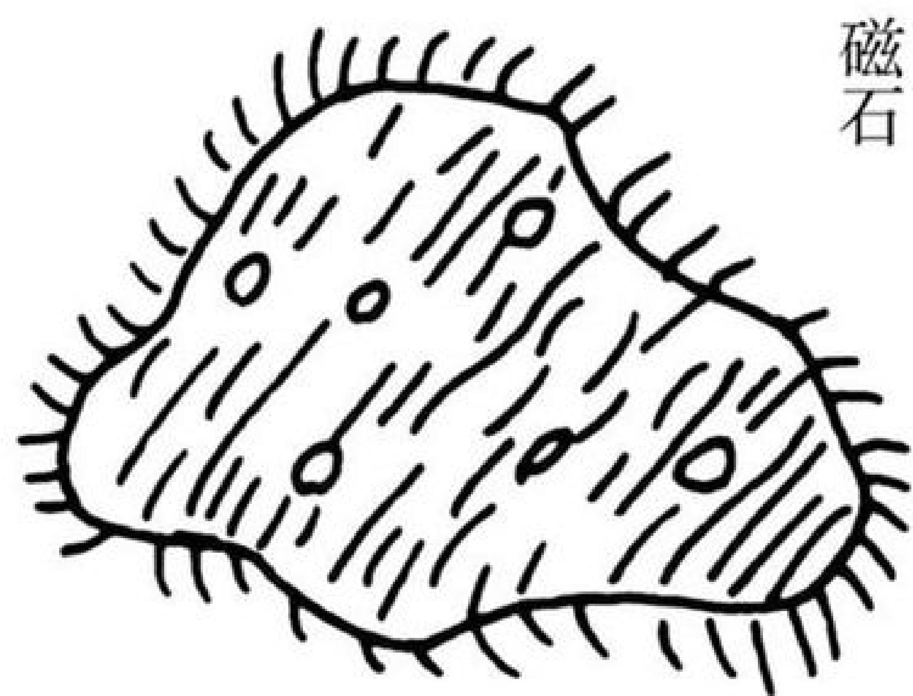
阳起石石之十二



阳起石乃右肾命门气分之药，下焦虚寒者用之。然亦非久服之物，阴虚火旺者禁用。

齐州有阳起山，其山常有暖气，虽严冬大雪，此山无少积。山惟一穴，岁月积久，其穴益深，鑱凿他石，得之甚难。以白色明莹若狼牙者为上，挟他石作块者不堪用。火煅酒淬七次，研细，水飞，晒干用。亦有用烧酒浸过，同樟脑入罐升炼取粉用者。

磁石①石之十三



磁石法水，色黑而入肾，故治肾家诸病而通耳明目也。盖诸药石有毒不宜久服，独磁石性禀冲和，无猛悍之气，更有补肾益精之功。大都渍酒，优于丸散，石性体重故尔。

磁石生于山之有铁处，其能熁铁者，如慈母之招子。若不能熁铁，谓之玄石，不得误用。其石中有孔，孔中有黄赤色，其上有细毛者，功用更胜。

磁磨铁锋，则能指南，南方丙位，庚辛受其制也。

古方磁朱丸，治眼昏内障，神光宽大渐散，昏如雾露中行，

---

① 磁石：原作“慈石”，底本“慈石”与“磁石”互见，今以“磁石”律之。

渐睹空花，物成二体，久则光不收及内障。用真磁石（火煅醋淬七次）二两，朱砂一两，神曲（生用）三两，为末。更以神曲末一两煮糊，加蜜丸梧子大。每服二十丸，空心饭汤下。盖磁石入肾，镇养真精，使神水不外移；朱砂入心，镇养心血，使邪火不上侵；而佐以神曲，消化滞气，生熟并用，温养脾胃发生之气，乃道家黄婆媒合婴姹之理。制方者直窥造化之奥。服后俯视不见，仰视微见星月，此其效矣。亦治心火乘金水衰反制之病。久病累发者服之，永不更作。

阳事不起，只用磁石五斤（研），清酒渍二七日。每服二合，日三夜一。

代赭石石之十四

代赭石，其镇重之性，以压虚逆，故仲景治伤寒汗吐下后，心下痞鞕，噫气不深者，旋覆代赭汤主之。又能入肝治惊，故小儿慢惊剂中用之。

禹余粮石之十五



余粮体重性涩，专入手足阳明血分，主下焦前后诸病。《抱朴子》云：服禹余粮丸，令人益气，负担远行，身轻不竭。

生于地泽者为禹余粮，生于山谷者为太一余粮。其中水黄浊者为石中黄水，其凝结如粉者为余粮，凝干如石者为石中黄。

空青石之十六，附曾青、石青、石绿

空青法水，故色青而主肝，为治目翳障最要之药。盖东方甲乙，主生肝胆，其气之清者为肝血，其精英为胆汁。开窍于目，五脏之英皆注之。胆汁充则目明，汁减则目昏。铜亦清阳之气所生，其气之清者为绿，犹肝血也。其精英为空青之浆，犹胆汁也。其为治目神药，亦以类相感应耳。



空青不但出铜坑，即金坑亦有之，或大如拳卵，小如豆粒，或成片块，或若杨梅。虽有精粗之异，皆以有浆为上，不空无浆者下也。此上珍之药，一时难搆①。方家以药涂铜物生青刮下伪作空青者，终是铜青，非真空青也。

曾青治目，义同空青。出铜处年古即生，乃石绿之得道者。

石绿即绿青，乃铜之祖气也。铜得紫阳之气而生绿，绿久则成石，谓之石绿。而铜生于中，与空青、曾青同一根源。

石青即扁青，绘家用之。其色青翠不渝，腹中亦时有空者。今货石青者，有天青、大青、西夷回回青、佛头青，种种不同，而回青尤贵。

---

① 搆：同“购”。唐·李白《金银泥画西方净土变相赞》：“誓舍珍物，搆求名工，图金创端，绘银设像。”

胆矾石之十七

胆矾气寒味酸而辛，入少阳胆经，其性收敛上行。能涌风热痰涎，发散风木相火，又能杀虫，故治咽喉口齿疮毒，俱有奇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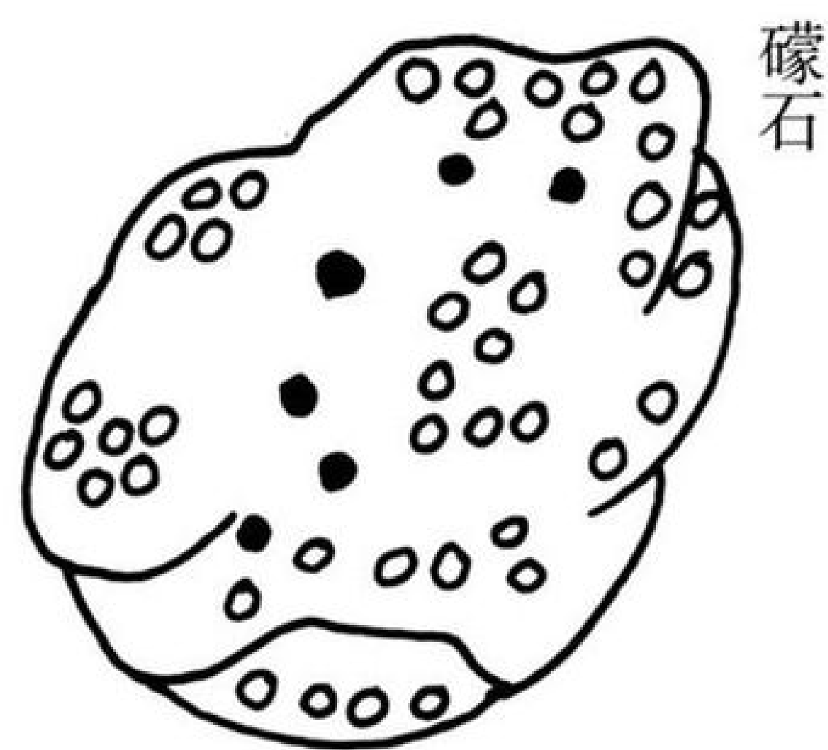
胆矾即名石胆，出山穴中。鸭嘴色者为上，其经煎炼者多伪，但以火烧之成汁者必伪也，涂于铁及铜上烧之红者真也。又以铜器盛水，投少许入中及不青碧，数日不异者，真也。

凡患喉痹极速，垂死，用真鸭嘴胆矾末醋调灌之，大吐胶痰即瘥。

齿痛及落，用石胆研细，以人乳和膏擦之，日三四次，止痛复生齿。百日后复故乃止，每日以新汲水漱净。

痔疮热肿，石胆煅研，蜜水调敷，可以消脱。

礞石石之十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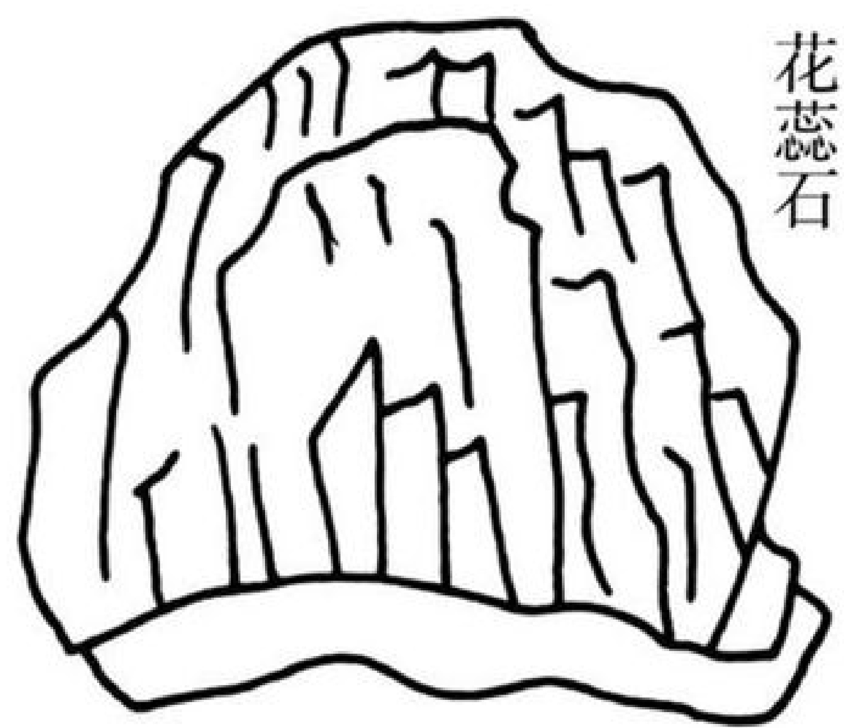


礞石禀石中刚猛之性，体重坠下，辛咸主散结软坚，故入滚痰丸，治一切积聚痰结及小儿惊痰喘急，为世医必用之要药。不知痰有二因，因于脾胃不能运化，积滞生痰，或多食酒面湿热之物，以致胶固稠黏咯唾难出者。用之豁痰利窍，除热泄结，应如桴鼓。若因于阴虚火炎，煎熬津液，凝结为痰，或发热声哑，痰血相杂，及小儿久病脾虚，如误投之，益增其败。

此有青、白二种，以青者佳。坚细而青黑，打开中有白星

点，煅后则星黄如麸金。其无星点者不入药。制法：用大坩[1]锅一个，以礞石四两打碎，入硝石四两拌匀。炭火十五斤簇定，煅至硝尽，其石色如金为度，取出研末，水飞去硝毒，晒干用。

花蕊石石之十九



花蕊石，其功专于止血，能使血化为水。妇人血晕，恶露上薄也。消化恶血，其晕自止。盖其味涩而酸，酸能收敛。而又能下死胎、落胞衣者，乃恶血既化，则胎与胞自无阻滞之患也。东垣所谓胞衣不下，涩剂可以下之。故赤石脂亦能下胞胎，与此同义，况花蕊石又有化瘀之功力乎。

色如硫黄，中间有淡白点，形之大小方圆无定，火煅研飞，晒干用。

葛可久《十药神书》花蕊石散，治五内崩损，喷血出升斗者。以花蕊石煅存性，研粉，用童便一钟，男人酒一半，女人醋一半，令温，食后调服三钱，甚者五钱。能使瘀血化为黄水，后以独参汤补之。按此石性温味辛，又加火煅，若虚劳吐血，多系火炎迫血上行者，大不宜也。惟膈上原有瘀血停凝者，乃可暂用，亦须多服童便。而独参汤亦肺热咳嗽所忌，尤不宜于虚劳内热火炎之症，戒之戒之！又方，用蕊石、青黛、人中白等分，研服，此又胜于童便也。

《和剂局方》花蕊石散，治金刃箭镞所伤及打扑伤损、狗咬至死者，急用掺伤处，其血自化。再掺，便不疼痛。如内损，

① 坩：原作“拑”，据《本草纲目》卷十礞石条改。

血入脏腑，热童便入酒少许，热调一钱服，立效。妇人产后败血不尽，血晕，恶血奔心，胎死腹中，胞衣不下至死，但心头温暖者，急以童便调服一钱，取下恶物。若膈上有血化为黄水，即时吐出，或随小便出。方用硫黄四两，花蕊石一两，并为粗末，拌匀，胶泥固济，日干，入瓦罐泥封烘干。用炭一秤簇匝，煅至炭消，冷定，取出为细末，磁瓶收用。

麦饭石石之二十

麦饭石专主痈疽发背，外科之用，不及他症。

麦饭石膏，先以石碎如棋子，炭火烧赤，投米醋中浸之良久，又烧又浸。如此十次，研极细如飞尘。鹿角一具（连脑骨者），二三寸截之，炭火烧令烟尽即止。白敛（生，研末）与石末等分，鹿角灰倍之。用陈米醋入银石器内，煎令鱼目沸，即下前药，不住手搅，煮一二时，稀稠得所，倾出待冷。以鹅翎拂膏于肿上四围赤处，留孔泄气。未脓即内消，已作即撮小，已溃即排脓。若病久肌肉烂落，见出筋骨者，即涂细布上贴之，干即易，逐日疮口收敛。但中隔不穴者，即无不瘥。已溃者，用时先以猪蹄汤洗去秽物，挹干，然后上药。此药煅久无效，临用方煅之一二两，可治一[1]痈疽矣。

此石凡山溪中俱有之，大小不等，或如拳，如鹅卵，如盏，如饼，大略状如握聚一团麦饭，有粒点如立[2]如米，其色黄白，但于溪间麻石中寻有此状即是。

上石类二十种。

---

① 一：据文义，此下疑脱“切”字。
② 立：《本草纲目》卷十麦饭石条作“豆”。

食盐卤石之一

食盐以水为根源，水周流天地之间，润下之性无所不在。其味作咸，凝结为盐，在人则血脉应之。盐之气味咸腥，人之血亦咸腥。咸走血，血病无多食咸，多食则脉凝泣而变色。煎盐者用皂角收之，故盐之味微辛。辛走肺，咸走肾。故喘嗽水肿消渴者，盐为大忌，或引痰吐，或涩血脉，或助水邪。所以病水肿者，俗医但知戒勿食盐，不知其义。然主肠胃结热、喘逆、胸中病及伤寒寒热者，皆热邪在阳明也。经云热淫于内，治以咸寒是已。咸归肾，故入补肾药引入本脏。心欲软，急食咸以软之，以咸补之。盖心虚则邪热客之而卒痛，咸寒入心除热，故主心腹卒痛。咸味涌泄，所以能吐胸中痰癖及鬼蛊邪疰毒气，悉皆吐出也。凡湿热在下焦，则为䘌疮，留着经络，令肌骨软。咸寒除湿热，故亦主之。或谓咸既软坚，何以复坚肌骨？不知肌骨软缓，皆湿热所致。经云热则骨消筋软，又云体重胕肿肉如泥，皆属于湿。如夏月湿热大盛，则肉食易于溃散，得盐性之咸寒，乃能坚久不腐。义理活泼，自在临症善于通变耳。

凡霍乱心腹绞痛者，用炒盐三钱，炒砂仁五钱，为末，泡汤，井水澄冷灌之。又方，治霍乱上不得吐，下不得泻，气绝欲死者，以盐炒黄一大匙，童便一升，合和温服，少顷即吐。又方，治霍乱腹痛，以炒盐一包，熨其心腹令气透，又以一包熨其背。

卒中尸遁，服盐汤取吐效。

心腹胀坚，痛闷欲死者，盐汤吐之，不吐更服。

酒肉过多，胀满不快者，盐花擦牙，温水漱下二三次，即

如汤沃雪也。

病后胁胀，熬盐熨之。

漏精白浊，白盐一两，筑紧固济，煅一日，出火毒。白茯苓、山药各一两，为末，枣肉和，蜜丸梧子大，每枣汤下三十丸。盖甘以济咸，脾肾两得也。

病笑不休，用沧盐煅赤，研入河水煎沸，啜之，探吐热痰数升，即愈。经云：神有余笑不休。神，心火也。火得风则焰，笑之象也。

青盐卤石之二

青盐禀水中至阴之气凝结而成，不经煎炼而生于涯埃坂墳之阴，味咸带甘，较之食盐入药为胜。性能入血除热，故主目痛明目。心虚而邪热客之则心腹痛，火迫血妄行，溢出于上，故或吐血及齿舌出血。小肠热则溺血，咸寒润下，俾火气不上炎，则有坎离交之象，而小肠为心之表，心火降则小肠热亦除。其能固齿者，又取其黑能通肾而坚骨也。

青盐为西番所食，故号戎盐，亦名胡盐、羌盐。

凝水石卤石之三

凝水石禀积阴之气，其味辛咸，入肾走血，除热之功同于诸盐。经云小热之气，凉以和之，大热之气，寒以取之。凝石大寒微咸，故主身热邪气，皮中如火烧，烦满，及时气热感、五脏伏热、胃中热也。

此即盐精石，生于积盐之下，年久凝成者。其太阴玄精，亦云是咸卤津液流渗入土，年久结成石状，大约亦盐精之类，故不另载。

朴硝卤石之四，合芒硝、玄明粉



朴硝未经澄炼，其质重浊，其味酷涩，所以力紧急而不和，治食脍不消，以次荡逐之。若炼为芒硝，其质清明，其性和缓，故入仲景大陷胸、大承气、调胃承气诸汤，用之以软坚去实热也。朴硝止可施于卤莽之汤及傅涂之药，若汤散服饵，必须芒硝。或云芒硝利小便而堕胎，妊妇似宜禁用，不知伤寒妊妇，的遇可下者，用此兼大黄引之，直入大腹润燥软坚泻热，而母子俱安。经云"有故无殒，亦无殒也"，此之谓欤？若以在下言之，则便溺俱阴；以前后言之，则前气后血；以肾言之，总主大小便难。溺涩秘结，俱为水少火盛，热淫于内，治以咸寒，佐之以苦，故芒消、大黄相须为使。总因邪热深固，闭结难通，非猛励①之剂，不能磨散推荡。假令大肠燥结，由于血耗津枯，大热骨蒸，由于阴虚精乏，诸如头痛目昏、口渴耳聋、咽痛吐血、衄血咳嗽、痰壅虚极类实等证，总由火炎为患者，概勿误施，恐伐真阴之气。

玄明粉虽属沉阴，而火煅微温，则有阴中之阳。其治病功用，原与芒硝无异。

硝生于斥卤之地，刮扫煎汁，经宿结成，状如末盐，故名盐硝。以熟生牛马皮，又曰皮硝。再以水煎萝卜收澄去滓，倾盆内，经宿结成白硝，俗呼为盆硝。其面生细芒，故曰芒硝。

---

① 猛励：疑当作"猛厉"。猛厉，峻烈。《荀子·王制》："凡听：威严猛厉而不好假道人，则下畏恐而不亲，周闭而不竭。"杨倞注："厉，刚烈也。"

生牙如圭角，又云马牙硝。若又再三煎炼[①]卜收去咸味，即名甜硝。若置之风日中吹去水气，轻白如粉，即名风化硝。其性甘缓轻浮，故能治上焦心肺发热，而不泄利。

制玄明粉法：即以炼过芒硝，每斤同甘草一两，煎去滓，再露一夜取出，以大沙罐筑实盛之，盐泥固济厚半寸，不盖口。外以炭火从文至武煅之，待沸定，以瓦盖口再煅，俟冷倾出，隔纸安地上，盆覆三日，研末。每斤再入生甘草（末）、炙甘草（末）各一两，和匀，瓶收用。自朴硝而芒硝，自芒硝而玄明粉，总之一物煅炼多遍，佐以甘草，无非去其咸寒之毒。

硝石 卤石之五

硝以消物为性。五金八石，其坚莫比，惟硝能消之，况施于血肉脏腑形质之柔软者耶？《别录》列于朴硝之下，盖甚误也。朴硝属水，味咸而气寒，其性下走阴中之阴也，故主荡涤肠胃积滞，折三焦邪火。硝石属火，味辛带苦微咸而气大温，其性上升，水中之火也，故能破积散坚，治诸热病，升散三焦火郁，调和脏腑虚寒。与硫黄同用，则配合二气，均调阴阳，有升降水火之功，治冷热缓急之病。煅制礞石，则除积滞痰饮。盖硫黄之性暖而利，其性下行；硝石之性暖而散，其性上行。礞石之性寒而下，硝石之性暖而上。一升一降，一阴一阳，此制方之旨也。今兵家造烽火、铳机等物，用硝石宜入云汉，其性升可知矣。凡辛物未有大寒者，况此物得火则焰生，与樟脑、火酒之性同，安有性寒之理哉？

此即焰硝也，诸卤地皆产之。秋冬间遍地生白，扫取煎炼

① 炼：此下疑脱“萝”字。

而成。货者苟且，多不洁净，须再以水煎化，倾盆中，一夜结成。澄在下者状如朴硝，又名生硝，谓炼过生出之硝也。结在上者或有锋芒，如芒硝，或有圭角，如马牙硝。故硝石亦有芒硝、牙硝之称，与朴硝之芒、牙同称，而水火之性异也。古方代用既非，而今人乃混为一种，皆粗心不读书之过也。

硇砂 卤石之六

硇砂大热有毒，反胃噎膈、积块内瘕之病，世医多用之。然其性能消金石、腐肠胃，不宜轻服。惟去恶肉及恶疮息肉、目翳胬肉，是其所长。亦须与牛黄、龙脑、铅华、象牙末等同用。

硇砂，硝石之类，乃卤液所结。出于青海，与月华相射而生，附盐成质。虏人采取淋炼而成，状似盐块，以白净者为良。须再水飞去尘秽，入瓷器重汤煮干，以杀其毒。中其毒者，生绿豆研汁饮一二升解之。

蓬砂 卤石之七

蓬砂色白体轻，能解上焦胸膈肺分之痰热。其性亦能柔五金，去垢腻。故噎膈积聚、骨哽结核、恶肉阴癀用之者，取其柔物也。治痰热障翳眼目用之者，取其去垢也。然以克削为用，消散为能，宜攻有余，难施不足。此暂用之药，非久服之剂。

蓬砂生西南番，西者白色，南者黄色。皆采取煎淋而结如硝石、硇砂之类。

破棺丹，用蓬砂、白梅等分，捣丸芡子大，每噙化一丸，以治咽喉肿痛。

硫黄 卤石之八

硫黄禀纯阳之精，赋大热之性，能补命门真火不起。且其

性虽热，而疏利大肠，又与燥涩者不同，亦救危之胜药也。但炼制久服，则有偏胜之害。人身之中，阳常有余，阴常不足。苟非真病虚寒，胡可服此大热毒药？且即果系虚寒，法当补气以回阳，亦何用此酷烈之品妄冀速效哉？

凡产硫处，必有温泉做硫黄气。

矾石卤石之九

矾石味酸气寒而无毒，其性燥急收涩，解毒除热坠浊。故主吐利风热之痰涎，取其酸苦涌泄也。又主寒热泄痢及妇人白沃，取其酸涩而收也。除固热在骨髓、坚齿者，髓为热所劫则空，故骨痿而齿浮，矾性入骨除热，故亦主之。然又云久服则伤骨坏齿，以其性燥急而能劫水，只可暂用，资其引导以除骨热，若独用、久用，反有损也。若痰嗽咽痛之由于阴虚火炎，涌泄不宜用。痢初起之湿热方炽，固涩不宜用。即妇人白沃多由虚脱，或用收涩以固其标，终非探本之治。

矾石初生皆石也，采得烧碎煎炼乃成矾。

中风痰厥，四肢不收，气闭膈塞者，白矾一两，牙皂五钱，为末。每温水调下一钱，吐痰为度。

烂弦风眼，白矾（煅）一两，铜青三钱，研末，汤泡澄清，点洗。

牛皮癣疮，以石榴皮蘸明矾末抹之，切勿用醋，即虫沉下。

绿矾卤石之十，合矾红

绿矾酸涌涩收，燥湿解毒化涎之功与白矾同而力差缓。乃又善消积滞，凡腹中坚肉积，诸药不能化者，以矾红同健脾消食药为丸，投之辄消。

绿矾亦煎石炼成，其形似朴硝而绿色。取置铁板上，聚炭烧之，矾沸流出色赤如金汁者，真也。沸定时汁尽则色如黄丹，是为矾红。货者亦杂沙土为块，漆匠家多用之。

上卤石类十种。

水部旧本分天、地二类。

流水地水之一，合劳水

流水者，大而江河，小而溪涧，皆流水也。其外动而性静，其质柔而气刚，与湖泽陂塘之止水不同。而江河水与溪涧之水，清浊复异。观浊水、流水之鱼，与清水、止水之鱼性色迥别。淬剑、染帛，色各不同；煮粥、烹茶，味亦有异。则其入药，岂可无辨？

江水流泉远涉，顺势归海，不逆上流，用以治头，必归于下。故治五劳七伤羸弱之病，煎药宜以陈芦、劳水，取其水不强，火不盛也。无江水，则以千里东流水代之，皆堪荡涤邪秽。

劳水即扬泛水，又谓甘澜水。其法，以水置大盆中，用杓高扬之千万遍，有沸珠相逐，乃取煎药。盖水性本咸而体重，劳之则甘而轻，取其不助肾气而益脾胃也。凡烹伤寒阴证等药用之者，取其甘温而性柔也。顺流水，性顺而下流，故治下焦腰膝之证及通利二便之药用之。急流水，湍上峻急之水，其性急速下达，故通二便风痹之药用之。逆流水，洄澜之水，其性逆而涌上，故发吐痰饮之药用之也。大抵东流水，取其性顺疾速，通膈下关。倒流水，取其回旋流止，止而不下。

昔有患小便闭者，众工不能治，令取长川急流水煎前药，一饮立溲。则水可不择乎？

按《内经》经脉十二外合于十二经水，而内属于五脏六腑。足太阳外合于清水，内属于膀胱，而通水道。足少阳外合于渭水，内属于胆。足阳明外合于海水，内属于胃。足太阴外合于湖水，内属于脾。足少阴外合于汝水，内属于肾。足厥阴外合于渑水，内属于肝。手太阳外合于淮水，内属小肠，而水道出焉。手少阳外合于漯水，内属于三焦。手阳明外合于江水，内属于大肠。手太阴外合于河水，内属于肺。手少阴外合于济水，内属于心。手心主外合于漳水，内属于心包。凡此五脏六腑十二经水者，外有源泉而内有所禀。故天为阳，地为阴，腰以上为天，腰以下为地。故海以北者为阴，湖以北者为阴中之阴。漳以南者为阳，河以北至漳为阳中之阴。漯以南至江者，为阳中之太阳。此一隅之阴阳也。所以人与天地相参。

阿井通济水之源，故阿胶能清血分，血属心故也。

井泉水地水之二

井泉水新汲，疗病利水。平旦第一汲为井华水，其功尤胜，又与诸水不同。凡井水，有远从地脉来者为上，有从近处江湖渗来者次之。其城市近沟渠污水杂入者成碱，用须煎滚，停一时，候碱澄乃用之，否则气味俱恶，不堪入药。凡用煎补阴剂及炼丹煮茗，用井华水，性味同于雪水，盖取天一真气浮于水面故耳。夫人产于地，资禀与山川之气相为流通，而美恶寿夭亦相关涉。金石草木，尚随水土之性，而况万物之灵者乎？

疔毒疽疮发于面部，或手指及诸处有疮起，发痒，身热恶寒或麻木，此极毒之症，急用针刺破，挤去恶血，候血尽，口噙凉水吮之，水温再换。吮至痛痒皆住，即愈。

上地水二种，天水无载。

火部

阳火阴火火之一

阳火阴火，凡十有二。盖天之火四，地之火五，人之火三也。天之火四者，阳火二：太阳真火也，星精飞火也；阴火二：龙火也，雷火也。地之火五者，阳火三：钻木之火也，击石之火也，戛金之火也；阴火二：石油之火也，水中之火也。人之火三者，阳火一：丙丁君火也，即心与小肠；阴火二：命门相火也，起于北海坎宫，游行三焦，寄位肝胆；三昧之火也，指纯阳乾火。合而言之，阳火六，阴火亦六，共十二焉。诸阳火遇草而焫，得木而燔，可以湿伏，可以水灭。诸阴火不焚草木而流金石，得湿愈焰，遇水益炽，以水折之则光焰诣天，物穷方止。以火逐之，以灰扑之，则灼性自消，光焰自灭。故反之人身，治阳火者利用降，治阴火者利用升。均之内虚火动也，李东垣主助阳，朱丹溪主助阴，各有攸当。凡人脾胃气虚，元气不足而心火独盛，心不主令，相火代之。相火者，下焦包络之火，元气之贼也。脾胃气虚则下陷，阴火得以乘其土位，故气高而喘，身热而烦，其脉洪大，而头痛或渴不止，故以柴胡、升麻佐参、芪、归、术。非特从阴位升出阳气，行春生之令，乃是顺其性而扬之，盖治阴火法也。若瘵之所损者，精也。离中之一阴，即坎也。坎中之一阳，即离也。阳无体，以阴为体，阴亏则阳无所附，而不得不恣其炎上之性，以为呕血、咳嗽、骨蒸之症矣。非质重味厚、阴中之阴者，安能固其阳根而敛之，使返于宅乎？故曰精不足者，补之以味，地黄丸是也；形不足者，温之以气，补中益气汤是也。

桑柴火火之二

桑木能利关节、养津液，火能拔引毒气而驱逐风寒，此从

治之理也。一切仙药不得桑煎不服，桑乃箕星之精，能助药力，除风寒痹诸痛，久服终身不患风疾。

上火部二种。

土部

东壁土土之一

东壁土，取其得太阳之真火也。盖日之初出，少火之气壮，当午则壮火之气衰，故不用南壁而用东壁。

凡脾胃湿多，吐泻霍乱者，以东壁土，新汲水搅化，澄清服之，即止。盖脾主土，喜燥恶湿，故取太阳所照之土，引真火生发之气，补土而胜湿，则吐泻自止。

蚯蚓泥土之二

蚯蚓泥，又名六一泥，取其甘寒散火而消毒也。

赤白久热痢，取一升炒烟尽，沃汁半升，滤净，饮之立瘳。

吐血不止者，以石榴根下地龙泥，研末，新汲水服三钱。

小便不通，以地龙泥、朴硝等分，水和傅脐上。

小儿卵肿，地龙泥，以薄荷汁和涂之。

一切丹毒，水和蚯蚓泥傅。

井底泥土之三

井底泥主疗妊娠热病，取傅心下及丹田，可护胎气。亦可涂汤火伤。

孩儿茶土之四

孩儿茶主治清上膈热，化痰生津，涂金疮及一切诸疮。生

肌定痛，止血收湿。

孩儿茶本名乌爹泥，出南番爪哇、暹罗诸国。今云南、老挝暮云场地方造之。云是细茶末入竹筒中，坚塞两头，埋污泥沟，日久取出，捣汁熬制而成。其块小而润泽为上，块大而焦枯者次之。

伏龙肝土之五

伏龙肝立[1]治妇人崩中、吐血鼻红、肠风带下、尿血、咳逆、心痛狂颠、反胃中恶诸症。

伏龙肝，取经十年灶下，掘深一尺，有色如紫瓷者是。或云砌灶时，纳猪肝一具于土，候其日久与土为一，乃用之。

反胃吐食，以灶中土年久者，为末，米饮服三钱，经验。

吐血衄血，以伏龙肝半升，新汲水一升淘汁，和蜜服。

墨土之六

墨属金而有火，入药能健性，又能止血。

墨用松烟者佳，发明松脂下[2]。

吐血不止，金墨磨汁，同莱菔汁饮，或生地汁。

产后血晕，心闷气绝者，以丈夫小便研浓墨一升服。

百草霜土之七，合釜底墨、梁上尘

百草霜、釜底墨、梁上倒挂尘，烟气结成。但其体质有轻虚结实之异，重者归中下二焦，轻者入心肺之分。古方治阳毒

① 立：据文义似当作“主”。

② 发明松脂下：对墨的阐释在“松脂”条下，见本书卷五松脂附“松烟墨”。

发狂黑奴丸，三者并用，而内有麻黄、大黄，亦系攻解三焦结热，兼取火化从治之义。其消积滞亦取其从化，故疸膈疟痢诸病多用之。其治失血、胎产诸病，虽是血见黑则止，亦不离从化之理。

上土部七种。

总略

论例

论本草为历代医学之本出陶弘景

焉文云：史称炎皇尝草，为万世开物之祖，则医学以本草尚矣。医者谈理说证，娓娓动听，究于病者何益？唯此区区寸草片木，入嗌以判安危，人奈何反视为粗近之学而率尔以应乎？夫以神圣之资，一日而遇毒七十，奚况古人尝药治病，今人以病尝药，投之稍差，即同鸩毒。病有万殊，药有千变，因病投药，原无定衡。世罕通材，或偏寒凉，或偏温热，每成一时风尚。盖用寒用热，期于中病，偏寒偏热，同一杀人，执此非彼，因噎废食，可为当今之大惑。

药之所主，止说病之一名。假令中风，乃有数十种，伤寒证候亦有二十余条，更复就中求其数例，配证合药。病之变状，不可一概言之，所以医方千卷，犹未尽其理。春秋已前及和缓之书蔑闻，而道经略载扁鹊数法，其用药犹是本草家意。至汉淳于意及华佗等方，今时有存者，亦皆条理药性。惟张仲景一书，最为众方之祖，又悉依本草，但其善诊脉，明气候，以意消息之尔。至于刳肠剖臆、刮骨续筋之法，乃别术所得，非神农家事。自晋代以来，有张苗、宫泰、刘德、史脱、靳邵、赵泉、李子豫等一代良医，其贵胜阮德如、张茂先辈[1]，逸民皇

---

[1] 辈：敦煌卷子《本草经集注》作“裴”，连下“逸民”为读当是。裴逸民即裴頠，东晋哲学家，兼通医药。

甫士安及江左葛洪、蔡谟、殷仲堪诸名人等，并研精药术。宋有羊欣、元徽、胡洽、秦承祖，齐有尚书[1]褚澄、徐文伯、嗣伯[2]群从兄弟，疗病亦十愈八九，各有所撰用方。观其指趣，莫非本草者。或时用别药，亦循其性度，非相逾越。《范汪方》百余卷及葛洪《肘后》，其中有细碎单行经用者，或田舍试验之法，或殊域异识之传。如藕皮散血，起自庖人；牵牛逐水，近出野老；面店酸虀，乃是下蛇之药；路边地菘，而为金疮所秘。此盖天地间物，莫不为天地间用，触遇则会，非其主对矣。颜光禄[3]亦云：道经仙方、服食断谷、延年却老，乃至飞丹炼石之奇，云腾羽化之术，莫不以药道为先，用药之理一同本草，但制御之途小异世法。今庸医处疗，皆耻看本草，或倚约旧方，或闻人传说，便揽笔疏之，以此表奇。其畏恶相反，故自寡昧，而药类远[4]僻，分两参差，不以为疑。偶尔值瘥，则自信方验；旬月未瘳，了不反求诸己。虚构声称，自贻伊谴矣。其五经四部、军国礼服，少有乖越，止于事迹非宜耳。至于汤药，一物有缪，便性命及之，千乘之君，百金之长，可不深思戒惧耶！

论药性气味生成原本[5]出缪希雍

焉文云：人物均受气于五行，人有五脏，物之气与味亦各

---

① 书：原脱，据《证类本草》卷一及《本草纲目》卷一补。

② 伯：原脱，据《证类本草》卷一补。徐嗣伯，字叔绍，为徐叔响之子，徐文伯之弟。精医道，擅辨证。

③ 颜光禄：即颜延之，字延年，南朝宋文学家。宋孝武帝时，为金紫光禄大夫，后世称其“颜光禄”。

④ 远：《证类本草》卷一作“违”。

⑤ 论药性气味生成原本：《神农本草经疏》卷一作“原本药性气味生成指归”。

有五，此物理自然，不由造作。乃中古以降，生齿日繁[1]，物类亦广，安能一一而别其气之孰为寒、孰为热，味之孰为甘、孰为苦耶？仲淳以凡言微寒者得春之气，凡言酸者得木之味等例，以挈其大凡，为一部全书之旨，而总以生长收藏之候决定物理，以合人身之脏腑经络，因推原其所应治之病，可谓详矣。特其所疏解证治，大似江陵直解[2]，依文演释，快论固多，冗泛亦不少。即《纲目》发明，亦只举其要者而言，何尝逐节分疏乎。药之治病，尝有不可解者，原不必强解之，阙之可也，而仲淳欲以是求胜于前人，不亦卑乎？

夫物之生也，必禀于天；其成也，必资乎地。天布令，主发生，寒热温凉，四时之气行焉，阳也。地凝质，主成物，酸苦辛咸甘淡，五行之味滋焉，阴也。故知微寒微温者，春之气；大温大热[3]者，夏之气；大热者，长夏之气；凉者，秋之气；大寒者，冬之气。凡言微寒者，禀春之气以生，春气升而生；言大热者，感长夏之气以生，长夏之气化；言平者，感秋之气以生，平即凉也，秋气降而收；言大寒者，感冬之气以生，冬气沉而藏。此物之气得乎天者也。天一生水，地六成之；地二生火，天七成之；天三生木，地八成之；地四生金，天九成之；天五生土，地十成之。水曰润下，润下作咸；火曰炎上，炎上作苦；木曰曲直，曲直作酸；金曰从革，从革作辛；土爰稼穑，稼穑作甘。本乎天者亲上，本乎地者亲下。气有多少，各从其

① 生齿日繁：人口一天天增多。

② 江陵直解：指《四书直解》。江陵，即张居正，为明代两朝帝师、万历首辅。因其为湖北江陵人，故以代称。《四书直解》为张居正与翰林院讲官专为万历皇帝编写的《四书》读本。

③ 大温大热：《神农本草经疏·原本药性气味生成指归》作“大温热”。

类也。凡言酸者，得木之气；言辛者，得金之气；言咸者，得水之气；言苦者，得火之气；言甘者，得土之气。惟土也，寄旺于四季，生成之数皆五，故其气平，其味甘而淡，其性和而无毒。土德冲和，感而类之，莫或不然，此物之味资乎地者也。气之毒者必热，味之毒者必辛。炎黄言味而不及气性者何也？古文尚简，只言味，物有味必有气，有气斯有性，自然之道也。气味生成原本于是，知其所自，则思过半矣。

论药性同味而用殊[①]出缪希雍

焉文云：药有二物同味而用殊者，如仲淳所云也，又有一物一味而生熟制度各异而用殊者，有一物一味而视其所合用之药而用殊者，如仲淳所云也；又有一物而兼两味三味视所合用之药而用殊者。慎斋先生云：用药之要，贵松而不贵实，立意在君臣，而向导在乎佐使。如篇中云，甘合辛而发散，又甘温以除大热，此已分别内伤、外感之二证。盖外袭风寒，火郁于内，宜辛甘以发之；若内伤精血，火动于中，宜甘温以除之。此一定之法也。然甘温除热，更宜通变。时医遇内伤症，未有不纯用苦寒，久之大损元气，致不可救。间遇名手，则又专主甘温，补中益气汤、归脾汤之外无他技矣。此皆用实而不能用松者也。不知内伤元气尚强，何妨暂投清快之剂。即本原已惫，若久用甘温不效者，须少佐之以辛而邪火自散。此师师相授之旨，难为粗心者道。立斋先生治内伤症，补中汤其所惯用，然有服至数十剂不得效者，稍加附子辄效。此正借其辛烈之气，以为养正祛邪之助耳。此用松之法也。慎斋云：凡病先用热药

① 论药性同味而用殊：《神农本草经疏》卷一作“药性差别论”。

太过，现出热症，服清凉和解一二剂，先用寒药太过，现出寒症，服温中理脾一二剂，则显效如神。此又同一药而前后之用殊。今人皆固守一偏而不知权变之理，何以掺司命之责？

药有五味，中涵四气，因气味而成其性，合气与味及性而论，其为差别，本自多途。其间厚薄多少，单用互兼，变化多端，不可胜究，此方剂之本也。阴阳二象，实为之纲纪。咸味本水，苦味本火，酸味本木，甘味本土，辛味本金，此五味之常也。及其变也，同一苦寒，黄芩则燥，天冬则润，芦荟能消，黄柏能补，黄连止泻，大黄下通，柴胡苦寒而升，龙胆苦寒而降。同一咸也，泽泻则泻，苁蓉则补，海藻、昆布则消而软坚，马茎、鹿茸则补而生齿。同一酸也，硫黄味酸而热，空青味酸而寒。甘合辛而发散为阳，甘合酸而收敛为阴。人参、黄芪，阳也，甘温以除大热；地黄、五味子，阴也，甘酸以敛阴精。如斯之类，难可枚举，良由气味互兼，性质各异，参合多少，制用全殊。所以穷五味之变，明药物之能，厥有旨哉。

论药性偏胜之害[①]出缪希雍

焉文云：夫寒以热救，热以寒救。以偏救偏，虚补实泻可类推也。补亦偏耳。萧何之约法，武侯之峻纲，皆所以救偏也，孰谓武侯不贤于萧何哉？即以地黄丸论，有六味、八味之分，一壮水之主，一益火之源，此人人能言之也，何至临症用药，不问偏阴偏阳，而概以附子等药为治病服食之常剂？此特拘于阳能生阴，阴不能生阳之说，又固执引火归源之论。而桂、附混施，恐无依之火未必归源，而阴火转炽，未受阳生之益，而

① 论药性偏胜之害：《神农本草经疏》卷一作“药性简误指归”。

先贻壮火之患。慎斋云：寒药甚不可多，热药甚不可久。药果中病犹不宜过剂，况药与病相违，又况并无病之人而亦漫投偏胜之物反生乖舛耶？虽然，予为此言是亦偏也，特以救近世之偏于辛热者。经云，上毒治病十去其五，中毒治病十去其七，无毒治病十去其九，旨哉！言乎无毒之药，犹宜致谨，况专于上毒者乎？仲景、河间、东垣以逮丹溪，前后相去千五百年，而后世列之为四大家。仲景治西北之真伤寒，非大辛大热不能疏解，河间著《热论》而道乃一变。然治寒治热皆属外感，而世人患内伤症十之六七，故得东垣以合之张、刘二家，其道乃备。又有不善法古者，专任东垣而偏于温燥，故阴虚火动之说又辟自丹溪，而其道愈全矣。自是以降，丹溪之学盛行，得其皮毛者纯用寒凉，而道乃大弊。立斋、慎斋两先生相继振起，人知鉴寒凉之失，而知、柏视为毒草，流沿至今，而附子之祸为烈。大抵古人之书，各乘时会，予亦因今日之时会而言之，非过激也。

夫药石，禀天地偏至之气者也。虽醇和浓懿，号称上药，然所禀既偏，所至必独，倘使用违其性之宜，则偏重之害势所必至。故凡有益于阳虚者，必不利于阴；有益于阴虚者，必不利于阳；能治燥者，必不宜于湿；能[①]治湿者，必不宜于燥；能破散者，不可以治虚；能收敛者，不可以治实。升不可以止升，降不可以疗降。且寒又有时不宜于热，热有时不宜于寒。古人半夏有三禁，谓渴家、汗家、血家。仲景呕家忌甘，酒家亦忌甘。王好古论肺热忌人参之属。诸如此类，莫可胜数。

---

① 能：原无，依上下文例及《神农本草经疏·药性简误指归》补。

论治病宜通本草之原出王肯堂

焉文云：大凡四民[1]不就，以及羽流释子[2]不安本位者，咸窜业于医。通都之市，悬壶者载道。又时遭丧乱，士子耻就功名，亦往往藉医糊口。然大多浮猎《脉经》，略明物理，遽欲妄掺司命之责，至如《本经》《别录》、甄权、李杲、日华诸书，暨昭代[3]名家发明、注疏等集，皆蔑焉罔闻，藐视轻忽，以为此其粗者耳。此于治病之本，先自茫昧，将何所挟持以为缮生救死之术耶？予尝谓历代名医俱各有得手处。近如王损庵乃从《内经》得手，缪仲淳乃从《本草》得手。今观损庵之论《本草》，盖《内经》、药理两造其极。仲淳《经疏》全旨，暨今贯九如《化义》之精奥，先生早以数语尽之。尝见有精于药理者，稍通经义，用药中病即同游刃。假令《灵》《素》之书日攻，而藐弃本草为粗学，与之空谈，真能夺席，及夫临症，下手即讹。此犹为读书明理者言也，奚况绝无知识者乎。

读本草有法，勿看其主治。曰：不看主治，又何以知药性也？曰：天岂为病而生药哉？天非为病而生药，则曰何药可治何病，皆举一而废百耳。草木得气之偏，人得气之全，偏则病矣，以彼之偏，辅我之偏，医学所由设也。读本草者，以药参验之，辨其味，察其气，观其色，考其以何时苗，以何时花，以何时实，以何时萎，则知其禀何气而生。凡见某病为何气不

① 四民：古代对平民职业的基本分工，即士、农、工、商，但次序历代有所不同。

② 羽流释子：指道教、佛教弟子。

③ 昭代：指政治清明的时代。常用以称颂作者所在朝代。

足，则可以此疗之矣。《灵枢·邪客》篇论不得卧者，因厥气客于脏腑，则卫气独卫其外，行于阳，不能入于阴。行于阳则阳气盛，阳气盛则阳跷满，不得入于阴，阴气虚，故目不瞑，治之以半夏汤。夏至而后一阴生，半夏茁其时，则知其禀一阴之气而生，所以能通行阴之道。五月阳气尚盛，故生必三叶，其气薄，为阳中之阴，故能引卫气从阳入阴。又其味辛，能散阳跷之满，故饮之而阴阳通，其卧立至。李明之[1]治王善夫小便不通渐成中满，是无阴而阳气不化也。凡利小便药，皆淡味渗泄为阳，止是气药，阳中之阴，所以不效。随处以禀北方寒水所化，大苦寒气味俱阴者黄柏、知母，桂为引使，为丸投之，溺出如涌泉。盖此病惟下焦真阴不足，故纯用阴中之阴，不欲干涉阳分及上、中二焦，故为丸，又令服之多也。本草何尝言半夏治不得卧，黄柏、知母利小便哉？则据主治而觅药性，亦何异锲舟求剑也？

论药体色气味形性能力条别出贾所学、钱森

焉文云：本草家言，予搜辑几遍。仲淳《经疏》，博雅淹通，道俗共赏。最后从友人案间得贾九如《药品化义》，初一展视，即惊绝为获睹异书，随令诸学徒传写诵习，盖服膺之至也。读本草如钱、贾二君，正所谓争上流不争下流者也。前如损庵所言据主治而觅药性，犹谓已落第二义，况又因主治而逐节疏之，引伸触类，以开后学入门之助则可，若谓是《本经》的旨，又何异痴人前说梦耶？仲淳既以药性生成原本为著书章本，则

① 李明之：即李杲，字明之，晚年自号东垣老人。金元著名医家。

何不全提最上之旨，而又多此一番落索[1]，印定后人眼目耶？钱、贾之书，可为青出前人矣。乃知州都之广，山川之奥，怀术抱道而名不称者固不乏人。予时客松陵，以质之诸青囊家，鲜不简而弃之。即遍叩之槜李渠同乡，亦罕有知者，不知其书并不知其人。嗟乎！予今日之《汇笺》，安知不为九如之《化义》也？

药之命名，俱有意义。或以体，或以色，或以气，或以味，此四者，乃天地产物生成之法象；或以形，或以性，或以能，或以力，此四者，藉医人格物推测之义理。按此八法，交相详辨，验其体，观其色，嗅其气，嚼其味，而后推其形，察其性，原其能，定其力，则凡厚薄、清浊、缓急、躁静、平和、酷锐之性及走经主治之义，无余蕴矣。

体分燥润轻重滑腻干，色分青红黄白黑紫苍，
气分膻臊香腥臭雄和，味分酸苦甘辛咸淡涩，
形分阴阳木火土金水，性分寒热温凉清浊平，
能分升降浮沉定走破，力分宣通补泻渗敛散。

体质所主：根主升，与苗同；稍主降，与尾同；头主补；中守，与身同；茎主通；叶属阳，发生，主散，性锐；花属阴，成实，主补；子主降，兼补，能生长；仁主补，能生润利；蒂主宣；皮能降火，主散表；肉主补；汁主润利。大性宽缓；中性猛；小性锐；细性锐；尖性锐；通能行气；薄轻能升；厚重能降；干燥能去湿；湿润能去燥，主补；滑腻能利窍；油能润燥。

五色所主：胆腑属风，色青；肝脏属木，色青；木禀母水

① 落索：同“啰嗦”。

黑色，由黑化乎紫，故木色多紫。小肠腑属热，色红；心脏属火，色红；火禀母木青色，故火色中青。胃腑属湿，色黄；脾脏属土，色黄；土禀母火赤色，故土色多赤。大肠腑属燥，色白；肺脏属金，色白；金禀母土黄色，故金色多黄。膀胱腑属寒，色黑；肾脏属水，色黑；水禀母气白色，故水色多白。如犀角地黄汤，地黄、黄芩、黄连清胃，配黄色也；丹皮、赤芍清脾，配赤色也。沙参黄芪汤，沙参、桑皮清大肠，配白色也；黄芪、甘菊清肺，配黄色也。青龙汤，主治少阳胆腑，配青色也。白虎汤，主治阳明大肠经，配白色也。体会古人之意，类推药色入脏走腑、补母泻子，无不合法。

五气所入：羶入肝，臊入心，香入脾，腥入肺，臭入肾。五气所能，如香能通气，能主散，能醒脾阴，能透心气，能和合五脏是也。五气为体气，更有性气，如厚薄、缓亟、静躁、猛烈、酷锐是也。如人身有先天虚无之气，有后天米谷之气，所以药品亦有性气、体气之分。

五味所入：酸入肝，苦入心，甘入脾，辛入肺，咸入肾，淡入胃。五味所走：酸走筋，苦走血，甘走肉，辛走气，咸走骨。五味所养：酸养筋膜，苦养血脉，甘养肌肉，辛养皮毛，咸养骨髓。五味所主：辛主散，甘主缓，淡主渗，酸主收，苦主泄，咸主软，滑主利，涩主敛。五味所能：凡药之功，专在于味，一味之中，又有数能，如升降、浮沉、定守、走破之类。良工用药制方，错综变化之妙，全藉乎此。辛能散结，能驱风，能横行，能利窍，能润燥；甘能缓急，能上行，能发生，能润肠，能补气，能补阳；淡能渗泄，能利窍，能下行；酸能收缓，能收湿，能敛散，能敛热，能束表，能活血；苦能坚脆，能燥湿，能直行，能降下，能涌泄，能去垢，能解毒，能开导，能

养血，能补阴；咸能软坚，能凝结，能沉下；滑能利窍，能养窍；涩能收脱。五味所宜：肝宜食甘，心宜食酸，脾宜食咸，肺宜食苦，肾宜食辛。五味所禁：肝病禁辛，心病禁咸，脾病禁酸，肺病禁苦，肾病禁甘。又肝病无多食酸，筋病无多食酸，酸多则肉病；心病无多食苦，血病无多食苦，苦多则皮病；脾病无多食甘，肉病无多食甘，甘多则骨病；肺病无多食辛，气病无多食辛，辛多则筋病；肾病无多食咸，骨病无多食咸，咸多则脉病。

药之阴阳，属形款中。气属阳，气厚为纯阳，气薄为阳中之阴；味属阴，味厚为纯阴，味薄为阴中之阳。辛、甘、淡属阳，酸、苦、咸属阴。其甘、淡二味，其性有凉有寒者又属阴。阳则升浮，清阳为天，出上窍，发腠理，实四肢；阴则沉降，浊阴为地，出下窍，走五脏，归六腑。

药性有清浊，性凉为清，气味俱轻薄淡者为清中清品；性温为浊，气味俱重厚浓者为浊中浊品。清中清品以清肺气，补助天真，如沙参、石斛、甘菊、山药、扁豆之类；清中浊品以健脾阴，荣养肤腠，如人参、黄芪、白术、芡实、甘草之类；浊中清品以补心血，宁养神志，如丹参、枣仁、生地、麦冬、紫菀之类；浊中浊品以滋肝肾，坚强筋骨，如熟地、当归、天冬、枸杞、苁蓉之类。药性所养：温养肝胆；热养心神；湿养脾阴，湿即濡润之品；清养肺气，清即性凉及轻淡之品；寒养肾精。药性所主：寒主沉，热主浮，温主补，凉主清，风主升，燥主通，湿主润，清主和，浊主降。药性所用：用热解表，用寒攻里，用辛甘发散，用淡渗泄，用酸苦涌泻，用咸沉下。寒热温凉，在天则为气，在药则为性，从来本草皆混误为气也。

药能已杂见气味二条。

药力所主：宣可去壅；通可去滞；补可去弱；泻可去闭；轻可去实，与虚同；重可去怯[1]，与实同；滑可去着，与腻同；涩可去脱；燥可去湿，与干同；湿可去枯，与润同；寒可去热；热可去寒，与温同；雄可表散；锐可下行；和可安中；缓可制急；平可主养；静可制动。此用药十八法，制方之义，必本于是。

论脏腑虚实用药大法出贾所学、钱森

焉文云：前既推言草木之性以合脏腑，此又申明脏腑之性以合药性。盖草木之性，一定者也；脏腑之性，无定者也。雨旸旱涝，能令草木枯槁萎顿而不能违其性；七情外感，能令脏腑生克制变而其性亦潜移。于是以一定之草木治无定之脏腑，转移变化之妙，岂浅识冒昧者之所能测乎？九如著书之旨，本《内经·脏气法时论》，即以脏腑苦欲之义宣明药理，令人心目一开，亦一代之宗工也。脾本甘，故以甘补；欲缓，以甘缓之，缓即为补，此人所易知也。心本苦，宜以苦补，因其欲软，故又以咸补之；肾本咸，宜以咸补，因其欲坚，故又以苦补之。此为南北交。肺本辛，宜以辛补，因其欲收，故又以酸补之；肝本酸，宜以酸补，因其欲散，故又以辛补之。此为东西交。心肝二脏以胜我者为补，肺肾二脏以我胜者为补，盖心肝常有余，必使上有所制，肺肾常不足，必使下有所滋，而药理在其中矣。今人知用参、术、芪、草，而不知苦、寒、咸、软之皆为补，岂不陋哉！

盖天垂五气，主风热湿燥寒，在人五腑应之；地布五运，

① 怯：原作“祛”，形近之误。据《药品化义》卷一“药力所主”改。

总 书 目

伤寒论类方
伤寒论特解
伤寒论集注（徐赤）
伤寒论集注（熊寿试）
伤寒微旨论
伤寒溯源集
订正医圣全集
伤寒启蒙集稿
伤寒尚论辨似
伤寒兼证析义
张卿子伤寒论
金匮要略正义
金匮要略直解
高注金匮要略
伤寒论大方图解
伤寒论辨证广注
伤寒活人指掌图
张仲景金匮要略
伤寒六书纂要辨疑
伤寒六经辨证治法
伤寒类书活人总括
张仲景伤寒原文点精
伤寒活人指掌补注辨疑

诊　　法

脉微
玉函经
外诊法
舌鉴辨正
医学辑要
脉义简摩
脉诀汇辨
脉学辑要
脉经直指
脉理正义
脉理存真
脉理宗经
脉镜须知
察病指南
崔真人脉诀
四诊脉鉴大全
删注脉诀规正
图注脉诀辨真
脉诀刊误集解
重订诊家直诀
人元脉影归指图说
脉诀指掌病式图说
脉学注释汇参证治

针灸推拿

针灸节要
针灸全生
针灸逢源
备急灸法
神灸经纶
传悟灵济录
小儿推拿广意
小儿推拿秘诀
太乙神针心法
杨敬斋针灸全书

本　　草

药征
药鉴
药镜
本草汇
本草便
法古录
食品集
上医本草
山居本草
长沙药解
本经经释
本经疏证
本草分经
本草正义
本草汇笺
本草汇纂
本草发明
本草发挥
本草约言
本草求原
本草明览
本草详节
本草洞诠
本草真诠
本草通玄
本草集要
本草辑要
本草纂要
识病捷法
药性提要
药征续编
药性纂要
药品化义
药理近考
食物本草
食鉴本草
炮炙全书
分类草药性
本经序疏要
本经续疏证
本草经解要
青囊药性赋
分部本草妙用
本草二十四品
本草经疏辑要
本草乘雅半偈
生草药性备要
芷园臆草题药
类经证治本草
神农本草经赞
神农本经会通
神农本经校注
药性分类主治
艺林汇考饮食篇
本草纲目易知录
汤液本草经雅正
新刊药性要略大全

淑景堂改订注释寒热温平药性赋

方　　书

医便

卫生编

袖珍方

仁术便览

古方汇精

圣济总录

众妙仙方

李氏医鉴

医方丛话

医方约说

医方便览

乾坤生意

悬袖便方

救急易方

程氏释方

集古良方

摄生总论

摄生秘剖

辨症良方

活人心法（朱权）

卫生家宝方

见心斋药录

寿世简便集

医方大成论

医方考绳愆

鸡峰普济方

饲鹤亭集方

临症经验方

思济堂方书

济世碎金方

揣摩有得集

亟斋急应奇方

乾坤生意秘韫

简易普济良方

内外验方秘传

名方类证医书大全

新编南北经验医方大成

临证综合

医级

医悟

丹台玉案

玉机辨症

古今医诗

本草权度

弄丸心法

医林绳墨

医学碎金

医学粹精

医宗备要

医宗宝镜

医宗撮精

医经小学

医垒元戎

证治要义

松厓医径

扁鹊心书

素仙简要

慎斋遗书

折肱漫录

济众新编

丹溪心法附余

方氏脉症正宗

世医通变要法

医林绳墨大全

医林纂要探源

普济内外全书

医方一盘珠全集

医林口谱六治秘书

温　　病

伤暑论

温证指归

瘟疫发源

医寄伏阴论

温热论笺正

温热病指南集

寒瘟条辨摘要

内　　科

医镜

内科摘录

证因通考

解围元薮

燥气总论

医法征验录

医略十三篇

琅嬛青囊要

医林类证集要

林氏活人录汇编

罗太无口授三法

芷园素社痎疟论疏

女　　科

广生编

仁寿镜

树蕙编

女科指掌

女科撮要

广嗣全诀

广嗣要语

广嗣须知

孕育玄机

妇科玉尺

妇科百辨

妇科良方

妇科备考

妇科宝案

妇科指归

求嗣指源

坤元是保

坤中之要

祈嗣真诠

种子心法

济阴近编

济阴宝筏

秘传女科

秘珍济阴
黄氏女科
女科万金方
彤园妇人科
女科百效全书
叶氏女科证治
妇科秘兰全书
宋氏女科撮要
茅氏女科秘方
节斋公胎产医案
秘传内府经验女科

儿　科

婴儿论
幼科折衷
幼科指归
全幼心鉴
保婴全方
保婴撮要
活幼口议
活幼心书
小儿病源方论
幼科医学指南
痘疹活幼心法
新刻幼科百效全书
补要袖珍小儿方论
儿科推拿摘要辨症指南

外　科

大河外科
外科真诠
枕藏外科
外科明隐集
外科集验方
外证医案汇编
外科百效全书
外科活人定本
外科秘授著要
疮疡经验全书
外科心法真验指掌
片石居疡科治法辑要

伤　科

正骨范
接骨全书
跌打大全
全身骨图考正
伤科方书六种

眼　科

目经大成
目科捷径
眼科启明
眼科要旨
眼科阐微
眼科集成
眼科纂要
银海指南
明目神验方
银海精微补

医理折衷目科
证治准绳眼科
鸿飞集论眼科
眼科开光易简秘本
眼科正宗原机启微

咽喉口齿

咽喉论
咽喉秘集
喉科心法
喉科杓指
喉科枕秘
喉科秘钥
咽喉经验秘传

养　　生

易筋经
山居四要
寿世新编
厚生训纂
修龄要指
香奁润色
养生四要
养生类纂
神仙服饵
尊生要旨
黄庭内景五脏六腑补泻图

医案医话医论

纪恩录
胃气论
北行日记
李翁医记
两都医案
医案梦记
医源经旨
沈氏医案
易氏医按
高氏医案
温氏医案
鲁峰医案
赖氏脉案
瞻山医案
旧德堂医案
医论三十篇
医学穷源集
吴门治验录
沈芊绿医案
诊余举隅录
得心集医案
程原仲医案
心太平轩医案
东皋草堂医案
冰壑老人医案
芷园臆草存案
陆氏三世医验
罗谦甫治验案
临证医案笔记
丁授堂先生医案
张梦庐先生医案

养性轩临证医案
养新堂医论读本
祝茹穹先生医印
谦益斋外科医案
太医局诸科程文格
古今医家经论汇编
莲斋医意立斋案疏

医　史

医学读书志
医学读书附志

综　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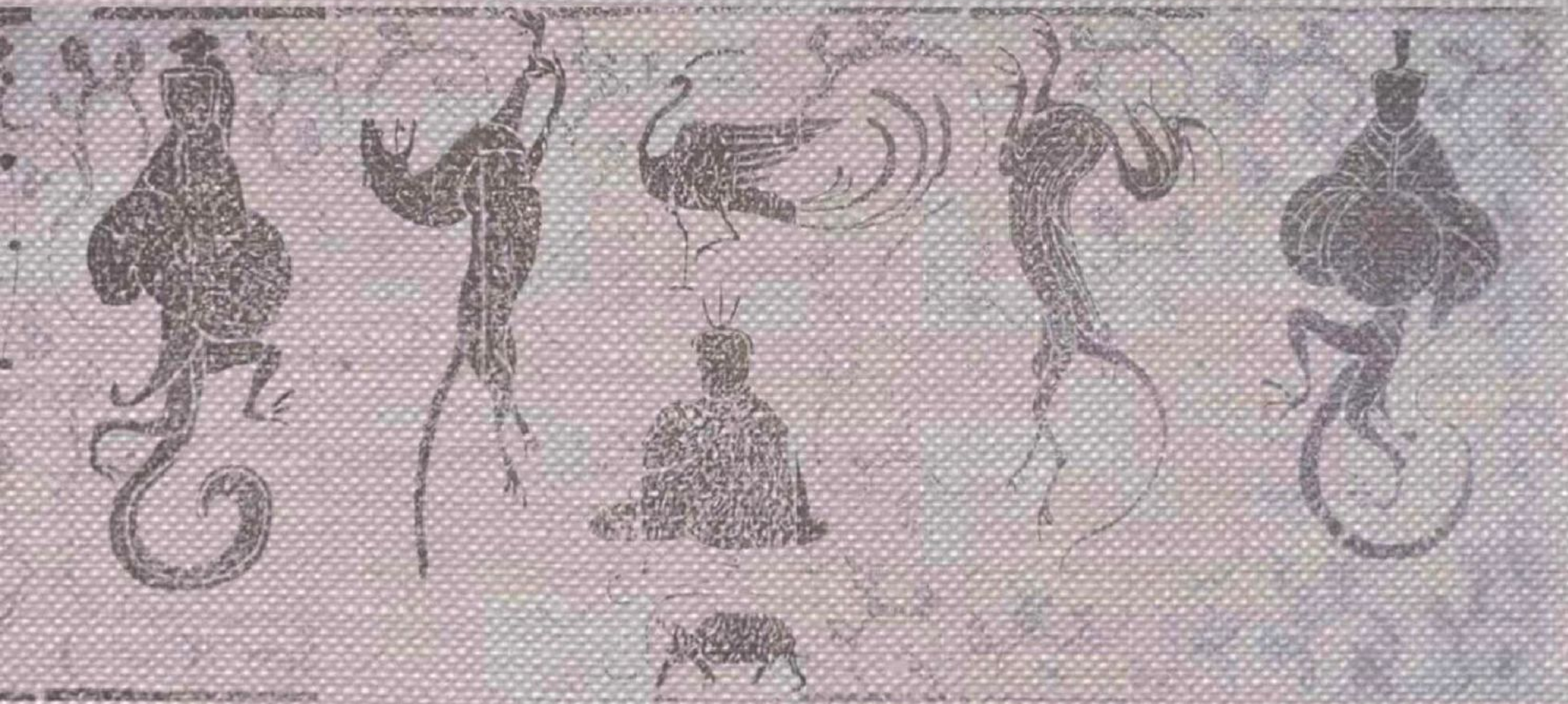
元汇医镜
平法寓言
寿芝医略
杏苑生春
医林正印
医法青篇
医学五则
医学汇函
医学集成（刘仕廉）
医学集成（傅滋）
医学辩害
医经允中
医钞类编
证治合参
宝命真诠
活人心法（刘以仁）
家藏蒙筌
心印绀珠经
雪潭居医约
嵩厓尊生书
医书汇参辑成
罗氏会约医镜
罗浩医书二种
景岳全书发挥
寿身小补家藏
胡文焕医书三种
铁如意轩医书四种
脉药联珠药性食物考
汉阳叶氏丛刻医集二种



责任编辑　张伏震　李　玮
封面设计　古　骥

内容提要

《本草汇笺》，清代顾元交撰，成书于清康熙五年（1666）。正文凡十卷，前附『天元芥说』，概述五运六气，包括五运说、六气说、一气中有五运一运中有六气说、主气说、客气说、四间气说、天地皆左旋说等文15篇。正文共载药397种，附药图264幅（多为药材图）。正文后附『总略』，为作者概述诸家本草理论及用药观点，包括论本草为历代医学之本、论药性气味生成原本、论药性同味而用殊、论药性偏胜之弊等文15篇。本次整理以清康熙五年（1666）龙耕堂本为底本。




服务号（zgzyycbs）


中医出版（zhongyichuban）


养生正道（yszhengdao）


悦读中医（ydzhongyi）

上架建议　中医古籍

ISBN 978-7-5132-2004-0



定价：69.00元